

攻
媿
集

五



攻媿集卷九十五

宋樓鑰撰

神道碑

簽書樞密院事贈資政殿大學士諡節愍王公神道碑

嗚呼靖康之禍慘矣自古所未有也而一時伏節死義之士絕無而僅有之人皆以爲祖宗涵養幾二百年不應至是殊不思自熙寧時當國者惟務變更尚同忌前風俗大敝至章蔡用事日甚一日凡忠臣義士禁錮困苦不容立于世如是者有年矣一時攫取美官當事任者非諂佞姦宄則鬪茸貪黷之人禍變忽起搏手無策首尾衝決廟謨顛倒甚則賣國抵巇以圖身利安知所謂主辱臣死之義哉當是時而有奮身犯難國爾忘家者自非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後興者安能及此建炎以來寡有能使絕域蹈不測之淵者冠蓋相望然亦多以高爵重祿所誘若夫捐軀盡瘁機智勇辯忠義出于天性而又有以濟國事及其事出倉猝執節抗敵卒徇以身如節愍公者比之前後諸公又其卓然者其可無

傳乎公諱倫字正道世爲大名府莘縣人六世祖祐以文章起家事太祖太宗爲名臣是手植三槐者也終兵部侍郎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晉國公生三子仲子文正公巨相眞宗而王氏益顯始居京師季子諱從九從日官兵部郎中贈太尉則公之五世祖也曾祖端通議大夫贈太子太保妣李氏贈秦國夫人繼李氏贈魏國夫人祖元朝請大夫贈太子太傅妣趙氏贈福國夫人繼晁氏贈定國夫人父毅朝散郎贈太子太師妣李氏贈慶國夫人太師在政和間嘗上疏論蔡京罪惡乞正典刑因是得罪然則公之氣節有自來矣公生于禮義之門而少有大志不護細行喜立奇節輕財好施貧而無悔讀書見古人義概事必慨然慕之往來京洛浮沈俗間頗以俠自任聞士夫之賢者傾心事之宣和之季知天下將亂欲入廬山爲道士靖康寇犯京城公以太平日久官軍驕惰不可用于是上書言民兵之利欲使貧富相資以弭內憂書奏召對翼日授迪功郎充都大提舉守禦使司幹辦公事敵先攻通津門拐子城公說統制官鄭建雄選健卒繼而出戰敵失利小卻

錄立功姓名爲之謁都大守禦使孫傳傳欲置籍次第之公曰首戰獲捷行賞豈可緩耶願以便宜從事傳從之士氣十倍是以一搦子城敵攻之兩旬不能下十二月戊申敵自宣化門入公往麗景門見統制官渠慥曰事亟矣請速分兵扈法駕上召見公宿禁中乞命慥將兵保東華門班直蔣宣等率衆聲言奉皇帝奪萬勝門以出實欲劫內帑公復乞以慥兵三百與左言俱入斬蔣宣等餘皆股栗聽命或云始公欲入而未得日掃李丞相邦彥之門會有旨前宰執赴殿廷議事公又懇曰此某效鳴之時也李攜以入忽于殿下蒿呼欽宗愕然使問之卽大言曰臣真宗朝故相王旦之孫也有致君澤民之術無路自進比歲嘗上書言大遼不可滅女真不可盟果如臣言今無他策京師豪俠臣皆識其人平日能服役之當募死士數萬奉陛下侍上皇挾諸王決圍南幸欽宗忠之慰勞甚厚解所佩夏國寶劍以賜命整齊六軍召募死士且以片紙批曰王倫事成可除尚書兵部侍郎既拜賜以出次日再對自言已得數萬人悉願效死幸陛下勿疑且請上御祥曦殿慰安中外時

有勸上幸青城者宰相何臬已主和議將用其說上以問公公曰此必誤國非臣之所敢聞上悟曰倫之言是也臬進曰萬一誤國臣當伏死公怒髮衝冠臬叱曰若何人敢至此耶公亦叱曰爾何人乃至此耶又面斥其不材竅謀必誤大計或至天子蒙塵雖誅相公數百輩何益臬怒謂狂生言旣不用恐爲亂請上誅之且乞就令衛士執之上意未決公執御批立于從班中以免又次日臬畫旨送御史府將置之死地賴上全護獲免用事者乞換公左武大夫吉州防禦使帶御器械公皆不拜止循修職卽已得間出都矣二聖北狩公見張邦昌問國璽安在何不齎迎大元帥康王同章拱侍淵得璽遂行會聞大元帥已次南京卽與淵倍道奉璽勸進高宗移蹕維揚公走在上書自伸前志乞使沙漠問二聖起居時高宗正思擇人卽轉朝奉郎借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河東大金軍前通問使制詞略云胄出公侯資兼智勇朕方俯同晉國命魏絳以和戎汝其遠慕侯生御太公而歸漢金帥尼雅滿凶焰熾甚尼雅滿舊作改後同公與之抗辯旁若無人金帥憤怒留之雲中從

行者多不堪公談笑自若勉以節義然尚未知兩宮安否日禱于天以朝通文死爲言有商人陳忠告使臣楊承亨曰二聖太后在黃龍府公以語副使朱公弁及洪公皓曰此天所贊也卽遣之金使達上意由是兩宮始知本朝中興而江南之信通焉一日尼雅滿使烏陵思謀至驛尤爲桀驁公藐視之語及契丹事公曰我道君皇帝與大金先大聖結盟海上約爲兄弟大金與契丹相持師老糧盡使使告急卽遣兵進援于委頓之時使成雲中之功豈非有重恩于大金耶契丹已滅大金之臣屢請南下先大聖恐敗盟約終身不從後忽稱兵至使二聖北狩生靈塗炭但知貪目前之利天地神明安可欺也大金累年喪失人馬不可勝計殆先大聖冥冥之中必有所不佑比渡江深入崎嶇敗衄可見我朝德澤深厚人未厭宋今主上法令一新賢才並用必圖復讐盍爲遠謀歸我二聖太母天眷復我土疆講兄弟之好使南北赤子免肝腦塗地之苦幸爲贊成大計思謀沈思曰侍郎言是也當達此意明年春尼雅滿忽來盛陳兵衛延入問曰使人來者數輩于吾所問皆未知對

今乃遽欲議和決非南朝實情直侍郎私意爾公曰主上臨遣若非尋盟來復何爲人衆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惟公哉之尼雅滿不知答紹興改元乃以公歸議事二年秋入境有旨趣覲具奏羈留曲折敵情底蘊天語勞獎特轉右朝議大夫充右文殿修撰主管萬壽觀賜銀絹二千匹兩官其二弟一從子公之將歸曰洪皓母老請以所議付之尼雅滿不從遂攜船弁書歸奏各授其家時劉豫犯邊和戰未決三年韓肖胄使還金遣李永壽王誦踵至驕倨不可告語上聞之曰非王倫不辨此召問之公曰彼性貪但邀賂耳上問幾何時在御書院奏曰但得案上物足矣上聽取去凡筆格鎮紙之屬皆精金爲之公袖之拜以出徑入驛與道雲中時事且曰主上喜公等遠來故加勞賜宜拜以謝二人不自知韜之屈也借左朝議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充送伴使廟堂擬除邊帥公謂前在敵境知烏珠幾爲我禽烏珠後同木今改山東河朔久望王師機不可失力陳進取大計詞意剴切覲上親征大臣難其請主管江州太平觀居會稽七年春徽宗皇帝顯肅皇后訃至除公徵猷閣待

制借直學士左中大夫樞密都承旨充迎請梓官使至
南京僞齊授館于鴻慶宮移文取國書及使指公曰國
書富納金主使指無他報謝計音迎護梓官而已明日
又來曰大金與齊一也國書當赴齊相府驗實遞至軍
前俟得報然後可進公曰有死無二願勿復言再三迫
取不遂頓鐺餼廩增兵圍守莫不失色公曰無能爲也
金遣接伴以九月渡河見金帥達蘭于涿州醫達蘭舊
作捷棘今
改後問過淮已久何來之遲公備言劉齊邀索住睢陽
者數月因言豫在本朝曾擢臺諫外樸內姦營私培刻
民怨神怒方欲吞噬兩朝能保他日不爲大國之患乎
恐妨遠圖敢布腹心問曰若將豫與南宋能制之否公
曰皇帝聖孝神武臥薪嘗膽志在恢復但以天下爲度
不忍輕以動兵豫之父子忘背國恩孰不願食其肉倘
欲驅除何難之有痛言利害滿茵席達蘭顧謂烏珠
曰江南有忠臣如此何慮不能立國越夕使人導意云
侍郎少休已馳奏矣是冬廢豫使謂公曰歸報皇帝強
梗掃去自此和議無復間沮但有當議者須不倦以終
之于是仗節來歸上在建康嘉歎累日好賜特異徑除

所借職任明年又往見達蘭于祁州出諸軍招誘蠟彈
旗榜八百餘通詰公南朝欲和而沿邊日獲姦細文字
語言無理奉使只是款兵相陷耳公曰奉命三至專以
講信修睦諸將徒見往返猶豫各欲乘時求尺寸之功
若和議一定朝廷明降約束豈復敢爾二酋相視無語
初公之族有留京師者季父存欲結太行義士徑擣敵
巢聞公拘雲中密以書來公大喜報曰某自恨疲羸無
以佐中興辱示正愜素心幸竟斯事未及發而謀泄捕
存黨囚之地窖至是知爲公之族押存付公存旣還改
合入官金遣張通古烏陵思謀報聘使者朝謁進止詳
華曲盡臣禮上因賜之酒思謀從容進曰陛下知劉齊
之廢否始因王某極言遂了此事真口伐也北朝將相
重之如山斗真社稷臣也上欣然領略于公益加信任
御札令公籌度別以金器龍膾茶具賜思謀公亦拜賜
復借龍圖閣學士爲迎奉梓宮使兼請太后淵聖祖宗
山陵上念東朝之歸尤切丁寧告戒曲盡聖情公泣拜
以辭期于必濟旣見達蘭具宣上旨願親見郎王敏請
達蘭曰非不欲侍郎至闕下但九州之外荒寒殊甚恐

不堪疲勞公請益力明日遂行既見金王謝其廢劉豫
且伸祈請金主喜公之來撫存加厚且曰山川太遠不
易跋涉公曰今日獲遂所請少效使臣之職雖死之日
猶生之年詎敢以登頓爲勞嗟異良久宴犒連三日遂
決大議歸奏上大悅除龍圖閣學士侍讀金遣蕭哲石
慶元來及境而不肯進揚言曰此非他使之比豈可用
平時禮數相待邀索百端迓客者無如何副使藍公佐
密奏乞命公一行借端明殿學士侍讀充計議使哲等
聞之卽日渡淮相見有慙色曰何煩端明遠來旣就館
舍公索副書及議朝見哲愕然旣不肯道所以欲損朝
儀公曰如此則當再詣河北軍前議之退取旨欲行以
足瘡未能陞辭哲問館伴使兩日不見王端明來議事
何耶上聞之卽俾公力疾入令子弟扶掖賜坐命以調
護哲問連日何不一見公曰簽宣不遵故事已被命再
行當少須回日議定二人作番語久之徐謂公曰不決
于此遠去何爲公曰旣不相聽何憚一行哲方肯啓國
書割地講和許還兩宮及梓宮旣入見起居進書如儀
上下喜懌九年春眞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賜

進士出身充迎護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兼東京
留守公旣交河南寬恤疲民大發倉庾以賑窮乏烏珠
留數百人取僞齊留貫名落後司公聞其紛擾盡逐之
民始安堵烏珠一親信人見公若欲有言公屏人問之
遂言烏珠有害達蘭之意公厚遣之卽密奏乞令張俊
守東京韓世忠守南京岳飛守西京吳玠守長安張浚
建督府盡護諸將以備不虞上以示大臣持不行連促
北去六月渡河北至會寧府聞向之主和者盡爲烏珠
所屠事皆變矣旣見金主令耶律紹文作宣勸官傳言
問公還知元帥達蘭等罪否答以不知又問交了許多
疆界而略不及歲幣卻欲一一如請只知有元帥不知
有北朝耶公曰前日蕭哲等齋書至本朝許割河南歸
梓宮太后淵聖天下皆以金國不忘海上之盟庶幾與
民休息行人則往來通兩朝之好耳豈有他哉是日風
雪寒苦詰難數十反公忠憤激烈辭氣不少沮見者爲
之喪膽歸館又道紹文就驛受辭公對如初度必不得
歸通夕密語副藍公佐曰前過汴都已知事變亟奏上
矣知閣若歸乞檢前奏急命諸將分守所歸侵疆無令

大事投身鼎鑊刀鋸之間氣不少誓智意橫出他人莫及臨死生之際又洞達勇決如此非烈丈夫能之乎述等摭公言動及使事始末懼禍久不敢出郎中鍾離公松嘗爲使屬知公尤詳軌道開始敢狀公之行紹興元年請諡于朝禮部尚書倪公思爲太常博士議以節愨易名鑰時在攷功爲之覆諡又二十有二年當嘉定之四年公之諸孫求銘距公之亡蓋六十八年矣比歲權臣妄開釁端橫挑強鄰以爲功在旬月兵連禍結始謀講解無敢行者柁時爲城南廂官帥臣言其有異才又自以大父之志未展被命辭母而行至再至三卒就議可謂不忝其先矣擢帥淮西進尹京邑皆有聲績其進用未艾也于是列公之節請于朝特贈資政殿大學士廟號忠肅而公之名益顯矣鑰妻祖工部尚書僕實與晉公分派居宛丘公最後出疆之時語尚書曰此歸當講宗盟而竟不還兩家尋此盟久矣閩舶淹公之從孫行也與鑰締婚又助之請鑰生晚竊慕公之節義有年矣謹摭行狀之大概參以槐庭濟美集中興小歷遺史雪溪王公銍所作御劔銘序與其子明清揮塵錄及

網羅舊聞以就此碑大懼訛彼之文不足以發潛德之萬一抑聞之韓信不顧酈生之烹李靖以唐儉爲安足惜故使絕域者惟恐其用兵于後公每先以酈生唐儉自處將行必請戒飭諸將練兵備器脫有可乘之機不必以臣爲慮雖閒居于外時時貽書宰相請措置兩淮山水寨以陝西弓弩手法行之沿邊以俟大舉間有召命家人相賀則泣曰大將富貴俱極誰肯進討見上必傾盡愚直又將觸怒大臣未知死所何賀之有然則公之志豈專以求和爲功哉嗚呼天未悔禍強寇尚存九京之英必有遺恨此忠臣志士所以痛憤而不能自己也一時假吏必取通儒與之俱其有才智可與同患難者雖屠沽所不廢自以品秩雖微事君以人不敢不勉聞有欲以貨取者輒笑曰是豈所以遺子孫耶及其被留士子十餘人競願從公止許留七人有蜀士張大時者年最高且多病終不相捨其能得士心又如此烏珠之犯順昌也逆風暴雨戎壘深潭大爲劉公鑄所破烏珠輕騎宵遁行一舍間知不雨始稽顙三歎曰小人不信王端明說南朝國富兵強徒虧和好咫尺不雨是天

不容南牧而小人違天也乃折箭誓不復敢輕舉三日馳至韓州劉公後親以語公之長子且曰畫淮之約何遽如許苟繹公之言徐與之議則版圖歸復何止河南而已劉公之言必不苟嗚呼此尤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公初自奮于稠人中驟膺欽宗之眷後又身任南北之議其事日偉及其死節則雖有異議者至是翕然歎服惟公之終始天下喜聞而樂道之而登載于書者各誦所聞不能齊一今特表公之大節以厲世之爲臣子者其間小有異同尙可略云銘曰

三槐之王族系繁昌衣冠鼎盛名德相望公生其間不扶而直少慕奇偉人未之識干戈雲擾忽逼神都主憂臣辱顛倒廟謨奮由布衣親上方略欽宗忠之賜劔予棄徒手一呼得數萬人欲奉兩宮決圍南巡謀不及用出狩于北奉璽勸進求使絕域高皇聖孝五以節行凶酋虓暴望者震驚惟公忠勇以死自誓視之無如而奪之氣隨機肆辯出古入今得其要領以副上心事成功高忌其大用晚遭囚拘疑有陰中欲啖以官死生立分痛哭怒罵卒殉以身天作風雷地爲震裂或者蔽之使

不上微有子死孝終歸其骸卹典雖頒烈士所哀公之有行請益兵備機有可乘雖烹何畏分驛之際語不及私死輕鴻毛了無異辭公亦勤止萬里往反全軀之臣尚藥其短迨其執節無不心降鬼必厲賊公乎不亡孫有祖風捐軀將命屢探虎穴和議以定帥淮尹京得請于朝隆名世祠寵數孔昭我作銘文會粹衆說萬世臣子仰止忠烈

寶謨閣待制贈通議大夫陳公神道碑

嘉泰三年集英殿修撰陳公告老于朝天子歎曰此吾舊學且書命之臣也除寶謨閣待制遺奏聞贈四官錄其後所以飾其終者如故典門弟子哭之失聲里人聚而相弔四方士夫聞之無不畫傷者蓋非他人云亡之比也公諱傳良字君舉其先自閩徙溫州瑞安縣帆遊鄉澗村里至公八世矣曾祖靖祖邦父彬皆不仕父以公貴累贈朝請大夫妣徐氏贈令人朝請遽于易教授鄉里以篤行稱公天分高勝其于學問心悟神解而苦志自勉精力亦絕人陸師親友有不可解于心者興化劉復之甥以南省第一人來爲司戶參軍攝教官得公

程文以爲絕出公之年甚少也而名已高開門受徒于仙巖僧舍士子莫不歸敬薛寺正士龍見公問所安公曰毋不敬士龍曰比參倚如何公釋然增進歸心薛氏後又相從于滬上讀書一日千里其爲薛氏祭文云我昔自喜壁立倚天見兄梅潭忽若陸淵梅潭卽仙巖也伊洛之學東南之士自龜山楊公時建安游公酢之外惟永嘉許公景衡周公行己數公親見伊川先生得其傳以歸中興以來言理性之學者宗永嘉惟薛氏後出加以攷訂千載自井田王制司馬法八陣圖之屬該通委曲真可施之實用凡今名士得其說者小之則擅場屋之名大可以行于臨民治軍之際公游從最久造詣最深以之研精經史貫穿百氏以斯文爲己任綜理當世之務攷覈舊聞于治道可以興滯補敝復古至道條畫本末粲如也本朝名公鉅卿不可縷數自韋布而名動宇內者不過數人公自爲舉子業其所論著如六經論等文所在流播幾于家有其書蜀中文學最盛讀之者無不動色文體爲公一變至傳人夷貊視前賢爲尤盛乾道六年始入太學士無賢不肖斂衽下風八年公

之高弟蔡公幼學爲省元公次之徐公誼又次之薛公叔似鮑君瀟劉君春胡君時等皆鄉郡人非公之友則其徒也尤爲一時盛事旣登甲科朝野想望風采授泰州教授以歸參政龔公茂良帥江西以書幣招之願與定交公曰此古人羔雁之禮不行于世有年矣善辭之未赴會太學錄闕求之者衆龔公實行宰相事奏孝宗曰待次不改闕初官不堂除陛下良法也太學錄一闕而睥睨者衆臣欲擇取名儒爲士林所推者越拘攣而用之則人自服矣上問爲誰以公對上曰是朕所素知者除命一下果無異辭就職幾月車駕幸學政承奉郎龔公旣罷政亦浸有相嫉者添差通判福州帥相梁公克家得公喜甚以政委之公悉心裨贊不事形跡卒以專擅論罷時淳熙七年也尋主管台州崇道觀起知桂陽軍閒居八年始赴郡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事就遷轉運判官改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在桂陽獨除宿負罷弛科科倉司則補糴諸郡米至十萬斛漕司亦獨錢數萬緡力講荒政所及者廣進登極銀三千兩屬方救荒力不能辦申請減額損三之二實惠遂及一方以

服勤使事嘗感寒疾至是以奏事再入脩門鬢鬢如雪丞相留公正一見歎曰幾年陳君舉尚可使外補耶奏留爲吏部員外郎初對上曰卿去國幾何時朕欲見卿久矣知卿學問深醇有所著書進來時上臨朝淵默罕有聖語公敬謝而退以周禮說進擢秘書少監訓詞曰朕日御使朝廷見郎吏有郎白首色夷而氣溫儼者贊其名則汝傅良也朝列傳誦實黃公裳之詞也兼實錄院檢討官皇子嘉王府妙選官寮以公兼贊讀未幾除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期年始遷起居郎紹熙末年龍樓問寢不以時白大臣而下更進讜言從班多連名騰奏或同班叩請公自以受不世之遇必欲身任其責請對直前幾無虛月剴切痛憤指陳利害無所不用其至蓋嘗贊嘉邸爲中宮言之又嘗奏疏謂臣等在王邸于古今父子君臣之際人之大倫天地之正義以開導賢王而會慶闕上賜之禮長至虧稱賀之儀區區口耳之感必不能勝躬行之化紙上之習必不如家傳之法今旣上失三宮之歡則臣等講讀皆爲空言矣其餘骨鯁之言有敵己以下所不能堪者上終不加譴而言亦

不用一日奏云陛下屢許臣以出又令傳旨于廟堂而復不然臣貪戀厚恩未忍決去容臣遂思補過更闖入奏若不垂聽則有致爲臣而去耳又從而草奏曲盡事節犯顏極論度上意不同遂上挂冠之奏上雖不受玉音賜可公卽申省乞致仕宰輔留之不可旣行授秘閣修撰嘉王府贊讀皇上御極以中書舍人召還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實錄院同修撰謂可行素蘊矣而言者指劾其在太上朝奏對狂率降三官罷祠嘉泰二年敘復元官再畀祠祿遂除泉州以病力辭除集英殿修撰病革謝事遂有次對之命十一月十有二日終于里第享年六十有七積官至朝議大夫爵永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娶張氏名幼昭字景惠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孝愷之女以婦德著聞先公九年卒子男二人師轍迪功郎安豐軍壽春縣主簿師朴承務郎女七人長適迪功郎監鎮江府凌口酒庫潘子順次適從政郎新福州連江縣丞薛師雍次適迪功郎處州州學教授林子燕次適迪功郎新福州連江縣尉徐沖次適進士張紹次

適進士張疇一尚幼令人葬于前山開禧元年三月庚申二子奉公之喪合焉嗚呼以公之抱負偉傑學博而精視書別有高識作文自出機杼類非今人所可企及求之古人亦未易多得也受知三朝掌內外制經帷史館不爲不遇而名高多忌卒不得究其經世之學爲可痛也公行誼著于鄉曲述作擅于當世不待屢書敢摭其論奏之大者列之然後知其非諛墓之詞也公之赴郡免奏事而去歸覲光宗以舊欲奏之孝宗者陳之蓋公憂國之心澤民之具其說不易謂藝祖創業垂統無非可傳之法而深仁厚澤裕我後人則專以愛惜民力爲本攷之故贖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間南征北伐未嘗無事而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縣不會古所謂富藏天下者也諸道上供隨所輸送初無定額留州錢物雖盡曰係省而不盡取大中祥符元年三司始奏立上供稅額熙寧用事者始取藝祖之約束一切紛更之新法旣行增上供之額一倍至崇寧遂增數倍此特上供耳其他雜物熙寧則有令項封椿元豐則有無額上供宣和之經制紹興之總制月

椿皆至今爲額而折帛和買之類不預焉茶引盡歸都茶場鹽鈔盡歸權貨務秋苗以十之八九爲綱運是皆不在州縣于是取之斛面取之折變取之科數抑配賦罰而民之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夷狄蓋天命之永不承在民力之寬不寬豈不甚可畏哉上曰莫急于此但以處置爲難公奏第三劄子乃是處置之說旣奏褒美再三其大略曰嗣位之初詔爲寬民置局講究而民窮如故蓋以裁抑細微或蠲空張之數未有以稱明詔慰民望也國家財力竭于養兵又莫甚于江上之軍故每欲省賦朝廷以爲可則版曹不可版曹可則總領不可總領可則都統司不可以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預中外勢分職掌不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得乎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事出一體而後可議寬民力矣轉對又論藝祖治大而不治細以上書人文字令知制誥看詳升降以闡次對章奏下尙書省參詳人主所自擇不過臺省長官豈不甚易行哉又嘗論役法謂免役錢者本以恤民使出

錢雇役而逸其力也自罷募戶長壯丁而取其錢今隸
總制之類于是役者白著而法不得不壞保正長催科
是以保甲法亂役法而行之也熙寧自有役法五等簿
是也自有保甲法魚鱗簿是也五等則通縣計之魚鱗
以比屋計之保甲但以稽察盜賊與免役初不相關熙
寧七年始以保丁充甲頭催稅而耆戶長壯丁之屬以
次罷募利其雇錢而封樁之法起矣元豐遂著爲令以
甲頭同大保長催科元祐匆匆復舊隨卽紛更至紹聖
二年催科悉用大保長役法轉而爲保甲嘉祐以前固
無此法至此又非王安石之舊特章厚爲之今士夫恥
言安石之爲人指章厚爲罪魁而方世守其變亂之餘
以爲成憲萬古設法一安石能改之章厚能力行之此
斯民最大之害乃若出于三代之舊而莫敢議有議之
者則付之有司不過檢坐見行條法申嚴行下此臣尤
所未喻也誠能不以保甲法亂役法雖未足以盡寬民
力亦可謂至恩矣進故事以真宗詔兩浙福建荆湖身
丁錢並特除放其論尤詳以爲減折帛不如身丁切于
窮民此皆公平時攷古驗今可舉而行非若泛然美觀

之言卒不得見于用若其封還詞頭遇事輒發未易悉
數如請還黃裳給事中則引唐呂元膺紹興程瑀以爲
比論張子仁之建節則請先處分留正之去留吳挺之
除代而其甚難者莫如陳源與率逢原二者源之貫盈
幸不及誅忽除內侍省押班瑣闥攝事者繳章五上人
皆傳誦大臣力請觸雷霆之怒幾不自全一爲書行公
議沸騰黨與凶焰不可嚮迺而公獨當之逢原麓暴恃
有輿援所至兇橫其在池陽幾至軍變爲總領鄭泥所
發按其偏裨上命樞臣鐫戒方待罪間自副統制陞都
統公又論之源供職自如而詞命不行終不得俸逢原
先被宣劄已自書銜而公于二者執奏再三終不奉詔
以至乞身而去公去未幾而內禪子仁訖不得節鉞源
亦罷去逢原以病廢惟此三事無敢嬰其鋒者公神色
不動來則繳奏旁觀者爲之寒心而外間罕知之者論
與公同生于丁巳少我九日自分教東嘉爲布衣交義
兼師友後雖一同朝蹟而情義日篤一旦同在西掖同
攝北門相與如弟兄然至于同寅協恭尤非他人之比
藝祖東鄉宗廟大典集議至再始正百年之禮而臺諫

有異論鑰極論之丞相趙公宣旨鑰又執不可公從旁力贊其決而事遂定謝知閭淵以太母之弟有旨請給等依祿格全支公已書行而鑰駁之再命特與書行公上奏先具鑰之駁章且曰樓鑰委是尤當始知臣失于點檢不及論奏若更書行臣有三罪一則迎合聖意不敢執奏二則衝改旨揮使有司無所憑守三則恥過遂非無見善則遷之義欲望追寢御筆仍正臣鹵莽之罪其事遂已嗚呼孰有負重名于時致身至此而服義引慝同濟公議如公者乎汲引人才如恐不及在湖南應詔薦朱文仲吳獵蔣礪楊炤在朝則薦朱熹葉適吳仁傑王明清修史苟知其賢不復以私嫌爲忌其他成就延譽使就聲名者不知其幾也博極羣書而于春秋左氏尤究極聖人制作之本意左氏翼經之深旨著春秋後傳左氏章旨二書蓋經止獲麟孔子卒傳止韓魏反而喪之之後殆未有此書也顯見不可得則曰此吾身後之書近既得之誦讀不已不揣而爲之序其門人遂以銘爲請鑰欲述公行事或恐有觸忌之嫌自以投閒十有三年已掛衣冠視蔭幾何知公爲最詳若畏避而

沒其實豈不負吾亡友會粹未集而病深恐溘先朝露不究此志小愈遂扶憊而畢之公風度高遠動輒過人詩律之精深字畫之道媚登覽高致吟諷低昂親之則使人意消王謝韻度尚可想也方主上在宮邸時寮案以詩爲壽惟翊善黃公與公之詩皆有諷諫上爲置酒各親書所上詩謝之公後嘗奏知以御札登諸石而跋其下以其藁示鑰未及刻而公歸訪求此藁不可復得猶記其略云季札觀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公讀虞書至于君臣相勅維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蓋頌者不專于美盛德之形容皆敕戒之義秦斯以來此義殆絕綸讀之爲之感咽嗚呼此又先儒之所未發也銘曰
溫居灑壩儒學之淵間氣所鍾挺生斯賢舒向金玉游夏淵源羣書博極本未貫穿退然布衣名震八埏晚登周行帝席爲前典刑具存訓詞是專王邸螭陛史館經筵獨當雷霆刀欲回天經世澤民齊志終焉天之生才夫豈偶然儲神毓秀其必有年宦匪不達受才則全道之不行賴有遺編後有百載復見儒先哀哉止齋見此

銘鑄

攻媿集卷九十六

宋樓鑰撰

神道碑

寶謨閣待制致仕特贈龍圖閣學士忠肅彭公神道碑

皇上踐阼之十有四年十有一月乙亥詔樓鑰林大中赴行在大中先至首言故事吏部侍郎彭龜年之忠乞賜喪贈嘉定改元鑰求對又以爲請且錄其諫草以進皇帝爲之愴悼詔贈寶謨閣直學士仍與一子陞擢既又御批彭龜年係朕潛藩舊學當權臣用事之始首能抗疏折其姦萌褒卹之典理宜優異雖已追贈未稱朕懷可特加贈龍圖閣學士其子欽與寺監簿差遣三年禮部尚書章穎侍御史劉槃起居郎黃中就講筵同進公家所被賜御書御製正邪論且言公之盡忠知無不言首論侂胄之姦爲其沮抑抱恨以致乞賜美諡上賜諡忠肅又云是肅敬之意恐有司行之遲緩當爲批出八月三人又因晚講奏謝上云彭龜年忠鯁可嘉宜得此諡使人人如此必能真人主于無過之地先是紹熙五

攻媿集卷九十五

年七月甲子上受內禪公時以右史兼嘉王府直講上
在重華宮一時舊寮惟公最承眷眷宣召幾無虛日未
幾由西掖遷貳卿方趙公汝愚決大策之初曾遣韓侂
胄奏憲聖慈烈皇后有一日之勞至是寢以出入兩宮
始有竊弄威權之漸公極論之且乞去公除職與郡侂
胄罷知閣門等職事轉一宮內祠時鑰爲給事中大中
爲中書舍人同狀繳奏上批彭龜年除職與郡已爲優
異韓侂胄無罪辭劇就閒可與書行鑰與大中再奏龜
年以貳卿得此若以爲優異侂胄無故轉承宣使非優
異乎若以侂胄爲無罪龜年以盡忠陛下直言無隱何
罪之有龜年一去必不復來侂胄內祠日在左右若併
使出外則人言自息矣鑰遂爲吏部尚書大中竟由給
事中爲吏部侍郎尋皆補外郡鑰得婺不赴而奉祠公
在荆南亦以疾丐閒林公在慶元罷歸三人者鑄職罷
祠至于一再惟公之謫尤重侂胄擅權之久罪惡貫盈
妄開兵端舉世震動主上奮發威斷加以誅殛中外稱
快故翌日而二人趣還獨公不幸已成千古不及見更
化之盛士大夫莫不痛惜之公字子壽世爲臨江軍清

江縣人曾祖廣祖愈考文通俱不仕考以公貴贈朝奉
大夫妣楊氏累贈碩人公七歲而孤奉母盡孝如成人
幼穎異讀書能曉大義比長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
年十八薦于鄉三預計偕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左迪
功郎袁州宜春縣尉時丞相趙忠定公將漕公以書言
月椿錢病民趙公因計爲緡錢七十萬而無名者強半
皆出于苛斂趙公首取最甚者如宜春麴引之類先罷
之乃以聞獲盜八人自以爲非親捕不就賞公方初筮
而利民自立已如此關陞從政郎調吉州安福縣丞縣
有寅陂灌田萬三千餘畝彊宗錫其利歲以旱告按圖
疏治陂成而歲稔郡委檢察保甲而無其籍慨然曰是
縣之根本不務可乎乃以法聯合統紀又戶別其老病
強弱之丁士農工賈之業租稅有無多寡之數調夫旣
均後有賑貸按籍立辦他日檢旱賴此尤得其要蠲放
不及二分而民間歡服以爲前此未有得實如此者請
藏此牘以爲後法有嬰兒救疫疾雖不禁巫覡之禱禳
而各使勉病者以服藥全活尤衆淳熙十二年用舉主
改宣教郎以母碩人年高丐祠便養主管建昌軍仙都

觀自初筵而歸益篤于學以毋自欺名齋以書問南軒張公中庸語孟大義至是義理愈明開發後進摠衣北面者日衆復與劉子澄清之往復問辯時相與折衷于晦菴朱公而學愈成矣再請祠未滿而丁內艱執喪盡禮誠信備極葬之日觀者歎其可法以致敬致樂致憂致哀致嚴哀集格言類爲一書名五致錄晚又定祭儀行于家服除吏部尚書鄭公僑兵部尚書張公杓同薦之得旨引見時光宗初卽位內降頗多公首論正始之道願以仁宗杜權要請屬爲法以崇寧御筆爲戒公又言嘉王傅相少而侍御多請用司馬光令佾讀官提舉左右之議使府寮之勢重于侍御道義之訓密于宴游光宗首肯久之且曰當世急務也又以開樂之初進逸豫之戒謂國家大讎未復而內外宴安猶襲宣和之舊淫侈成習光宗曰風俗驕侈太甚至此極矣朕日夜思所以革之因奏陛下爲之不難風俗之變未有不自上始也二月除太學博士時殿中侍御史劉公光祖因論帶御器械吳端改太府少卿公上疏乞復其位又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改易臺

諫以伸侍臣之私有諫大夫同知貢舉欲大變文格下太學選經義詩賦論策各二百篇爲式長以督課學官公獨不可曰使士明經術熟古文則文格自正校文已爲下策又使之習時文此非所謂教也雖忤諫官意然遂不復選二年兼魏王府教授六月除國子監丞郊禮遇兩祠于望祭光宗意鬱鬱不豫至展恭謝之日公具嘉祐中文潞公因設醮宿殿中故事白廟堂又言重華命押醫官下都堂亦欲大臣共此憂責次日乃聞內引宰執三年許國公始朝參公爲言保富貴之道無過恭儉又集禮記論孟子史中朝見之禮爲朝參須知且言雖與嘉王同行在禮世子不可與同名非惟名不可同色色不當相似至生日又以恭儉惟德爲諷作四詩壽之六月侍御史林公大中辟公充御史臺主簿謂公操行堅正不爲詭隨遇事通明不事沽激八月以舊班對乞復經筵典故謂勸講之臣當用明經之士人各有長經須素業不應不問所學例以序遷又謂宜召講官多用畫接不如夜直之有益也光宗云親儒生最有益十二月林公以論事除吏部侍郎公乞去張公叔椿代林

再奏乞留卒不就四年正月除司農寺丞三月除秘書郎先是外傳召姜特立公白丞相留公恐非虛傳至是果然留公引李絳事乞退公率同館論奏又勉樞廷爭之遂寢五月兼嘉王府直講論說經理精切明白裨益爲多不勝書書其大者嘗論梁肅辨邪正之奏公曰此正是元祐末年小人將進君子將退之時不可不詳覽王曰君子小人不可參用參用則小人勝公因具述元祐紹聖君子小人進退之大略王一日親製邪正辨以賜公正指肅奏而發又嘗賜所書瑤山詩乃光宗在東宮時作有雪詩云閭閻多凍餒屢媿膏梁公言人主當如是用心嘗因講詩王曰下以風刺上已是人臣委曲要知爲君者須使人臣直言其事方是公曰願大王無忘此意而推廣之則善言至矣讀曾肇奏議因言用人須先識邪正王親題其說于奏議上贊讀沈公有開講三風十愆謂十不可有一王曰要是病根全在此頑童一比頑童何事不有公稱贊不已亦請王題講義上聞王宴居書知人難三字于坐右公質之于王王曰然畢竟人如何知君子以小人爲小人小人亦以君子爲

小人正恐錯看爾公曰堯舜亦以爲難也光宗久不詣重華宮公與同館入疏又以會慶節未舉進香之禮自上封事力請俱不報十二月除起居舍人明年正月直前奏事光宗曰久欲見卿說話此官待有學識人方除公謝且進內治聖鑒奏以祖宗家法集爲此書光宗曰祖宗家法最善漢唐所不及待外戚尤嚴不可容易壞了公對曰聖論及此天下之福祖宗不委以權乃是愛親戚之道此書宦官女子之防尤嚴恐不得進御光宗云不至是三月直前奏起居注乃繫日之書言動無不記者今一月四次書免到宮陛下半年不出如此已書三十餘次以貽後世實累聖德四月駕幸玉津園公言于宰相謂近捨聚景而遠幸玉津不奉三宮而獨出宴遊宰執以公言乞恭請公亦入奏會被命禱雨因言兩宮不和則天下不和天下不和則天地不和蓋天地和則雨未有不和而雨者自是屢許過宮或仗集而不出侍從奏陳不效皆居家待罪公又獨奏諷以臣充嘉王府講讀之官正欲臣等教以父子君臣之道臣聞身教者從言教者訟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

之切哉五月重華不豫已奏告公與侍從臺諫請對不果八日戊辰公繳納告敕乞竄逐待命江滸戊寅壽皇服藥赦下始入城癸未公念屢乞對及求去至今日不可不極諫拜訖獨不離班位伏地敬頷久不已血漬鬢髻搯笏取劄子置龍墀上再拜欲辭出始傳旨上殿光宗云知卿忠直理會何事公奏今日無大于不過宮事然內外不通禍亂不聞臣實痛心光宗爲之慘然曰終當去六月戊戌壽皇升遐七月甲子主上受內禪是晚召公對于大堂聖容矍鑠云前但聞建儲之議亦自可息浮言豈知遽踐大位泣辭不許至今怔忡公奏此乃宗廟社稷所繫陛下亦不得而辭首乞奏知太上皇因擬劄本上卽寫入又問初政及人物明日再見猶云朕一日不會食因泣下又言昨太匆匆參決可爾公奏今只得盡人子事親之誠心再擬起居劄子乞日進一通又與翊善黃公裳同奏往朝南內因定過宮之禮乞先一日入奏率百官恭謝壬申擢中書舍人庚辰上朝泰安宮至則寢門閉矣拜表賤而退上嘗問恐太上皇未

肯過泰安如何公奏陛下本出于不得已必不以位爲樂況宮室乎壽皇梓宮在殯且居喪次于禮爲正旬日間三降旨經營泰安紛紛不定太上微疾未瘳不若且居南內以休息聖躬陛下少留重華以居喪聽政從之代言之初李孝純孝友轉右武大夫帶行遙刺公封還詞頭謂固當推恩母黨然上事三宮禮有隆殺恩有後先乞候三宮戚屬次第推恩內侍符滌得罪于太上而差幹辦泰安宮劉慶祖已帶遙郡承宣使而以太上隨龍人落階官公皆繳奏上于劉慶祖事批可與書行公又奏曰慶祖無官可轉止有建節若念其忠勤不若任之以事不必優之以官臣非爲慶祖惜此一官蓋爲朝廷惜此一門陛下自登大寶聽言如流忽于此事首降可與書行指揮夫可與書行乃近世敝令也使其可行臣卽書矣何待再令使不可行豈敢因再令而書哉上嘗言中宮未建聖節未立隨龍人恩例之類直俟耐廟後施行公卽極口稱贊聖德後隨龍命下封還再四且言祖宗隨龍人止轉一官元符中方轉兩官如徐勣何執中除待制待講亦止轉一官靖康以後方有四官之

例誠是太優今予已分正當過爲裁損酌中推恩命遂
寢因對上語公曰朕尚未見父母如何敢恩及下人孰
重孰輕且稱繳章爲是然公亦以此等故不久而遷矣
上問講筵所奏諒闇罷講舊例公奏多故以來兩三月
不與儒生講矣不可不以爲急務上袖出二紙一具太
上講筵書目一具潛邸講堂書目謂講筵講書太少公
奏今有機務不比講堂專一讀書上云朝退亦無事恐
自怠惰況酬應萬務非多讀書不可又奏人君之學與
書生不同惟能虛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第一事不
在多也他日又出二紙一御書經史十件春秋禮記詩
書孟子通鑑唐書三朝寶訓奏議長編節本一書臣寮
十人黃裳陳傅良彭龜年黃由沈有開朱熹李獻京鐘
黃艾鄧駟公請聖意上云朕欠讀書太上讀許多書養
德東宮垂二十年今欲添講官至十員各專講一件兩
日一次五人上講早二件晚三件早依舊講殿上晚只
用小衫依講堂例坐講公曰講學愈切此帝王之舉也
若少讀而精庶幾有益又曰十人充講官否陛下若招
徠一世之傑如朱熹輩方厭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

爲之尋除侍講而待制朱公中書舍人陳公俱以召至
公引傅堯俞乞班蘇頌之下以請繼除侍讀三辭而後
受御筆舉御史有不植黨與之言公奏但當察君子小
人不可問黨與元祐黨籍第一人是司馬光小人陷君
子變白爲黑何所不有又言近差除多自中出此不足
爲威斷適爲小人所賣耳九月除吏部侍郎公知事勢
漸變乃陳四太之說其略曰用臣太驟處臣太高臣跡
太危臣分太滿因震雷暴雨言近日好出不測之號令
故天應以不測之風雷因極陳今日小人竊弄權柄皆
起于號令之不測借吏部尚書充金國弔祭送伴使
至平江奏漢元帝時日青無光恭顯指爲堪猛用事之
咎及斥堪猛復有日變始切責言者小人機心古今一
轍楚州應詔一疏尤極剴切謂信任君子之意未孚于
人而暱比小人之跡已見于外君子告陛下之言小人
或得預聞而小人誤陛下之事君子或不能知送伴至
楚聞朱公奉祠又奏君子小人消長甚詳皆不得報及
歸屢乞對不許自知不能久矣明堂禮成封清江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公見廟堂之權日輕侂冑之勢愈重

言官又多出其門于是歷數其姦大要云進退大臣更易言路皆初政最關大體者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陛下總攬之權恐爲此人所盜矣時二月九日也上聞奏甚駭且曰只爲親戚故信之不謂如此奏事退已聞下之中書晚又聞復取以入知必不濟再入一奏丞相以聞上云侂胄是親戚龜年足舊學講堂五人一死一憂去二人俱罷只有龜年在又性直肯言今當如何丞相陳兩留之說已而侂胄雖罷職而予內祠公除職與郡給舍繳駁不能回也除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荆湖北路安撫使公既去丞相竟論罷矣公至荆罷和糴以平米價罷沙市官買之敝治牙僧以寬商旅擗浮費以除魚湖之輸復奏修長隄教民兵乞支還備邊庫錢俱不報公遂以疾丐祠一請而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慶元二年六月以論列落職罷祠五年言者以蔡璉誣告公與趙丞相言政和中嘉王事乞加貶竄于是追三官勒停嘉泰三年秋復元官再奉興國祠開禧二年起知贛州以疾力辭除集英殿修撰提舉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俄以疾甚致其事除寶

謨閣待制三月二十三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五遺奏聞特贈中奉大夫娶敖氏先三十年卒贈碩人生二子欽承事郎守司農寺主簿鉅迪功郎新特差充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女四人長適進士陳復之次適鄉貢進士胡夢得次適從政郎揚州江都縣丞章瑋次適進士敖清之再娶燕王宮宣州位宗室潭州益陽縣丞贈中大夫伯攔之女封碩人後二年卒生一子鉉承務郎新監江州在城稅務孫男二人滋沄孫女四人俱幼七月壬午諸孤奉公之柩窆于縣之建安鄉金家井之原從治命也公性資剛方學識正大而議論尤爲簡嚴勁直善惡是非務盡道理義所當爲白刃可蹈正色立朝其愛君憂世之誠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及故公議浩然歸重晚既投閒專以養性讀書爲事扁所居曰止堂悠然自得幾微不見于顏面賓客非親與賢不安交郡縣吏乘時羅織公之親黨文致之罪潛窺陰伺欲捃摭細微以媚權倖公視之如無彼亦不得毫毛之隙自僞學之說典鮮不變者公于關洛之書益加涵詠著止堂訓蒙一書蓋終始不變者也聞蘇師旦

爲節度使曰此韓氏之陽虎也其禍韓氏必矣及開用兵曰禍其在此乎皆如公言著內治聖鑒二十卷訓蒙經解奏議外制并表牋雜著合爲若干卷藏于家塾論幸同朝一見如故相與日厚公之三子求銘謂知公之深者莫如鑰偶然未死尙何辭銘曰

矯矯彭公天予剛介學問淵邃言議正大大自其筮仕憂國愛民登朝屢奏心乎愛君嘉邸簡察極天下選遇事獻規務納于善重華違豫問寢有愆朝夕思慮不已于言螭陛直前龍墀敬頽言雖不用忠節愈白聖主龍飛風雲是依無日不召擢居綸闈開口論事略無顧避志欲回天側目多忌權姦斲牙惟公先知抗疏逆折鳴鼓攻之上色爲動公言益切聞者縮頸驚歎膽決一去一留消長遂分言者雖力無救絲棼聲生勢長附炎日盛太阿倒持竊弄威柄橫挑強敵塗炭斯民赫然天誅公論復伸改弦之初與世更始曲突徙薪如公有幾嗚呼天乎不假之年身不及見徒爲知言恩光優渥施及其子公槩如生誰賴有泚九京可作非公誰歸金井之原過者式之

寶謨閣待制獻簡孫公神道碑

開禧三年歲在丁卯余以衰疾引年幸而得謝因自念以凡才叨近列一時同朝多君子寮投閱以來相忘道術遂隔死生者多矣忽得故吏部侍郎孫公從之之子新瑞金西尉鏹之書寄示從之行述且曰先公不幸薨于慶元五年四月之丁丑葬未有銘因仍八九年重不幸二兄俱蚤世槩然門戶之託惟先友有以碑于隧道以惠顧九京以少贖不孝之愆余執書以泣曰方公之薨余方遭嚴譴不得致生芻于前已而又自遭內艱憂苦無生意以至于今悲愧多矣老而學落本不足以銘公義激于中有不容已闕五年始克謹撫行實之大概序公平生而系以銘公諱逢吉從之其字也先世居南蘭陵五季避地于吉之太和五世祖德弼奉其父銀青霸之命徙名數于龍泉今爲邑人曾祖文妣李氏祖叔遇通經博古倜儻有奇節雅不喜王氏學棗科舉不就尤爲里人所推晚以經旨授諸孫卒昌其家公以按行阜陵恩特贈承務郎妣李氏考宜文行尤高兩上禮部而不及祿以公貴累贈奉直大夫妣羅氏贈令人奉直

三子公居長次逢年終上猶令季逢辰終袁州守俱中
儒科里人有三傑之稱公生于紹興五年時方倣擾學
士解散公就學雖晚而資實俊邁課藝穎出父祖奇之
自弱冠三薦于鄉隆興元年擢進士第調左迪功郎郴
州司戶參軍乾道四年校試長沙場屋喧動同列踰垣
避之公諭以義理衆方帖息尚書沈公介爲帥給事黃
公鈞領漕計相與愛敬沈公留寔幕府御吏剛嚴無敢
迕其意者公自以受知之深知無不言未始一語詭隨
始若難合終必垂聽豪民匿罪越訴捕之不獲吏執其
子于嶽麓書院沈公怒甚旣得其父必欲併杖之公獨
不僉書且曰父有罪子不知情何可從坐爭之數日而
後得因力辭攝事而歸沈旣薦公關陞旣而又昇以京
削或謂公未可用沈公曰但知舉賢安知其他歸欲力
薦于朝而不果七年陞左從事郎黃公還朝薦于廟堂
欲處以學官公以二弟游宦懼闕子職授常德府教授
會侍郎李公燾出守常德以史局自隨熟聞公之該洽
先以書約見于公安傾蓋之頃質以數疑公了辯如響
恨得之晚且曰儀曹有京削留以待鄉人今日不可失

士亟以昇公樞密劉公珙少司成鄭公伯熊劉公焯皆
有重名薦章交上初不識面淳熙五年改宣教郎太令
人春秋高不忍去左右閱兩歲令人強之始授袁州萍
鄉縣公以學道愛人爲心不爲赫赫名而慘怛惠利之
政出于至誠值歲大祲待哺者數萬荒政皆有實惠不
爲便文逃責事已而得雨又教民芟旱苗養禾孫是歲
饑而不害例有添給別貯之久而盈溢輟四十萬市穀
創社倉以濟貧乏擇賢士主之民賴其利催科不亟不
徐行雨露于膏火中民亦樂輸縣計旣裕稍蠲其餘還
以予民邑之西北土瘠民饑受役甚苦公與錢市田教
之義役縣苗稅素重爲裁酌而損其額又以餘力代貧
民之賦爲錢四百餘萬馬驛三在境內歲有繕修芻粟
之擾事又不集公旣葺其陋又糴粟以給之遂有經久
之計修學市書督課諸生身爲之師士風大振公之政
直可比古之循吏非有矯飾求名之心而邑當孔道謠
誦藹然起居舍人吳公煥出使湖陰過縣貽書江西諸
司曰部有賢令如此雖欲蔽賢可乎諸臺競列上治最
有旨籍記士民亦至今歌之代還丁內艱服闋家居又

久之十三年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十五年九月遷國子博士十六年光宗覃恩轉朝奉郎賜緋衣銀魚六月除司農寺丞兼實錄院檢討官紹熙元年五月徙秘書郎八月兼皇子嘉王府直講二年二月雷雪交作詔求直言公疏八事以獻一曰去蔽諛二曰親講讀三曰伸論駁四曰崇氣節五曰省用度六曰惜名器七曰拔材武八曰飭戎備明白剴切深中時弊輪對論今歲初郊請遵用隆興三年詔書節用惠民以當天心上諭公曰園壇不尚華飾亦事天簡素之意又曰中外支賜合從減省復勸上容納狷直併論和買折帛之弊上喜悉可其奏會諫官鄧駙請增諫員卽擢公右正言首奏帝王經世之學根于一心大而陰陽寒暑之變化小而人民事物之統紀皆係于此心之運此心融徹發之政事則天地可位萬物可育舉無難者其言甚備時營繕寢廢一第之建撤民居數百咨怨者衆公力言其弊公自以受天子特達之知思欲補報切磨治道七旬中章二十上多人所難言者期于不負所學無復顧忌故亦不得久居其職臨安守潘景珪交結謀進鄧公疏其罪反以

計傾之鄧移大匠公曰名爲優遷而罷其言職後不可爲矣兩疏不報再對復論言路壅塞諫臣結舌天下利害無由上聞願留神于逆心逸志之戒則雖失之于前尚可收之于後也併論景珪脅持臺諫蔑視紀綱連章劾奏竟逐之未幾公亦有遷官之命大臣奏踐阼以來屢易諫臣非所以示中外若以二監處之必不肯留遂除國子司業辭不拜上諭旨曰士論所推此師儒之選也不得已就職而求去愈力公之初除或議其弱丞相留公正曰是有仁者之勇上之親擢得人矣及是丞相曰某有獻替上豈能一一垂聽然不敢以是求去也公對曰宰相與諫官不同宰相平章國事不能無可否官以諫爲名是專以言爲職業也不得其言而不去人將狗彘我矣烏可與丞相比哉君相知其不可奪九月遂除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兩學之士數百人出祖關外人謂中興以來纔一再見公寒帷入境風采凜然守法度識大體不專按刺傳經決獄多所貸宥案牘盈几披閱參攷決遣如流未數月文書爲清民亦自以爲不冤尤篤意人物太府卿項安世吏部吳鎰方銓工部徐

應龍皆所薦也五峯胡先生宏之子大時元城劉先生安世之曾孫孝昌俱隱衡嶽公請官之以繼賢人之世事雖不行聞者趨之兩攝漕事通融有無深得計度之體衛之茶陵秋輸特重公曰昔祠官使臣大軍仰給于邑不免加賦今則咸無焉尚取贏可乎量出計入蠲十之三令下歡聲如雷邑人相與作佛家道場三晝夜以報伐石刻詞至今戶而祝之也愛惜公帑不以毫髮自奉諸臺月餽隨以還之一無取焉參政陳公騏首疏六名士公在其中上亦念公久外嘗曰孫逢吉好士人三年九月召爲秘書少監訓詞有當今第一流人物之褒承上意也五年朝謁重華不以時公數具疏援引古誼深言之又率同館列名以進七月主上受內禪登用舊學越三日擢公兼權尚書吏部侍郎初公人諫省翊善黃公裳曰孫直講問學醇正勸講多益今遂失助上曰言路得斯人尤可慶也又言所論有不樂者上曰旣爲言事官豈可不使之盡言蓋上之在嘉邸知公已深至是首陳初政有曰陛下嗣膺大寶蓋非得已願起敬起孝數申溫清撫接宗戚俾之開釋太上推明陛下之本

心乃若建立長秋推恩隨龍人之屬皆可緩也又請進學以養其明揆事以審其斷凡立政造事皆明以先之斷以輔之則守經事而得其宜遭變事而達其權天下可運于掌矣上欣然納之覃恩轉朝奉大夫九月除權尚書吏部侍郎賜金紫服明堂恩封廬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嘗告丞相以和買折帛之價太重宜因初政稍議蠲減庶可固結民心丞相舉行之然止限以三年非公之本意也十月擢兼侍講公在嘉邸嘗集羣經格言以獻至是請講論語蓋公平日潛心此書有自得之趣欲以遂格君之志也差充孝宗贊宮按行使朝方議撤秘書省以爲壽康宮而以東宮爲館閣公毅然力爭謂于理非順地狹屋敝不可以奉慈極事亦竟止待制朱公熹在經筵持論切直忽奉祠而去公于上前爭論甚苦因講權輿之詩反覆紬繹以爲諷上曰朱熹所言多不可用公曰熹論祧廟獨與衆論不合他所說皆正理未見其不可施用願留之以重經幄冬有震雷詔求闕失公言過失所當謹者二曰奉親曰親儒闕違所當講者二曰謹爵祿曰節用度又論治體之要曰治化之原

肇于宮壺而達于外廷宮壺嚴則內外之禁肅外廷正則上下之職修后妃之家多啓私謁嬪御或養私身願擇老成官嬪佐六宮之政內侍本備掃除自閣長而上願遵舊制選年四十以上者知內省之事樞宰之職論道經邦願萬幾之暇從容與之議政近習之臣職在禁密願全其恩數勿使預事上深然之十二月假煥章閣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充館伴金國賀正使金使需竹牛角之屬期以必得公奏皆難得之物戎心無厭當遏之于初大璫王德謙典司國信所密請匪願公卒卻之慶元元年正月兼實錄院同修撰使事畢入對因奏臣比緣館伴刺求北事竊聞自孝宗上賓寢有輕視中國之心比年公卿習安將帥習媮士卒習惰風俗習侈上恬下嬉無復有枕戈復讎之意願陛下拔材賢旌循良核名實蓄財用選將帥簡精銳城要害備器械講求孝宗內治外攘之策上尤嘉納而公于是時已有不見容者矣待制朱公熹之去公力掇之侍郎彭公龜年補郡又論不應爲近習而逐正人忤韓侂胄之意又嘗扈蹕有馬上迴揖之者公獨不顧彼又以爲簡驪也一日

會食部中或報王喜除閣門祇候公曰此乃優伶嘗于內廷效朱侍講客止以儒爲戲者豈可以汙清選當抗疏力爭否則于經筵論之有飛語上聞五月內批與郡而王喜之命亦寢或以爲出于誤報而公愛國愛君之心亦云至矣潛邸恩轉朝散大夫七月除知太平州累章丐祠九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三年轉朝請大夫五年三月起知贛州言者始疏前事沮之公素有德量未嘗語人以去國之由杜門深居時事一不掛口書史自娛不以得喪介意至是以言者傳播公之直節愈顯而公已屬疾上章納祿矣終于里第壽六十有五五月除集英殿修撰致仕嘉定五年上以公舊學軫其遺忠特贈寶謨閣待制仍度越彝典賜諡獻簡娶李氏累封令人與公相繼而卒子男三人錄承奉郎監鄂州在城鹽稅務鎮迪功郎新臨安府餘杭縣尉季卽遂也女五人進士李三聘李拓羅沂迪功郎前臨江軍司戶羅晟通直郎前知南康軍都昌縣事胡杓其婿也孫男四人渙溱漳浦女一人尚幼六年十一月乙酉葬公于萬安縣龍泉鄉縣津之原公資稟醇澹于外物一無所好惟

刻意經史不可解于心自幼至老手不釋卷務爲有用之學尤精于國朝典章事物之源委宦族之譜系除拜之歲月與夫前代疆理卒乘之法封國行河之利參貫融液無不通流修世教植治道誠有志焉發爲文詞以理爲主以意爲先體制具備關鍵嚴密簡而有法不爲綺麗之習晚歲自號靜閱居士有文集七十卷外集三十卷藏于家左規右矩言笑不妄恂恂似不能言遇人無賢愚貴賤少長咸接以禮平實誠懇表裏如一修身踐言樂于聞過遜賢達善心無媚忌喜怒不形于色而正大剛方之氣有臨大節不可奪之風以鎗平昔之所見聞攷之胡君之行述不隱不誣足以傳遠而瑞金必欲以銘見屬老復病瘁豈敢言文念公之三子而失其二余亦視蔭幾何有不能已者與公爲同年初未相知晚幸定交情義至篤爲少司成則實爲交承出入從班又爲寮于講讀之官余與給事林公大中于晚講之次論救呂祖儉之貶公從旁贊言尤力嘗論日食事謂上卽位未久多有陰翳一得明照必有背氣等變三月朔去正陽之月一間先一日大雨謂必以陰雲不見至朔

日乃瞭然使萬目見其剝蝕天之示戒如此公又奏曰至次日則又雨此雖片言爲助多矣當紹熙慶元之間上旣隆寬下亦多盡言余幸周旋其間固有激于忠憤不容不言惟公天與諒直事君不以犯顏爲難與同列不以忤意爲憚劉德秀爲諫官以私意劾左史劉光祖公謂之曰人君寄心箴于宰相寄耳目于臺諫皆當以天之心爲心倘任私以害忠良如彼蒼何願自此三思而後行其盡言類此居之不疑惟義所在嗚呼斯人而在諫爭論思之刻可謂天下選時非不遇位非不至而道卒不行任以史事尤爲當才相與論修史之規模甚備汗青無日而身去矣嗚呼殄瘁之悲識者所同孰知余心之悲有在于此乎銘曰

帝王之興四門以闢無人不言猶恐不力官以諫名惟言是職視古已狹言又不得憂世之士所共太息孰爲敢言爲糾邪隱矯矯孫公古之遺直學爲有用博聞多識其處友朋直諒三益幕中之辯不爲婉畫一登諫垣身任言責有犯無隱櫻鱗之逆天姿則然不動聲色鯁論日聞不容煖席召還蓬山上御極首擢從班竄光

赫奕經帷史館人望丞弼遑遑靡寧期補君德飛語中
人又成去國命非不通而道之塞不容何病爲天下惜
銘以昭之後人斯式

攻媿集卷九十六

攻媿集卷九十七

宋樓鑰撰

神道碑

資政殿大學士致仕贈特進婁公神道碑

國家中興八十餘年四朝以聖繼聖相守一道夫豈不
欲復大雋歸侵疆而申締鄰好遵養時晦以俟天命蓋
其廟謨深矣比歲權臣竊弄威柄富貴已極猶以爲未
足假恢復之名以追危溢之禍其黨又相與嗾之平章
軍國益無忌憚一旦妄發以債帥爲方召以驕兵當犬
羊人人知其必危競進者方縱史以苟爵位不在其位
者固不容強聒仕于朝者雖面從而腹非無敢有誦言
爭之者時惟婁公機以直諫之資抗議無所回撓一爲
御史卽上疏明辯之是時權臣雖倡此議猶未敢自任
鄧友龍初不知兵將漕淮右騰書投合妄薦大將旣叨
召還專主此議爲侍御史爲給事中公皆與爲寮每語
及此未始不奮然力詆以爲必敗國事友龍至不能堪
曰不逐此人則異議者不已公亦自以不合丐歸除職
與郡竟求奉祠會泗州獲捷友龍上表稱賀自以爲勢

當如破竹羣譴競和諫大夫遂以詆公穢職罷祠此開禧二年之五月也已而延敵致寇塗炭數郡姦黨失措始媿公之言八月再昇祠祿明年二月復職十一月元惡既誅大明黜陟天子思公之忠十二月除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嘉定改元正月到闕兼太子詹事五月除給事中兼權工部尚書七月除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八月擢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十月參知政事蓋公天資忠鯁不畏強禦逆折兵鋒言雖不用而後日皆驗先見敢言人所畏服既坐廟堂不以詞色假人相與維持和議密贊更化惜乎年高疾侵奉身而退居無何考終于家經濟未究孰不興殄瘁之悲諸孤以鎰同宗同朝交情之厚既葬而求銘義不得以老退爲解先書立朝之大節系以言行履歷之詳而銘之惟樓氏自武王封夏禹之後東樓公于杞而始得姓後有食采于婁者別爲婁氏其實則一宗也建信侯在漢爲劉蝗聯數十世至郊事吳越避武肅王嫌名始復爲婁仕左千牛衛上將軍占數嘉興五傳而至公之曾祖諱億億生乾曜俱爲將仕郎父壽朝奉郎以公貴三世累贈少保少

傅少師曾祖妣杜氏祖妣鄧氏顧氏妣郭氏爲譙國崇國榮國成國夫人少師莊重有家法教子甚嚴公其第三子也字彥發幼而穎悟日誦數百言能自刻苦長益奮勵該貫經史百家之書作文直欲以左氏班馬韓柳爲標的或謂其持論太高公曰他日以此致君澤民要當自立詎可苟徇時好蓋其立志已不凡矣兩上鄉書乾道二年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臨安府鹽官縣尉丁成國憂服除主和之含山簿銅城有八十四圩遭夏潦大壞僅存其一郡以委公役工三千有奇設廬以處之優給庸直時稿酒灾器用材植一出于官民樂勸趨兩旬告畢邑人歡服礮石以記七攝淮邑率以治辦聞薦章上交尋丞於潛漕使檄公攝宰之闕潛川以蠶桑爲命織紡貿易至于再稅公首罷其一民甚德之酒坊縣計所仰久廢弗葺公大修酒政歲羨息錢近二十萬日以寬裕先代輸貧民之奇稅寢以及四等戶所被廣矣版籍既亡有產去稅存之害公一新之獄訟幾絕庭空閭虛治行稱最邑素無學大比無應選之士公首建夫子廟啓庠序擇師儒士有以養李廷光首預賓送擢

賢科親書桂枝坊以表其廬士益知勸政聲上聞有旨都堂審察以少師得疾而歸既遭外艱士民莫不借留匍匐奔慰縞素盈門公性至孝居喪盡禮手書華嚴法華等經以伸冥報免喪爲江東提舉司幹辦公事嘗易淮東已而復舊淳熙十二年以舉主改宣教郎知衢州西安縣十六年光宗覃恩賜銀緋縣當舟車之衝號難治公以學道愛人自任不可干以私有騰謗者不爲動巨室買地爲壑城發地遇石復索元價公曰設得金將誰歸守督賦峻厲公不忍施一筮課亦不乏親閱案籍豫定役次民服其公紹興二年通判饒州五年皇上踐阼轉朝請郎慶元二年到官事多關決而無侵官之嫌滯訟隨以清省一重囚獄具欲上察其誣白郡覆鞠之得不冤死又二人已經詳覆以其可疑者同太守以聞俱得減等參政袁公說友帥蜀辟議幕不就攝州及南康諸臺益稱其能相率列薦內相洪公邁稱道尤不容口謂公學有源委工詞章身端行治旣以敘公所輯漢隸字源又以監司科薦之丞相京公一見卽除幹辦諸軍審計司五年之七月也輪對奏祖宗盛時吏祿兵廩

歲不過緡錢十數萬熙寧月支四萬南渡無歲不用兵月猶不及百萬乾道已支百六十萬欲請裁損經費又論刑名疑慮之弊六年十一月遷宗正寺主簿嘉泰元年爲太常博士秘書郎請續編中興館閣書目又請寬卹淮浙被旱州縣時皇太子以惠國公始就外傳選選學官以公兼資善堂小學教授國公銳情學問公日陳正言正道又以累朝事親修身治國愛民四事手書以獻寘之坐右朝夕觀省嘗謂公曰今日甚熱禁廷深窻尚爾閭閻細民豈能堪之公以奏之上問昨日與先生說何事國公具言之上喜曰唐文宗但云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更無一句及百姓此意過之遠矣又嘗語孝宗戒食蛤蜊事國公曰此無他只是廣好生之意公隨事開明多所裨益三年除太常丞仍兼資善旋兼右漕郎官五月爲秘書省著作郎尋以民曹事煩改兼駕部以專訓導都城大火命百官條具關政公力言三弊謂朝臣務爲奉承不能出己見以裨國論外臣不稱其職至苛刻以困民財將帥偏裨務爲交結而不知訓閱以強軍律時公年七十丐閒上以資善倚重不允周旋

四載不解益虔同寮予告公每當之首尾如一日國公
瞻顧最親字畫少差必求是正公深于小學辨析如響
又著廣千祿字一編國公得之尤喜命講官戴公溪爲
之跋四年六月擢監察御史講未退而除命已頒國公
戀戀幾不忍捨公亦爲之感涕入臺省論近時士風薄
惡聞者聳然又論京官必兩任有舉主年三十以上方
許作縣又論郡守輕濫太甚貽害千里時小史蘇師旦
怙勢妄作蒙蔽自肆語及者必罪去而獨憚公嘗與閣
門納謁公于寒暄外他無所及師旦俛首不敢吐一詞
而去兵端方開惟公極口沮之謂恢復之名非不美亦
孰不願今士卒驕逸遽驅于鋒鏑之下人才難得財力
未裕萬一兵連禍結久而不解奈何權臣聞之不悅所
議愈密外廷罔測公又上疏極論雖密謀人莫得知而
羽書一馳中外惶惑友龍方爲臺端主議甚力公日以
苦語勸之且曰今日大將爲誰計臣執任正使以殿巖
當之能保其可用乎開禧改元六月除右正言兼侍講
首論廣蓄人才乞詔侍從臺諫學士待制三衙管軍各
舉將帥邊郡一二人召問甄拔優養以備緩急八月除

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閏月真除今丞相史公樞密
宇文公同省每會坐親見公力詆交龍用兵之說會有
旨令宰執侍從臺諫集議公義形于色略不少變聞欲
以公宣諭荆襄公昌言曰使往慰安人情則可必欲開
邊啓釁有死而已不能從也春初卒以此去四月聞諸
道進兵謂吾老矣無所施力惟晨香致禱願天佑國家
以安邊境及聞泗捷愈增憂危且曰若自此成功以據
高文之宿憤老臣雖死亦幸謫官尙何言但恐進銳退
速禍愈深耳未幾還朝德望益隆鸞鶴精神照映朝列
人莫不想聞風采見上首論三事謂至公始可以服天
下權臣以私意橫生敗國殄民今惟當行以至公若曰
私恩未報首爲汲引私讎未復且爲沮抑一涉于私人
心將無所觀感矣次論兩淮招集敢勇不難于招而難
于處若非繩以紀律課其勤惰必爲後害仍請檢柅權
臣內侍等所籍家貲專爲養兵之助天顏悅穆玉音嘉
獎曰太子尙小煩卿教導待卿久矣公謝以衰暮耄昏
恐無以補儲德上曰昨已除詹事猶未知耶皇太子念
公最篤嘗親書問安否以多事未果發聞公來歸問信

絡繹仍致前書以示不忘之眷自是簡注尤深而東宮愈加愛重矣公在選部守法革弊吏銓爲清有里人故任天官喪未舉而子赴調公謂彼既冒法禁而部胥不之問卽撻數吏使之治葬而後來聞者壁之上望治甚切公奏古人爲國之心頃刻不忘而望治之誠未嘗以日月冀夫子無欲速之戒誠以維持成就非可亟圖而驟致也又言貢舉貴公乞下禮部具朝官親族有赴廷對者並與免差御試諸位官以絕異議嘗繳奏海巡八廂親從都軍頭指揮使年勞轉資恩旨太濫乞收寢未應年格之人年已及者予之上願宰臣曰所繳極當庶不爲小人欺隱又稱至再三上以皇太子春秋鼎盛欲使預聞廟論諳知民瘼命日侍昕朝宰執並兼宮官仍時赴宮會議公爲官端益思所以裨助遂取舊所著歷代帝王總要一書加以潤色上下三千年間君道之汗隆治效之優劣綱舉領挈燦然畢陳俾鑰爲之序以備參決之餘可用攷訂諸局尤以爲要覽時以飛蝗求言公奏和議甫成先務安靜葺罅漏以成紀綱節財用以固邦本練士卒以壯國威又謂臺諫論奏以爲月課若

政有關失人有非賢或除授之不當患在不知知之則恐去之不亟當隨事輒言無嫌于數所論皆切于時旣登兩地當干戈甫定信使往來之始瘡痍方深弊蠹紛然公彌縫協恭裨贊爲多重惜名器持循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有舉員及格當改秩作邑而必欲內除公曰如此則有勞者何以勸孤寒者何以伸若至上前自應執奏堂吏寄資未仕而例以陞朝官賞陳乞封贈公曰士夫辛勤一第非通籍不能及親汝輩乃以白身得之斷不可行嘉定二年八月臨軒行皇太子冊命公攝中書令讀冊于廷百辟傾聽九月明堂爲禮儀使前導趨拜如少壯然儲君與公俱生子癸丑雖相去一甲子而生日同在仲秋先後纔五日賜生餼詔曰九秋風露之清哀時英氣三吳山水之秀生我耆儒固已龜甚是年七十有七盛典緝儀適聚旬浹間都省後堂久不講祝頌之禮公首當之貢闈方按鼓吹嚴更警場五使同坐堂上正用公之生朝鑰退而慶以詩公與諸公皆屬和尤爲晚景一段美談冬再納祿不允三年五月以禱雨感疾復四上告老之章詔曰太

公既老猶起海濱留侯雖病強輔太子公弗敢復言孟冬分詣原廟疾又大作求歸尤切上猶未許方形詔旨云年雖耄矣初未聞知慮之昏志方浩然亦未見精神之憊公復敘四說以進懇請不已皇太子又遣宮寮勉留而去意堅決除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力辭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歸延見親故上冢燔黃寢復康強尋上休致之請忽感微疾猶取表奏展閱檢視命筆書偈顧諸子曰大期迫矣勿以藥來是夕遂薨寔四年十一月辛酉也享年七十有九累官正議大夫除資政殿大學士致仕爵至嘉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六百戶國史實錄敕令會要皆嘗提舉纂修遺奏聞上爲之震悼輟視朝贈金紫光祿大夫旋以東宮徽章加贈特進賞延卹典如制皇太子賻奠加厚可謂哀榮矣娶徐氏大晟府典樂申之曾孫封吳郡夫人先公四年卒子三人紹曾迪功郎紹彭從事郎紹聃承務郎以公參預俱監西京中獄廟女一人適故朝請大夫直煥章閣知慶元府程準孫二人續祖承務郎知於潛縣丞同祖尚幼女三人長適進士史沾次適承務郎監兩浙轉運

司慶元府造船場程端節次適進士魯之績曾孫一楚孫女一五年三月甲寅葬公于嘉興縣履仁鄉東洲之原公天分素高加以篤學而家訓尤嚴親聞公言初第拜親少師戒之曰得官誠爲可喜然爲官正自未易爾其謹之義方類如此又禾興輔郡紹興間寓公寄客多時英賢朱少卿自號巖壑最爲名勝次如董公彌大將方公景南雲翼祝舜俞師龍鮑任道仔聞人務德滋皆源流前輩詞章政事學問論議各有所長公從之遊聞見益廣所著諸書悉有功于後學旣以此發身又自初登歷官所至可紀逢辰雖晚譽望已高擢用甚峻而士論遲之主眷日隆注意大用皇太子垂情宮寮雖在遠外念之不忘惟公侍資善最久輔導最勤顧遇尤渥然方居急流而抗議以沮權姦翩然求閒不復顧忌一歸若將終身焉憂國一心耿耿不少變再爲聖主一出千霄直上建立愈偉老而益壯然用之太晚耄未及而疾困之性篤孝友少師囑公以二弟模年貌相若愛之固深棟未冠而孤撫育訓飭卒爲善士近歲先卒馳恩贈官詔特從之嘗命諸子以遺澤任二弟之子居鄉以誠

接物不事緣飾是非枉直判于語下不爲後言人雖憚而服之周貧濟急尤篤姻黨生理素薄輸送自同編民門無雜賓亦無敢干以私者故廬僅庇風雨旣歸闈丈室于左以東宮所書一軒榜以銀題朝夕游處庭前殆不容旋馬清裁若不可犯而樂善好賢稱獎人才不遺寸長又訪問賢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采取其所薦進亦不欲人之知也近時小學日微公素耽嗜字源干祿用意最深好之者始知其爲工作字道美行草俱勝隸古小篆動皆有法尺牘人多藏弄扁榜亦所在寶之鑰初未識公而同年李吏部聖俞嘉言同在宗寺出班馬字類致公之意俾爲序引則知公之相與有年矣旣老復來公亦賜環而歸會當集議傾蓋于政事堂一見如平生歡同人兩地協心無間議政餘閒商榷古今論文說詩亦時出法書名畫清談從容溫然如春事有不可剛毅不同久而益敬眞畏友也執別而歸書問時往來墨猶未乾而訃聞云亡之痛固非稠人比旣受銘文之託偶以多病心志凋耗筆硯盡廢日過故府惕然于中乞身欲歸僅能屬稿旣不能發明潛德終有

媿子公云銘曰

婁之得姓實本東樓在漢爲劉自建信侯後復厥初乃因避鏐累葉嘉禾義豐德修惟公國器河圖天球文以發身仕學俱優立朝正色告后嘉猷寢登要津貴名日休權姦專國欲挑旣裴債帥總師妄人運籌衆莫敢言徒懷私憂公獨抗論力遏狂謀六月出師石爍金流人厭綌絺土困囊兇僅取邊壘捷書置郵自謂破竹期功于秋老師致寇氣索語偷幾如鄧騭欲棄涼州謂公立異屏居林丘一偃不容衆楚競咻初謂沮軍末乃思婁元惡旣誅舊德是求四皓來漢二老歸周間于兩社克壯其猶同寅協恭厚德鎮浮饑饉寇壤瘡痍未瘳彌縫調變相與咨諏勢方向平公去不留哀榮雖備急景已道典刑已矣後孰與儔殄瘵悲深爲銘諸幽尙爾後人先烈是倅

集英殿修撰致仕贈光祿大夫曾公神道碑

宋興崇尚儒術振起一代之治直史館贈太師密國公南豐曾公致堯以文鳴當世直道正言事太宗眞宗爲名臣是生博士贈太師魯國公易占有文章政事材而

仕不合爲文十餘萬言又著時議十卷荆國王文公志其墓蓋首稱之六子皆登進士第遠者三人曰輩爲中書舍人以道德文章名世學者宗之號南豐先生曰布位宰相諡文肅曰肇終翰林學士諡文昭當元祐盛際徽皇初政再爲詞臣氣節論議尤挺特卓偉名儒如上蔡龜山俱謂端嚴有大臣之風其後亦最盛後六十餘年曾孫刑部侍郎炎與從弟吏部尚書暎相繼取世科同爲天子從臣故家文獻表表一時而南豐之曾益重于天下矣侍郎字南仲祖繚明春秋擢第奉使數道歷知高郵軍舒州甫強仕終承議郎贈左中奉大夫父協年十九以詞賦魁胄監一上不第則攷古著書有雲莊集行于世終朝奉大夫知永州贈正奉大夫自文昭三世皆娶強氏文憲公家永州始居湖之德清公幼警悟能言卽知讀書正奉誥公曰吾家由密魯二公至而祖雖皆取科第然師友淵源非止利祿而已汝當志其遠且大者因銘其書室曰求己以勉之公服膺義方益自刻勵從名儒授毛鄭詩紹興三十年人太學端明汪公應辰爲司業深器之隆興元年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

郎泰州海陵縣尉兼主簿時敵騎驚擾所在寇攘官吏多解散公曰巡徼職也吾其可去乎乃廣爲榜諭以安集之親捕盜數十輩不以賞格介意而言于理官兵燬之後宜從矜貸類得末減臺郡爭論薦將羅致幕下竟守職不就秩滿以闕陞及酬獎循左儒林郎調徽州教授篤意教養更新學官課試精審有自旁郡執經席下者奉二親就養與其季變俱公立三樂齋以見志丞相周文忠公必大參政李忠文公彥穎繼爲禮部侍郎與當路交上京削垂滿丁正奉憂服除再爲温州教授如所以治徼學者凡經指授皆爲時名人淳熙八年改通直郎知建康府江寧縣事轉奉議承議郎江寧軍民雜處治訟多牽制公不以利害回撓一意字民獄犴屢空催科無擾民感其惠皆先期樂輸推排陞降悉得其實至役有不俟差而願充者公先于暇時撫前輩實令嘉言善行與法令之所當守者爲邑政總類一書講畫既詳故施于臨民迎刃而解父老詣臺府借留參政錢文惠公良臣帥江東偕監司上治最吏部侍郎沈公揆繼將漕又請亟加獎拔以爲天下治邑者勸任滿命赴

都堂審察十五年以明堂恩賜緋衣銀魚十一月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光宗覃恩暨年勞轉朝奉朝散郎紹熙元年八月遷大理寺主簿以新制兼左評事究心詳讞稱爲平允輪對請選劇縣歲命近臣舉歷任二人以授之無拘資格隨事旌賞治有殊績則待以不次又請申飭權酷征稅之禁利害詳明時論躋之二年八月除司農寺丞被旨和糴米石五十萬選屬吏之才者授以成算戒以苛取不趣而辦三年轉朝請郎九月丁母碩人憂五年十二月擢知温州慶元元年三月陞辭復申劇邑薦舉爲令之議又請稽版籍聯保伍汰巡尉之罷輒者永嘉號多土素服公化故教令所下不誠用勸闢良田以贍學養濟院以醫廩其廢疾無告者民產子棄而弗字月以公錢給乳哺者費全活甚衆二年秋未穫颶風淫雨海溢爲菑樂清尤酷具舟筏舂楫以濟捍之極意賑卹奏蠲丁錢數千緡水退修築瑞安石岡及平陽三斗門爲東塘以殺其衝皆使可久至今人賴其利公正身帥下細大畢舉戢吏拊民以循良稱里社生爲立祠且碑以紀其德丞相葛文定公邲鎮越及諸使者

皆以最列二年轉朝奉大夫三年召赴行在所四月入對勸上垂意經術恪守祖訓嘉納忠諫斥遠私昵杜絕用例之弊申嚴賊墨之科遴選邊將久任帥守停印造以重楮券禁銷泄以羨銅錢廣和糴以厚邦儲蠲逋負以寬民力皆當世急務除尚書戶部郎中治左曹事躬理文案滯訟頓清九月充金國正旦國信使將行值憲聖慈烈之喪旣越境諭使去樂接伴納噶厚之以他辭解抵故京地前導奏胡伎公叱止之比押宴者至猶然公避席不拜引義詰責往復論難竟去口宣賜樂等語始就位授館燕山凡命宴皆請去樂及罷燕射悉勉從使還未嘗道其事惟以講求內治諄諄爲上言之始文昭嘗使朔方增重國體及是有問公家世以南豐對稱歎名家者再知典刑之所存也四年以竣事轉朝散大夫六月復除戶部郎中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諸郡賦不時入侵欺移用其目實繁綱運弊彙特甚緡錢失期者三百萬餘他物稱是師不宿飽公奏請下諸路期以兩月起發且議賞罰上可之公復手疏屬部約以不多爲文書不遣吏卒要束既定輸送以時凡部運當進

秩者面以奏剡授之競知趨勸軍給以饒五年轉朝請大夫七月除直敷文閣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首廉所部疾苦民有被訟久繫而訟者反匿不出乃戒郡縣必兩造俱集始得予決自是良愿無擾姦無容欺奉詔上便民事公奏請委部使者以翻訴之多寡當否爲縣令殿最詳列賦稅于莢券之首以革產去稅存之患二稅不許高價折估獄案以時奏報定物力選獄官多見施行又奏倚閣上四州積負鹽本併免州縣所負正稅及虧收錢合十有六萬緡累歲困于郡邑囚繫者呼舞散去而漕計視始至增鑷百萬悉付來者以寬氓征嘉泰元年三月詔入奏計因論屬縣培克之弊謂縣有內外內縣于州取給故苗稅征商悉歸于州若外縣則俸給衣糧與凡支費不一而足今爲郡者苗稅或概輸于州倉征商或使他官吏侵擾爲縣者反藉以旁征巧取肆行無忌小民赴訴郡不敢詰宜戒其交相規奪上嘉納之除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歷右司左司郎中兼刪修勅令官二年三月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歲中徧居宰掾裨贊爲多四月除起居舍人因直前奏事請

搜舉遺逸長吏禮遣詣闕以備咨訪九月敕令所修進慶元條法事類轉朝議大夫十一月除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同詳定敕令十二月轉中奉大夫尋改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三年四月除權侍郎賜服金紫經筵讀兩朝寶訓終篇轉中大夫公持心忠恕臨事明審每謂刑獄爲生民之命必使姦豪畏法吏不舞文乃可言政廣右鉅商虐死其弟流竄逃歸輒從外臺改正復有訴者下棘寺閱實權門諸用事者表裏寺吏曲爲道地綴補文書肆爲誕媿公察其姦執付京兆獄吏求解萬端公持不少貸且併劾商人罪卒以是去六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史院進孝宗光宗實錄轉中大夫郊祀恩封曲阜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開禧三年轉通議大夫嘉定改元皇上更化盡起故老二月公被命守婺未幾改姑孰暑行抵郡適師旅饑饉之後勞來流徙寬通節費政聲徹聞至秋感暈眩疾會合肥擇帥詔以集英殿修撰移鎮公曰臣子事君東西惟命今旣屬疾焉可冒爲丐免之章數上有旨輟行治姑孰如故雖整軍息民爲國遠慮而疾日以侵求去益堅二年二

月竟遂祠請復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宗祀禮成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戶四年自爲奏述出處大槩乞骸骨詔以通奉大夫仍本職致仕越數日薨矣寔正月二十日甲辰也享年七十有一遺奏聞以光祿大夫告第官其後如格八月丙午葬于臨安府錢塘縣欽賢鄉西谿山先塋之次從所自卜也娶九江王氏封碩人克有令德善相夫子先十年卒子掄承務郎前監嘉興府都稅務女適承事郎新知婺州東陽縣陳貴誠孫仲良登仕郎公資稟純明器識凝遠事親盡禮謹守家法妙年決科安于平進自海陵赴調有同姓爲聘使者金人問其氏族自言蜀人又問南豐後孰在班列旣歸以告于是朝廷始加搜訪時相意屬公而公方欲從校官卒故業遂爲新安之行不復以姓名通未受代三十六日遭外艱旣免喪或以銓制方嚴欲爲圖賞典以補餘日公亦不顧竟遲次六年而前舉者皆無恙恬于勢利乃如是先世資產推與其季又以正奉遺澤及公郊恩任二從子內外族姻以至鄉黨鄰里婚葬急難必賑而助焉待人接物謙抑有加而律已持正不可迴奪數歷中

外徇翔久之始登禁從旣不得其職而去杜門卻掃谿園數畝杖履徜徉自號覺翁因以名菴晚年意象簡默所造益深出少至老好學不倦六經子史手自校定且以諸史傳記攷釋資治通鑑續于攷異後短章大篇凡所述作率皆溫潤典雅而楷法行草見謂精詣尺牘書判好事者藏奉爲榮有覺菴集與邑政總類藏于家公旣葬掄以校書郎陳君貴謙之狀來曰先君子于法當得諡將有請矣願先爲銘詩表于隧道慨念在昔先太師岐公初掌奏邸正奉接武周行一時列院有子若弟多爲新進士鑰于公事契旣深襟期莫逆攝事西垣公丞大農俱奉親輿升堂展敬兩任永嘉載筆左螭皆有在前之媿及鑰起于挂冠公方奏最藩部同年生落落如晨星日徯公歸以慰遲暮而公薨矣鑰長于公四歲亦豈久于世者死生契闊撫事與悲哀頓何足言文惟公不負文獻之傳故立本朝使鄰壤挺挺有祖風烈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非公之謂歟銘其可辭銘曰惟曾受氏曲列始封舞雩之傳望于南豐有戶部郎事我二宗博士繼之顯不在躬六子聯芳弟上攷功德望

彰徹曰文昭公本厚源深寔生覺翁學以求己中積外
充早抱世科奏晨一同朔翔周行敷歷西東仗節殊鄰
氣鬱夷戎外庸既訖從上法宮進難退易先哲之風聖
化更新起于閔中申畀鉅藩疾已內攻施弗盡才奄其
令終西谿之原父祖是從後來方興銘詔無窮

攻媿集卷九十八

宋 樓 鑰 撰

神道碑

簽書樞密院事致仕贈資政殿學士正惠林公神
道碑

開禧三年十有一月四日有旨樓鑰林大中召赴行在
先是平章軍國事韓侂胄專國弄權妄啓兵端禍及南
北生靈國勢幾殆主上赫然震怒俾誅殛之更化善治
之始才一日而有此命公足以當此矣鑰何以堪之公
字和叔婺之永康人曾祖祿太子少保妣陳氏延寧郡
夫人祖那太子少傅妣姚氏高平郡夫人考茂臣太子
少師妣李氏信安郡夫人皆以公貴追贈初少傅隨母
嫁盧氏再世承其姓公始復爲林公少篤志問學文章
自出機杼紹興二十七年入太學文行俱高士論歸重
三十年登進士科調左迪功郎湖州烏程縣主簿貧甚
俸薄郡欲月有增餽卒謝之所立已如此乾道六年丞
貴池用薦者改左宣教郎淳熙三年知撫州金谿縣郡
督財計太急公堅請寬以數月不敢有負又貽書至四

三不聽公取告救納之州求劾而去守媿謝許之邑民感公之深恐其受責競輸于郡已而視歲額反加焉差役盡公多端寬卹受役者無異詞有先一年而豫定者丁少師憂役人泣曰反誤我矣七年知湖州長興縣在浙右號難治公益究心官事民情孚洽若有相之者縣境高于太湖歲旱河涸米價翔貴已有攘奪之患民寡蓋藏官無贏蓄公方憂慮而無策夜半涌水自荻浦灌河聲震數里米舟輻湊閭境以爲神和買比經界前增四之三公必欲寬之推見衆弊獲免者五千餘戶增輸以實者帖然訟牒必竟曲直不許私和或謂恐益多事公曰此乃省事之法也以是銜訟日稀期限寬而信可展而不可違去如始至所下文移無一紙遺于民間二邑遺愛迨今未泯也詹侍郎儀之力薦于朝十年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十二年冬求補外同擬者四人孝宗皇帝指公與計衡姓名曰此二人佳可除職事官遂除太常寺主簿十四年遭內艱十六年夏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時光宗皇帝初卽位詔侍從舉察官戶部葉尚書翥等四人俱以公薦擢監察御史論事無所回挺紹

熙寧元三月制批賜公等曰臺綱正則朝廷理委寄匪輕言事寬察各有舊制茲示朕意宜務遵承公謂臺官不當踰越分守誠如聖訓然居此當以抗直敢言爲稱職遂與同列答奏又曰職有常守期各務于遵承言所當言庶不孤于委寄自是風采益振五月遷殿中侍御史二年八月除侍御史三年三月兼侍講公之論事根于忠實上不求合于人主下亦不避嫌怨而愛君憂國務存大體毀譽皆有所試抨彈無不聳服在臺首尾四年最爲稱職知靜江府陳賈將奏事之任知潭州趙善俊得旨奏事皆極論而寢其命其論善俊也謂若欲收用宗室以強本朝當擇其賢者善俊何人而可當特召上問孰賢公以知福州汝愚對退又申其說御批善俊與郡又兩日遂召汝愚此諫行言聽之始也鄧司諫駟以忤旨移將作監公請曲加優容俾復舊職丞相留公正丐去公率同寮奏乞宣諭使安相位遂不果去身居言路而伸諫省之氣誦宰相之賢他人不敢爲也有薦公人臺而論其多可而無特操不可爲執政與公舊故而論其回邪不靖不可典刑獄戶筮督迫州郡太甚公

上彈章上曰別易一部何如對曰昨爲刑部專爲深刻
易別部亦不可章至三上宣諭宰臣遣都司道上意公
曰言事不行只有一去更無可商摧者此語旣聞竟與
郡而去監文思院常良孫以賄遭重劾公奏此人死有
餘責然其曾祖安民爲元祐名臣高宗念其以忠直斥
死擢其子同爲中司顯特免其真決寧加遠獄公勇于
逐方用之從臣而拳拳于一疊囚如此排擊固多此皆
其著者至其論議尤爲切直而當理首論君子小人大
槩曰趨向果正雖小節可議不害爲君子趨向不正雖
小有可喜不失爲小人正者當益厚其養無責其一節
之過差以消沮其直大之氣不正者深絕其漸無以一
節之可喜而長其姦僞之萌則君子得以全其美而小
人無所容其姦又論今日之事莫大于讎恥之未復此
事未就則此念不可忘然事變不常我有備而後可爲
彼有釁而後可乘恢復固未容輕議惟此念存于心則
陵寢如見于羹臍故都如見其禾黍于以來天下之才
作天下之氣倡天下之義根本旣立綱紀日張而治功
可得而成矣雷雪求言公以事多中出疏曰雷電之後

大雪繼作則陰勝陽之明驗也當毋使小人得以間君
子夷狄得以窺中國女謁得以行于外嘗論邊事謂今
之言備邊者皆其細務當遴選行實才略之人付以江
淮荆襄經理之任使文武合爲一道慶歷中分河北陝
西各爲四路悉用文臣爲大帥武臣副之平時使之通
情而共事則緩急可以協濟而成功無事則同任撫養
士卒之責有事則獨當號令行營之寄久其任重其權
則邊防立而國勢張矣又奏律有別籍異財之禁祖父
母父母令別籍者減一等而令異財者無罪淳熙赦令
所看詳亦然今州縣不明法意父祖令異財者亦罪之
知美風教之虛名而不知壞風教之實禍欲申嚴律文
疏議及淳熙指揮若止令其異財初不析開戶籍自不
應坐父祖之罪其非理破蕩所異田宅者理爲己分則
不肖者不萌昏賴之心而其餘子孫皆可自安實美化
移風之大要也詔頒行之至今爲便江浙四路以和買
折帛重困公奏有產則有稅于稅絹而折帛猶有說也
和買其初先支錢而後輸絹中以錢與鹽分數均給後
遂白納紬絹今又使納折帛反成倍輸全失立法之本

意欲求對補之策以寬民力而固邦本于是減其輪者
三歲公初論版曹齟齬者幾月僅能去之繼論棘卿至
四章不報遂明以姓名申尚書省而力求補外改除吏
部侍郎丐外祠除直寶文閣與棘卿俱與郡後省同奏
留公且言當與被論者有別公尋知寧國府改贛州而
卿以祠去何正言異因對上謂曰林某好人朕甚念之
已爲易章貢見次矣贛爲劇郡公一以平心處之文移
期會動有成規裁斷曲直不可動搖聽訟初有數百後
惟十餘紙猾胥豪民爲之束手所奏便民五事一論州
之冗官無職事而糜廩祿者可罷二請添置土軍弓兵
三請以錢分給諸邑而禁科罰四乞禁廣東之民誘致
盜掠郡人賣爲奴婢五謂贛縣兩武尉乞差文臣一員
皆郡之急務五年七月主上登極趣召公還贛石至險
公欲行不雨而水高數尺怪石盡沒俗謂之清漲始出
神助趙清獻公以後惟此時得之九月除中書舍人十
二月遷給事中尋兼侍講公代言得制誥之體而繳詞
批救風裁如臺中時侂胄來見公接之無他語因使人
通問願內交又笑卻之會彭侍郎龜年抗論侂胄甚切

有旨侂胄特轉一官依所乞除在京宮觀龜年除煥章
閣待制與郡公尚在西掖輪在鎖闥連名上疏謂次對
不過在外之職序反下于貳卿廉車之升留務則寵之
已至況一去一留恩意不侔去者不復得侍左右留者
旣曰內祠則召見無時終不能遠請留龜年于經筵不
然則命侂胄以外祠奉御筆龜年除職與郡已爲優異
侂胄初無過尤罷職奉祠亦不爲過可並書行又同繳
奏龜年以眞侍郎除職與郡若以爲優異則侂胄之轉
承宣使非優異乎若謂侂胄初無過尤則龜年論事乃
出于愛陛下之誠心豈爲過乎恐自此無敢爲陛下出
力論事者龜年旣已決去侂胄難以獨留望予外任或
予外祠以慰公議初趙丞相登政府汪義端爲監察御
史力攻之不得遂罷去至是侂胄引爲右史公又駁之
改除公吏部侍郎蓋兩以言事得此官竟不拜除煥章
閣待制知慶元府時慶元元年鑰素聞贛上之最慶元
鄉郡也奉祠家居公之善政實親見之公清心寡欲無
一物可以動其念日坐黃堂非二膳不入克勤小物如
爲長興宰時剖決民訟是非立辨人固不敢干以私亦

無可干者始居郡齋有盜若鬼神之狀人人皇惑公以爲此黠賊也必欲捕治已而果然前政所失器物亦皆得之由是姦人屏息公廉明敏皆安而行之不可屢數精力有餘足以行其志城南有河而江浦抵隄下者數處河漲潮登幾混爲一行者病之間遇潮退隄決河水盡傾鑰自幼卽熟聞此害不知自舊幾年矣嚮之有才智者屢謀而未遂公聞之初不以語人在郡纔數月撙節浮費得贏貲二萬緡一日委官置局命富室才力兼備者七人分董其役悉以石爲之吏不得預民不知掇指日而成砥平繩直自甬水橋以至北渡凡二十五里有欲記者公曰何用而利及永久民用歌之二年求祠至于再三始得請郡人曰守有三林後林尤冠謂侍郎粟郎中枿皆在前有聲也得守如此未聞有所裒進又不留以福吾州乃聽其求閒耶未行銀臺駁論鐫職罷祠而歸臺稱攀留嗟惋如出一口公怡然而行五年四月提舉武夷山冲佑觀六年引經有請復元職致仕未幾御史承風旨論列撫四明異政一二爲最謬再落職公道安在哉嘉泰三年十月再復職一開一紀退然一

布衣也去邑居三里所得龜潭之勝作莊園其上最得一縣勝處時挾書以往客至則擷杞菊取谿魚以佐酒談笑自適亭榭隨意有獨樂之風或謂公不以書入脩門縱不求福亦欲免禍公則曰禍福皆天也豈智力所能移乎邊釁旣啓朝夕憂之歎曰恢復之名則不可議權臣之心則不可知今欲宗社再安非息兵不可欲息兵非去權臣不可既有召命令州軍以禮津遣又促其行始到闕而吏部尚書之命已五日矣內引奏對玉音嘉獎公首論防微杜漸無求更化之名必務更化之實次歷陳朱熹彭龜年呂祖儉以論擊侂冑皆以貶死其他類此者量輕重旌表之以伸其冤且以爲直言之勸未謂侂冑之竊權陳自強之貪吝官有定價乞嚴賊吏之罪是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改元閏四月命宰執並兼東宮官公兼太子賓客公抱負所學中外俱有聲績及在西府當侂冑殘毒之餘未易經理事之當爲推誠以佐其長但論事之是否不顧身之利害亦不暇顧忌而後發嘗在榻前議講解事上曰朕爲生靈不憚屈己事定之後亦欲與卿等作家計侂冑十

三年敝政豈可不革公與同列謝且賀曰陛下之言及此國之福也退爲所親言年將八十豈堪勞動獨念和議未成未能體承聖訓盡革敝倖爲經久之計略遂此心則乞身以歸然和使未回而公薨矣廬帥王柁初往通好金人謂之曰近報韓侂胄已就戮矣又問公與鑰同日被召二人如何王以實對歸誦其語公以語鑰且益相勉不可忘也公孝于親友愛諸弟既終信安夫人之喪悉以先疇分與之又官其從子二人自奉甚薄清俸之餘以給宗黨莊敬好禮不惡而嚴一言之出終身可復讀書至老不倦郡齋公退躬督諸孫課程吏卒或聞洛誦聲而不識其面悼亡之後自言子雖蚤歿而三孫足以承家清修幾二十年尤人所難家居不以事干州縣守令能訪利病則極口告之接人深有恩意或澆以外事雖至親不答也所居殊陋旣貴不改出以二僕肩輿僅免徒行而已素不求人知人自服其名節朱待制嘗貽書朝士有曰林和叔初不識之但聞其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一節風誼凜然當于古人中求之後同在從班相得愈深公文詞淳實如其爲人未嘗無用

而作有奏議十卷外制三卷文集二十卷藏于家冒暑得病猶自力以趨朝謁六月壬申薨于位上爲之震悼徹視朝三日賜水銀龍腦及銀絹各五百東宮亦致賻焉享年七十有八積官至朝議大夫爵東陽郡侯食邑一千一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有司將設載祭力辭之以二年十一月己未葬公于縣之長安鄉南塘山之原有司定諡曰正惠特添差從子篤爲葵之司戶參軍護其葬朝旨轉運司應辦可謂終始哀榮矣娶趙氏先十八年卒贈永嘉郡夫人至是合祔焉子簡以公樞府恩例特贈登仕郎女七人長適從事郎新汀州州學教授陳黼次適進士胡一之王樾宣教郎新通判臨安軍府事應懋之國學生喬時敏里士趙遜孫棊孫三人楷樅並迪功郎監西京中嶽廟棊迪功郎新湖州歸安縣主簿楷實承重解官曾孫四人子熙子黈並將仕郎餘未名女五人尚幼公標矩自高望之儼然若不可以挹酌臭味苟同歡如平生始在宮庠鑰爲攷功郎一見傾蓋公久在御史府鑰入後省當紹熙間各欲維持公議往往不謀而同交情由是益厚已

又同司論駁相隨出關託芑桑梓別後俱墮百謫自謂
此生不復再見矣赴闕之初握手笑且歎相語曰吾儕
相逢此殆天也嘗爲龜潭賦大篇公見而喜寄烏絲欄
使書之鑰取友固多晚而出處略相似名位相上下未
有如公者非所謂君子之交淡以成者耶天不慙遺喪
此元老珍瘞之悲又非他人比楷等求銘義不容辭發
揮幽光愧弗克稱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
不可卷也范太史稱司馬溫公曰其清如水而澄之不
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嗚呼林公其幾于是乎銘曰
儒者制行或流于偏猗歟林公行幾于全喜怒未發公
名斯得發而中節以表公德學以致身政能及民秉心
無競掇皮皆真具區灌河鬻石清漲心與天通動有陰
相謹終如始視險若夷非通非介不磷不緇遇事敢言
獨立不懼兩貳天官不合則去號三不欺藹然吏師四
明之政實親見之風生柏臺節著瓊闈百謫橫加清聲
四達歸老龜潭若將終身更化之初首圖舊人上喜見
公俾貳宥府望尊朝廷名舊蕃部經綸未究胡不慙遺
一鑑云亡殄瘁何悲子產遺愛叔向遺直孰其兼之視

此銘刻

中書舍人贈光祿大夫陳公神道碑

公諱希點字子與處州青田人陳姓出于有媯其來遠
矣九世祖名師訥吳越王時爲銀青光祿大夫積勲上
柱國會祖圭贈宣奉大夫祖汝錫擢紹聖四年進士第
仕至左朝請大夫秘閣修撰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
贈中奉大夫高宗駐蹕會稽朝廷草創賴彈壓辦護之
力爲多威名甚聳直道自將不能與時高下一斥不復
士論惜之父棣篤學有賢行奉議郎通判潭州贈中太
夫妣葉氏馮氏俱封孺人贈碩人公葉出碩人石林先
生從兄之女也公承家訓少有場屋聲入太學再預薦
連丁內外艱淳熙八年以南省第六人登甲科授從事
郎平江府觀察推官樞密丘公密爲守屢以職事爭辯
丘公或憑怒折之公退立屏息俟其少霽執論如初至
于再三竟不能奪自爾公所書擬望而許之樞密羅公
點以浙西提舉兼府事舉兩司事無大小悉以屬公行
荒政修水利決積訟皆公左右之除主管尚書吏部架
閣文字再歲遷國子正日進諸生問難經史而嚴私謁

所拔多宿學有行誼之士時重華寢疾光宗亦不豫省
覲闕疏或夙戒而中止物論紛然公謂上實被疾而問
其心者得以肆其邪說因疑成畏遂至猜阻上疏備言
之讀者以爲辯而不激直而有禮深體父子之至情又
嘗代從班兩疏反覆至數千言皆剴切出于衷誠言及
則悲傷感泣不能自己愛君憂國其深切類此尋遷太
學博士上卽位之初輪對首陳三事曰畏天命曰法祖
宗曰結人心敷敘詳明用故事不納副封時宰以公嘗
出其門不以間見固已不樂至是以爲輕我且曰是不
尊廟堂也奏令赴吏部銓上獨喜公所奏遷大理寺主
簿人爲之憤公曰上知我矣欣然就職素不讀律而原
情引經法家自以爲不及丞將作監又幾年丞司農大
農除江浙十一州運米外餘仰和糴中糴以助歲計淳
熙初州郡歲額糴降本緡錢計一百六十八萬是時年
豐楮重未至迫蹙後又議寬減加以虛額及收馬料等
凡減去二十餘萬有奇中熟僅可支吾一或不登則廩
廩有乏興之懼公與同列究弊源權輕重爲之少裕時
權倖方張公不少屈遲回久之丐外知泰州陞辭陳農

寺四弊三策且曰此其在有司者耳弊在朝家有大于
此者乾道二年一歲除馬軍一司二十二萬石之外實
支一百三十八萬餘石馬司旣已移屯而紹熙以來不
下支一百六十萬此臣所未解也願究昔之所以省今
之所以多力圖而痛革之然後採三策而去四弊庶幾
國計稍可爲官吏亦得以任責上從公言方議施行而
不樂者益衆言者有未作縣不當守邊爲辭公上祠請
改知衢州州當舟車之衝訟繁事夥將迎無虛日公謂
財裕則可以行志首閔歲入之籍痛節浮費力裁厨傳
用旣不闕時有蠲減得以裕民寓公服其風裁軍士犒
給無闕而憚其嚴愛民如子惜官錢不啻己私或用至
數十緡拊心歎息曰此皆民之膏血筮楚所取安可輕
用耶秩滿視帑藏元額餘十四萬緡吏請上聞公曰吾
豈以羨餘取世資者止以少過舊數申發留其贏以寬
征收召赴行在首奏農寺和糴歲歉價增富商大賈反
操其權以邀厚利不若乘此粒米狼戾之時廣行收貯
積及三百萬則可以備凶年之急矣又言役法之弊欲
以限田視品秩爲等限以止法三品以上自依舊法四

品至六品止于曾孫七品至正八品止于孫從八品止于子八品而未嘗歷任與九品止于本身一依官和舊法子孫自致通顯者別計庶官戶既有限節下戶可以少寬詭寄之弊亦可漸革除戶部右曹郎官嘉泰四年都市大火延燔省部家人進饌公輟七箸曰主上無失德皆姦邪致此言畢流涕會求直言遂極論弊事大略謂西漢之末人主無甚過行徒以上下偷安風俗脂韋寢成衰弱併論賊吏債帥及士風日偷州郡數易皆闕政之大者又言晉之南渡未嘗主和故不弛備而戰亦不惰今上下恃和爲安將驕卒怨敵勢雖衰未易乘也遷右司郎官時權臣專制政柄貪相濁亂朝綱公與今知樞密院雷公彌縫其間一裁以法雖盡所職而念去已深遷軍器監平章之初方觀衆情向背公一見首求外補旁觀者爲公危之公曰去意已久非容心于矯也遂以直責謨閣爲福建路提點刑獄訟訴萃于憲司明恕而行處決不倦人以不冤時方用兵征求益繁建有飢民鈔略逮繫百數公謂皆迫于乏食不足深泊取爲首數人寘之輕典餘悉縱遣之召還論邊事皆深長之

思切中時務復歸舊著不數日元惡就誅遂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未幾擢起居舍人兼太子侍講進兼侍讀兼左諭德公講讀之際至人道大綱治亂大端祖宗立國之本意必反覆陳述太子爲之起敬聽者聳然立竦之初首陳西蜀兵事謂重兵駐漢沔東南禁旅不能爲之輕重成都者漢沔之根柢也今漢中三大軍無慮十萬而成都之兵不滿百何以制未大之患逆職之變至無敢抗者謂宜如揚廬帥司增置親兵仍增募屬縣之卒庶足以鎮一方緩急可以倚仗策無便于此嘉定初元當兵荒之餘久旱飛蝗人情惶惑或謂成肅喪制未終主上不應親出禱雨公直前奏謂出而于逸于政于觀則不可若循仁皇禱西太乙故事親屈萬乘爲民一出則人人皆知陛下閱雨之切人心悅而天意解乎應必矣上爲之感動越三日車駕禱于太乙宮甘雨隨車都人歡呼歲亦中熟進起居郎未踰月兼權中書舍人尋爲真公旣代言詞尙體要隨職戒諭不爲虛美遇有繳奏身任其責奏或未下不憚繼入事關大體漸不可長者必痛抑一二以警其餘末節細故亦不屑

屑也詔求時政闕失公言太上知天其次畏天其下慢
天知天者興畏天者存慢天者亡請以周事明之文王
知天故以之興成王宣王以畏天而存厲王幽王以慢
天而亡累聖繼承祈天永命中更變亂而天命人心彌
久彌固者在此也陛下卽位十有六年恭儉之心敬畏
之誠上通于天下信于民是陛下有其心矣夫有其心
者必有其政有其政者必有其事苟德意未宣政事多
闕是殆未知推其所爲而已公前後論奏于天命人心
之際必反覆開說指切事情雖不盡見于施行而立論
率可稱述公素多疾至是以久次方擬進擢而公之病
病矣二年十二月壬午卒于位享年六十有六積階至
通議大夫遺奏開贈宣奉大夫以皇太子冊寶恩贈光
祿大夫爵青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先三日設榻正
堂至是斂襟危坐而逝問以家事一無所答識與不識
莫不傷正人之云亡上深惜之賻贈加禮贈官之制首
引唐文皇之言曰收也若在當以中書令處之亦足以
見眷遇之深矣皇太子尤爲惻然三年二月諸孤奉公
之柩以歸十二月甲申葬于鳴鶴鄉慈明之原公娶同

邑朱氏封碩人子仲堪迪功郎福州羅源縣主簿仲埴
承務郎仲埴國學生先公九年卒仲埴坊將以公致
仕遺表恩補承務通仕郎女二人文林郎新汀州州學
教授孔夢符迪功郎鎮江府延陵鎮稅兼煙火公事盛
立禮其壻也孫男女五人尚幼公性素剛交際簡淡其
不爲阿附人以爲難公蓋優爲之慕王陵汲長孺爲人
少作見剛錄以寓意其哭知樞密院胡公晉臣文曰朝
有正臣其國乃重漢曰汲蕭唐稱魏宋誼形于色賁育
其勇或招麾之亢立不動其抱負如此三登朝著二十
餘年終以落落不爲當路所知自博士左遷遠迹清要
更化以來始遂向用以世道爲己任嘗曰世之不治非
謂無法法亂之弊也救時之相固不易得苟得平心守
法者其庶幾乎蓋自許也孝友勤儉得于家傳碩人能
承公意謹奉甘旨旣畢葬送弟妹婚嫁謹奉先志事兄
如事父春冬賜帛必先奉其兄而後入私室旣又推所
遺田宅悉以予兄弟自奉如未遇時所居纒蔽風雨作
詩雖多錄其得意者文尤簡古字畫端方如其爲人公
靜默嚴重出于天資兒時已如成人及長左右規矩風

龍圖閣待制趙公神道碑

標益峻起居飲食之處終始如一喜愠不見于辭色雖家人莫窺其際笑語有度使人意消讀書觀大略苟有會心處則涵泳充廣必使心通意解達于踐履執喪哀慕之餘一意探討免喪始登東萊呂太史之門一見契合相與質疑辨惑由是聞見益明而所守愈定矣有淡齋筆談淇淥遺興壁水雜著西掖類藁經筵講解及奏議各藏于家此皆右史王公介狀公行之詞也仲堪等求銘于鑰自念及識潭州已服其賢厚與公同朝相好非一日掛冠復來恩及三世一歲間封贈至三四訓詞皆出公手知鑰家世之詳敘述委折使自爲之亦不過是也殄瘁之歎倍于他人故不敢以固陋辭銘曰

誦詩讀書孰非儒雅悠悠千載未見剛者我重彼輕遜圓喜方禍福度外乃全吾剛惟公不羣尚友陵黜持志養氣明目張膽天分既高學力尤深閱世多變秉吾一心進退以義落落難合更化始用論思獻納西掖代言訓詞溫淳東宮橫經輔道諄諄折而不撓人望公輔一疾困之遂隔千古鶴溪之原父祖相從孰有如公一節始終

孝宗皇帝在位之十三年吏部侍郎趙公粹中奏乞正太祖東嚮之位上攷三代六經之制旁引漢魏晉唐之規近取本朝馮公京司馬公光范公鎮孫公固中興以來董公弇王公普朱公震以下及公之叔父渙奏議參訂其說集而成編謂太祖當居太廟第一室永爲不祧之祖太宗居第二室永爲不祧之宗週祫豐當奉太祖居中東嚮尊無與二昭穆旁列以侍所尊實允萬世公議久而未正願陛下一定廟制上當天心光昭祖烈上極向之會有沮其議者公又爲闢異一書尤爲著明人以此唐之陳京而攷論過之上既謙遜未遑公嘗撫其書而歎曰茲事未明吾死不瞑後之君子誰能信之至上遺表猶曰推藝祖肇造之功早正東嚮之位念中原沈淪之久無忘北伐之圖其志可哀也蓋我宋之興與商周不同契稷爲始封之祖其下皆親盡則毀漢魏祖廟凡曰太祖而上四親之廟亦親盡則毀漢魏祖廟唐雖起于高祖而景皇帝始封唐公故以比契稷爲唐太祖建隆初元立僖祖順祖翼祖宣祖四廟如漢魏之

祀太祖造邦之主所以列于昭穆者以上有四廟也仁宗祔廟七世已備至英宗既祔祧僖祖于西夾室禮也神宗熙寧五年王安石異議請祔僖祖以爲太廟始祖居第一室祫祭居東嚮之位故馮公司馬公等引經爭之安石強辯固執至欲以僖祖配天孫公欲救其已甚請以僖祖權居東嚮之位哲宗祔則宣祖當祧蔡京在徽宗朝又建九廟之議遂不祧宣祖而復奉翼祖于廟高宗中興公之叔父以將作監丞對首陳其說時方明宣仁之誣謗除元祐之黨籍皆足以快天人之憤故一聞此議慨然從之擢爲御史俾廷臣共議議者十有七人皆合亦以橫議而止光宗時太常少卿丘公宙有請盡用公之說得旨集議又不果上嗣服將祔孝宗始議祧宣祖而少卿曾公三復又由此議吏部尚書鄭公僑以下集于御史臺無不以爲當然而鮮有知其詳者論不肖素荷公之知嘗授以全書得以備究始末時待罪瑣闥羣公俾爲之辭旣又有旨使定祧廟之制再議而益定自熙寧至是一百四年而藝祖始居第一室正東嚮之位實自公發之而公之亡已八年不及見矣又十

年鑰方投間四明公之子來請曰先公之亡旣辱狀其行而墓隧之碑未立且先公立朝建明之大者無如廟議又蒙力信其說卒正國家之大典先公死且不朽今之知此者幾人哉願有以詩之泣拜不已鑰亦爲之流涕敢敬列斯事以冠碑首又序而銘之公字叔達密州諸城人家世多以文發身號東西趙西有丞相清憲公而公則東趙也曾祖伸不仕祖公緯累贈右正奉大夫父潛左朝散大夫累贈通奉大夫通奉因官東南久寓會稽卒葬明之鄞遂占名數明今爲慶元府公天資絕人書一覽不忘厲志高邁自幼篤學不煩師傅下筆成章詞鋒銳甚通奉文高一時父子間自爲知己謂此兒必大吾門紹興二十四年與弟大猷同登進士科授左迪功郎南劍州順昌縣主簿乞免截鹽充失收經制錢州與邵武虛認明谿寨兵請給乞正支官錢以寬民力蓋初筮已不苟于其職如此三十一年闕陞左從政郎監行在雜買務雜賣場門雖在筦庫論當世事皆天下大計人已屬望以爲國器矣乾道元年用薦者改左宣教郎調吉州永豐縣丞二年丁妣碩人高氏憂四年通

奉公下世公抱負不凡聲望已聳七年甫免喪除太常寺主簿公世明禮學用贊其長輪對奏乞辦雪岳少保飛之冤錄功定謚優卹其家以激厲將士又乞募人耕江淮荆襄荒田不稅不役家出一兵如四川義士進恢復機密十論俾邊帥招中原之人用奇以擣燕山又進制狄權鑑取書傳制狄之說參攷歷代事迹總歸條例爲十六門四十卷又富強要策十卷專論屯田頻年雖嘗留意而未及前代者其說有三利害未盡爵賞未重委任未專三書旣進送給舍看詳咸云學問淵源議論詳確八年冬遷太府寺丞再對極論文具之弊願詔大臣崇尚實用明年春除秘書郎翼日兼權起居舍人閏月暫權給事中自後凡三攝此職論事無所回擬建康將佐以獲盜轉官承旨司主之公謂軍律不修部曲劫盜曾無責罰反以捕獲推賞何以示警權臣館客奪官已久直赴殿試除倅臨安公謂其無一日攷第如此則其類進矣耶律适哩乞其子閣職又二子爲額外統領乞寢罷使遠人知朝廷之尊不敢妄有僥覲劉光祖濫以邊功求厚賞條其不應格者五以駁之又論紹興府

會稽和買太重欲除子戶之弊莫若以田畝均科仍下兩省集議亦不拘臣之說上曰如此則利害詳盡又奏選將于行伍中有才智略者許自相推擇更加攷察上曰誠如卿言已試而顯者多輒熟不足用對曰彼惟保守富貴不思報國自下拔擢人始奮勵上以公誠實振職每加激獎不可屢書大將其俸從臣召命亦行繳奏上尤歎其正直且曰卿不沽激不求名封駁皆當正欲如此朕見卿有節概是以用卿公奏臣孤立惟陛下聖明是以容臣愚直後省維持紀綱封駁多則可見公朝臣屢攝瑣闥無非務發明公道陛下總攬于上宰執圖回于中臣輩扶持于下如此一心皆能守法則僥倖路塞小人道消矣但以不避仇怨恐遭中傷上曰朕自照知無慮也五月遷起居郎冬兼太子左諭德嘗奏講求渡江以來用度酌立定制以賦入之數七爲經費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命江東漕臣及此稔歲糴米分貯諸郡郊祀先雪後霽願益加菽業以答上天之眷州郡或獻羨餘請更加覈實以代下戶之輪除權吏部侍郎暫權刑部侍郎淳熙元年金遣泛使梁肅富察守中

來富察舊作二月借朝請大夫試工部尚書充接送

滿察今改

伴使待之以誠折之以理因論和好公曰煬王敗盟送死爲千古笑肅等唯唯且言其主遣使正欲再堅和好不肯舉兵先舉則曲有所歸公曰皇帝守天下以仁尤以南北生靈爲念豈肯容易言兵彼此從順自然和好堅固肅等相顧云如此則濟矣以尚書開懷見待略無疑忌是以盡布腹心不敢有隱事訖備奏上大悅曰卿可謂專對之才矣二年九月除吏部侍郎公久貳天官盡公革弊不遺餘力乞將堂除架閣以下歸部以開公道以清中書右選必候呈試方許參選免試恩例並不許用曾經堂除人及舊許歷在部者請依次注擬以均寒素而待才能川廣福建到任賞格輕重不等宜加裁抑以革冗濫選人有力者初任或併取京狀有妨平進公請次任方許薦舉改官條列銓試之禁甚密嘗奏自入銓曹不敢苟簡惟恐有負委任之意近徵數吏爲之肅然上曰公生明卿旣無私澄汰多矣公雖愛惜名器而持心近厚士夫受賜者衆有蜀士數人當改秩而吏以微文沮格累歲公立爲申改有恩科得官而復衰病

來赴銓量公慰藉周至或問之公曰一官始以慰其蹉跎待次尚數年何忍沮之聞者感歎此皆本職大概若論思之際知無不言嘗奏承平日久士風不振凡取人材當以氣節爲先論軍政則乞遴選大將郡守申嚴藝祖階級之法使分守益明一日又論四事一博訪諳悉水利之人開震澤百瀆以除壅塞二歸正添差猥多難以贖養宜分給田廬以爲兩淮殿最三文武官欲換授者竝試文藝四罷大學混補令方州于解試內取貢敷奏詳蔚上曰似卿人材難得前後更無一人說卿嘗論王安石及雋父子姦邪當罷從祀畫像又乞崇獎直言謂人主能來天下之言則下情通下情通則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畏近日褒贈魏掞之獎諭鄭鑑足以風動天下監司郡守治狀顯著宜候任滿召還或令因任過失苟非已甚且令鐫降以責後效庶免數易之患宰執侍從歲舉邊帥一人堂察奏聞且與邊方差遣以儲將帥之才又論唐取武士以八科不試孫吳之書欲倣其制止以步射步弩步槍步刀四事招兵號武士科中者與免丁役如齊之內政唐之府兵農隙教閱以次犒賞

擇其出衆者爲之長又請條具積欠錢物有名無實之數因行慶典咸賜蠲除尋遇高宗過南內宴賞坐出此秦兩宮歡甚就宴降旨施行公前後四求外補上眷曲留求之愈力三年始得請十二月御批久典銓曹勞績日著除敷文閣待制知池州時孝宗方以職名爲重非有功不除公以簡眷之深首得之四年三月赴鎮臨政勤敏寬猛相濟布宣德意詢訪利病以簡靜不擾爲本而賞罰必行吏畏民愛姦盜爲之屏迹理財節用久而充溢旣補積逋又代貧民之稅決訟如流吏不得預林稅受輸多取于民公深疾之至是使輸者自槩事旣徹聞有旨行之諸路增葺學校親較諸生課程時加餽遺以勉之嘗謂權禁太嚴愚民抵冒者衆嘗獲私茶其數甚多但籍其物而薄其罪官醞價廉味醇私酤不禁而自戢有邑令侵漁官帑止令備償其人慙甚引去公曰錮人聖世不忍爲也大軍分屯下車大閱以錢三百萬犒之軍士歡服營壘取水回遠爲劍大池以便汲者百廢具舉兵民安之五年冬詔郡政修舉實惠及民陞龍圖閣待制民爲立生祠六年春移知湖州挽留者繫道

不絕在池陽與監司互乞回避會有言者到任三日而罷凡四任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初遞卒汪青私啓遞筒實以匿名書至徹宸聽獄成具奏公因言事關邊徼此而不懲恐有甚于此者上深以爲然遂處極典八年臺評以爲疑公坐錮職十三年高宗八十之慶盡復舊職十四年屬疾浸劇自言厄運方迫必不可爲卻藥不進求致其事四月甲戌薨于寓舍公自持藥之後年勞賞格不用者二十餘年故官止承議郎爵高密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遺奏聞特贈四官官其家二人娶錢氏朝議大夫億年之女封碩人先公一年卒子四人長幼亡次端承事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丞次孺承奉郎後公十五年卒次樽修職郎新吉州永豐縣主簿女三長適迪功郎前溫州司法參軍辛勸次適修職郎監嘉興府澈浦鎮稅曾晏次適承事郎知滁州清流縣魏峴孫男七槩榮棊梁臬杲棠女二尚幼碩人葬縣之陽堂鄉同輿之原通奉墓側六月乙酉諸孤奉公之喪合焉公事親盡孝居喪哀禮俱至先以通奉遺澤遜與長兄之子靖次兄以疾廢又無後公經紀其家取從子疎爲之嗣

先以世賞及之崇篤外家養從母終身事乳母尤謹親故有以緩急告者力周之孤忠亮直無所附離名公前輩多知己者不緣介紹自結主知器業蚤就年幾五十始有朝績乾道末年一歲幾于九遷入從出藩審簡采厚人謂枋用而遽退閒居鄞十年夷然不以得喪芥蒂與太師史公丞相魏公尚書汪公爲真率之集僑居僧坊僅芘風雨自號曰梅堂號燕坐曰意足曰樂靜聚書萬卷手不停披持身玉潔表裏無異望之儼然卽之甚和無貴賤疏戚均爲盡禮愈貴愈謙儉素不啻寒士杜門寂寂郡邑幾于相忘凝塵滿席處之淡如暇日幅巾蕭散猝遇之不知其爲甘泉舊德也字有楷法水墨積習出入率更公權之間尺牘爲人藏弄告身書名端重勁正見者敬之學有原本文有體要表章雅健追配前人尤喜論治道古今典章無不該貫論事剴切通暢能動人主之聽詩律酷似唐人杜詩韓筆深造精詣劉白之作誦習無遺不爲艱深奇澀之言矯激崖異之行貌若介而有容交雖淡而能久位旣通顯專以薦士爲己任片善必欲揚之使達所舉至多皆知名之彥有至公

輔者文集十卷奏議二卷梅堂雜誌五卷史評五卷及廟議諸書藏于家晚猶取歷朝實錄纂提綱目當世之志未衰也遺令諸子友悌守家法治葬以時親戚之貧者廩給之或請禱曰吾索不欺無事于此嗚呼公之所存可知也矣銘曰

藝祖造邦功冠萬世廟立四親如漢如魏廟曰太祖尊無二上室居第一禘則東嚮昔在五朝四親未祧開基之主列穆與昭猶猶虛東嚮以俟後世旣祧而復熙寧橫議羣公爭論百有餘年惟公會粹集其大全神堯興唐封始于虎陳京抗論爲唐太祖公之爲力倍過于京惜議之行不見其成孝宗聖明惟賢是東問公安在何見之晚乾道末年幾于九遷入從出藩聲望熒然建明非一廟議爲大自公發之禮正昭代惟茲大端足以不朽在天之靈其昌厥後我作斯銘不顯幽光巖巖豐碑以賁其藏

攻媿集卷九十八

攻媿集卷九十九

宋 樓 鑰 撰

誌銘

端明殿學士致仕贈資政殿學士黃公墓誌銘

公諱裳字文叔其先出江夏唐晚徙梓之安泰六世祖曰文友者寶元康定間發粟賑梓劍閬三州饑民所活萬計朝廷特官之文友生阜阜生莽莽生棧是爲公祖壻何氏始籍隆慶之普成考安中居縣東郊顧公齒長恐無所見聞悉捐舊產居邑中不治他事篤于教子母鄭氏繩之加嚴公未冠刻勵激昂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閬州新井尉未赴罹外艱已子從授業公語以經義又爲之講解其後學益詣悉焚其稿服闋授巴州通江尉三年杜門潛究經傳出入古今默而精思或達旦不寐人與語若無聞然于是剖微析幽宏深四達文詞明暢動中律度始時人傳其詩不知其學已成非復前日文叔矣總領趙公公說聞其名俾諸子從之游賴其束脩葬父祖及其諸父兩世九喪已而奉太夫人遊青城無爲諸山率賦詩以寄意其純孝幽尚有古風于世滄

如也後總領李公繫復招以往時邊民苦和糴實不得一錢吏且督輸旁午漢中尤以爲病公作漢中行以諷與李公意合力奏罷之民大悅公又作罷糴行至今歌之公將之官經紀其昆弟親族之家而後行放滿用舉主關陞爲興元府錄事參軍能以情求獄脫冤死伸無告甚衆終不訊一因用舉主當改秩制帥留公正薦五士公爲之首召對論蜀兵民大計曰蜀中民貧兵困極矣臣思其故有二恨焉關外四州邊于敵境勢便地饒兵火之餘田萊多荒不用屯田積穀之策乃權民以養兵歲月既深兵民俱因此一恨也邊民仰給外府米運率指沿江若稍分邊屯使就食諸郡外計費省今千里漕粟商因爲利幾以三石而致一石名爲養兵十萬實養三十萬人兵困民窮職此之由此二恨也今屯田積穀勢已難行分兵就糧事猶可及孝宗下其說卒不果行次論常平賑濟其略曰古人救荒良法不過常平義倉見今官司豈無椿積以一州言之則少以一路計之則多水旱之災決不常有不幸而有決不同時苟甲乙相推遞相賑救則豐凶迭用可以無窮以此救荒似爲

良策又論關外義士人材驍勁緩急可使往年師出秦州鼓譟先登官軍坐視不救遂皆陷沒自今苟遇調發宜令主將自作一軍專攻守之謀任成敗之責明日除國子錄未幾太夫人不幸宰相以闕官進擬孝宗怪問黃裳何在因奏其故特賜錢七十萬甫除喪而趣召既至太上也登極公謂守成之主要在恢張志度爲先因論大利害凡數千言大略以爲古人論創業守成中興謂之三難今陛下雖當守成之時而實任中興之責守成之道必有能爲陛下言之者若夫中興規模則與守成不同出攻入守當據利便之勢不可不定行都富國強兵當求功利之實不可不課吏治捍內禦外當有緩急之備不可不立重鎮因論都建康有五利天下大勢終在建康及言方今官雖具而職實不修一當立品式以課其功二當計資攷以久其任既建都邑課官吏根本固矣則又據要地立名城環大兵以守之分大臣以鎮之今吳蜀綿亘萬里雖號爲重鎮宿師之地受兵之處率三年一易僅同列郡所謂國之藩籬門戶者固當若是耶陛下卽位之始所與共濟中興者宰相也陛下

主其謀宰相任其責用之則勿疑疑之則勿用苟輕用之于始必輕棄之于終別奏國方有大讎大恥大害大憂而爲人臣子乃狃于無事忽然忘之此風之成已非一日其要在陛下篤于躬行以感愧之而已矣又上奏曰今日之最弊兵多而食少一也吏多而官少二也變而通之惟當省兵省吏臣以爲守備不闕則戰兵可省竊謂沿邊郡守宜悉除用武臣付以民兵責以軍政無事則耕有事則守如此則藩籬固而邊備實省兵之說始可言矣以民兵守雖多而無養兵之費以官軍戰雖少而有可用之實官軍之食可以少增吾民之賦可以漸減豈非至計乎若夫省官之說則當以理論之縱有怨咨寧無曲直夫實邊備則可以省兵執事理則可以省吏使卽日行之其效猶將在十年之後苟又不然兵日以衆吏日以多他時雖欲逃怨于目前嫁禍于後日不可得矣公在憂中益熟觀天下大勢至陛對其言條達明切太上異之于是始被簡記除太學博士不數月改秘書郎又旬日親擢公爲嘉王府翊善曰黃裳善論事必能開益皇子公感主知遂以輔導爲己任前後凡

五年規切諷諫之語無虛日前朝號爲能直言如姚坦輩皆所不及後來諸賢講員切劘亦皆自公發之公講春秋初及王正月曰周之王卽今之帝也王不能號令諸侯則王不足以爲王帝不能統御郡鎮則帝不足以爲帝今之郡鎮卽古之諸侯也周之王惟其不能號令諸侯故春秋必書王正月所以一諸侯之正朔也今天下境土比祖宗時不能十之四然猶連跨吳蜀荆廣閩越二百州兵與民分任任吾民者二百州也任吾兵者九都統也中興以來三聖相授苟惟不能統御則何以服之上曰何謂九都統公曰唐太宗年十八起義兵平禍亂今大王年旣過之而國家九都統之設豈容不知然則是可不汲汲于學乎公性真率而語疏達上大感悟恨得公晚及講鄭伯克段于鄆公曰段驕而有過鄭伯乃以兵取勝使大王如鄭伯之有段宜如何處之上思良久公曰大王獨不見孟子載舜之事乎象舜弟也舜封之有庠不及以政凡親親之道但當富貴之不可使之預政事此舜與鄭伯之得失也上曰善公因事啓發大率類此他日有東宮舊人除帶御器械詣王府謁

謝上接之重輕中節左右咸大驚退以告公公翌日講左氏禮有等衰因問上曰昨日聞大王待某人正得等衰之說有之乎上曰有之人不可無學前日臨事胸中卽有區處如有人在心腹間商度也公大喜曰大王之學正當見之處事今日等衰之說卽是意也公大抵卽某事則以某書言舉某書則以某事合雖所汎論亦必曰前日某書云云或上所未喻又曰某日某書云云上意益嚮因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正性曰天文曰地理曰王霸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帝王紹運而終之以百官文武各述其大旨陳之可謂該盡而宏遠矣公每曰爲學之道要當體之于身本之于心大王宜以心爲嚴師于王心有一毫不安者皆所不可爲也凡上所行有一善必誘掖稱贊俾日進不已否則盡言無所諱上謂人曰黃翊善言語亦難堪惟我則能受之每至喪敗危亡之事無不爲上精言之上必傾聽上嘗侍宴宮中從容誦酒誥語太上喜曰翊善之功也一日輪對勸太上曰陛下有五美三戒何謂五美曰仁曰誠曰明曰公曰斷公各指事如此如此曰此陛下之五美也何謂三

戒曰立規模崇儉德受忠言時太上意主安靜之說因循浸怠而用度賜予過多忠鯁之士相踵去國故以諷焉後命接伴金使因通兩國名諱而高宗猶稱帝名公曰高宗耐廟已久乃不稱廟諱前實失之安可不改乎令典儀通意使者難之公曰前乎此在二十七朔之內故未遑及今已卽吉當互傳廟諱往返數四來使語塞然卒以前例不果從公還奏曰臣以理詰之其辭已順事關國體後遣使人當力議改正太上納其說紹熙二年二月雷雪交作公具封事其略曰謹按易帝出乎震震爲雷君象也震本坤體陽自外來交之有動乎情愆之象是以聖人于六十四卦之中凡涉震體者取義尤嚴在復則曰雷在地中先王以至日閉關欲其復之靜也在隨則曰澤中有雷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欲其居之安也在頤則曰山下有雷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欲其養之正也復之靜晝不可以鄭聲撓之居之安夜不可以慾心蕩之養之正食不可以旨酒亂之夫人主起居動息人雖不知而天則知之變具之來豈容掩覆震之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修省云者謂省己之私

也豈時政之謂哉公疏特切深皆人所難言者時求言之詔及館職郎省而不及公不果上四月擢起居舍人未幾瘡發于背告滿百日甫出卽直前奏事曰唐太宗最重魏徵一旦至欲殺之凡人主私心非必如好色好貨之類然後謂之私也事苟不出于公而執以己見皆私也私心旣生則以諫者爲病必求有以勝之勝心旣生則以諫者爲仇必求有以逐之因私心而生勝心因勝心而生忿心是三物者爲之敵雖以太宗之于徵猶不免況其他乎陛下卽位以來臺諫之臣不得其職而去者幾七八輩陛下亦知三蔽之所以然乎且如陛下之待某人本不甚厚徒以臺諫攻之愈甚故陛下庇之愈力陛下之本心亦忽不自知其如此也望陛下靜察吾心勿使有秋毫之私此心旣公無所偏係則聞臺諫之言必從何由以勝心臨之待臺諫之情必厚何由以忿心加之乎公久侍王邸一再遷官兼翊善如故見上爲學日益因誕日作渾天儀輿地圖以獻皆以木爲之因爲歌詩勉上進學如天之運行而不息及念祖宗郡國大半陷爲賊區乃王心所宜感憤者觀公之志凡可

以動悟王意者無不爲也居數月除中書舍人制詞坦
明人多傳誦公既擢禁從念國家日忘武備勢寢削弱
復勸太上以右武爲事曰壽皇在位三十年待遇武臣
拊循士卒恩意深厚三軍之士至今言者無不感激恨
天下無事不得效死以報君父願陛下勿替此意又請
權撥鄂清兵一二萬人分屯襄漢張形勢以備敵公心
之素所存者然也天下方恬于宴安公策無所施用都
人比歲日夜望車駕之出譁言紛紛公奏疏極論自今
宜五日一朝以解中外之謗一疏之中凡六七致意焉
尋除給事中同知貢舉未幾除侍講公在瑣闥甫一月
封駁之章無慮數十上貳戚宦寺一限以法最後指侍
臣進用不當繳論甚切翌日遷公兵部侍郎公不受命
堅乞去久之王邸奏乞留公遂除顯謨閣待制專爲翊
善公始就職未幾瘡復作轉甚連丐去不許病稍差又
上封事請車駕卽日過兩宮言極苦尋復除公侍講引
對便坐又爲太上方言父子天性陛下于重華不應有
他疑太上徐勞公曰近見嘉王學問殊進應對議論益
非前日比皆卿力也公曰臣伎止此朱熹四十年學問

陛下宜收召使備僚屬且言王初就傅蜀士楊輔劉光
祖相繼在選可復充學官以廣王之聞見太上悉嘉納
時太上久不過宮中外莫喻其故侍從同班抗論不已
孝宗不豫中外憂危事勢益急輔臣交口諫不聽公復
抗聲切諫至號泣隨之宮門閉掩涕而出公自是瘡復
作連章請外又請歸田里書再上不報卽移疾關外待
命兼旬聞孝宗遺詔亟入臨瘡遂大作上卽位公病不
能朝再除給事上語輔臣此黃裳舊官宜改擬他職
明日以權禮部尚書進上曰獨不可真向書乎且令兼
侍讀上意卽欲大用數問公疾如何公力疾入謝出一
奏諄諄數千言備極忠愛大略謂書傳所載前古人君
如堯舜禹湯文武壽皆百餘歲在位之日多至五六十
年而其所爲之事自少至老只如一日至于後世之主
享國之日率多不久其間如漢武帝梁武帝唐明皇此
三君者得年稍高在位稍久而其平生所爲是非美惡
如出兩人治亂安危亦全相反此非他故由其持心之
一與不一也持心一則始終如一否則有始而無終陛
下今日正如涉大川行萬里固未知登岸稅駕之期臣

請略舉已行之事論之且陛下新卽大位初臨萬幾虛心忘我委任大臣政出中書萬事坐理此正得人君好要之道使大臣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雖終身守之可也臣恐數年之後陛下應酬日熟聰明日新亦欲出意作爲躬親聽斷左右迎合之徒竊窺聖意因而獻說謂陛下委任大臣意非不善然事皆決于外庭權不歸于人主日積月累恐成亂階陛下聞之能不介然于心乎臣恐是時委任大臣不能如今日矣若不委任大臣必須借助左右小人得志何所不爲陰竊主權潛移上意引用邪黨殘害忠良其爲禍患何所不至乎臣之所憂者此也陛下深鑒近弊獎用臺諫每有彈劾無不聽從善惡區分綱紀振立此正得祖宗設官之意使臺諫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雖終身守之可也然臣恐自今以往臺諫之言日關聖聽或斥小人之過使陛下欲用之而不能或暴近習之罪使陛下欲親之而不可所言滋多不能無厭厭心既生不能無怒左右迎合之徒竊窺聖意因而獻說謂陛下獎用臺諫本以革弊然臺諫得志遂使人主不能自由陛下聞之能不怫然于心乎臣

恐是時獎用臺諫亦不能如今日矣夫朝廷所恃以分別善惡使君子小人不相侵亂者專在臺諫陛下苟厭其多言不復聽用則爲臺諫者咋舌閉口無所論列君子日退小人日進而天下亂矣臣之所憂者此也此二事者朝政之大者也若自其切于陛下之身者言之又有大者焉因條舉曰陛下篤于孝愛如是勤于學問如是薄于嗜好如是然臣亦恐陛下自不能保其常如今日也又曰天下之事不可勝言也人君之憂不可勝計也姑自臣所言數事思之其可憂者已如此其衆而臣安得不以爲憂乎昔唐太宗老于世故在位日久魏徵猶以十漸戒之一謂其漸不寡欲二謂其漸不愛民三謂其漸不利物四謂其漸疎君子五謂其漸貴異物六謂其漸疑大臣七謂其漸好畋獵八謂其漸輕臣下九謂其漸倦朝政十謂其漸忽水旱使徵生于今時其所以爲陛下憂者又當如何夫心者動物易縱難收人主之心又與常人不同溺于富貴放于安逸朝善暮惡固不可保陛下欲求所以持心之說臣請終言之自古及今有治則有亂有安則有危有存則有亡使人主之心

常知亂知危知亡則又豈肯須臾自放于安逸之地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又曰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又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此聖人持心之法也世豈有馭六馬臨深淵蹈虎尾而安危存亡之念不關于心者乎凡首末皆主此意公絕筆之作也明日上復召公移坐與語從容良久後數日有旨充明堂禮頓使公疾寢贏不復可出時時獨語曰五年之功無使一日壞之度吾必不可爲矣後之君子必有能任其責者蓋憂之深也公連三歲病瘡至是以積憂故瘡雖損而他疾乘之九月二十四日卒不起方疾亟命子弟秉筆口占遺表大抵不異前奏意曰陛下好爲之上大驚詫傷悼卽日批出除公端明殿學士致仕他恩禮悉依執政朝廷上下聞公死皆撫手相弔以爲國之不幸也丞相爲上言至泣下不能已遂贈公資政殿學士所以賻卹之加厚公寬簡樂易不爲拘拘平時于利害是非若不經意至忠義所激奮然忘身每論事人主前其氣平其辭切其事核其理盡人但見其發于造次若天機之自然不知其燕居深念索之精而見之切也爲人喜

思慮樂辛勤而對客輒懽然言笑終日飲酒無算其爲學恥一物之不知苟一家言無不與之交而究其說推賢獎善憫孤恤貧蓋出天性外內僅書一十放積官至朝請郎公娶蘇氏繼王氏王氏既喪又連失二孫每語人曰富貴真博禍之具也既病客視公公嘻笑曰僕甚愛田間與耕夫爲伍此時稻芋蓊然豆餅藜羹山中之樂真無央也倘得乞骸骨以歸足矣嗚呼公之立朝終始大節如此朝野望公卽預大政而天遽奪之壽止四十有九惜哉皇考贈承議郎母妻皆贈碩人一子瑾承務郎女二人許適進士何鏗前進士何伯巽鑰與公同在後省年餘相與甚厚抵掌談世故言議多合各誦所聞終日不倦地相去萬里而肝胆相照傾倒無不盡書笑謂鑰曰前後得制詞數篇皆出君手思有以報未能也尚忍言之左史劉公光祖狀公之行瑾以請銘于鑰因盡得誦公遺文高處殆不可及平處亦自有一種風氣至論事之書明白洞達夫人而能知之若其剴切精忠憂深而思遠撫卷三歎使人流涕而不自已也惟左史之作文實事覈敬俾載于石而系之以銘銘曰

井絡之區爲東西川鍾秀在人名士出焉有卿有雲有武有淵三蘇諸范踵登英躋巖巖劍門山險地偏勢連關隴秀氣弗宣涉歷千載扶輿蜿蟺萬山之中乃生斯賢英特雄邁高視八埏輔以學力窮探本源移孝爲忠立朝卓然大放厥辭亶亶百篇惟我慈皇識之最先俾侍嗣聖設職惟專官雖屢進職終不遷公能盡忠左右累年引經据古指事陳前義所當爲執之彌堅死生禍福咸委于天神會氣合奉以周旋夾日以飛入侍細旃將降大任忽焉登仙上心震悼思賁九泉炳炳八圖今寘經筵殄瘁之悲心折涕漣嗚呼余嘗評之先見如呂中丞勇決如范蜀公敢言如蘇文忠蓋司馬公自以爲不及者公或過之而皆得其全嗚呼尚何言哉惟知公之深者然後以余爲知言

朝議大夫秘閣修撰致仕王公墓誌銘

紹興七年有旨王勳召赴行在所三十二年有旨王正己不畏強禦節槩可稱三省詳加訪問其人如在可與甄錄尋召赴行在二人蓋父子也先是公之父知湖州長興縣有治聲高宗皇帝以廣南船政大弊命二府大

臣擇士人修潔者爲之樞密沈公與求參政陳公與義俱以爲薦旣對擢提舉市舶果以清裁著名歲大疫夫婦繼歿買胡哀之率錢二百萬爲贖公時纔冠固卻之且曰吾父以廉直聞吾雖貧旅猶能負喪以歸不媿廉叔度也聞者歎服以爲有是父而有是子公在海陵當孝宗皇帝厲精之初旣有訪問之寵至淳熙元年詔求廉吏以勵末俗丞相葉公衡方在政府以公辭購事爲稱首又復召用嗚呼人亦有言廉者士大夫之所當爲古者在位皆節儉正直故不以廉稱然攷之周禮天官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漚六曰廉辨說者曰弊斷也旣斷以六事又以廉爲本然則成周盛時亦以廉爲難而況廉恥道喪之久惟王氏仍父子以廉顯父不究子用而子卒爲世名卿皆自此發之盛哉公舊名上字從小從真下字言以避孝宗嫌名改焉字伯仁父舊字正之至今以舊字行其先桐廬人六世祖仁鎬仕吳越爲明州衙推因家于鄞之桃源會祖說以學行爲鄉里所宗師寔五先生之一也以季子宗正少卿珩贈銀

青光祿大夫祖玩贈朝奉郎父提舉也終左朝散郎贈金紫光祿大夫母蔡氏元氏薛氏贈武陵承寧普寧郡夫人公蔡出也事後母尤謹幼警悟少長益嗜書史既免喪首以金紫遺澤秦長弟少卿尚無恙自欲任公又請與季弟必欲自取世科少卿諭勉再三始授將仕郎既而幡然曰仕行吾志不負所學足矣何必爾遂不復事舉業而與信州王使君從相與通經攷古務爲有用至今二王爲桃源之望焉爲洪州豐城縣主簿漕檄部綱方詣臺受要束使者卻謁叱鈴下卒迫遣公不勝憤遽乞休致遂遭重劾公處之如平時使者罷乃免帥以公易理官有寓公爲時相姻黨先與一富民有他憾會冢舍失瑞香花以疑似誣之逮繫郡獄諷公文致其罪公證其無他又忤帥意竟稱疾而去游宦之始所立已然歸而攻苦食淡左圖右書饒粥幾不繼泊如也又二年始授婺州司法參軍詔舉縣令會稽郡王史公浩爲司封郎以公姓名進知秦州海陵縣張忠獻公浚募萬弩手官吏畏怖奔走恐後公獨以邑民方脫兵火之酷募旣難從聚亦無用陳利害以獻旁觀爲之股栗公亦

謁告以俟忠獻以書遜謝慰勉安職人始服公有守而歎忠獻之樂善也隆興改元正月對垂拱殿上意嚮納改宣教郎幹辦行在諸軍糧料院乾道二年詔薦監司郡守丞相魏公杞在瑣闥薦對祥曦殿權可農寺主簿知江陰軍在任得旨沿江郡籍民爲兵防江守城爲大軍聲援公抗疏列上徒擾良民無益備禦者七條且言嘗嘗爲山水寨騷動兩淮競進圖冊謂得勝兵數十萬完顏亮深入乃無一人爲用敵退起焚官寺聲言欲燒棄山水寨案牘以絕後害此最深切著明者公以此罷而他郡亦徒擾如公言起知饒州改嚴州復改饒州以事件憲司劾罷主管台州崇道觀以葉丞相之薦除尚書吏部員外郎權右司郎官遂爲真葉公去國公亦遭論再奉祠除嚴州改婺州內引奏事尤加褒納至漏下數刻治婺數月改荆湖北路轉運判官移知湖州未半年罷而版曹以一年全連欠奏公鑄兩秩不辦也又爲外祠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議臣請行客販鈔鹽薦浙西帥屬胡庭直至二廣議可否公首貽書于胡又奏其事胡還朝盡變前說議臣亦駁公所陳金字牌踵至必

衆孝宗擢公于下僚獎待尤渥漕淮南時或言鎮江軍帥張詔不法幾中深文特命公竟其事公爲辯明止坐薄責前此監司未有越所部而治事者眷倚之意可知然中外踐駁終不得一登禁近非命耶身退之後聞朝論欲再起之笑曰少欲挂衣冠老乃強吾顏以進耶風力素高晚而益嚴絕不可干以私剖符數郡持節幾半東南所至無衆斂之政省鞭扑之苛不徒以文法臨賓屬而有父兄教子弟之意薦舉必公按刺至寡而端毅簡默望風畏之及其卽之也溫洞見肺腑一善可取口之不置臭味苟同志年忘輩行與之傾倒風流韻度如晉宋名勝又使人意也消藏書至二萬卷手抄爲多號酌古居士又以名其堂詩文似其爲人少嗜山谷詩造詣已深爲紫微王公洋所擊賞晚又以杜少陵蘇長公爲標準石湖參政范公成大見公近詩喟曰不惟把降幡殆將焚筆硯矣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始孤撫養弟妹妹得所歸二弟教之有成正功今爲蘄州正民倅天邑鑰不肖晚出以威始之故辱在親黨省事以來蒙誨予特異比黜朝行聞公林泉甚適夢寐欲待巾屨歸而

相得愈歡以爲不負我所期也劇談痛飲或連日不倦人之云亡有識共歎豈鑰一夫之私哭之以詩曰槁梧誰共語空斷伯牙絃嗚呼尙忍銘公也哉銘曰士爲民瞻莫先于廉惟公父子持身特嚴父不究用子以是顯終始一節百行俱善皇皇孝宗知公最深視公之心如日斯臨風裁日高譽望日偉三仕三已辟而復起毅焉而和介焉而通老成典刑今孰踰公人惜公歸公自謂晚一丘一壑往而不返我銘斯阡匪哭其私繫爾後人尚其似之

攻媿集卷一百

宋樓鑰撰

誌銘

朝請大夫致仕王君墓誌銘

吾鄉五先生俱以文行師表士子惟桃源王先生暨我高祖之後皆大蓋其啓迪後學德澤之及來裔者源深而流長矣先生之子宗正少卿珩孫廣南提舉市舶勲繼登進士科提舉疎財尚義以廉節著所積尤厚是生三子長太府卿諱正己次卽君也朝請大夫諱正功季知安慶府諱正民三人以節誼政術能世其家嘗一歲同秦子異固未艾也嗚呼昔者鑰旣銘太府之墓纔八年而君與季相繼下世旣葬矣君之諸子以國子正袁君變之狀求銘惟王氏樓氏自二先生以道義定交至太府壻吾門姻好稠疊感今懷昔乃摭其大概爲之書而系以銘君舊名上字从小从真下曰思字有之後以避孝宗嫌名改焉遂字承甫曾祖說先生也贈銀青光祿大夫祖玩贈朝奉郎父贈金紫光祿大夫娶蔡氏元氏薛氏贈武陵永寧普寧郡夫人君薛出也家世之詳

已載于太府之志惟君生而不凡幼篤于學不待彊教已如成人以金紫遺澤補將仕郎紹興二十四年由銓選授右迪功郎撫州宜黃縣主簿尋易處州青田有訴夫死于毆者君按視則更曰自經君察其必以賄故卽用初情訊之具服隆興初調筠州司理參軍筠號道院而獄事亦繁精意推鞠狴岸屢空乾道二年循右從政郎四年爲荆湖南路轉運司主管帳司給事黃公鈞主漕計以嚴明稱察屬僅取充位君果于立事滯訟見屬剖析無留難黃公舉以厲同列之持兩端者尚書沈公介爲帥尤簡貴威重裁決無敢輒經外臺者理或未安君改之不疑沈公更加敬異不以爲忤也二公爭薦之又爲延譽不葺月舉削應格七年改宣教郎知興化軍莆田縣縣素難治始至牒訴數百懲其非實而決其久滯者遂寢以清省宋氏子怙勢突入毆吏林公斡守信其從父太學諸生也喧競于庭皆捕治使服而徐釋之且戒曰後復爾不汝貸也感謝而去林公由是知君後爲監司嘗表薦之邑岸大姓鷲鹽因爲寇鈔捕獲數十人其黨篡取殺傷卒徒篡官亦被數創救至得免而郡

怒其生事君曰拒捕至此而賞罰不伸何以厲其後卽窮治之而賞官兵焉又修陳霸斗門以永灌溉之利淳熙六年賜緋衣銀魚七年通判潮州推誠佐郡守貳無間言郡人有爲憲屬者武斷鄉曲征利于近郊君裁以法不勝慚怨擠之不遺餘力君用是罷將歸會劇寇沈師逼城民走依官寺君開門納之力贊郡將修戰守具甚悉賊知有備而退衆喟曰是已罷官而爲民深切乃如此耶至其行多涕泣者九年簽書武安軍節度判官廉公事十一年改淮南皆以伯氏將漕引嫌十四年主管湖北安撫司機宜文字紹熙元年差知澧州陞辭論沙毛錢及雜賣場二事上亦深知其弊嘉嘆再四三年到郡帑庾枵然陳祿累月不給君去其侵蝕之已甚者節浮費汰冗食補罅漏郡計無乏及井而用頗裕乃從邦人之請卽州治之前闢城通道建禮陽樓前俯大江巨麗軒豁遂爲一方偉觀嘗屬論記之由是人心闔懌士氣振厲比舉多決科者藥園寺僧以給惡聞邑令發其端謂罪不可赦而以賄緩其獄君詰之治始急復昧于上司之吏移文使先縱遣而以贖來君曰欲以勢力

求免耶卽日杖之五年奉最還朝奏事重華宮行內深稱上意遂知斬州自私錢之廢淮民多饑鮮有蓋藏遇淫雨至絕市無糴君以慶元四年視事急發廩而損其直且多邀米商許以獨征舳舻輻湊又念歲收纔能自給而巨商率先以他貨來售禾始登場厚取其贏君以爲過糴固非古訓而坐視民食之空咎將誰執力請于朝乞禁止商販許之民相謂曰使君通變如此自爾有足食之望矣有言銀礦發于山者君欲遏之而未得其說耆老訴云往歲嘗有此事官不熟計而遽行之非徒無益冶戶以虧額坐深文竊產以償者數百家痛猶未定也君爲奏罷之佛燈大師者自稱咸里挾權要書走州縣攫取無藝人病其擾莫敢詰君出郊有訴者立捕之寮佐勸止不聽比至一黥隸爾致之法六年除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嘉泰元年賜四品服廣右之俗輕子冒禁而上官以不按吏爲從厚君深病之効其貪暴之尤者請託一無所聽始知悚懼而君亦浸危矣興安令之子蹴小吏至死逮繫郡獄令脅治獄者欲變之君怒曰臺治所在可使死者抱冤乎劾令而移獄鄰路令

誣訴于言者公遭論而歸自以無嫌于中處之怡然二年冬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三年正月初屬疾癸未終于家享年七十有一娶同郡伍氏贈宜人先二十九卒今宜人應氏子男六人深從事郎新無爲軍巢縣尉演迪功郎新池州青陽縣尉洙迪功郎太平州蕪湖縣主簿登紹熙四年進士科泌將以遺澤補官女八人長適從事郎監紹興府會稽縣戶部贍軍上臯酒庫毘陵張符女後君半年卒次適進士伍遵第五第六女蚤亡餘與第四第五男俱有廢疾孫男三人仁之儀之信之信之先一年卒二女一天一未行先是伍宜人葬于鄞縣桃源鄉排隩之原諸孤以四月己酉奉君之柩合焉君資稟忠信不發一妄語妻子不見喜愠之色開心見誠吐露情素孩孺有問亦告以實不敢戲侮之田夫野老市井小人過而挹之俯接惟謹或遇機弄險熾之人一對以誠彼自意消以是善與人交終始不變筮仕之初或言邑令有心術亦當有以牢籠之太府問客言何如君曰以誠待之爾何術之可用卒與令甚厚至執手不忍別人但以君爲恂恂自謹之人而遇事敢爲殺

然不可干以私每日食君之祿徇情撓法以取悅于人自爲計則得矣其如體國何廉潔守家法俸入非令所載者謝不受禮陽終更吏白有資送錢三百萬悉拒之惟備舟浮家而歸郡人歎服所至未嘗飾治器用不市一物莆陽荔子最盛有以名品餽者堅辭之怡于仕進不求知于人而人自知之丞相趙魏公樞密使軒山王公每欲汲引丞相京公尤稱其眞淳力薦于上晚歷磨節皆其力而君不自知也張侍講栻風裁甚高在潭游從雅相愛重呼君爲齊年兄清貧自處質貸以給奉己至薄得祿不足以償逋負如是者三十年然持損有餘補不足之說有義事亦勉爲之後既稍裕親故有求隨力以應隆冬細民乏食賑與無倦色幼孤鞠于兄嫂少長省事自念孝養無及以事親之禮事之嫂卽輪先祖少師之季女也伍宜人亦順適君志躬執婦禮既亡祔于廟以時奉祀太府諸女之行竭力以助筮具良厚皆人所難者性嗜學多錄未見之書唐諸帝實錄略備今寫本及版行者各萬餘卷少喜爲詩周旋太府與王信州之間佳句與之相下上暮年益造平澹有荆澧集行

于時餘藏于家嗚呼書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卷阿之詩言求賢用吉士也漢文帝初立召田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周家用人以吉士爲首文帝之化幾三王實基于此王氏父子兄弟皆有以自見于世惟君制行醇篤立身處家施于有政風誼聳然而其本體蓋所謂吉人吉士長者人也故鄉評卒以是歸之使其得位而行可使鄙夫寬頽夫廉而風俗庶幾于古小試緒餘感化已多一區之宅始成求田足以卒歲天假之年亦可表率鄉曲而遽已矣此輪平日敬嘆每以語人者今也四子俱列仕版家道肅穆天之敷佑如此爲善者亦可以勸矣銘曰

恂恂王君家世儒雅君尤篤恭視如樸野周云吉士漢言長者君其人歟力行不捨藍田皆真元規非假施于有政不言而化義所當爲勇于施舍靡節倦遊求田問舍謂宜上壽式是鄉社云何不淑棣華凋謝高其門閭尙容駟馬詩以颺之用慰泉下

叔祖居士并張夫人墓誌銘

居士姓樓氏諱弄字元應明之鄞人也先世居奉川後

徙焉曾祖杲不仕祖郁以古學全德爲鄉先生登第主廬江簿以祿不逮親不復仕進終大理評事累贈正議大夫考肖正議之季子篤學晚不衰以特奏名補和州助教居士世其家者也讀書敏而勤百氏之言無不該貫句讀音訓攷證是否有先儒之所未發朱黃讎校學者取法焉小學尤精鄙流俗簡陋手以古字寫春秋左氏傳禮記莊子以課其子用志如此然潛于榮利少舉進士一再不遇已甚厭之遂不復爲場屋文而學問益高娶夫人張氏里人詢之女勤儉靜專克相夫子早歲居貧甚夫人心計有餘而濟之以識知所取予未始與人爲怨二人同心而家益饒兄弟五人居士處其仲性孝悌和州病沈綿累歲下二弟二妹皆幼稚未立所以奉甘旨畢婚嫁者維力之盡夫人承其意無不周悉他日罄先世家產四分之獨不取一金夫人亦無難色且贊其決正議好著書手澤盈篋兵火倉猝居士尤以爲憂夫人捐金募人窖藏至今得爲家寶居士中年益薄世故好浮屠氏之說名山古剎意有所寓假榻宴坐一鉢一衲或累歲忘返間過親族所至如歸爲人樂易無

少長與之無間豪飲劇談袞袞竟夕道古今涉經史旁出入釋老稗官之說如畫一二坐客傾聽不暇倦遊還家屏處一室乾道癸巳歲于是年七十有五矣正月十有六日感疾以卒夫人既率諸孤以是年十二月二十有一日葬于陽堂鄉梅湖之原持門戶愈謹奉佛愈嚴平生自奉至薄見華靡之服至瞑目不觀曰吾以儉之故不妄取不妄用雖不能甚富亦未嘗困乏此夫人治家之要也至賙人之急雖多不較病給以藥死給以棺者日相踵寺觀營繕隨所求而應之晚益了悟歎曰吾焉能以垂盡之年尚較米鹽耶聚族而謀盡以家所蓄分給子舍戒以自力毋輕費淳熙壬寅四月十有四日卒享年七十有八將以明年閏十有一月十一日啓居士之墓而合葬焉子男五人曰由仁曰行仁先居士卒曰瑛先夫人卒曰球曰琰俱業儒承居士之訓書傳如流女二人福州懷安縣丞杜友直其婿也一早亡孫四人錡鉉鈺錦女六人長適翁烜次適豐有基餘未行曾孫一人嗚呼樓氏自先生起家皇祐中衣冠相傳六七世矣豈惟祖考積善所至蓋先生教授鄉校三十餘年

諸生皆當世名士一門書種賴以不絕有如和州居士雖不得施用而力紹世業流傳典刑使後生猶得沾丐其所以維持之力爲多後來者可無念乎居士寔先祖少師之從弟葬之日夫人以墓銘見屬鑰自念生晚少見前輩每侍居士則愛誨良渥尚歷歷能記餘論又爲字鑰以大防也嘗爲詮次行事未及成而夫人又亡矣乃以二叔之命併序而銘之銘曰
學焉甚博行也無闕窮通有命不繫巧拙達人大觀欣戚泯絕不亡者存厥有高節變彼賢配千載同穴孰發其潛視此幽礪

盛夫人墓誌銘

孺人姓盛氏世爲餘杭人有曰蟠者仕吳越位通顯錢氏納土始居嚴之建德又徙嘉禾因家焉曾大父偕德興令大父兌贈通直郎父師聖迪功郎充戶部經界所措置官德興公且老猶提五子試場屋各明一經號六經家孺人年十有八歸于洪氏夫曰懷祖今爲通直郎賜緋魚袋寔吏部尚書文憲公之次子也元祐中孺人之伯祖僑以名儒爲國子司業文憲公從之遊雅相器

重遂爲忘年交既銘德興之墓又締婚焉孺人資凝重
喜怒不見于色平居斂衽危坐一語不妄發有所辭答
唯而已笑纔啓齒若懼有所聞閭內雍如也孺人厚貲
裝嬪大家舅又鼎貴而自處沖靚食不兼味裘葛無副
未嘗有所表襮姑文安郡夫人尤愛之通直夙登仕版
而宦情甚薄兄升朝籍弟亦補京秩通直公固不屑意
孺人亦安之也文憲多孫孺人之長子藏年始髫髻文
憲愛其穎悟欲先奏補孺人力辭至泣下文憲爲之嘉
歎然卒先之遇下有恩意待子婦如賓客未嘗見情容
妾媵有過告諭至再三不加鞭扑故有終身不忍去者
淳熙乙未秋七月屬疾藏官泉南孺人念之甚苦疾遂
革以二十八日卒享年六十有三會通直引平休致明
年以郊霈贈孺人子男八藏新處之松陽令革新建康
府司法參軍皆從政郎曰遜先卒曰芹曰藹曰奮曰藝
曰薰女四長適姑蘇翁浩次適丹丘錢起二人未行孫
男八伯景仲杲昭孫叔旦會孫皓孫魯孫喚孫孫女六
長適延平陳仲達餘皆幼以其年十二月八日葬孺人
于台州寧海縣鳳潭西之原通直與諸子哭之甚哀松

陽一日過予泣曰藏不孝素爲吾母所鍾愛宦學垂二
十年輒不偶無以奉一日歐隨牒遠方又不得終養恨
不得卽死以從吾母于九京願得子銘吾母之墓以塞
無窮之悲予于洪氏有連又與松陽厚也不得辭銘曰
予于善而壽不洪安于儉而報不豐夫與偕老而生不
得被其封子既強仕而養不洎于千鍾嗚呼其命耶斯
銘也尙以詔于無窮

江元適墓誌銘

始余遊柯山聞南塘徐誠叟先生之名其學本于伊川
欲見而不得今二十餘年乃聞其江徒君之賢于其鄉
之秀士且曰南塘之門顯者固多而江君則得其傳而
不仕者也君諱泳字元適世居衢之開化大父以上潛
德弗耀考沔從常山起家主饒之安仁簿辟泉司屬以
卒君其季子也束髮知讀書一以爲己爲本手抄中庸
大繫置座右口誦心維寒暑不廢弱冠有聲庠序漳守
陳公杲得君諸生中以其子妻之子蓋張出是爲右史
文潛外孫紹興初黨籍解詔沒者官其子孫一人無後
者許授異姓親右史與龔公夬俱無後龔氏以官予外

孫瑁臧琪陳公欲以右史之澤與君君辭焉迺及其友
瑁臧埃旣欲奏以他官又不就至是君之年益壯學益
明再應鄉大夫舉不利絕不爲舉子語旣遭外艱廬墓
毀瘠除喪因弗去遂不復謀仕而行其志于家號所居
爲西莊堂室軒館下至器用悉有銘記以便觀省創樓
西偏揭先聖像朝夕瞻仰如親見而師之榜家塾曰明
善命其子震升謙蒙革肄業其中所訓先德行後文藝
絕口不以利達啓其心亦不使預家務而治家自有法
中間有亭以限僕妾細大條理擇謹厚者董其凡不勞
而辦不事生產家業無所增益伯氏仲氏貲息日倍人
以百畝與之謝不取樂以所聞見告人願學而力不逮
者教且食之曰吾非養其口體養其才也常有小疾一
日出就外寢焚香默坐間一諷詠不異平時惟勵諸子
以毋忘疇昔之訓語畢而逝寔乾道八年八月二十九
日享年四十有九以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庚申葬于
祿墩之原遺文曰西莊題意曰朋遊講習曰天籟編曰
因心錄易中庸有解他論述尙多藏于家未傳也葬之
五年始得以銘諸墓嗚呼人孰不欲仕如君才足以取

事足以得而其學又可見于用乃條然自適以終其身
余惟孔門有用之學上可以爲邦南面而其流亞皆可
使從政觀至人與黠說漆雕之意則知樂道者之爲高
而以政學者皆自欺也余于道未有聞而仕仕而未能
優也聞君之風有媿焉故爲之銘銘曰

仕以行志而或善義孰若不仕以全吾氣允矣南塘源
由二程有派其流君挹其清德成行修不用于世淑諸
人者抑君之細命雖匪長後其熾昌銘以訂之觀者勿
忘

知嶺縣季君蕙誌銘

皇帝卽位之六年五月壬戌有旨季光弼所獻文字有
補治道可與循兩資制曰上書公車日以百計高則近
迂卑則涉諂至于出入經史動含諷諫覽爾奏篇朕甚
嘉之進官一列不獨爾私庶聞其風亦克用勸先是四
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君據光武十事備論以進目曰美
芹文簡而旨深意篤而言婉訓詞旣頒士夫相與傳誦
聖天子導人使諫盛德日新而君之名亦由此暴白于
天下君居八年再上萬言書敷釋前說又泛論當世之

務不報一日聞西府除目愀然曰樞筦與中書並立繫朝廷輕重其可忽諸遂攷唐之宰相起自武德裴寂終于天祐楊涉作編年錄論說二百五十有五去取抑揚皆有微意苟位之非據假以隆名雖元勛如郭子儀亦不得預讀者爲之聳歎嗚呼才不得究竊志而歿著書一二亦足以不朽矣君字觀國其先家處之龍泉七世祖起爲吳越錢氏常侍始籍于溫居平陽之桂源曾祖宗喬祖文煢俱不仕父敦習以君陞朝贈宣教郎妣林氏贈孺人宣教公早世君方在髫髻號慕如成人祖母猶無恙與林媿人自贛家務俾君一意問學君少穎悟痛自激昂于書無所不讀詩禮左氏春秋及諸子古文皆手自編寫寒暑不少變年十六授室益加刻苦視生產作業與閨房之私一不經意羣試庠校輒出其輩行而器識凝遠不見圭角閣學林公待聘待制蕭公振里之先達少所許可咸器重之兩薦于鄉紹興二十七年遂登進士第授左迪功郎調福州福清縣主簿以祖母憂不赴服除授臨安府鹽官主簿秩滿用薦者闕陞左從政郎特旨授左儒林郎充邵州教授丁太孺人憂授

福州寧德縣丞改通直郎知紹興府嵯縣磨勘轉奉議郎代者且至俄疾卒于縣治享年五十有七時淳熙十年四月四日也嗚呼君之抱負厚矣學行政術皆欲以古人自期而見于用者止于州縣間所在皆著聲績而其甚可稱者數端鹽官邑庠久不振君召張橫浦高弟于恕郡晷勉以身率士子課試皆臨視之咸自奮勵登巍科如張少良等數人邵陽僻遠士無師承君遇諸生如朋儕程度甚悉鄰郡縣之士至者相屬凡經指授多成美才如陳偕謝特起輩有聲湖湘間此君之善教養者然也浙西漕河淺淤例調民運水以濟往來歲旱民勞水愈不至君相地形鑿河引潮以灌之至今爲便閘有僂湖爲豪右所田君按黃諫議之舊疏濬以廣灌溉此君之善與民利者然也君之聽訟不爲鉤距一以至誠臨之公而生明無不洞察羅源尉鍛鍊平民爲盜以希賞連帥丞相陳申公命君鞠治悉從平反公欲騰奏又力辭之有母改適而子有後言訟其不孝君曰不爲彼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安得以不孝坐之申公稱其引經之決剡民張僖之子爲盜所戕疑怨家黃氏爲之

黃無以自明君察其非殺人者故緩其獄得子之衣于東陽遂禽真盜又有王生與僧有隙匿田家之子使其交訟之旁引曲証僧自誣服君獨以爲疑求之竟得于其家告者遂伏辜焉君之救荒不爲文具皆出于惻怛之意所至疚心受賜者衆隆興之初畿邑大歉尚書薛公良朋尹京以事屬君君列急務六條獻之隨卽施行給事程公叔達以六察行縣喜曰使諸邑皆如君尚憂飢民哉丞相史魏公聞丞之才常下君所陳盡發常平裁價分糶民爲之謠曰飢不憂與之庾儒林季公民之父寒不憂今有袴儒林季公民之母旣爲縣又遭海饑山谷窮民易致嗒聚君加意拊摩豫令富室致吳中之米七千餘斛丐于府得常平緡錢二萬于鄰邑始得按堵而嗣歲尤甚禾未登場民已菜色秘丞朱公熹力舉一道荒政尤詳于越君求哀諸司得米四萬斛縣有二十七鄉凡爲賑糶場賑濟場養濟坊三十餘所戴星出入以課督之數月之後鬚髮爲變朱公每貽書勞勉曰省刑緩賦以回天意非體國愛民之切不及此也君爲丞貳則悉心以贊其長謀事甚詳請于長而後行及爲

長則待寮友如兄弟莫不樂爲盡力故所至皆有可紀而去輒見思卒之日剡中蓋稱相持聚泣至巷哭以過車識與不識皆喏曰善人亡矣平日安于義命論說甚明儒林之命旣下人謂君且通顯君曰吾豈以此釣爵位耶竟客授湖外以去巨公知己甚衆亦有欲薦于朝亦或有尼之者君雖聞之不以介介至義所當爲則奮然直前無所顧忌親故以出位抗論得罪後當叙理無敢保任君方爲簿領慨然許之有貴臣過縣境冠蓋相望或勸俱往君爲詩曰不堪枉道依陽虎可是無心簡子放聞者避之亦以是終不得爲時用可哀也已娶同里周氏清儉端恪克相夫子先君十年卒後以明堂恩贈孺人男五人復之泰之蒙之俱習世業次兼善舉善早世女二人長適進士林仲明次適陳權皆周出也君天資篤厚孝謹過人少小孤立奉祖母及母甚至未始暫去邨下有疾必躬治湯藥執喪以毀聞與弟兄光度友愛誦書作文自爲師友終身無間言無他嗜好惟以論著自娛奉養寡薄俸錢多以買書別有文集八卷藏于家爲文渾厚典雅言皆有用庶幾乎一飯不忘君者

雅愛東山林泉之勝築室其下樓曰雙清軒曰靜寧欲
爲晚歲歸休之地竟不得一日之適顧非命耶諸子將
以某年某月甲子葬君子于邑之某鄉某原以君之甥朱
德成之狀來求銘鑰頃官東嘉一見辱定交盡得君之
書讀之相與益厚今其可辭銘然君志不負所學而見
于行事者僅如許旣已屢書于前惟所著之書當表其
大者以示後世銘曰

惟君之生未爲不遇位雖不豐朝有顯譽章交公車君
獨進御美芹之書一言而寤唐三百年曰宰曰輔汎論
其尤姚宋房杜君獨究觀一一論著忠邪分咸有旨
趣位非其據勲如汾陽而不與事有責備德如晉公而
不怨上可以發潛德而誅姦諛下可以垂世鑒而切時
務紳釋乎義命之說磊砢乎經濟之具使用于世則必
古人之與稽使之作史亦必大明于泐沮嗚呼尙何言
哉後之君子必有撫是書而太息者銘寶昭之用以載
君之名于不腐者也

攻媿集卷一百一

宋樓鑰撰

誌銘

朝散郎李公墓誌銘

公諱宗質字文叔世家于漢六世祖文定公相真宗仁
宗隱然爲社稷臣子太子少師東之謚懿靖又以名德
世其家徙洛中號西京房生中散大夫贈金紫光祿大
夫孝孫則公之曾祖也金紫生朝奉大夫偉偉生晟承
議郎知懷安軍贈奉直大夫配曰劉氏贈恭人公八歲
而孤未幾而所生母展氏去嫡母四子又散于靖康之
亂從兄提舉宗臣攜公入蜀聞叔父直閣政亦在蜀中
間關尋訪至則已下世惟叔母劉氏在又公之從母也
柔順賢明撫之如己子竟以直閣延賞命公紹興八年
補將仕郎公有姊歸司馬文正公之諸孫與之俱詣行
在所至江州水南始遇展氏于廬中物色良是司馬氏
姊見之而信抱持相哭人以爲孝感別十餘年而得奉
色養者二十年贈安人赴調授右迪功郎監明州大嵩
鹽場九年到官惟李氏代有顯人子孫目濡耳染爲世

吏師公年尚少筮仕筦庫臨事極不苟秩滿之日例哀花帶錢五十萬公悉謝遣之因家于僧坊晚卜居名塘遂爲明之鄞人矣十七年爲洪州新建縣丞二十年闕陞右從政郎就差處州遂昌縣令饑寇作于傍郡或告豪民將率數百人侵昏犯邑者公亟捕首惡斃之杖下而後聞于州羣黨帖息授湖州長興丞遇主上登極恩循右文林郎隆興元年改右宣教郎知紹興府蕭山縣未赴給事吳公芾爲帥以會稽劇邑非健吏不可爲奏改命公旣至剿裁有方政譽甚休賦租素重公思有以寬之先是以奉永祐殯宮免三鄉支移折變公請依永安祖宗陵寢儀制舉邑皆免仍豁除折帛止輸本色吳公具以聞亦決日而得上旨父老歡呼拜詔至今紀之丁展氏憂服除權通判明州引寓居之嫌改隆興府時江西大旱安撫龔公茂良垂意荒政多以事屬公賑濟盡力全活者衆倅廳有贏資頗豐致之公帑帥以助公之歸不得已以其半分給吏卒義不受一錢龔公益嘉歎之提轄行在雜買務雜賣場改通判鎮江府外臺以清廉公勤列薦于朝差知台州陞辭上曰久聞卿才宜

以節用愛民爲務公祗上命來自奮勵聽訟必先抑告許懲姦惡郡有靜鎮堂退公不入私室危坐堂上吏抱案牘至前隨卽決遣庭無留事暇則默而觀書治家尤嚴外人無識子弟面者內外斬斬人不能欺理財精察量入爲出無一毫妄費帑庾爲之充行增田于學以養士者幾百畝上下瞻足凡事整辦簿書器物位置粲然惟公之精力足以行之歲時按閱及調戍兵遣海舟咸設方略羣立庭下屬威以臨之號令簡明凜有風采舉衆聳聽無敢譁者伍符尺籍一閱而識其人間有度隱隨卽擿發人以爲神以故威名遠聞寇不得發發亦輒得治獄雖以寬縱爲戒而重囚苟有罣誤之跡必求有以生之郡縣吏重足承命而未嘗輕用鞭撻每曰此曹但欲其不犯吾令然亦民也可魚肉之耶有婦人訟前母之子不孝者親子實使之公深得其情責以子不順母弟不恭兄一等繩治母不忍視求爲母子如初諄複訓諭使之改事而退聞者服其平允年餘擢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始至庫藏朽然八閱月而罷所蓄已四萬緡蓋公之儉勤過人食不兼味自奉至薄以其

行于家者移于官真有古人竹頭木屑之智所至不加賦而用以饒侵尋暮境倦游而歸不復有當世意尋差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官五轉至朝散郎淳熙十一年公于是年七十有三矣素少病俄致其事或勸止之不可拜命纔數月遽感疾六月十五日卒于正寢若前知然娶夏氏朝奉大夫知徽州承之女能相其夫亡十九年矣贈安人以十二年十二月辛酉合葬于天童山南輿之原男四人長文鑄通直郎通判臨安府先公一年卒次文鎮次文綺卒于隆興次文鑑將受公遺澤文鎮實遜之亦以成公之志也女二人長適姜處俊再適夏祖禹次適登仕郎王祐之孫男五人澤涇津潛源孫女三人尚幼公系出名門而遭時多故且以孤孽不得于親挺身自立艱難險阻有人所不能堪者先世舊物不遺一簣致位部使者退而燕閒生理頗裕皆公刻苦以至此時出其餘以濟人遇歲寒散廩以食貧者安分知足未病而挂衣冠可謂賢矣然惜其不究于用也先君工部久與公周旋鑰贊倅丹丘以父執事公公相與殆忘輩行治郡之績皆所親見侍坐從容猶得窺中

原故家典刑年來憂居公時時相勞苦慮饌有珍鮮必畀以奉甘旨方爲林下游從之約而公亡矣公抗直有祖風不輕以詞色假人不知者或以爲忤獨于鑰拳拳如許使人不能忘二子求銘公之墓義不得辭銘曰矯矯李公文定之孫奮身孤藐思大其門事無劇易遇之輒辦低徊宦塗惜用之晚丹丘之政尚有可紀使其用大所立必偉未疾引年得終其天公平不亡視此銘

洪子忱墓誌銘

余故人洪子忱以名家子力官業而試邑之始橫遭上官摧折心實念之事旣白會余從兄編修作州摩撫扶持使得自見一旦聞子忱之訃乃道遠不得摩其棺一慟其子以書來求銘言甚悲請甚勤紀遺事甚備愴然其不能自已也子忱諱繁姓洪氏其先丹陽人曾大父固贈特進大父擬紹興初爲吏部尚書終徽猷閣直學士左通奉大夫丹陽郡侯崇贈左金紫光祿大夫謚文憲父光祖右朝奉郎通判湖州以君郊祀恩贈朝請郎妣王氏贈安人尚書晚居台之寧川君以婦家在南豐

因家焉紹興二十四年通判遺澤補將仕郎二十九年授右迪功郎監興國軍在城酒稅未赴間以綱賞循右修職郎改監行在戶部贍軍糴場君少孤有意自立一歲金穀出入以千萬計倖門至多挾勢行賄變亂色價君一切裁之以公無敢犯者樞密林公安宅時以戶遣領糴事庖人以絨題補吏君察其偽白林公公治庖人甚峻獎君于稠人中時人兩賢之秩滿陞右從政郎又以賞循右文林郎授鎮南軍節度推官屬邑奉新有苗米五百餘斛名存而實亡公私交病宰以書抵君君爲閱簿書得其始末告于帥而蠲之參政龔公召還尚書汪公爲代問察吏能否大參言君首公任怨臨事不苟尚書與君有連素知君者由是益善君督捕茶寇引以自隨無一日不同艱難功未及成而罷君復還官次分寧宰謝君磐忤後帥意有妄訴者降攝旁縣酒官囚繫滿獄君深知其誣會以漕檄行縣中父老皆詣君訟冤歸白漕使趙公汝愚始解一日帥俾君訊問卽呼訟者究詰之皆無實狀官吏俱按堵如故府西門火延燔數十家兵官五人球焚甚力徹且方止帥欲委罪兵官劾

章已具君歷道其焦灼勤勞之狀始寤其奏五人者相率繫謝君無德色淳熙五年改宣教郎知江州德安縣始視事民以丞暴弱羣訴于漕臺跡狀昭晰丞竟罷去郡將芑之不可遷怒于君督責日峻君謀避之有以告守守益怒移德安丞吹毛鍛鍊遽按以聞君時到官方月餘人皆知其無他尋置獄筠陽竟遂昭雪守去而君亦歸矣邑素劇至是愈不可爲逋負不費君力請于郡吏賁少寬始得整頓綱而一新之春霖暴漲田家無所得食斂手待盡君載米家至損直以糶間有無費者以私帑償之夏亢陽躬禱名山率家人蔬食逾月徹蓋行烈日中或至忘食發廩蠲征弛刑緩逋以次舉行無不極其至已而甘澤霽需謠誦相聞疫癘繼作飭鑿藥謹護視賴以全活者衆崇飾縣庠弦誦不輟有封股以奉母者獎勵有加邑人勸焉初癸卯歲旱民負官租七千餘斛至是猶未及半君曲爲之圖糶及三之二從漕司和糶米以足上供期以年歲償之可以寬箕斂之煩林公枏嘉其意俾郡給千斛未能盡行也君惓惓三請謂不及今爲之他日必至重擾迨從其言而君不及見矣

人尤哀之君自禱雨得疾猶勉親細務寢不自堪顧孺人曰我父年五十三水浮膚而卒我年既及而疾又甚似殆不免矣遂以八月十七日卒于縣治之正寢神色不亂三日而斂如生也娶曾氏封孺人吉州教授發之女男五人柁孫棟孫栝孫桂孫椿孫女二人長未行幼早卒孫男一人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日葬于某鄉某里君天資孝友推誠待物高誼過人自痛祿不逮親且以蚤鞠于外家因仍未能還鄉歲時祀享東望松楸追慕悽愴不能自勝幼妹未行舉部綱所羸又益以曾孺人橐中物歸李君司法順之季兄芑爲邵陽從事逢郡侯之怒捕繫甚急君聞之垂涕徑走湖外往來都下願納祿以贖其罪移獄江西又哀訴于當塗諸公卒脫吏議閱數歲始得官廣州道由君家別三日而償于道銜哀星奔護其喪歸葬南豐又挈其孥于邵併育伯兄之子甘苦同之勉以學問弟葆聚首二十年使之有室周給無倦隆興寓客胡峽州括挂冠家居貧不能堪縣不加禮至以逋租沒入其田君請計歲入以償責還半俸以活其家南豐宰盧君孝孫與君定交嘗以公事忤貳車

既賴君解紛其死也又周之葉君大辯免官待命邑下君念其清貧餉饋無虛日且爲求直于有司而君已病矣縣主簿之妻以免乳暴卒君驚惻不已委曲調護其家遇人有急難惟力之視人或負之曾無怨言方窘辱時亦有下石者已而待之如初更覆護其所不及人以爲難民有姓胡者險健好訟君治之鼠伏又善諭之絕迹不至公庭君之喪胡泣于前甚哀良民失所依至巷哭以過車君在官名爲二年莅事之日纔半其得人心乃如此潔廉自將祿粟圭租有升斗之贏必懲其人而歸之然剛直自任胷中無留事一有不平空臆肆言不肯詭隨以徇人雖以此故所在整辦然亦以此寡合君殊不暇顧卹久而人亦亮之惜乎天不假之年見于事爲者止此是可悲已銘曰

惟文憲公策名中興丹陽之洪藹然簪纓君志自立家訓克承試邑九江罪罟是嬰人皆謂君否終則傾齋志以歿聞者歎驚急誼首公尚有令名勒銘山阿以詔昆仍

仕宦以作邑爲難而又有甚難者姚江爲越壯縣戶口繁庶士夫駢集令才而勤猶不暇給四明蔣君德音以便親爲之宰貌不勝衣年又尚少平時簡易和同或慮其不能辦吏民亦望而易之去鄉近當舟車之衝毫髮不及悔吝必至此其甚難者府主丘公雷一世吏師威望赫然君一見白事已當其意退而視篆遇事風生曾未挾日聲稱流聞滯訟見則冰釋兩造至前或片言折之無不厭服得君書判者傳播道路皆以爲神明催科徭役綱目簡明不妄施一箠而官賦夙辦受役者俛首以聽令丘公及部使者大稱之以爲今日之最則又以其餘力修學校葺傳舍講序拜以崇義風歌鹿鳴以勸多士應酬曲當下情益通進見者人人自以爲親已殆無一人議其後纔半歲而屬微疾不閱月而不可爲矣闔境相弔如喪所親日相與聚哭于門喪舟之行糞糵長號江滸雖古之循良久于其職者未必得民之深如是是豈可以力致哉蓋君家以詩書相傳父子自爲知己者累世君少俊邁近歲尤刻意向學劊心好問進進未已故其敏于政如此以是知非作邑之難顧其人不

易得爾嗚呼斯民之不見德久矣如君能變愁嘆爲謳吟于旬月之間曾不得究見所蘊天遽奪之其不仁哉丹陽金壇蔣氏自東漢有封義興山亭侯者代爲聞族君之曾祖猷事徽皇爲中執法終徽猷閣直學士左宣奉大夫累贈少師忠言直道冠冕一時龍溪汪公誌其墓曰至今論宣和賢者必曰蔣公嘗守明州靖康來避寇難卒于海山葬隱學山子孫遂爲鄞人祖謨右朝散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父臺卿奉直大夫皆篤厚君子也母恭人張氏君諱綸德言其字也以乾道三年郊恩父任爲將仕郎五年試銓闈六年授迪功郎饒州安仁縣尉淳熙三年之官八年以強盜賞改承務郎知信州貴溪縣丁奉直憂不赴十年授姚江十三年七月到任磨勘轉承奉郎三月丙寅卒于縣治六月癸酉葬于定海縣太丘鄉富都輿之原與父祖之藏相望也君之在安仁已能卓然有立當路名公知己甚衆盡力所職殺傷者驗視必親人以不寃盜賊不敢發發亦輒得改秩之後憂患相仍祖母安康郡太夫人俞氏旣喪而父行三人俱以嬰卒君性至孝執喪甚哀調娛上下內外嫻

族了無間言君之志得行于其家而不得仕者七年性不喜治生而好周人之急客至必置酒不問家有無以是益賈得祿曾未信眉而已矣君之才有餘而壽甚畚又素多病見于用者止此豈造物者不能延其定數姑使之發名譽于是數月之頃乎使又不得此則君之所長益無以自見而人未必信其能過人也今邑人稱頌之于前幾不容口追痛于後久而未忘是亦足以不朽矣君昆弟四人叔氏早喪君哭之不能自勝至于成疾與伯氏季氏友愛尤篤傍及羣從切磋學問觴詠相從甚適也去秋君以視篆之初不及秋賦伯氏季氏皆在選中又相繼之官搢紳以爲榮太恭人首過姚江方將往來諸郎之間一旦禍起不堪晝夜之哭行道所不忍聞而況于親黨乎始余仲兄嚴州止一女爲欲得快女婿戊子歲就試漕臺歸而喜曰吾得婿矣有蔣氏子從其兄入場屋動翰如流取而讀之駸駸逼人父母少之未欲其覓舉上書請行氣字夾甚閱三年成婚翁婿俱名薦書卽德音也德音于余最厚旣富爲之狀奉直之行今忍銘君耶仲兄之亡相抱持而哭且曰外舅旣不

可見事公猶舅也今女姪旣失終身之託君以兄子爲後曰興仁晚得一女曰餘拊之輒心折因君昆仲請銘于辭亦不忍也哀哉銘曰

君之往兮秋風萬流聲兮與江俱東手摩兮瘡痍居無何兮民歌之忽不見兮何當歸父老頓足兮咨嗟涕洟君歸兮奈何風搖搖兮水揚波英爽兮如在託體兮山阿山可傾兮水可涸惟姚江之名兮不磨

太府寺主簿周君墓誌銘

君諱元卿字景仁別字聖予舊諱冬卿字成甫世爲處之遂昌人曾大父諱從諫不仕大父諱邊贈少傅父諱縮左大中大夫敷文閣待制致仕贈正奉大夫以君陞朝贈光祿大夫文學清裁有重名兩娶李氏尙書諱南公之女孫贈永嘉郡縉雲郡夫人君縉雲所出也年十三以郊恩補將仕郎旣冠授右迪功郎池州建德縣尉光祿由祭酒遷吏部侍郎更今名奏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充福建路安撫使準備差遣未赴丁縉雲憂尋監左藏西庫又丁光祿憂服除差充兩浙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監左藏西庫提轄文思院提轄權貨務都茶場

行太府寺主簿淳熙十三年閏七月十三日以疾卒年四十有七積官至承議郎賜五品服娶樓氏封孺人伯父淮東帥諱璜之次子諱鏗之女子男二人長大受從政郎監泰州鹽倉次未名而天女三人長適葉相次適樓椅次蚤亡孫男三人文之前君半月卒遷之將受光祿遺澤次復之三女皆幼明年九月辛酉葬君于明之奉化縣於林鄉桃花西與之原君性明悟過人光祿爲當世儒宗教子甚篤會伯仲俱歿于壯歲叔氏寢長晚乃得君愛之尤切常撫之曰吾不患汝不能學然亦不強汝之苦學受命之後見葉氏甥肄業慨然曰吾舅也反不若耶遂發憤進學不半載下筆成文衆皆驚嘆自爾手卷不釋博貫經史雅有父風尤精班左二書前賢詩文稗官雜說動輒成誦鼓琴善自度曲挽弓能左右射舞劍擊刺圍碁投壺無不精到釋氏教律禪宗之說道家符籙鍊養之法陰陽筮占推步之術一聞則心通類解記輒不忘發爲文詞筆不停綴飲酒餘斗不亂席間賦詩敏若風雨似不經意而語出驚人後或十數年間其故作歷舉不遺一字商榷古今抵掌劇談通暢磊

落四座傾歎間出雅諱應口如響又莫不絕倒也加以臨事能斷有志于當世之務張魏公當國上書論十事皆國家大計魏公從然異之欲擢置朝行而未果除左帑以旌其言又嘗集漢唐事跡切于今日者著要鑑三十篇獻于朝士友相期功名不足爲君道長養成就當爲一世偉人平時少病精力兼數人而小疾困之挾日而逝可痛也已帥幕多不以事物自嬰君曰食焉而忘其事可乎帥知其才試以滯訟剖決如流有旨降神勳弓俾帥司製造以頒諸州君實董之且持檄徧閱于外工力精緻至今爲用西帑最爲浩穰君處之裕如又以其餘閒溫習故業登名薦書間有綱運稽程調度偶闕上下搏手無策君臨時制變動中事機一日郊賚甫畢而歲幣迫期當市銀七萬餘兩君威信素著老吏巨賤無不厭服出錢纔數千緡以次分授約期償直不日登足版曹賴以無恐尤器重之任滿增秩蓋朱出墨入二年無纖毫註誤乃始得此同僚皆藉君以濟文思雜用金玉寶貝綾錦之屬尤難稽攷君始削簿物以號別之至今遵用北使之來凡錫賚器皿下至徒御衣衾等物

皆以職守次第按視至勤御覽君以爲此特分賜行人不應過禮以傷事體起部以聞上深然之支用餘羨歲久積腐君請于部編估而鬻之得錢數萬萬以給工費侍郎李公昌圖賞歎不已力引于朝又以邊郡薦之權筦歲額八十萬緡類多虧數君始就職皆曰君來則歲事無慮矣既視事密詢訪得數十條皆名數期會所當先吏輩匿之以爲奇貨未始輕出間因白事君引類擿發旁通無餘愕眙相顧莫知其所以然後雖有不在條中者亦不敢隱以是未嘗汲汲起辦歲未終而額已溢矣乙巳南郊攝符寶耶先郊三日命宿八寶于奉常君謂寶國重鎮也今先兩夕置于外非便日者祀明堂設寶于殿左宜卽其所俟駕輿以從會宰執取旨不及遂已然識者咸謂君知體焉勾稽外府方嚮于用左右揆知君素深自爲筦庫時皆略去東閣苛禮見不以時君亦自喜有朝蹟將因是以見天子一吐胸中之奇使見于用當愈出而愈高孰謂其止是耶然上而受知于當世名公往往期以國士與人無高下賢愚又悉與之歡有以急難告輒傾身赴之匍匐救喪尤爲周盡見有陷

于罪者苟可以營護之無不至故位雖未甚顯而聲名已籍甚才雖未盡用而恩之及人者多歿之日朝列皆爲之痛惜親黨鄉曲下至閭里無不咨嗟相弔蓋其得人心者如此括蒼達官最盛皆與君至厚亦欲引而致之華途未能也光祿晚益清苦君性至孝奉承左右常時誦書以娛悅之父子兄弟自爲知己談經論文侃侃如也執喪哀毀過禮叔兄已先喪一力任門戶之責襄奉勞苦人所難能自郡至連峯葬所凡三百里水陸險絕又適大雪君徒跣露拜以禱喪行日光粲然道中灘水激舟幾至傾覆君號呼入水負舟以出人共哀之初光祿與鑰伯父俱將漕湖南始議締婚伯父由淮甸丐間以歸光祿入蜀道還使江東君乃就成于四明光祿自承嘉奉祠寓于鄞置田欲爲終焉計後雖還鄉治命俾叔氏之子守墳墓而俾君來依外舍然君未嘗忘鄉國也君與人甚周而待鑰尤厚相從之日又久兩仕于朝復更爲鄰無一日不奉周旋頃鑰遭外艱銜哀星奔委家不暇顧經紀其後君之力爲多思欲一致泣謝未果而以訃聞矣間過君家有慟而不知所從也大受乞

銘銘曰

括蒼之周文獻有傳光祿大之世推儒先君濟其美有志當世天分最高身兼數器中都十年始有朝蹟夷途發軔何壽之高千載之英闕此一丘尙爾後人有發其幽

鮑明叔墓誌銘

友人鮑氏明叔將葬其子萬里萬石萬容踵門再拜求銘于余余爲之悲始余數歲時侍二兄從李先生若訥學明叔亦與其兄德光受業于門旣冠矣余兄弟皆以兄事之明叔二十六而入太學猶時時相過友誼日篤隆興改元試南宮明叔與鄉人張伯玉璧王彥方敦義同邸余與從舅汪公刪定求分口以處而舅甥偶在選中今又二十四年矣回首舊遊德光與伯兄俱蚤世伯玉亦不祿彥方止于一尉淳熙十年春仲兄與余護先君之喪歸自嚴陵明叔來弔甚哀未幾聞明叔之訃爲之失聲又兩月而仲兄不幸甲辰之冬刪定亦亡矣憂苦之餘親朋凋喪俛仰感觸尚忍言哉明叔之亡也余方在苜由中不得摩其棺一慟今其可銘君諱俊德字

日新明叔其少時字也世居明之奉化曾大父遂良大父智俱不仕父璿以君故該慶典封迪功郎母江氏封孺人大父力穡起家迪功愛二子之敏入城就師友能相勵勉洛誦聲徹夜旦不休賦篇素工兼長于書多記經史子傳之文喜爲人講說纒纒可聽以其餘力爲詩詞發語清麗倡酬無虛時君性端重簡出自奉隨力不爲異三兄繼歿獨任仰事俯育之寄經理生事米鹽靡密處之裕如與人交關務適其平門戶雖大若無事者孝謹和易率子弟以學延名儒訓督之皆疑疑自立君尤篤親故見單寒者親解衣以遺之無德色間有造門觴豆留連談笑彌日不倦庠校二十年聞人甚眾交情終始無纖芥之間儕輩或致位通顯曾不以毫末干請人尤敬愛之兩上禮部竟以不售病且革戒其子毋爲禴禴事遺言琅琅有序三月六日卒享年纔五十有六嗚呼可哀也已娶丘氏女一人孫男二人長曰初幼未名孫女一人諸孤卜地于嵩溪王輿祖塋之側以十四年正月己酉裏事銘曰

吁嗟明叔而止于斯少也篤學幾忘寒飢足用戰瘖目

侵腦脂勵志愈確期用于時命之不淑十上空歸孝友
衆知月評則推有子克家尙其似之我作銘詩維後之

詒

攻媿集卷一百二

宋樓鑰撰

誌銘

朝奉郎主管雲臺觀趙公墓誌銘

公諱善譽字靜之一字德廣系出太宗皇帝後曾大父
仲暹夔州觀察使贈開府儀同三司少傅嘉國公大父
士迨武翼郎考不晦忠翊郎四舉進士以節行稱贈通
直郎公弱不好弄年十二三誦詩書屬文如老成人未
冠失怙恃固窮自立手不釋卷足不越戶不知飢渴寒
暑之變兩試胄監乾道五年試禮部俱爲第一登進士
第調明州昌國縣主簿昌國逸在海嶼公介然有守不
鄙夷其人爲辨曲直皆明達平允邑人相與愛服之或
訴于郡多願決于主簿今太師嗣秀王時爲守俾攝邑
事對易定海慈溪三年簿領而無撫字之寄踰二朞三
邑父老猶能道其惠政海盜竊發捕得全黨郡欲奏以
上賞公言攝令捕盜不足爲功誠不欲以人命希賞典
嗣秀王爲奏貸羣盜殊死力薦之朝公未始聞也授兩
浙轉運司幹官忽報改秩知撫州臨川縣縣在江西最

爲繁劇公始視事卽爲文徧諭鄉井出于愛利之誠心告教既孚乃具爲條目日限量地之遠近以定期約里長月不過一再至訟事皆躬自予奪頃刻卽釋去牒訴日省縣久困于豫借吏以歲例來白且謂不爾必不繼公命取稅籍閱之逋負實繁蓋上下蒙蔽無有發此者按籍征催不擾而辦有無額官地歲入頗多以資妄用公白罷之復請併罷諸邑類是者或議虛市比之私創稅場請撤屋罷市公力沮之以從民便太守趙公焜葛公鄒列治績十數條奏之有旨中書籍記去邑五年人相與立生祠于縣治邑宰陸侃之記可攷也添差通判常州浙右饑僅躬行賑濟一郡賴以全活倉使以荒政論薦太師丞相史公上章舉士備言文學政事之美召審察差監都進奏院遷大理寺主簿秋旱下詔求言公草封事上之凡萬餘言其略曰陛下兼收衆善而言者志在投合搜抉隱微條目益廣而姦僞益生甚者唱爲任怨之說竊徇公不阿之名一切付之不恤下情安得不墜習俗安得不薄和氣安得不虧乎天下之習日趨于褊狹機巧之域而無有優游舒泰氣象士不畏義民

不畏刑則是二十年來攘臂建議爭以爲功者果何補歟壽皇嘉納爲大理丞有以左帑宿蠹告者逮繫天獄官吏重足以俟譴公察其無辜謂將自其作俑者罪之則不可勝誅若斷以一二年來且有刑罰不均之歎上覽奏開悟得未減平江民唐贊之獄皆以爲凶惡無可矜之理公條可疑狀十六謂賊證無實情款抵牾卒釋之十一年充省試攷官六月除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陸辭壽皇曰朕精擇得卿公論士大夫爲己之心重則愛民之誠必虧營私之念切則奉公之志必怠得失之慮深則伏節死義之風必泯上深然之先嘗進南北攻守類攷上曰卿向所進書可謂有志至是又進易說謂聖人以斯道寓之書上又曰聖人以此寓之于書天何言哉易學要須兼通天人卿史學如此經學又如此及臨遣又曰卿向來學優則仕今乃仕優則學朕得人矣數日有請薦擢宗室人才上復言公經學文章雖士林中亦罕有之湖北大旱鼎澧尤甚入境一日躬走村落撫慰飢羸得戶四萬餘口二十萬通融諸郡常平之儲盡以爲用賑贖貸濟三者並行動得其實疫者藥餌

兼之奏閣貧弱夏稅是歲粟麥倍收禾稼豐盈民至扶老攜幼來謝初行賑貸或謂游饑將無所取至是民爭賈以償諸郡充足嘗奏買撲稅場十餘河渡四十五歲入甚微而豪民大爲民害盡罷之十三年除潼川府路提點刑獄重囚讞議州縣屬訟稽放平反細大不遺纔三閱朔漕使闕上稱公儒者可使治財就除轉運判官公嘗論國朝置轉運使本以收藩鎮之權絕妄用之蠹脫斯民于暴征苛斂之苦近時司漕計者特以賦斂爲事號爲材能者務趣辦而事督迫州縣之困弊民力之寬乏未始問也故其視州縣如一體有無緩急皆得上達悉力以應之諸郡所貸緡錢至十餘萬俾守貳置籍約以暮年優裕乃償自是蜀東諸郡舉無憂熬窘缺之狀十四年詔諸路監司條陳民瘼公言賦役不均獄訟不平征斂繁急酒稅苛暴四事且曰陛下延見牧守固將以觀人才也而計臣請以奏劄之一陳上供之數郡守垂滿者莫不督責舊逋宿負征商榷酷肆行苛虐以藉手求進近議者有刑輕之疑帥臣治盜輒先斬以自効而求彈壓之名使其皆當不過能速殺之而已倘歸

之有司按鞫亦不免于死萬一愚誠不能自明冤恨之氣豈不上干陰陽之和乎兼遂寧郡事闔郡熙熙民有爭競且曰公未始擾我其忍負之公措置常平深察宿弊擇官就倉和糴石增百金市有增損亦隨低昂聽民隨所有求售亦不限日糴之數實惠及民官備充積公私便之所至就郡庠立學以教宗子率知嚮學持節東蜀凡三年士民愛之如父母遂寧尤所歸心寢疾二旬上章力丐歸主管華州雲臺觀百姓始則朝夕偵問相率禱祈及歸蓋雜奔送涕泣不肯去旣達寓里屏絕家事獨處一室圖史自娛一日忽謂家人將歸正寢且欲自爲志翌日天將明燕坐榻上瞑然而逝十六年八月癸卯也娶錢氏僅再歲而亡贈孺人再娶杜氏祁國正獻公之後封孺人子男五人汝傳修職郎新監舒州山口鎮次汝伋以公遺澤補將仕郎次汝儼次汝何國子進士次汝仲一女許適承奉郎楊棗孫男一人崇揆孫女二人以是年十一月甲申葬于紹興府餘姚縣緒山之原通直墓左公天資高明識見超詣研精性命之說發爲議論及所著易說明白簡易晦菴朱先生一見歎

賞以爲擴先儒之未明頤正郭先生嘗序易書謂貫三才之理于其中一諸儒之說于其外二公師表一世于公特厚晦菴屢以書來相期甚至頤正出一編書公以奏之上孜孜好學公退不少懈率夜分乃寐嘗卽國史所載深求藝祖開創之微意爲書十四卷曰皇朝開基要覽又爲皇朝聖政類編不幸寢疾僅成數十卷其他如南北攻守類攷晉載記年表皆行于時又有論語說鏡歌鼓吹曲祝堯文等詩文六十卷號恕齋類彙藏于家公孝行根于天性自以祿養不及祭祀務極豐潔悲慕不少衰弱弟稚妹備殫鞠育教之有成仲弟善與同登科季善譽亦以取應得官女弟再適人皆竭力資遣遇母家桂氏特厚舅氏旣卒訪其遺腹子爲之嗣且厚給之其他篤故舊撫姻族恩意稱是廉靖自將一介不妄取行郡例冊皆擯不使前按例饋遺者悉歸公帑刺舉尤所盡心苟賢矣不待其請舉奏牘而授之其在他州則郵置以達人知其不可以有挾無敢以浼公者間有按劾不以強有力爲憚所部肅然楚蜀之士夫類能稱道之公抗志不羣砥節礪行不泥紙上之空言必欲

施所學而見之行事尙友古人思與之齊人或疑其好異公不顧行愈力久而益安人益信之攷求世故貫穿今古直欲立事業以傳不腐少名齋以宗迂以勵其操後名以恕其志將以及物也出而從宦苟有利于民圖之甚于飢渴救荒施舍之外又所在爲經久之計在昌國已能勸勉富室買田與山專爲編氓嫁娶喪葬之資在湖外則率十四郡買田各畀郡文學司之每三歲則以給士之預計借者在潼川則以漕計之餘使州縣置舉子莊孕者產者俱給之米皆至于今賴之使天假之年處以大位益據所蘊膏澤必將下于民而官止于員耶壽止于四十七識者痛惜之嗚呼豈以多記損心憤世疾邪而至是抑果有數不可逃耶鑰與公相見之日可數而相與特厚汝傳妙年躋世科大似其父率諸弟力學以守素業汝偁入太學蓋前所未有義方之訓可知汝傳會粹公行事來求銘採其可銘者書之餘弗著銘曰

熙陵諸孫嘉國好文流傳至公遂爲儒門公起孤藐立志堅正尙友古人期與之並學貫經史仕更麾符學仕

俱優形于帝俞平心濟民一變齊魯志勤道遠中道而阻齋志何言勒銘山阿有子繼之尙其不磨

太府卿王公墓誌銘

公諱卿月字清叔世居開封府祥符縣曾祖瓌左朝奉耶大理評事祖阜和安郎父思正翰林醫痊累贈朝議大夫朝議辟地轉徙寓居台州今爲台人公生于嶺上嫡母太恭人商氏夢月墜于前以裾承之僅得其半是夜陸宜人實生公故以名命焉公穎悟不凡未冠而失怙恃固窮自守必欲以學奮身隆興改元試入右庠乾道二年中其科授承節郎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都巡檢非其志也益進于學五年遂登進士第調溫州樂清尉到官值海寇充斥制司督捕甚急諸將皇遽公處之自若密使人扼其境路所出相繼就擒以授諸將不自以爲功爾後獲盜不一公謂此曹雖有兇暴實以失業至此多爲寬其獄識者知其爲偉器憲使程公大昌奇其才薦于朝乾道七年十一月召對稱旨改承奉郎守宗政寺主簿九年三月遷太府丞六月爲秘書郎兼吳王益王府教授淳熙元年七月除起居舍人十一月除起

居郎閱日兼權中書舍人二年兼直學士院公起尉曹不四年擢用爲文字官制詞溫厚真若素宦嘗草胡公銓詞云吾寧身蹈東海獨仲連不欲帝秦至今名重泰山微相如何以強趙人多稱之論事尤不避權貴是歲爲殿試編排官宣召之日繳奏池州守臣忤時宰之意因以帥才薦之五月除直祕閣知廬州時方年三十八在廬僅七旬而陸宜人年高嬰疾請祠而歸日侍醫藥衣不解帶五年春除荆湖南路計度轉運副使八月丁內艱哀毀盡禮甫終喪起知靜江府當李接陸梁之後專務摩撫八年秋閱先期有告效用將殺將官以叛公廷詰而叱之曰前帥平賊功賞有不明何預我事我待此曹如子弟汝乃誣之耶械以屬吏且曰事畢當行軍法監司遣僚佐來欲用他日公不爲動陰部勒以制其變仍攜家縱觀以安衆心效用謀旣泄而形格比訖事無敢譁者歸卽取告者謂當反坐汗喘不能言公曰妄人無知不足以膏吾斧鉞叱遣之效用又率其衆訴曰前日誣枉已蒙辨明而市井訛言不已願納軍器于庫以釋疑謗公善諭之羅拜而退爲出錢五十萬于市許

告捕訛言者翕然而定其處事類此時臣僚有謂廣西鹽法不便于民欲罷官鬻而行鈔法詔監司帥臣條具可否公力言鈔法之害五千餘言雖一時不能回卒如公所料十年七月移帥襄陽觀覽形勢極論事宜致于元樞周公大要謂襄陽重地當屯三萬人乞移荆南之屯併歸襄陽仍以鄂兵萬人隸荆南分荆鄂爲二軍以襄陽爲都統荆南爲副未幾壽皇令條列邊防利害公徑以此書繳進纔一年均州報金人侵地數里削木大書曰移封疆過此均人詢詢謂必開邊釁公知其妄奮筆爲檄告諭邊民安業西府馳問所以公以家族保無他每歲敵騎多逼近境公與兵帥先期圍獵于郊視舊加遠敵騎遂不至又嘗虛傳有警爲之出遊峴首抵暮而歸終以無事赴鎮之初遭歲沴饑竭力賑濟奏陳至于五六田里得免流徙十一年言者乃謂公恬不講荒政十二月罷歸十二年再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十五年冬除利州路提刑既奏事進直顯謨閣改帥瀘州叙人與石門蠻互市紛爭蠻被殺傷者三公謂蜂虿有毒不可不備奏易守臣練兵習武時忘戰日久士卒

驕惰分習勁弓強弩躬自教督軍聲大振其後石門蠻王特錯果貽書叩部川都蠻王墨崖欲借兵以侵邊又集蠻衆二十部兵事勢甚急公雖已素備不忍戕民于兵令蕃漢耆長王文通父子諭以禍福蠻人堅欲得前叙守而甘心焉相持數月公謀知蠻中有郭萬肆者最號桀黠爲之主謀致此邊患以厚賞生致之或請誅以示衆公曰此易爾恐復因此生事奏請廢以重役迄今役于神泉監蠻旣失心腹之人始以印狀設誓待命下吏邊徼以寧紹熙元年進龍圖閣再任明年召還三年正月始至行在所除宗正少卿尋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六月假吏部尚書爲金國生辰使未行除太府卿已而瘍發于背或勸其辭行公曰君命不可辭也七月壬午行次揚州卒于舟中享年五十有五積官至朝請大夫娶趙氏先公十年卒贈宜人子三人好謙迪功郎紹興府諸暨縣尉好問好生並將仕郎女二人在室孫男墨將受遺澤孫女二人尙幼諸孤以十月己酉葬公于臨海縣之牛極山合趙氏之墓公性警敏記誦絕人先以武舉進旣精習兵書武事又登儒科詞章贈蔚

隨事立就議論通暢灑灑可聽古事今事問無不知旁
通釋老之書百家之學游藝多能爲士林第一醫卜星
歷動皆精詣琴奕雅鄭入手輒工儀表瑰偉神情灑落
唱第之日壽皇屬目良久簡記蓋有自矣從游玉津一
發中的亟被金帶之賜在瀘南教士卒衆列兩旁百矢
出帳中蜩集帖上無不駭服至于攷辨鼎彝古物游戲
翰墨丹青一一造妙其他世故叩之無窮而又貫穿文
法練習吏事恩威兼舉所在辦治心計有餘秋豪可察
而持心忠恕事率從厚僚吏有請度其可用雖忤公意
幡然從之故人樂自盡公亦不勞而事集疏財容物尤
所難及歷官雖久用度之餘隨以散施親舊無所計惜
月給歲賦旁及鄰里之鰥寡孤獨者身後纔有田六十
餘畝書畫圖籍之外儲蓄無幾暫攝檢正干讞議之際
務從寬典亦有譏其過甚者公不卹也居鄉恭謹無貴
賤與之均禮閉門省事而不絕物不以一毫之私干州
縣鄉人以此益加敬愛築圃北山之麓取孔德璋移文
中語列爲扁榜泊然若與世相忘者徜徉盡日望之者
以爲仙平日有志事功留意世務擁麾幾遍東南所至

觀山川問風俗歷歷胸次獨恨未識中原張廬有行欲
周覽洪河大山以贊國家規恢之略而齋志以歿薦紳
痛惜之諸孤彙其遺藁僅得三十卷藏于家鑰客授東
嘉始以同寅相與特厚贊倅丹丘周旋二年見輒傾倒
嘗與之論兵公曰兵不易言也指授大略則又曰謹之
戒之惟忍于殺人者可以言吾儕皆不忍也每歎服之
公自蜀歸一見卽自言此行他無所得嘗從康節先生
孫曾傳易數甚詳以兼官玉牒時時相過論人窮達壽
夭奇驗甚衆許以傳授久而弗得語其家人曰今年我
當厄會萬里之行其能免乎一日取其書細焚之而去
未幾遂下世豈偶然也哉好謙兄弟來求銘余亦痛公
之不得行其志也遂爲之銘銘曰
穆穆王公世家開封寓居赤城乃亢其宗始以武進旋
以文顯一尉討賊賞謝彝典召對明光結知至尊不四
三年西掖北門于廬于桂于襄于瀘所至稱最復歸中
都司宗司府拭圭北行望舒感夢卒止于卿人皆期公
出入將相齋志以歿天乎不諒六尺之軀才兼百人死
而可贖八百其身我誌且銘辭無溢美以詔後人以慰

孫子

知婺州趙公墓誌銘

公諱師龍字舜臣太祖皇帝九世孫曾大父令蓮邕州管內觀察使累贈少師追封昌國公諡孝良大父子翔修武郎累贈武節大夫父伯述武翼郎改贈朝散大夫前母錢氏贈宜人繼郭氏封太恭人建炎南渡公以紹興十三年生于長興先大夫宦遊遷徙尋定居于紹興府之餘姚公幼穎悟疑如成人七歲聽講春秋能解其義太師史魏公初爲邑尉二子與公同研席公日記千言下筆成章魏公奇之未習聲律以古體著雪賦甚工三十年取應授承節郎監潭州南嶽廟壽皇登極轉保義郎隆興二年以鎖試登丙科改授左承務郎監建康府糧料院郡委受輸庾吏以壓案銀來公正色叱去盡革宿弊俾自概量邦人已稱之有民田在大江中流訟久不決官吏憚風濤之險無親臨者率不得其實公輕舟徑至田所訪之耆老曲直始明帥閱其辭稱獎不已疑獄多以屬公仍兼領獄掾帥漕交薦秩滿調知武進縣訟牒填委剖析如流落筆精富老胥鋒服縣爲士夫

淵藪豪民倚勢縱橫歲輸殿諸邑送使緡錢負數萬公諭以理而嚴其期會翕然樂輸不費鞭筆先期以足乾道六年騎軍徙屯旁郡屬邑分造廬舍將校邀賂公不從徙之磽塉地倍費工力公躬自督工落成又先他邑愛民御吏寬猛適宜而若老于吏事者而公年始及壯人尤服之守知其才事無小大皆與公謀年少行卑而俾兼尊長司攝郡博士宗子儒流又皆驚歎譽益聞部使者列薦于朝權知邵武軍陞辭所奏皆郡邑利民事進止詳華占對明辯壽皇嘉納且曰秀王之孫與卿同名孰爲長公對曰臣爲兄行遂命幼者更名皇族更名實自此始郡以運鹽爲歲計積蠹殊甚用度益匱僚吏俸給至累月不支公刻礪百弊規畫一新課入增衍去郡之日帑藏充溢至今類之土俗慄悍至白晝以刃相殘有手刃十餘人者又多盜公重爲之禁俗爲衰止嘗捕強盜至庭公一閱知其非縱釋之邦人疑其太匆猝已而得真盜衆始駭歎以爲神有富民兄子尚幼熏其目又寘毒食中幽囚以覲其死偶以他事到官須其兄子爲証逾期不至俾搜其家得于僻舍齧廢骨立非復

人形公爲析其產命醫用藥復爲全人真生死肉骨之恩也興郡縣二學增其廩給鼎新貢闈士氣益奮遂有以經學冠南宮者造鎧甲承命最後而辦集最早試于御前彊弩不能徹而第賞乃次他郡上供溢額亦自言郡人刻石以紀政績監司入境者艾遮道攀留不可數計憲使謝公師稷首以聞漕使柴公瑾錢公佃繼之有旨審察還朝欲使持節嶠南公辭以親老除知滁州未上丁先大夫憂服闋除眞州奏事眷獎尤寵儀眞酒政廢闕稅課日虧公爲之削酒價以便民蠲征取以通商用度頓饒會南北泛使交馳供億數倍處之從容又以公帑之餘助漕計前此未有也飭武備修社壇百廢具舉諸司爭言治狀歸奏民兵及兩淮備禦之策擢知温州溫在東浙爲劇郡人士尤繁公延見盡禮務以儒雅緣飾春秋釋奠于學元日序拜皆宴以觴豆儒士歸心焉閱牒訴數百紙不以屬吏治豪猾雪冤誣或持短長歸訟者得其情不欲已甚正色誚責之媿謝而去不敢復至庭下鋤筍爲清積逋殘欠追逮日繁公悉蠲之四邑不下數萬緡而公樽節有方不以乏告也吏有僞

爲符印以盜庫金亦爲印鈔以欺鄉民者公據法黥竄吏重足一迹無敢犯者會歲疫甚公盡力調護全活者不知幾人年餘以諸誦轉聞徙知婺州首蠲宿逋減折苗以寬民力罷酒務敷賣之擾人尤樂之纔閱月而公病一日謂家人曰吾數將盡平生不泥佛老不諂鬼神不好禳祥不信陰陽卜筮方術之書毋爲禳禱使我爲畏死戀生者名醫四集皆以禮遣之又曰吾死無憾惟八十之母不得終養爲吾大恨吾婦吾子能孝能養有加于前則吾死亦瞑矣易簣之際不但不亂以紹熙四年正月壬辰終于郡治之正寢享年五十一娶聞人氏封宜人子男四人希醇高郵軍高郵縣尉希一泰州如臯縣尉希白湖州烏程縣主簿皆迪功郎三人累薦胄監未上禮部希章尚幼受遺澤女四人長適文學應宗度及幼女皆先亡餘未行孫男三人長與慶次俱未名女三人十二月庚申諸孤將葬公于縣東石堰西嶼之原以秘書省正字顏君械之狀來求銘余與公同登進士科相與素厚假守東嘉去郡數月而公至如臯又娶舅氏汪韶州之女契好益厚正字嘗在公幕下所載詳

實可攷爲擷其大者而序之嗚呼公簡重而周于物謙退而敏于事務清勤謹然諾事父母盡孝居父喪哀毀幾不勝錢宜人早喪殯于青田公自幼聞之每深霜露之感卒遷奉以歸以公遺命葬于先大夫之近山弟妹嫁娶身任其責門內專守禮法長幼進退有度事無巨細動有繩約內外肅然篤于教子雖吏道倥偬公退必使之環侍講貫經史商榷人物或通夕不倦故皆有場屋之效家素窶忍貧如鐵石食不重味衣無華采藏書外無他嗜好姚江一區之宅僅庇風雨觀者若不堪而公以數十口處之泰然治移于官吏事心計有不習而能者故所至可紀廉介自厲而以恕待人方在郡時親舊及寒士隨力周卹各盡其意雖居閒亦以其餘周人之急作文若不經意而援筆輒就嘗採史傳治亂成敗之跡爲博古摘華三十卷臨江築小室號翠霞有詩幾千篇以名其藁他文稱是嗚呼惟我國家慶系繁衍賢才輩出進與寒峻並驅仕爲朝廷重臣漢唐之盛不及也以公之才抗志尤高而進學不倦使遂登用必有以大表見于世天不假之年其所施設著于四郡而止君

子以其所已爲足以知其欲爲者可銘也已銘曰周強以宗宋祚允隆本支日繁人材日豐公生明時不爲不逢惠洽四州聲流南東然而宏博之習以早達而事不就遠大之業以中壽而位不充家學有傳餘慶所鍾詩以颺之尚詔無窮

益陽縣丞趙君墓誌銘

紹熙四年冬余待罪西掖臨江彭子壽龜年以秘書郎擢右史一日相與論近世皇族人物之盛余曰自元祐初子湜始見于進士題名至紹興十五年有伯攄者登甲科余時已省事人皆言南渡以來所創見此人必遂通顯矣後聞其沈滯選調而賢譽益高子壽曰子之論乃及此耶此吾之婦翁也其仲子興化使君今夏遭母太宜人曹氏之喪以歸將祔葬于吾鄉清江縣建安鄉磐石之西宅原君之墓以君之行狀來欲併求銘于朝士子其爲我銘之君字德蘊藝祖皇帝七世孫也曾祖世統贈安化軍節度使濟陰侯祖令杳贈昭慶軍節度使吳興郡公父子暉武經郎君生于東都睦親宅幼而穎悟不爲兒嬉五歲誦書數千言儼如成人吳興愛而

拊之曰是兒必以詩書光吾門靖康避地微之婺源武
經赴調君年纔十四幹蠱有條道方梗踰年不聞問君
晝夜泣禱一夕然臂武經心爲之動投袂徑歸人以爲
孝感武經官臨安母孺人王氏屬疾君侍奉甚謹藥非
嘗不進衣不解帶居喪哀毀悲號感動行路兒有歌呼
過門者長老呵止之汝不聞趙孝子之泣乎里巷肅然
從祖令時以王爵司宗必欲官之君以願學辭及隨侍
臨江聚會數十人君盡力調娛羣從幼孤未立友愛備
至躬率講習其後聯名薦送有登科先于君者高宗嘗
諭宰臣曰朕閱取應宗子伯攬程文多引詩書良不易
得可令赴正奏名及臨軒放進士劉章以下至第九人
見君名顧廷臣曰是能力學取高第誠可嘉也召見稱
獎欲加進擢君不屈于當國者止依格授左迪功郎嶽
州司戶參軍用特恩循修職郎太守初亦易君後知其
廉勤而臨事明敏歎曰平昔自謂善料人幾失之趙掾
殆未易量也經界法行君躬按阡陌抑強扶弱不容姦
欺樞密何公鑄繼爲守見君文體典雅賤奏悉以屬焉
汪公勃歸自西府聞鄉人譽君甚曰吾頃爲廷試諸位

官嘗愛其策恨未識之會君沿檄至縣一見如平生歡
卽薦于朝秩滿循從政郎爲鄱陽縣丞洪公興祖守饒
亟稱之曰棄膏粱之習躬寒素之行宗室之標的也參
政程公克俊方閒居與君論詩文或至終日二公俱薦
之調柳州州學教授武經勉使之官不得已留家侍傍
單騎以往至宜春慨然曰深入瘴鄉重貽親憂仕進非
所急也遂乞侍養以歸初陳文恭公康伯知貢舉擢君
爲舉首及登參預聞君赴調喜甚延譽時宰欲振耀之
會銓曹有南安教官闕君曰是可以便親他何求焉陳
公欲留之不可曰此非所以處賢者姑以成公美志爾
將之官代者祈少緩君與之同年爲遲遲幾年而後進
會陳公入相或勸申前日之語君謂方安于此苟求非
吾願也郡在庾嶺下君訓導有方士皆奮勵弦誦寢廣
甫書放遣武經憂哀禮有餘治葬惟按之禮經略陰陽
拘忌之說曰葬者藏也卜宅兆而安厝之禮也親喪分
當卽死敢徵福乎服除轉爲益陽縣丞張公孝祥方帥
湖南邑事多以付君訟久不決君徐詰其情折以片言
莫不悅服有求薦于提舉范公成象者范曰非敢惜此

章欲留以待一賢者君眎象首以劍上蓋與君嘗察知之尤深也乾道四年夏君以勤職而又禱旱重爲暑氣所乘疾如痢瘡屏去醫葯起居如平時七月四日晨起猶對問疾者已而不言但以手加額若誦佛然而逝家人環泣忽顧曰毋擾我良久復瞑目既晡卒于官舍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五興化通籍朝列累贈君朝奉大夫太宜人少君五歲開封人左宣教郎知海門縣棟之女有賢行安其夫之貧故能保其家而又教子以有立君之葬以其年十一月壬申太宜人之卒以五月二十七日其祔也以九月庚午子四人師侗從義郎永州兵馬監押師俠卽興化也官朝奉大夫師攸師翰俱爲承信郎監潭州南嶽廟女二人長適通直郎知文州軍州事王沈次適子壽朝散郎試吏部侍郎兼侍讀子壽彭因已見前是孫六人希諫蚤世希謨承節郎添差監丞年之字以此不書姓州在城稅務希律希詵希詢希許女七人長適王節之次許嫁王汝嘉次適承節郎胡晉餘未行曾孫女一人抑聞君之爲人誠以處已恕以接物寬以待下儉以居家嘗教子弟曰人福力有分量當重惜之仕宦盡其在

我不可苟求妄進與其有求于人不如無欲于己與其取賤于人不若以賤自安嗚呼賢哉君以二弟少亡撫教諸孤不翅己出君之長女未笄武經久已許嫁文州君方遭外艱語所親曰介弟諸女已長求配當先於吾女迨終喪則從子受室女出適又嫁一表妹然後畢王氏嫻事親族之長者以禮待其幼以慈有疾或喪竭力赴之寒暑風雨不顧也未嘗談人之短聞人有善若己有之爲人謀必長慮卻顧爲經久計而忠告之性酷嗜書經史百家無不該究手抄者至數百卷動以書自娛曰老矣豈以求進但欲賴此收放心免爲外事撓耳奉佛尤謹旦必課經終身不替世味冲澹不蓄長物其容退然而所存甚遠使盡其才用于世必有大過人者厥後孝宗尤親睦九族搜取人才中外進用不減周宗而君止于中壽墓木拱矣豈非命耶興化能以才請自見庶將大其家銘曰

猗嗟益陽宗姓之望也少登巍科中興之倡也受知思陵迨文恭之相也竟沈下僚何天之不諒也道行于家而賢譽之暢也使盡其用幾今之劉向也我問其賢而

銘于旣葬也後人勉旃尚惟宗之克也

永寧郡夫人孫氏墓誌銘

夫人姓孫氏池之石埭人世爲大家曾祖某祖某父某夫人幼而警敏事父母以孝長歸故中書舍人直學士院王公鉉公以一時名儒篤學洽聞典內外制光顯于朝每語人曰我方窮約時刻意于學夫婦攻苦食淡久而愈相安及從仕以來尤能齊家治內賓祭省禮略不以累吾心所以得專意宦學者皆其助也以是人益知夫人之賢舍人書無不通尤精于易一日自卜卦顧家人曰吾殆將死矣遽捐館舍年甫四十有三夫人不堪其憂時舅姑在堂幼孤滿前舍人清貴無生業家道艱窘姑實繼室性又嚴厲夫人身任一門之責娛侍阿姑率能當其意舍人有弟爲廬州錄事參軍亦早世孤嫠又衆夫人經紀其家撫愛其子女不翅己私憂樂與之同婚嫁與之均人尤以爲難孀居十餘年二子長立從仕則盡付家事不復介意且曰我辛苦教子幸爾輩能任事吾何求哉安輿往來兩間優游自適專精佛課諷唎無倦色暇則歌酒爲娛含飴弄孫如此幾二十年長

子宰鄂之崇陽迎侍滿秩夫人以微恙卒于郡中頭陀寺之寓舍淳熙二年九月五日也享年七十有三二子長曰漑朝請大夫直祕閣知平江軍府事次曰溼故朝請郎守大理少卿致仕女五人承議郎新通判施州湯允德迪功郎臨安府教授章綱進士李昌齡汪森李熙載其婿也孫男七人長木蚤卒次克昌從事郎充四川都大茶馬司幹辦公事次伯昌迪功郎次東文林郎江州彭澤縣主簿次夢昌次汝昌次楠迪功郎嚴州壽昌縣主簿克昌暨東俱嘗上禮部而夢昌兩預首選孫女二人長適承事郎監建寧府大挺場葉延年次適承事郎監無爲軍崑山鎮虞方簡夫人始葬于石埭之黃龍山少卿嘗位于朝方以才奮而遽下世東其子也痛其父齋志而歿日者又盛言黃龍山之不利紹興三年啓夫人之穴謀改卜焉平江時方將漕西蜀旣歸遂以五年九月望相與遷葬于九華山下鑰少嘗誦舍人之文三人脩門不及識少卿及平江爲戶部郎一見如舊識慶元改元自吳門貽書以夫人之銘相屬且示以巴之通江陳宰淇所狀遺行而鑰已得婺而歸今日又以書

來曰子既得聞其遂成吾志惟夫人淑範懿行皆可得
銘因平江之請勤甚敢敬書之銘曰

惟紫微公掌內外制謂將朽用而不永世二子克家以
才致身熟知闡範自孫夫人夫人之賢用心均壹始任
其勞終享其逸九華之麓千載是藏我颺以詩後其允
臧

攻媿集卷一百二

攻媿集卷一百三

宋樓鑰撰

誌銘

高端叔墓誌銘

余與端叔游舊矣宦游契闊而情好愈篤蓋其清苦勤
敏皆余所畏而與人蕭然又不得而疎也投閒來歸攜
變離騷一軸遺余曰試讀之當相與論其當余退而讀
之擊歎其精深而悲其志方將與之痛飲而極論之而
端叔已病病久而不可為精爽猶前日也一日遣女奴
來手札炳然以所藏歐陽公為進士時白欄及其史藁
詩章見遺且曰吾將亡以此為永好辭之又至未幾而
亡矣寔慶元三年九月癸丑也往而哭之哀將葬其門
人來告曰先生葬有日願得銘其墓余為之泣曰嚮固
嘗狀其先君之行今又忍銘端叔耶卒敘而銘之君姓
高氏諱元之端叔其字也韓國武烈王曾孫曰士學朝
議大夫是為君之曾祖祖公仔右宣教郎燕山府路宣
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考世埴修職郎致仕母洪氏封
孺人高氏家蕭門五代之亂徙濠梁又徙亳是為蒙城

高氏後居京師建炎衣冠南渡修職始寓明州今日慶元府著籍于鄞安貧而喜教子君性穎悟絕人勤篤亦絕人居近市獨處精山蕭寺顧無書得易一編晝夜誦不輟逆曉大旨鄰士異焉稍借以書君下意質疑謹聽強記執禮甚恭人亦樂告之飢寒寥落辛苦萬狀人或厭且怒至排擯不容瀕死者屢矣而志愈厲夜依佛燈寒擁敗楮或數月不盥櫛由是博通經史諸子百家之書少未知名屯田郎三山鄭公錡一見奇之俾訓其子鄭公爲鄞士師表人以此加敬始浸得束脩以奉親旦力于學今漳州使君傅公伯成爲教授折節定交不以諸生遇之由是門人益衆殆數百人少讀襄陵許公翰書及從沙隨程公迥故允遂于春秋博采諸儒所長搜抉無遺聞人有書曾不憚遠裏糧徒步而求之前後凡三百餘家訂其指歸刪其不合者會粹爲一書間出自己意號義宗蓋十餘年而後成晚多所更定專務明經自三傳而下不盡以爲可吾鄉及旁郡之爲春秋者多出君之門或其門人之弟子也嘗病學者不務下學上達驟而求之太高故自天文地理稗官小說陰陽方技種

藝之書靡不究極雖庸人一技可取亦盡禮問焉佛氏大藏經五千卷讀之再過他可知也含英咀華以昌其文困阨多故其思苦憤排極故其得深真有劇目鉢心穿天出月之工旣乃日造平淡以幾于古作詩數萬存不能什一自謂樂府不媿前作嘗謂離騷之學幾亡矣爲之九篇曰愍喻志曰臣薄才曰惜來日日感回波曰力嗽曰危衷曰悲嬋娟曰古誦曰繹思深得三閭大夫旨意且曰變離騷者沿流于千載之後而探端于千載之前非變而求異于騷所以極其志之所歸引而達于理義之衷以障隄于墮波之不反者也又曰班固揚雄王逸劉勰顏之推揚之者或過其實抑之者多損其真宋玉賈誼東方朔嚴忌淮南小山王褒劉向之徒皆悲原意各有纂著大抵紬繡緒言相與詹詠而已原之微旨不能有所建明噫君以爲騷人之本意將亡君之意又將誰明之耶性嗜書家藏數千卷手自點勘寶之如珠玉遇所未見解衣輟餐不計其直又好周人之急有古人內溝之心田不滿半頃或割十畝以遺親黨事父母盡孝浣濯炊爨必身親之初入郡庠一羹藪必以奉

甘旨而食淡自如人設異饌不敢嘗必歸以遺親平居無疾言遽色彊力而忍詢薄之以患難而不可奪教導生徒勤懇盡誠如訓己子貧者致貨財則卻之而訓愈力有念其孤苦衣食教誨卒名于鄉君無德色也婺土柳義老于逆旅君哀其窮率鄉人供給之死爲之棺斂至殯于家皆人所難乾道四年薦于鄉淳熙改元又爲第一凡五上春官卒不第僅得因慶需以榮其親去年當受特恩不就年纔五十有六而卒疾旣革不食者月餘自分必死卻葯屏醫而處之怡然區處身後事纖悉無遺獨以不得終養母氏爲痛修職葬奉化之察廉岡力疾作書以母氏他日事屬其門人屠君槐以其居近察廉也且爲書以別親舊君子曰終豈不信哉豈不哀哉娶朱氏里士友聞之女先三年卒子男三人子高子高子文一女淑尙幼家貧無以葬門人相與經紀其家以十二月甲申葬君于桃源鄉蔣山新盛隄之原始修職生名門實爲殿撰睢陽劉公棐之甥君學問固有自來蚤受知于殿撰從子侍郎孝騷周公侍郎縉周公年八十有二爲君記諫齋稱君之刻苦雖聚螢積雪和膽

刺股不能過也屬文瞻蔚咄咄逼人學益富文益進行益修此其志欲立于萬人之上而以謙名齋可謂有志之士矣客游括蒼吏部何公偁風裁最高愛君之才教以詩律其子參政公遇君尤厚至今不衰也禮部會稽陸公游文章少所許可以詩人稱君君又好前輩遺墨故物對之則起敬如見其人得之則喜而不寐以遺余者一二也老校退卒與之語中原及兵家事抵掌忼慨有封狼居胥之志故論兵法尤精或得其一策以干時宰諸公爲之驚歎使得少分自見且將著于事業而坎壈終身不得一官以死豈非命耶義宗百五十卷又有易論詩說論語傳後漢歷志解各一卷揚子發揮三卷詩三千雜著五百號茶甘甲乙藁藏于家嘗結廬察廉在大小萬竹之間著萬竹先生傳自言爲人達生任性不拘拘儒者之節好學而未至于道好文而不中繩墨好聞而刳心千古澹苦吟而不能自己鄉評亦謂君有不可曉者三貧而疎財貌古氣嚴而樂易已甚衣冠垢敝望之如木雞而胸次灑落綽有晉韻知君者以爲然

銘曰

君之生兮何爲君之往兮何之學窮百氏兮五上而空
歸書書萬卷兮竟死而何裨天不可問兮吾將誰訴君
視如歸兮吾又何悲志在乎魯史之義宗文存乎楚人
之騷詞噫後有欲知萬竹先生者其視諸斯

工部郎中曹公墓誌銘

代注
尚書

公諱邦字仲本姓曹氏世爲開封府祥符縣人曾祖之
器宣義郎祖組由太學登宣和三年進士第晚因郊祀
進祥光賦徽宗稱賞召試中書省換授武階兼閣職仍
給事殿中仕至道州刺史有箕穎集參政謝公克家爲
之序父勛得世父官歷事四朝爲昭信軍節度使開府
儀同三司累贈太師諡忠靖三代皆贈至太師宣義爲
嘉國公道州爲魏國公忠靖之亡也高宗皇帝在德壽
宮悼念平昔賜以宸翰具言其嘗從徽廟北狩親被密
旨持御札御衣以歸俾予繼統且達二后書信請梓宮
太后之還盟烏珠而卻其師烏珠舊作兀
木今改後同使逆亮而
得其情且曰終始一節夷險不渝厚其賻贈之禮因疏
行事大概賜其後且見予不忘之懷措紳讀之無不感
歎以爲君臣之際古所未有也公爲忠靖仲子幼而敏

慧孝謹好學屬文忠靖尤愛之紹興十九年忠靖爲保
信軍承宣使以郊恩奏補成忠郎二十六年添差幹辦
翰林司二十九年忠靖北使適當危疑之時高宗念其
忠勤無以示寵遇之意乃召公赴中書後省試策深喜
其才特改授右承奉郎差充奉使大金國信所親屬十
月充顯仁皇后殯宮總護使司幹辦公事三十年幹辦
行在諸司審計司三十二年除軍器監主簿隆興元年
知大宗正丞二年遷宗正丞乾道二年以便親主管台
州崇道觀四年差通判紹興府五年除太府寺丞俱不
赴添差通判明州公未嘗歷州縣而曉暢吏事通練人
情如素宦者時嗣秀王出鎮多以郡事委之公亦盡心
裨贊相得甚歡八年太上皇帝時以皇太子尹京妙選
寮案除公臨安府推官尤被眷獎未幾隨府罷出知嚴
州年未四十初試畿輔爲治得寬嚴之中吏民安之尙
書張公杓亦以妙年爲別駕俱敏于政庭無留事至今
相與如兄弟然錢塘江岸爲風濤所壞大興工役公進
錢萬緡石版五千片以佐其費朝廷嘉其不擾而事辦
特轉一官以寵之淳熙元年秋丁忠靖憂執喪盡禮號

募毀瘠聞者稱美始忠靖既奉梓宮太后以歸功高眷
渥見忌于權臣因丐外祠卜居天台至是奉喪歸葬遂
爲台人四年起知徽州到官尤篤意民事剖決滯訟皆
得其平山城民生甚艱下至薪炭微物必竭力而後得
之公知其然因細民負重至城而不能售遂以官錢居
之以俟嚴冬用元價以應民之須初非有規利之心故
人皆感其惠因此乃反致繁言江東大饑公拊摩如不
及荒政備舉而百姓終以艱食未免流移孝宗皇帝深
軫疲氓令言者以徽饒二州流民獨多謂不峻其罰則
無以勵方國遂與饒守俱鑄三秩停任于是列郡聳然
民益受賜公退而安之不敢自辯尋主管建寧府武夷
山冲佑觀十三年差知衡州十六年冬陸辭奏事太上
一見曰此吾尹京時賢寮也問勞甚寵留爲尙書司封
郎官以職兼司勳避父嫌名改工部郎中旣出親擢朝
士不知所自或告之故且曰曹工部宦達最久今日卿
相在小官或布衣時已嘗丞宗正矣公以故家子雍容
省戶言議文采豐蔚可觀人始翕然稱之謂其宜有以
得此也紹熙改元夏上章求外補差知常州未赴以論

罷明年復任冲佑慶元元年差知蘄州待次里第三年
閏六月乙未卒于正寢享年六十有一積官至中奉大
夫祥符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服四品娶洪氏吏部尙
書擬之孫通判明州光祖之女封令人子男二人恕承
奉郎志忠翊郎改奏授迪功郎處州松陽縣主簿俱先
卒孫一人復將以遺澤補官是歲八月丙申葬公于臨
海縣靖安鄉小石保之原忠靖奉佛老甚謹卽小石建
精舍以延往來公奉先志又加葺焉先一年自營壽藏
于其側從新卜也公生長富貴而以儒素自將幼少無
驕矜之色忠靖出入禁中手擅筆墨而謹畏無比有萬
石君之風避遠權勢辭謝寵榮高宗知公爲愛子又閱
其詩文故擢之朝列後受知于太上進登郎省然三十
年更歷內外才不見于施用迄止于此非命也耶忠靖
樂桐柏山水築庵于西偏高宗書冲齋二字榜之傍有
雲壑尤勝公間居日久增飾其舊徜徉于中意度蕭散
不復嬰拂世故獨好以餘財爲鄉曲義事爲邑中建西
橋堯通途穀貴則損其直以平市價雪寒則散所積以
賑貧民死喪者助以棺斂逆旅者濟其空乏野有暴骸

爲之焚瘞建佑聖殿于松隱山爲一方祈福之地水旱爲沴必齋戒躬禱多獲嘉應自邑入邠有三渡之險爲置大舟以濟不通民戶無投邑人德之故死之日士夫相率致祭歷言其事鄉閭無不嗟痛嘗過越上見茶園路僻雨濘則不可行又天姥一嶺尤巉巖難進皆捐金平治加之以石爲利大矣官至六品賞延未及其子先以奏弟之子愆今爲奉化縣尉宗族親黨倚以自給者甚衆風誼出于天性非勉強爲之者達于時變自以再世由文華際遇累朝亦欲以此自見既不得與寒賤爭執每遇吏事必疚心圖之觀其所已見者如此使得盡其才設施必有過人者旣感疾卻葯弗進嘿無一語及家事恬然而化又可知其所存矣修謹潔廉仕途略無玷闕新安雖坐巖譴無有爲之明白者及得毘陵言者止謂引疾丐去不應治劇當別與閒地然其中却稱在嶽之政揅荒自有條理而人或咎其有膏粱之習夷攷其迹乃大不然罷非其罪人多冤之由是知人有善可稱者公論自不能掩也噫公今亦可以無恨矣某女弟爲洪文憲公孫婦與公有連又素相好也公之將葬復

在齟齬奉祖母洪氏之命求銘余旣哀公之不究于用子皆蚤世不得詳載行事姑掇其家所錄參以平日見聞者爲敘而銘之銘曰

有周振鐸始封于曹參起相漢至當塗高中更累代達者蓋鮮惟我國初武惠最顯猗歟太皇門多侯王公家晚著奮于穎昌曰文曰章名馳宣政忠靖繼起闕閔益盛公實鍾愛克世其家蚤登三丞桂苒歲華受知太上始在郡列卒不得施蘭摧玉折二州遺愛一鄉陰功孤孫秀穎其報必豐天台赤城父子仙去我惟銘之以詔不腐

孺人俞氏墓誌銘

紹熙四年余爲殿廬諸位官臚唱之日掌以甲乙科號名奏御時前五名婺人居其四君相以下皆動色以爲一郡之盛喬君行簡則第五人也余從父弟鏞嘗與喬君兄弟同研席又與行簡爲同年生同以表牋事入期集所時相與見過故與喬君尤稔慶元改元余旣丐外得婺而歸喬君有書介鏞以來則知去載季冬之癸酉遭其母太孺人俞氏之艱矣未幾又以教授李君誠之

所爲太孺人行狀至且曰行簡不孝不得以一日之祿奉吾母菽水願求銘以賁九京余哀其言又知李君非溢美者遂摭其實而書之太孺人世家東陽會大父羲大父咨益父嗣同年二十嫁同邑喬居士森時舅姑已歿恨不逮事事其神主于正寢如生問其平生所嗜如古人所謂昌歎羊裘者歲時祭祀必供焉見親黨之事舅姑者每加羨慕且曰宜善事之吾不及盡此禮矣治家嚴整內外肅然自奉甚薄時儲酒肴以待居士之須賓至則奔走治具晤言燕語必以善道有犯者諭居士以不爭居士深于黃帝岐伯之書鄉有病者多卽之願厭其繁必勉之曰是可以濟人不務規利何厭也由是所活滋多比鄰以室廬求售成券已久忽欲復取人皆難之則贊其夫曰法不可復取矣然彼戀故棲而我必取之則非所安也居士卽還之其人感悅終身居士憂二妹之廢而貧孺人慨然曰吾未有以報舅姑况君之同氣忍坐觀其失所耶併其子挈以歸撫養皆有恩意有子不責以營生惟勉之學里巷舊無學者喬氏獨闢家塾延師儒以爲之倡遠來者館穀之弦誦日相聞助

成居士之美皆此類也寡居之後身任家事一毫不以累諸子子嘗手揣輕重曰是猶足存耶旣不得求師四方則合鄉之秀士相勵以學業當論文時往往立屏間傾聽記其要處退必詢究之不會于中不已也故士亦樂與其子游升堂進拜禮如家人春秋寢高子屢舉不得志念無以慰母心則諭之曰吾欲汝爲善士豈求必于進取乎行簡以上第歸鄉曲歆豔孺人視之淡然徐省其私持身益謹不以驕人始爲之喜及屬疾旣革則又曰吾生于宣和之三年至此不爲不壽汝曹第求自見于世以顯其親祿養不及吾無憾焉人以是知孺人之教子真有義方非夫慕富貴以爲悅者也子三人長德佐先三年卒次子驥業儒幼卽行簡也從事郎饒州州學教授女二人長適王元諭次適杜之琮孫男三人從龍次龍元龍女六人尙幼先是長子旣喪孺人于婦孫慈愛有加至是冢婦鄭氏以毀卒亦可以知婦姑之間矣十一月丙申將合葬孺人于居士之墓孺人嘗該慈福慶壽恩故得封云銘曰

柔而寡識閨門則均愛而失教婦人之仁猗歟夫人乃

異于是以義相夫以學教子子登甲科喜猶未深察其所安始慰于心壺彝之懿莫此爲盛我銘諸幽尙籀餘慶

趙明道墓誌銘

慶元二年趙共甫自丹丘來主鄞簿粹然佳士也已而其長兄見過舅仲俱賢意源流必有自一日共甫爲余雪涕言曰先君之葬三十餘年矣既不及銘願有以表墓道庶幾有傳焉以贖不孝之罪且以行實來余悲其意矧共甫之言篤實必無溢美爲次而書之昌陵皇子燕懿王德昭生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舒國生定州觀察使博陵侯從實博陵生保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房國公世彊是爲公之曾祖房國生皇兄昭慶軍節度使安康郡公令碑是爲祖武德郎子祐公之父也武德南渡轉徙久之始寓于台公諱伯直字明道建炎二年三月詔宗室羣試于有司特授承節郎累轉至訓武郎初監南劍州沙縣鹽稅歷台州黃巖縣酒稅明州奉化縣稅婺州兵馬監押以親老不赴三任嶽祠再調贛州興化軍兵馬監押明州兵馬都監又以外艱不

赴遂主管台州崇道觀乾道三年八月辛丑以疾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五十有一月丙寅葬于臨海縣大固鄉蔡嶺之原去武德墓西少南三十步娶程氏以紹興二十一年五月庚子朔卒殯于白龍潭之精舍至是合焉四男子師紘今爲忠訓郎添差充潭州排岸次師臬亡矣次師絳保義郎添差監婺州都稅務次師邨修職郎共甫也各以科目進二女長適修武郎李蒙次適成忠郎張萬孫男九人希魚希珉希質希淵希魯希瑀希諶希詔希挺女十人公生承平時習見富貴而天資端靜莊謹自將長好儒學善屬文治尙書博觀史傳尤習知國朝憲章性至孝兵燬流離事親就養無闕武德晚嬰末疾藥必先嘗而進十餘年如一日居喪毀瘠兄弟和樂無間言介不絕物不同流聞善則勇于必爲見惡則避之若將浼焉居無緣飾動有典刑雖退然若不勝衣言如不出諸口至是非利害剖決明辨人以爲不可及橫逆或加未嘗校也蓋其質本夙成而歷世故蹈艱險困心衡慮多識前言往行故能躬行如此居官廉恪御下多得其心在章貢日羣卒忽擁門告曰軍且變恐

併害公盡徙公家出城而後去公始諭之不從乃微服
問道以入迨羣集郡庭則公從中出衆愕相顧因開譬
禍福羅拜聽命事遂息公雖不自言而郡人甚德之自
奉雖薄而豐于祭祀教子嚴篤觀其義方之訓可知仲
弟早世公善撫其孤卒使有成有子師鄧今爲承節郎
公恬于利祿北客之同寓居者如參政賀公錢公皆欲
力挽其進公謝曰國家多難大父而上陪葬山陵悉淪
異域痛心北望不如無生祿仕實非素志家貧親老無
以爲養故未能自己而暇求榮耶二公皆愴其言不欲
強也晚號老圃每愛歐陽公吾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
日不花開之句負郭卜居手種花卉時節互秀無日不
徜徉其中帶月荷鋤臨風曳杖微吟舒嘯自適其適旣
不事生產祿又不足代耕因以別畦蔬蔬日鬻以助用
安分自足與物無競超然獨樂以終此生嗚呼賢哉使
其得試于用其志決不在富貴而已惜其終不少見于
世然胸次夷曠無毫髮怨尤形于詞色識者可以見其
所存矣余以淳熙五年贊倅丹丘一介之善多與之接
聞公之風已後之矣幸因其子之請得爲公銘姑以致

尊慕之意云銘曰

王孫翩翩舊聞其賢篤學自立詞采燦然孝以事親欽
以奉先半生漫仕樂以窮年教子義方科目相傳定交
令子獲聆緒言老圃之適吾將學焉爲發幽光見此銘
鐫

奉議郎黃君墓誌銘

君諱仁儉字約之姓黃氏本出建寧浦城谿東之族慶
歷皇祐間高祖銀青仕于中原因家于陳之宛丘曾祖
好謙朝散郎知潁州贈通議大夫祖宰承事郎特贈直
秘閣累贈金紫光祿大夫父子游朝請大夫以君升朝
贈奉直大夫母武氏贈恭人紹興初奉直自度支郎出
守台州遂居明之奉化縣十三年之任補將仕郎次年
監潭州南嶽廟次調嚴州淳安縣主簿秩滿以奉直年
高不敢去左右再奉祠未幾遭外艱服除監台州支鹽
倉歷處州青田縣紹興府餘姚縣丞綱貫循從政郎孝
宗覃恩循文林郎高宗慶典循儒林郎引年致仕授通
直郎賜緋衣銀魚今上登極轉奉議郎慶元二年四月
丙子卒于黃巖長子官舍享年八十有三娶高氏建昌

軍通判公惕之女后族也先四十一年卒再娶陸氏處
州通判康民之女實左丞諸孫先八年卒皆贈孺人子
三人直行迪功郎監台州黃巖縣鹽監管押袋鹽次直
古早卒次直義女二人長未行而亡次適進士陳經係
男三人正蒙正需正師女四人長許適進士鄭樞君先
葬高氏于縣之寶化山又自卜壽藏于禽孝鄉車盤隄
之原既葬陸氏今諸孤以十二月庚申奉君之喪合陸
氏之墓君家世多名德性警悟長于記問史記兩漢杜
詩韓文默誦連數百言無遺忘及見前輩逮事直閣公
典刑具存多記承平舊事談之纏纏不倦內明而行以
至誠不事外飾居家孝友端愿絕口不言人過有德于
人亦不道也確守官箴廉勤自將不爲矯激沽名事輻
晦恬淡不與物競人莫窺其際淳安俗獷悍競渡多致
殺傷尉懼而在告君攝事處之以術帖然不誣邑人謂
未有也嚴歲取米數萬斛于糞多不得全數君被漕檄
受米于蘭溪去取以公吏不能欺糞旣如約嚴乃得實
用焉在台攝郡幕給軍衣有紕薄者羣卒掉臂忿怨坐
上倉惶失措君徐呼其長諭以禍福羅拜曰黃佛子有

言安敢不聽汔事肅然邑隸縱權貨受賕不盈尺而法
當流君攝法官曰法重情輕可從輕乎吏以爲不可君
曰法本忠恕非爾所知請于守詹公儀之卒如君議赴
青田日道山籍雲今樞密葉公自戶遣居喪一見道舊
久之且曰青田鐵阮錢多以促辦害民今得長者爲丞
民其少蘇乎君期會竟而信謀反盈于舊永嘉遣海舟
詣軍前旣籍篙師爲兵乞取家屬樞密院下其事帥司
檄君覈實小人憑勢妄指怨家妻女以爲其家人君悉
究其實吏曰此軍事恐有不可測者君曰如此何名覈
實彼豈不能徑取之不爲動人多懷其德始奉直公問
關南渡聚族頗衆身任其責君又從旁經紀之宦旣不
達家道益困未嘗問也先世與二蘇公爲同年且通婚
姻書尺甚多兵火之後所存無幾君力貧悉刻之石君
書法甚精源流二王而遒勁似歐率更至老不衰在黃
巖年餘眞草行書幾滿屋壁見者驚歎臨終初無疾苦
對客歌笑如平時少焉就寢則已逝矣豈非善人君子
之報乎鑰妻祖尚書王公舊居宛丘娶君之祖姑奉川
又爲同郡識君諸父及昆仲甚稔二子求銘銘曰

中原故家存者無幾典刑尚在言議可紀惟君壽考龐肩兒齒上接前輩終殿餘子舊事歷歷及聞正始靈光獨存今焉已矣吉德之報手足爲啓後其昌兮勒銘于祀

周伯濟墓誌銘

周氏爲鄞聞族始慶歷中殿中丞造以進士起家是生三子曰處厚溫厚師厚伯季俱躡世科仲亦以特恩入官父子兄弟皆以儒奮家聲卓然伯知建州永州季爲荆湖兩路轉運判官終左朝散郎累贈銀青光祿大夫娶范氏文正公之女二子皆有俊聲鏐登元豐二年第以宏才直節有志當世坐黨籍仕至左中大夫知南雄州而止公論歎息銖登崇寧二年第仕爲邑令小不合棄官而歸鄉里尤高之中大夫長子冲任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憂患之餘又更建炎兵燬慕叔父之節不復仕進優游終身蓋自崇寧至淳熙相去八十有七年歲在屠維作噩有燧薦于鄉焯薦于漕臺紹熙改元焯遂登第銓時待罪朝行問之鄉人曰此周伯濟之二子監獄之孫也惟周氏名士繼出仕不甚達而多以退爲

高中大夫望最偉而不究于用伯濟守家法有隱德不務進取鄉人亦罕識其面故其二子能振發如許鑰晚出及拜監獄下風而隨侍游宦在都下嘗見其二子而聞伯濟之賢獨未之識旣而奉祠里居慶元四年二月壬申聞伯濟之亡因往弔之二子一日率諸季泣以請曰先君雖不及定交而託契已數世先君膏卜通遠鄉金谷里銀山之原去祖塋二里而近將以九月丙午襄大事願有以銘君諱楫伯濟其字也莊重剛簡幼不喜嬉戲從濟南劉壽夫學稟如成人肩戶誦書率至夜分家人不得而入抄書用楷法旣冠一舉不售卽棄舉子業而耽翫書史以詩自娛好讀杜工部韋蘇州詩至忘寢食故下筆有二公之風對客清談無一語及名利事監獄燕居好客日與賢士夫從容觴豆君無兼侍奉承惟謹朝廷搜訪黨籍之後欲加錄用清敏豐公少尹夏公之家皆以此登仕版君爲中大夫適長孫郡上于朝未報連遭內外艱遂不以介意又不事生產奉祀之餘僅取自給田有逋租未嘗訟于官公賦則先期而輸問至質貸了無愠色寡言若訥不爲諂諛克勤小物憂深

慮遠舉足如蹈規矩遇人無少長與之均禮真有不欺

闢室之意教子甚篤每以門戶之重訓飭之且曰吾家

以清白相傳使汝輩能自奮勵貧非所患也延禮師儒

意不少懈躬自督課始終如一鄉校月書季攷焯焯屢

占前列君曰吾方以此卜汝之進否投卷必以實年兩

際慶霽焯年不及或為惜之君更喜其不欺焯拜恩以

歸賀客滿門君以為幸不失舊物繼此有望矣亦不見

其甚喜也焯之官請君御安輿以行曰吾方蕭散物外

寧能閉置車中自為局促耶晚益杜門簡出入絕嗜好

薄滋味康強少疾不近葯石先一年忽以脾疾不喜食

他皆如平時歲除祀先不改其度正旦微覺困憊疾遽

侵矣諸子曰奉豎禮不效竟卒于家享年七十善人云

亡識與不識相與嗟悼是宜銘矣娶林氏子男九人焯

燿焯煥焯焯焯焯焯焯焯焯焯焯焯焯焯焯焯焯焯焯焯焯

臨海縣尉女三人婿孫朝劉佃紀標皆里士孫二人填

坦女四人在室銘曰

周為名門中有人豪世以學為業而仕以退為高猗歟
夫君閱世滔滔哦詩擁書隱居以自邀有子克家為時

髦君則已矣後其有遺乎

知江州汪公墓誌銘

外祖少師生于熙寧十年後自太府少卿為兩浙轉運

副使年六十一季舅始生年丁巳時庚申皆與少師同

深異之母氏歸寧亦以是年生倫又長于外家與季舅

卯角嬉戲少長同研席年十三同冠而公已受世賞周

旋二十餘年相與不翅如同氣中雖游宦南北見輒傾

倒對酒劇談幾忘輩行不謂去歲一別遂成千古每拜

總惟哭之未嘗不盡哀也將葬內弟求銘何忍銘吾季

舅又何敢不銘公諱大定字季應世為鄞人曾祖元吉

有隱德于鄉祖洙為鄉先生以特恩補官贈正奉大夫

父思溫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贈少師母王氏封恭人

贈越國夫人所生母沈氏贈宜人公性開爽宏達了無

城府十四歲遭越國憂伯仲二舅未及歸弔客盈門公

哀毀擗踊如成人受弔盡禮宗黨稱之少師撫愛尤篤

甫冠又丁外艱服除授右迪功郎特監潭州南嶽廟未

幾沈宜人下世隆興二年差兩浙西路安撫使幹辦公
事未赴省罷監行在排岸司乾道五年就充賀金國正

巨國信所官屬六年任滿七年以奉使賞循文林郎監鎮江府樞貨務都茶場請兩浙轉運司文解九年到任務場歲課三百萬公平時不屑會計至是躬親簡書乃以增羨受賞獨厚淳熙元年循承直郎四年改通直郎知紹興府上虞縣以賞典用新制對實歷凡十年至朝請郎公在上虞政務平易吏民相安事日以理邑有寓公吏部豐公誼左司潘公時皆清介之士相與如平生歎魏王薨于四明將葬于越詔遣刑部尚書謝公廓然運副韓公彥質護喪使者旁午州縣震動官吏股栗他邑不過供頓之勞惟上虞通明一堰最高峻潮汐雖登僅過數舟則已涸矣公相視地形復興舊閘增浚渣湖別于支港創小堰以通餘舟募游手二百人別以旗色分列左右俟大舟入閘立柵既定引湖水灌之水溢堰平衆力掖喪舟以進略無歎側舳舻相銜序進而不譁俄頃俱濟二公驚歎稱不容口至邑復見館舍三十餘區一一整辦器用精明帟幕華煥祭饌頓食尤爲珍腴上下翕然迨至府中貽書求假供張之具公又擇新潔者七十襲以應之二公既歸言于廟堂諸公以爲一

路之最故公之才益顯贊府嘗以縣錄事小忤其意不以關白徑杖之吏來謝且訴公曰本縣丞何爲不可撻汝輩尚敢訴耶更加懲治丞始愧服聞者以公爲善處事也九年郊祀大禮恩賜緋衣銀魚通判揚州大卿趙公子濛爲帥政事嚴明公謹事之而從容忠告開心相與裨贊爲多間遇其怒徐而解之終爲之平僚屬恃公以無恐久而相知益深移憲浙右握手惜別時入兩賢之稅契一司有所謂導行費者吏引例以啗公公正色卻之曰我知勾攷簿書盡吾職而已他日代者以此得譴獄吏推尋根源公汔無一毫之累漕司交歲幣千金遴選其人命公與幹官權公安節俱行敵貪而復齟齬萬狀至欲易白金四之一濡滯踰期雖已過淮北使者辭疾不出一日與權公誓曰今日不決斷不可空回于是襍被爲留宿計始相感歎遣人遜謝不待有請而事畢漕使以聞權公以是進權公不自言也知韶州郡計惟仰諸邑常賦而令多攝官去來不一幾不可攷究舊者未足新者復積計逋緡錢三萬公曰民貧可重困耶徒費文移且以飽吏貪爾盡蠲舊負惟新是圖五邑欣

然承命民亦樂輸焉舊有漏澤園在光運寺之側其廢已久遺骸多貯以瓶罌垂之梁間纍纍無數公因勞農見之其間亦有游宦不能歸者惻然與念而未敢以充費會曲江尉許君教老無妻子卒于官下公既爲之經紀葬送篋中尚餘數百千公悉舉以辦役掩骼埋骸各得其所曰以此爲許君植福勝于他用遠矣邦人尤德之幕官陳光祖爲之記甚詳經略趙公彥操漕使黃公掄倉使吳公昭夫各以所知薦漕又與憲車李公信甫倉使趙公不迂列于朝其略言以寬得衆行簡臨民勸儉公廉慈祥愷悌庶幾古循吏之風代還朝廷用諸司薦書而嘉其才遂除知江州江素號名郡訟簡財裕可以臥治及公之至大異故時帑藏不盈萬緡而負諸司之錢幾二十萬官兵俸給亦積至萬五千公爲之變然日與同寮圖之蓋征賦旣弗辦而游士耗之又特甚公曰浚民膏血而使往來者挹取之以邀虛譽吾不忍爲也會有旨申游謁之禁公奉行尤嚴凡有挾而來者止以尊酒謝遣之或恐由此起謗公不爲動剔蠹刻弊謹朱墨節浮費飾廚傳稱過使客之事一切略去屬邑舊

連獨貸之如曲江不三數月而用粗足補解諸司十七萬緡吏俸亦以次支行民不加賦益安公之政而不得志者萋斐浸成矣公竟以此罷歸郡人冤之相與語曰不知誰爲飛語厚誣吾賢侯耶有曹官坐侵用郡帑吏乘爲姦旣下有司公曲爲保全姑與易地以息衆譁彼更以爲怨鼓倡游言巧爲陰中人尤爲不平二倅張君泌陳君邕總幹王君興翁皆一時名士情交意浹矍然莫逆有賴叶濟數月政成公退鵬詠相樂前此未有惜公之歸尤眷眷不忍別二郡皆有兵屯駐待軍帥一以誠意敬公亦有加焉士卒有犯結證明白送軍中使自懲戒了無間言兩造至庭究問詳盡俟其首服多歸于恕惟姦惡盜竊之徒治必盡法爲之屏跡則又仁者之勇也水旱有禱隨輒響應舊祭社多委寮吏代行澆以弗虔公曰社稷重事豈可憚勞乃躬修祠禮貳車有詩曰九江代拜嗟從昔五馬親祠始自今公自由支郡升巨鎮荷朝家選委之重洗手奉職采自奮厲又素著廉潔而橫遭口語皆出風聞不能無怏怏去郡尚無他重罹風雪之苦將次池陽忽得微疾一昔歿于舟中

寔慶元四年正月丙辰也嗚呼痛哉享年六十有二官朝請大夫娶陸氏故發運使寔之女明慧勤約內助甚飭相夫教子俱有可稱先二十六年卒贈宜人子男五人敏中從事郎撫州軍事推官教中將受八遺澤餘幼亡女八人其三亦先卒一適陸森宜人弟之子其次迪功郎監鎮江府延陵鎮趙希一從事郎台州臨海縣丞趙師忱里士黃沐皆婿也一尚幼孫男一人之綱迪功郎臨安府富陽縣主簿始宜人葬于慈溪縣石臺鄉龍潭之原敏中等將以十二月壬申奉公之喪合焉公之處家居鄉出而從宦表裏如一明白空洞不同大小待之鈞禮故所至與人無所怨惡檢身謹密杜門省事又不治生產了無贏餘婚嫁交迫俸入緣手而盡處故廬西偏欲少增闢竟莫之遂外家友恭之名聞于時仲舅尚書任兄弟之子猶子也叔舅運幹蚤世澤不及子公奏闡中以官其篤于友愛有父兄之風焉訃音至鄉親故無不隕涕母氏泊仲舅皆以高年見公之亡傷悼尤甚公素少疾持心近厚孰謂其止于此耶公游以臨遣奏事上動兩朝之聽其一論韶州岑水場兵匠之弊甚

悉謂諸路配隸之餘選以應役或聚而爲盜害及一方若從爐戶之便添認銅額可省廩給之費其到場及四年者照舊格給據縱遣餘人以次歸元配州軍實遠方經久之利敢書大概庶幾後人或有取于斯銘曰
猗歟汪氏積德數世先生淳篤文行兼備少師起家深仁厚義舅承其傳慈祥愷悌載擁州麾仕非不遂胡齎其年歿而齋志公之爲政慕古循吏害公客耶亦命之制龍潭之原往從伉儷有銜不祛慶在來裔

攻媿集卷一百三

攻媿集卷一百四

宋 樓 鏞 撰

誌銘

知梅州張君墓誌銘

龍游爲浙東壯縣號難治自紹興間陶安世定有聲之後歷數政不以善罷四明張和卿由袁州萬載尉以捕盜賞改右承務郎年壯氣銳往爲之宰親黨或勸止之既至謁廟以廉勤公平自誓上不負于君下不欺于民終始如一神其臨之聞者悚然首定規畫凡聽訟追科出納簡稽公吏抱案進退皆有程度鄉胥姦弊智者不能盡察君左右參驗甲乙相糾簿籍更用薄楮以防削改字畫分明欺僞略盡有宗室子與強民爲仇各聚衆至數百期操兵夜鬪于市尉趨告公曰安有是事命置酒尉股栗不敢飲吏又告將合矣君笑不答俄散去約明日復至遲明召二人者至庭謂曰汝自相仇彼衆何罪而使濫被殺傷乎不如挺身持刃決雌雄于前兩人者相顧欲退公曰官府有法可容爾耶分囚廡下至累月始悔過求免邑衆爲言願相保任使自新卽縱之俱

媿惕感服君旣歸猶以時節致書問起居者數年設保伍之法繪爲魚鱗圖居處獨背山川遠近如指諸掌又籍其家之長幼姓名年齒生業纖悉畢載其嘯強無行鄰里可以糾告或犯法未就捕而君已知其人私忿鬪毆鄰不爲勸止者與同罪牒訴誣妄必坐其教令者法令易行井若畫一欲以獻之朝通行天下未果也豪右竝大溪爲春磴以擅利久爲舟行之害間有廢之僅能徹去浮屋君始併其基址去之初謁太守司諫施公元之迎謂曰邑大未易治蓋以君尚少也君曰正恐上官以爲易今知其難則可爲矣守待寮屬嚴一日令賦外別輸四令奉命惟謹君獨爭曰使某左枝右梧月獻糶錢千計未爲甚難如貽患後人何守盛怒君辭益堅且曰寧棄官以歸已束裝矣守曰試子爾乃能剛果如此更薦之後日書問如待子姓家事亦或咨謀焉白草湖鎮當水陸之衝戍兵經由不翅寇盜莫敢誰何君白帥府以軍法齊之無敢譁者有一士籠禽于市爲惡少年侵侮君責其不學送縣庠從師受業謹其程課居數日而後杖其所侮者人皆悅服視事纔三月有訴君子部

使者覈其言不根反以此受知又訴之朝泊付有司乃
扳引前令事爲言其人旣伏辜君之治行益白久之謠
誦雜然如十德詩能官賦十可喜歌頌鏤木鏤石幾不
勝數流聞四遠境內多立生祠惟靈耀成志二寺至以
神事之或致禱焉帥憲具績效奏聞有旨候任滿赴都
堂審察淳熙初元旣造朝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俄改
差權發遣均州制詞有云風力敏彊有聲劇邑是時孝
宗皇帝垂意民事由治縣而擢爲郡者不過數人如丞
相葉公衡自於潛守毘陵卒至大用均有管內安撫之
權人謂君自此升矣四年陛辭奏事稱上意且屬以有
機密事奏來而臺評以資淺論罷五年差知興國軍前
論者又以爲言改通判筠州遭所生母安人方氏憂服
除通判衡州旣授代而報罷紹熙二年主管台州崇道
觀四年通判廣州幾年適梅州關守諸司奏辟未幾而
屬疾慶元三年十月丙子歿于郡之正寢享年六十有
一官止朝散郎嗚呼命矣夫娶伍氏封安人子男五人
度虞庠序廉度將以君遺澤補官孫男六人奇之湘之
衡之環之次俱未名先一年奇之卒孫女三人尙幼君

之入廣從行者多困于瘴癘第四子序卒于梅君念之
切閱月而君亡安人來自富家善事其姑君旣受命悉
以祖產歸諸兄而又不事生產安人攻苦食淡間助爲
多人無間言奉祭祀未嘗不躬親撫庶子不翅如己出
初封孺人後得今封率諸孤扶君之喪遠歸悲苦勞動
人所難堪歸而治葬尋亦感疾五年三月乙巳不起始
公卜壽藏于鄞縣清道鄉邵家橋祖塋之側旣以四年
十一月丙申大葬又以五月壬寅附安人于君之墓嗚
呼天之禍張氏何其酷耶先是君之諸子爲君求銘以
君旣葬而遲之弔安人之喪又哭踊以請余于君有連
又以齊年相好尚何辭惟張氏自仲以孝友稱衣冠代
不乏人永嘉南渡始居于吳五季之亂避地東來有官
于四明者因家焉君之曾大父綸累贈宣奉大夫大父
寅贈朝散大夫父邦彥政和二年繇太學上舍擢進士
第官左朝散郎贈朝議大夫自叔祖宏舉經明行修爲
吏部郎遂爲鄉之望族君諱祖順和卿其字也生七歲
而孤當紹興十四年以朝議致仕恩補將仕郎性資明
悟執喪如成人長從鄉先生僉判沈公銖游沈公愛之

至育于家曉暢世務以氣義自許庶幾大其家者居官所至可紀萬載有盜竊發躬勒部伍禽得之念其窮無所衣食而致此以爲案問自首盜得不死衡陽歲饑道瑾相望君遠發廩賑給而後報監司不罪其專而以才具優長薦之提刑姚公恪轉運張公績提舉陳公傳良謂君敏彊精勤廉平簡素不詭隨而失守不强梗以侵權嘗稽其簿書條目雖多撮爲一編上收下支日總其最簡當情密無所容姦委之決獄酌情參法隨手剖析人稱平允相率列其狀于上今諫議張公釜爲廣帥以歲有登歉欲廣儲蓄以備緩急爲經略司椿備倉創立未久專以委君爲之條畫綱紀辦事既速了無遺策張公亟稱之梅在萬山間官舍民居率以茅竹爲屋公慮火災更以木瓦自驛舍庫廩兩獄先以公帑爲之民亦樂從郡計置竭爲之經理而用稍足又能葺學校爲養士計汀贛接壤歲晚輒百十爲羣名曰負販實爲剽掠松源石下爲二州淵藪淳熙間有嘯聚者自是幾無寧歲君下車卽用龍游魚鱗比伍之法行之羣盜爲之屏跡郡治之後茅葦彌望君令民築室兩傍者復其身遂

爲通途舊以土客戶社丁供州家之役各有科調爲罷去之皆起來暮之嘆惜其見于用者止此也與人樂易持論平恕而勇于立事不顧彊禦毅然不可回奪居官廉約爲令時鬻產以繼祿又好周人之急力竭而無倦色嫉吏姦如仇洞見肺肝人不能欺衡陽之効良以此也平居念當世利害擬爲奏草以待施用久遂成編名思見錄藏書教子尤所留意朝議有經解雜著數十卷大書編次寶藏甚飭對之輒泣下嗚呼古人以方六七寸如五六十猶可以行志爲邑宰而得名于史傳者衆如君龍游之政可以不朽故余表而出之家有治縣捷徑等書皆公見于已試者後來尚得以攷其規撫云銘曰

張氏著姓孝友惟仲漢良晉華支派尤衆永嘉南渡始爲吳人或官于明遂大于鄞君起孤藐以才自奮所至可紀芒刃不頓龍游之政絕後光前治聲熒然徹于帝前謂自此升欲起輒仆晚試于梅遂罹變故抱負有餘齋志而亡哀哀賢助又不勝喪邑人口祝足以不朽銘以表之尚啓厥後

黃仲友墓誌銘

余從兄編修娶黃氏諸暨名族也嫂氏兄子定之又爲編修婿定之佳子弟聞其父推官之賢恨未識也一日以書來訴推官亡于上饒之官舍歸葬而求銘爲撫所錄行實而銘之君諱宗諒字仲友世居洪之雙井與豫章先生俱本于婺州之黃五季有避亂而居剡者又遷諸暨遂爲縣人七世而上失其譜矣曾祖舜卿贈正議大夫祖彥朝議大夫贈大中大夫父克寬朝散大夫贈中大夫君幼而孤刻意問學手卷不釋紹興初建太學以弱冠上優選月書季攷屢占前列馳聲二十餘年奏申王當國之久士子習爲諛言漢唐非七制三宗不道時文中不復及興亡治亂事至不識資治通鑑爲何書二十六年歲在丙子高宗更化之初公道大開申挾書之禁防閑甚密秋賦多越越其行君以素業賈勇而前登名薦書僭輩歎服時命不偶淳熙五年始以特恩補將仕郎明年中銓授處州遂昌尉年近六旬而勞苦不憚警捕之職甚舉境接建安俗犢悍小款則盜竊公行里正嘗以嘯聚聞君亟率所部操兵往遂之凶徒相顧

駭曰黃佛出矣忍犯之耶相與遁去一境晏然十年任滿調台州司法參軍到官適歲大祲義倉出納惟謹尋授信州軍事推官慶元二年始入幕國正季君翔爲守布衣交也郡事多以委君幾于畫諾君老而益壯剖析滯訟案牘山積推究無遺據法予奪不容一毫之私二年間類爲四冊近五百事四年之夏忽苦脾濕雖多在告竭力公務不見情容痼疾復作遂求致其事轉承事郎方將俶裝東歸放意林壑以樂餘年未幾疾革竟以十月戊寅卒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七娶趙氏融州觀察使贈開府儀同三司潤國公士筏之女聯姻天族袒免親法當補官君獨不就識者高之子四人與之先六年卒次卽定之登仕郎次一之向之皆業儒女二人長蚤亡次許嫁姚銓參政令憲之諸孫也孫男三季雅季文季野孫女四諸孤將以五年季秋某日葬君子于縣之孝義鄉魯墓之原合趙氏之墓君資彊毅而與人謙和及見前輩源流有自他無嗜好惟教子甚力交游至多未嘗失色遂昌邑庠草創二丁祭器亦不能備君悉力整辦爲之一新課試士子翕然悅服尚書王公佐方尹京

邑貽書相賀有闕巽舍以延生員爲斯文宗主之語在丹丘時直閣田公渭以倉使按郡一見喟曰老先生尚爾淹恤乃令吾徒冒乘傳之寄自顧歉然卽以舉削來詞曰學高前輩政有典刑允謂老成尚堪繁劇人以爲知言禮部尚書尤公表時居西掖以詩寄君有云金馬玉堂慙我輩青衫白髮念君遲三數公皆上庠故人故知君尤深推此可見君之爲人垂絕不亂命諸子無他言惟以進業保家勉之自號隱退老人有文集二十卷藏于家銘曰

吁嗟黃君馳騁文囿少蜚雋聲不爲不售晚服官政感歎耆舊踰七望八不爲不壽日月逝矣用不及究善積慶餘尚啓厥後

趙深甫墓誌銘

長兄績溪尉蚤世三子五女以次婚嫁丘嫂最愛季女聞小溪寓居趙氏家法媒妁之言曰武德夫婦偕老杜門約居教子甚嚴諸子聯中科第多有賢稱其第三子師信旣以淳熙二年賜進士出身得尉台之臨海矣請婚審于鄉評曰然遂以兄之子妻之後以近制改師簿

字深甫旣壻于我與之游處被服儒雅略無膏粱之習慶元二年君旣悼亡謀葬于通遠鄉白石里石營保之原而後之官甫四年而君亡矣哀哉母安人馮氏尚無恙一女二子哭聲不忍聞石營去所居纔里許將舉深甫之喪合焉求銘于余忍銘君乎哉君實爲藝祖皇帝系孫贈保康軍節度使高密郡公令儂君之曾祖也贈武義大夫子蓋祖也主管台州崇道觀伯追武德也武德生長承平南渡流落居四明之鄞縣大抵居官廉儉謹蓄俸餘以爲待次計與鄰里不以財交故內外肅然深甫生而奇龐長服義方自力于學登第五年而後授室彊敏自喜始調官或賀之曰臨海尉多以捕盜改秩者君以爲非吾志也在官果兩得強盜一獲私鹽甚夥皆應受賞照驗明備終不自言又達于吏事以此受知于諸公邑民自經而有傷又以移尸輿訟令受私謁諭君毋生事君正色曰事干人命今日正欲得實耳長揖而起終直其事人皆稱平令慙且不樂時以職事相窘君弗恤也有十將雄狡無賴前政莫敢誰何偶有犯當治輒肆言曰尉欲治我不望改官耶君寘之理窮詰宿

過卒逐之餘皆斃服尋爲衢州西安丞工部尚書謝公源明時爲守趨召轉運使潘公景珪問曰郡中有賢丞乎謝公以二人對而以君爲優備言廉勤曉暢民事之詳潘公曰得之矣俄列上謂才術優長可以作邑兩易知嚴州桐廬縣最號難治君爲之談笑而辨才譽益顯任滿授紹興府錄事參軍丁武德憂不赴服除會有旨侍從臺諫各舉宗子二人余在西掖薦君之兄師津今知樞密院謝公深甫台人也極知君恨舉員已足未有以及之方爲御史中丞而吏部尚書劉公德秀爲監察御史問人于憲長謝公亟稱君之賢劉公慨然薦之其詞曰奧學有源素履無玷雖歷官未久而聲聞益彰併及辭盜賞事爲遠到之識乞以備朝廷選擢初不識面真公舉也天族蕃衍人才衆多昆仲屏居山間愛患之餘名徹天聽照移狎至幾于羔鴈成羣者鄉人榮之本無意于干進僅以此俱得添差幕官君授建康府節度推官留守尚書張公杓多以滯訟屬君處之當人情合法意衆議有未定者獨招入郡齋議之或至夜分而後退大資趙公彥逾素知其才見其虛心贊畫受輪決事

無不曲當首授京削參政又爲之延譽諸司交薦僅二攻而歸旣調嚴州節度掌書記爲部胥所賣再往都下久之得疾逆旅遂以五年四月戊寅卒哀哉若人之不淑也始旣辭盜賞而不用蹉跎至此知己方當路可以伸矣而止于儒林郎素壯強飯年五十有二何疾遽困之耶子希侁希倓女未行君性質直忍貧自立職務之外進學不倦垂意經史同寮廣和往往傾其座人心計精密治公事如家事言不妄發持論甚正孝友勤謹自奉淡薄不務華飾思有以自見于世遂吞志而已矣方鼓盆時手記費用之目甚悉其子請曰何用爾君忽曰我且死汝輩從此爲之茲聞訃音變起倉猝昆仲方議經紀之希侁等出舊所編按以從事適奢儉之中噫豈有知耶葬以六月某日銘曰

父子之賢聞于鄉閭兄弟之美徹于帝都君才甚優知己當塗謂進未艾而止斯乎兄子旣歿又銘其夫尙惟諸孤承慶之餘

安光遠墓誌銘

淳熙十二年余方懷東嘉之綬于家頗聞安君光遠詩

聲一日褒長箋臨門倒屣迎之貌甚偉文甚工與之語
纒纒可聽而忘倦也又六年過余于外府求跋其大父
詩卷比余投閒里居故人罕不見者獨光遠未能相過
已而聞其病遂不起寔慶元四年七月丙辰也六年諸
孤將以四月丁酉葬君于鄞縣之通遠鄉建隩南山其
次子踵門以銘爲請手編先集列載行實粲然可觀余
旣哀光遠之不遇愛其子之克家遂屬筆焉惟安氏系
出唐忠義傳金藏五代後唐中書門下平章事金全之
後國朝勲籍節度留後守忠卽君之九世祖司徒忠果
雄勇功臣習七世祖也曾祖希文崇信軍節度使祖寓
武德大夫真定中山府路廉訪使者父時從義郎三世
皆娶趙氏家開封祥符縣建炎避地著籍于明今爲慶
元府居小溪鎮四十年矣君諱昭祖娶軒氏亭社左承
議郎中美之孫子男四勝非辟疆去華棄疾女二長歸
馮季參次未行孫男一女三君世爲名將至廉訪始以
文采受知祐陵與樞密宇文公虛中雍帥蔡公靖游尤
與寶學劉公子羽厚善劉公狀其行自謂急難之義天
屬莫加也從義仕不顯而家學尤懿見于張公總得祁

之帖正字王公銜之銘兄弟終鮮承父祖之傳幼敏悟
力學抗志高邁從義指物命題脫手成句見類書輒屏
去曰此豫以不能待人者性端靜衣或數歲一澣緝書
已熟若手未觸者舉動不苟絕無子弟過從義年踰四
十得君篤愛之擇師以教日益秀發父子短檠相對至
十餘載自爲知己出入不能相捨旣冠同客都下從義
得疾委頓君憂惴願以身代旋卽東歸竟至捐館執喪
哀毀悲感行路母素嚴重家政至是益肅君亦敬事盡
其歡心及疾革醫禮未效至刲股以進家人竊窺而後
知之喪葬俱備哀禮自以世襲衣冠未有以文發身者
扁其室曰觀行朝暮激昂期紹先志嗟此至五十始慨
歎曰科舉之不效命也遂一意于義理性命之學舍後
築圃中闢一徑自號通村老子好爲古文尤工于詩平
澹敷腴不爲艱深之詞每曰工夫到處卻無奇特有文
集二十卷名通村遺藁丞相壽春魏公退處碧谿山中
之客惟雪窻張武子與君從容觴詠如裴迪之在輞川
也鄭黃中王德新龔養正薛清卿湯孫將諸君皆相與
爲文會酬倡之友致仕應君良弼一鄉推爲長者老而

益高君尤與之厚嘗銘其墓人以君爲應之亞匹云與物無競不見喜愠之色每戒子弟勿與人辨是非待其自釋又曰橫逆之來如在荆棘中徐行緩解而已禮法自將不識公府以誠待人久而相孚內外無間言喜事愛客客至趣備酒肴擷蔬買魚陶然徑醉氣同志合或館致累日室無長物惟好古不衰先世遺書殘編斷簡皆手自整比書尺往來有可觀者亦謹藏之筆札素工稱其文骯髒高簡莫窺其際客去則取所聞見者劇談示訓諸子不待出門而家傳充然有得也自卜葬地無復世間意參閱內典旁接諸禪趺坐至深夜不動年纔五十有七而疾病垂絕猶大書偈語詞意超詣亦足以知君所存矣銘曰

窮亦樂困而亨奚其爲政不言而行惟卒不施以昌其詩江山爲助筆乃縱橫優游田里以得此生彼其憂于心而毀于後雖曰得志未知與此孰重而孰輕安氏之積厚矣非此其身後其有與者乎

朝奉大夫李公墓誌銘

太師史文惠公兩登相位其持論以求賢用吉士爲先

蓋其天資寬宏務爲忠厚家傳孝謹以此教子以此擇婿玉局李公剛定其一也公諱友直字叔益世家紹興府之餘姚太師爲尉與公之父游見公所爲文奇之又喜其端粹遂締姻焉公甫冠入上庠太師鼎貴公退然未嘗自言同舍有不知其爲丞相婿者其恬于勢利自爲諸生時已如此太師尤器重之既登科而太師再相孝宗垂意人物一日問太師子婿孰賢以公對卽除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時淳熙五年二月也有以資淺爲言者雖寢前命至七年再除始就職朝論翕然以爲真吉士可謂水清玉潤矣公曾祖尚邕州太平寨主簿祖竑從事郎累贈奉直大夫父梓承務郎累贈朝請大夫妣茅氏贈宜人公幼警悟蚤已能綴文交祖奇愛之稍長益自刻厲主簿學行爲里人所宗以貢入京師晚纔得一官延師儒訓子孫孫曾四人踵入太學公最以詞賦得名屢占上游首名薦書後以恩免舉將再上禮部俄遭外艱乾道初試上舍中優等又丁茅夫人憂淳熙改元該免省者五人公獨不就遂登二年進士第授迪功郎明州慈谿縣主簿易太平之蕪湖未上而有勅

局之擢纔半載以修進條法事類特改承奉郎輪對便殿進止詳雅敷奏明白歷陳救荒漕運附試三事孝宗嘉納悉以付中書或諷公謁廟堂施行之公曰吾知盡愚忠爾後議者立附試之額卒如公言同列序遷方擬以容臺博士處公言者又以爲驟得旨外補丞相王魯公論使求倅謂杭則不失故步明則可以便鄉公止旬祠魯公深歎其遠識也九年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一年通判婺州既至郡參正李公彥穎中丞蔣公繼周爲守皆知公賢厚每事咨焉公外寬內明政務大體而略苛細恂恂若不能言而從容裁決無不均當謙和樂易事上官以禮雖不爲異亦不肯希意苟合惟是之從不可干以私僚屬吏民敬而信之不忍欺也既歸宦情愈薄去國且十年未嘗以一字自媒于諸公居歲餘復求郡丞遂倅湖州劇郡數易守公間行郡事輒稱治吏引例卷以攝承常增俸叱去之一金不取也提刑陳公亮提舉黃公適將列薦于朝公力辭之趙公不迹來守強敬明察官吏嚴憚且謂公必不合公不改其度守爲之降色辭公亦以吏師事之始終賓敬不可得而親疎時

人兩賢之後守至未煖席劾去外臺怒未釋值遷日至符移旁午先是郡有舊胥爲守家吏與之俱來已而頗肆藉其家得守與其婿數書戎官將發之公曰何忍發私書以贖人于險乎亟焚之止械其人以前使者聞之弗罪也後窮詰之守果無預事遂白微公幾殆矣秋賦多鼓譟之患公爲監試前期以訪鄉老具得其情爲之區畫無敢譁者改官以去取求決于公辭不可以詞賦定取四人時預計倍者十一人獨此四人擢上第人深服鑒裁之精也尙書程文簡公大昌舊爲司業素知公嘗曰公澄之不清撻之不濁真淵乎似道者哉侍郎莫公叔光代公爲刪定郎嘗貽書曰公如美玉固未嘗掩瑕而純粹之至無瑕可指此平昔之所敬慕未易及也其爲名勝所重如此慶元改元制會兩任通判者方許拜州曾經擢用者方許除職事官交親趣之起勉至脩門謂公必留而一造相府卽以小墨自詭丞相余公謂何取之廉耶許知臨江軍命未下已謁告歸矣五年夏以疾求閒甚力今左丞相京公意謂憚遠委曲勉諭既不可回又爲之易廣德且諭公曰地近事簡可以臥治

毋惜一行也時廣德守已得祠需公之至公謂求閒居而得便郡辭遠次而就見祿君相之恩誠厚非本志也復申前請改成都府玉局觀後兩月疾益侵求致其事竟以其年八月乙亥卒于正寢享年六十有六積官至朝奉大夫賜緋衣銀魚史宜人有賢操先二年卒蓋宜人朝祥而公以暮捐館舍人尤哀之子四人曰賡曰康迪功郎婺州浦江縣主簿曰庸曰康以公遺澤補官賡庸皆蚤世四女長適迪功郎臨安府新城縣尉趙師固而卒次適修職郎監紹興府和旨酒庫史實之實之亡矣餘在室孫男三人該將仕郎謚詡女一人諸孤將以六年九月辛酉葬公于縣之蘭風鄉新湖劉公隩之原合于宜人之兆嗚呼公金玉人也簡淡無嗜好經學遂于二禮屬文長于駢四儷六間爲人草箋奏談笑成篇初若未始經意詞旨明切號爲得體他有碑志銘贊等出輒爲人取去無留藁公既沒僅哀二百餘篇藏于家詞氣雄渾似其爲人字畫道美鄉有石刻必求焉凡公所長不以自衒也性至孝祿不及親終身以爲恨故于族黨恩意有加訓子若弟示以趣向使自知勸誘掖後

進絕口不言人過杜門卻掃或十餘年不至城邑令佐歆其賢多就見之清修謙謹無賢不肖一接以禮犯者不校不見喜愠之色故哭公之喪者無不盡哀里閭蓋碑亦咨嗟痛惜謂無復見若人矣康少而幹蠱卽委以家事俾毋闕我築堂曰竹隱一丘一壑不啻自足多焚香默坐得喪榮辱不以介懷疏財喻義不事生產而趨人之急成人之美恐力不及旣無德色或莫之知也先卒一月忽告二子曰吾以進士起家仕至二千石將以善終無可憾者遽屏醫藥至屬續無一語亂膚色溫潤竟日無小異家人幾不忍斂顧非寡欲積善之效耶鑰父子出入太師之門識公甚久旣又同朝婦王氏之姪歸康與鑰之次子實爲僚壻稔知公平日大槩故康來求銘康謹愿克孝濡染有自來嘗薦漕臺進學不已是能世其家者銘曰

溫良恭儉先聖規樞門人從事有無實虛猗歟李公渾金璞玉終始如一嫌不自足施于有政如古循良進稱于朝退淑于鄉云胡不弔喪此吉士慶必有餘昌爾來裔

知復州張公墓誌銘

孝宗龍潛妙選寮家端明張忠簡公與太師史文惠公實為贊讀直講內禪之際二公翊贊為多文惠既相忠簡為工部尚書告老而歸上意恨用之不盡恩數優渥視簽書樞密院君臣相遇可謂盛矣公諱仲梓字才卿忠簡次子也世為溫之永嘉人曾祖稹祖忱贈中奉大夫忠簡諱闡母盧氏累贈魏國夫人公資彊敏少承義方力學博記年十四入上庠時中興學校更新任選多名士已能與之相下上月書季攻率在前列又兩預薦書紹興三十一年以明堂恩補將仕郎非公志也明年授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隆興二年丁忠簡憂乾道五年差監行在豐儲倉九年史公以使相帥福州過闕力薦其才孝宗念舊學之子即日召對閏月改宣義郎三月除大理寺主簿淳熙元年遷太府寺丞四年乞外補知通州七月陛辭因論常平利病敷奏詳明上為之嘉歎問闕在何時以實對即許改除且諭公曰他日莅職毋忘所陳遂改荆南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六年持節入境體臨遣丁寧之意疚心區畫利興害除因劾寮

吏之慢令者忤同事意尋遭論罷公之仕進自此齟齬矣十年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後知江州再知通州俱不赴凡三授祠祿至慶元改元始為兩浙西路安撫司參議官秩滿知復州四年赴郡古號竟陵廢置靡定旁枕襄沔地卑水匯間三四歲儻一熟富商歲首以饒茗貸民秋取民米大編捆載而去公至首訪民瘼嘆曰種未入土民已無所告繼可無以處此乎騰書帥漕借所儲粟禁止商販又廣為收糴之計倉廩充實邦人賴之野曠多盜重為民害公分置鄉兵部分嚴整犯者痛懲以法盜為引去期年公感未疾視事不少懈未幾浸革遂以五年十月辛酉卒享年七十有一積官至朝請大夫娶周氏朝議大夫奉先之曾孫視承嘉先生行己為大父行少公一歲先一年二月甲午卒封宜人男三人煇通仕郎既冠而亡次烜煥俱以公任補將仕郎女三人孫一人埴當授公遺澤孫女二人公蚤歷艱苦忠簡晚既貴家事賴公經理性介特不好華飾圖史之外他無長物通經餘暇諸子漢晉唐諸史鈞奇撮要手自抄錄所為詩文盈帙簡古邃深今藏于家既登仕版

又再薦于外臺四上禮部竟不偶中間困于頰言才不
得試孝宗簡記擢守九江亦不果出卜築謝池陶然自
樂終不見戚戚之色家傳有自來矣宜人幼穎悟嫁時
公家尚窶相與刻苦以奉忠簡闈門無間言善相其夫
者也二子將以六年十月甲申奉公及宜人之喪合葬
于縣之吹臺鄉西山法濟院之右來求銘鑰于公家爲
有連歲在癸未與公之弟尙書公春卿爲同年進士獲
拜忠簡下風迨官勅局公之季弟延卿爲寮公方丞外
府居又比鄰客授公鄉後又假守昆仲偶皆家居春卿
同列從班公入議幕交情事契日益加厚公之在復春
卿以華文閣學士守鎮江延卿爲濠州伯兄之子晦之
爲泰州一門四郡守諸孫秀發人皆嘆忠簡君子之澤
夫何公與春卿繼卒于郡遠不能致束芻而駭悼實深
故不得辭而爲之銘銘曰

忠簡深醇求之古人位高台輔望壓薦紳君承義方蚤
入太學嘗顯于朝卒困流落復政未報而乃忽焉哀哀
介弟相隨九原君子之澤其流未已我惟銘之以詔孫
子

攻媿集卷一百四

攻媿集卷一百五

宋 樓 鏞 撰

誌銘

朝請大夫史君墓誌銘

四明衣冠之族紹興以來莫盛于史氏自八行先生以純德奧學積善餘慶是生樞密公吾鄉之登政地者實自公始樞密兄之子是爲太師會稽郡王文惠公位極人臣而史氏益大故君之高曾皆重疊追贈者四十年不惟賞延繁衍而決取世科者累舉不乏人其興又未艾也盛哉君樞密之子也諱浚字堯翁世爲明州鄞人今爲慶元府曾祖簡祖詔俱贈太師冀國公曾祖妣葉氏祖妣徐氏皆冀國夫人樞密諱才嘗任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官左朝奉郎致仕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妣孫氏封齊安郡夫人累贈大寧郡夫人樞密以紹興二十四年歸休三十年致其事奏君將仕郎授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以便養三十二年丁樞密憂服除引孝宗登極恩循修職郎再奉祠乾道六年調福州古田縣尉九年文惠公帥閩以避親不赴崇憲靖王知明州

辟爲定海制置使司準備差遣淳熙四年秩滿關陞從政郎用舉主政宣教郎知紹興府新昌縣十三年差權通判婺州十六年光宗覃恩轉朝散郎紹熙五年今上覃恩轉朝散大夫餘以年勞積官至朝請大夫嘉泰元年引年致仕三年九月旦卒于家享年七十有五嗚呼君年三十而得官歸自婺女纔六十有三已無復官情其見于施設者止新昌婺女兩任而所至聲績可紀其奉親立身處家居鄉又皆以古人前輩自期是亦爲政豈虛語哉樞密之歸君已壯矣謂君曰吾之進退固自無歎第郊恩不能及汝耳公拱而對曰大人方欲全晚節豈當以某爲念樞密喜曰吾姑試之而氣貌泰然足以成吾志矣參政李莊簡公守永嘉樞密爲簽幕待遇極厚君方就傅附學郡齋每旦必束書以俟戶外寒暑如一李公奇愛之樞密赴餘杭君侍大寧次長安康時有數百艘相持旬餘公猶總角爲之登岸處分使往來之舟以敘而行己舟獨殿不日遂通樞密被召將行吏有以白金遺僕夫者公侍側奮然曰是將汙我當發之樞密喜曰吾兒可謂清白吏子孫矣性篤孝大寧旣下

世樞密年益高父子相與爲命娛侍左右藥非親嘗不進未食不敢食執喪盡禮旣葬結廬其旁捨城居而家焉致敬家廟旦日集家人拜謁風雨不渝蔬菜之屬未薦者弗敢嘗祭祀備極誠潔滌濯烹飪必躬必親將奉祀則衣深衣以寢諱曰先期齋素哀慕涕洟如始喪生朝不爲宴樂在官吏民無知者同氣惟一女兄適周氏事之甚篤見其卜居以金谿別墅遺之制幕例得儻直君曰吾有先人之故廬在僕從亦以鄉曲不當用悉辭之魏王來鎮君以職事迎謁境上典客謂當庭拜君曰此必非王旨揖而出王首以此見重遂被論薦將校捕海寇幾百人吏欲逮治匿賊事君曰彼出死力得盜以賊爲賞亦不爲過若以屬吏是爲賊報仇也誰復用命王爲寬之皆感激盡力海道亦清幕寮蔡君大成廉明有守或汗巖之將寘于法君力辯其非辜及出又厚爲之禮東錢湖積葑膠轄王欲開治之有請于朝欲給錢穀及設醮賞且以屬君君引嫌以不敏辭又白王曰今爲民興利所費非不多水軍有舟楫畚畝之屬儻優給軍士當必樂趨第嚴爲紀律毋令擾民足矣請列杙岸

旁取葑積之日久自成隄矣若屬之官吏必致煩擾民疲于奔命吏急于言功止得目下瀾漫可觀根蔓不除適滋後害爾已而皆如君言始至新昌待制朱公熹時爲提學一見如舊卽以滯訟委之天台有王烏頭者中產之民以析戶交訟三紀矣案牘山積君盡召其黨諭之曰至親終訟未有不破家者我非不能處斷一有勝負汝必將復訴詞意懇察其感動遂與酒肴使交相悔謝明日俱拜庭下曰今不復訟矣朱公深爲器重自是親戚有訟率以此處之或使之拜起揖遜于前而去得罪于父母者輕重亦惟父母之聽曰吾盡法則傷恩矣由是無不感厲自新蓋平時鄉鄰有失孝弟之義者必諭之以禮曉之以法不悛者或媿辱之感悟則與以酒食之資使其奉父兄之歡乃已其有暴戾恣睢狼子鬪鬪于貨者亦誨之諄諄俾歸于善故見于政者專以風化爲本也君子催科不擾而集嘗曰寬之于粒米狼戾之時而迫之于半菽不給之際是罔民也乃爲之曉諭謂及今不卽輸納將來不免追催諒勤周悉無慮數百言讀之者雖頑鈍之夫亦知感悟租賦不待促而辦

部使者至以移示旁邑至今邑人猶傳誦之邑在山間異時趣辦役夫以稱過使客近鄉之民一月或至數四君令鄉各置籍據籍點差出歷爲信白輦輸官物之外一無所役三年間戶不過再及之遠者或終不及也大谿自天台而下溉田甚廣舊有隄以障狂潦而善壞幾無寧歲君曰人力不至爾出官錢屬耆老督民修築民競勸趨其他陂隄經君修繕者無不堅久鄉吏銷鈔不以時遇有黠追擾及已輸之民者多矣君深慰勞其人問其道里期會之費官爲還之罰吏金以償官吏困于輸金其弊遂絕有士與民訟田君謂士直而曠未具士復來謁君曰茲事已決彼當無辭今見諭則成請求之私移丞佐決之後無敢有私請者僧訟一民負錢至數百緡君疑之問民妻安在曰近鬻于人矣卽詰僧曰此人甚寔何屢貸之汝必私其妻妻鬻故訟爾僧詘又有訴僧寺殺其子而屍亡者君念笱斨方盛此必爲盜被擒而竄爾責僧令尋訪而寬其期尋獲之一訊而服衆民以稱貸獲利倍徙償者無所出則以錢百萬獻于官公問錢安在曰散于民間官取之易耳君曰以此餌我

而欲自爲計也卽受其獻而列名及數悉蠲之無不稱快或殺人于野而未獲尉兩以他盜塞責君察其非是皆縱使去旣而眞盜乃見猶徵服至其處覈之與獄辭合縣計初無百金之儲而逋負以萬計君攷歲入之目窮蠹耗之原曰吏姦耳吾能裕之先是歲用一吏司出納號場典羣吏表裏假貸爲姦君使日一易之凡一日之人暮歸諸帑久而寢饒曰此理官錢法也規模旣立上下寢以相安再歲所用益衍重門頽圯衆以爲請區畫自出一物不取之民有與官爲市及就役者加與之庸直有獻木者君曰官自足用此汝先壘中物或與族黨不平將假手于我耶卻之先嘗籍諸鄉之盜日餉之而拘焉民間無復犬吠之警旣數月相率而訴曰某等失業爲此然朝暮惕恐未嘗得飽食安臥如今日也各已知悔且望少寬許其日就傭役夜必歸宿及是皆執役于官元夕落成棟宇華煥鄉民不知有役咸聚觀以爲神縣庠久敝欲新之而前迫于民業一徑幾不容車馬君謀闢地或曰其家富饒未易得也君召與議卽以爲獻厚償其直于是面勢軒豁新殿廡列榮戟觀者喑

曰吾邑文風其昌乎其後各薦書取儒科者相踵元日爲敘拜禮衣冠畢集爲陳尊俎設介僮敘長少獻酬雍史無敢譁者且曰鄉飲之禮昔固嘗行之未有濟濟如此者耄穉皆相與觀禮焉君資明而健決兩詞至前情僞立見書判數百千言反覆切當每曰久訟廢業實官司不決之過惟詳盡不可轉移則安居矣故一經予決雖宿姦巨猾無復異辭及君將去念一任所決滯訟幸無翻訴吾去之後猾吏或爲姦利則貧弱必受其害乃許請斷由以備于是請者日至一一給之或感泣者曰令君爲我長慮及此真父母也咸請立生祠君力止之既去民知其不可留扶老攜幼前期出境數百里俟于水濱泣且拜曰不復有此知縣矣婺遭大水溪南之民登屋緣木以避者數千計守倅乘陣君首募善舟者救之令曰活一人者給錢五千謁貳廳之蓄繼以私帑到者分處官舍旣飲食之又列炬通夕以男女混處恐其淆雜也人尤伏其慮深盜入民舍覺而遁隱于桑間主人訪求盜投以石幾中主春以矛盜墜而殞吏以盜徒手受矛富主人以殺人之罪君詰之曰石非仗乎雖

非所持然中則主人死矣閭中偶傷于刃此爲登時勿論可也守不能決交獻以上棘寺卒從君議有毆傷保辜限日未滿而殞者史坐毆者以重辟君已知傷者能遊于市飲啗自若偶以宿疾發而斃再訊如所聞吏民驚伏蓋于獄事尤留意深思以得其情平反如此等者非一也婦人有欲棄其夫者誣舅以私舅不承而死于獄吏白無所攷證守將從婦君曰使其有之亂倫之罪固不爲輕使其無之厚誣其舅亦當反坐舅由此以死婦可已乎聞之憲臺遂坐婦罪里婦獨處惡少譴之不從夜詐稱夫歸婦痛無以自明泣告其夫而竊君聞而爲葬之表曰義婦家罪其爲詐者君之莅政多此類嘗禱雨于龍潭冒險親至其處肅然若有所感雲出湫中得神物以歸陰雲隱隱及郡而霈然作邑時凡禱皆應如此豈人力哉守旣行而新刺史之兵百餘人未知所歸君使盡集于庭探籌分管隨卽帖定三易郡將備盡禮敬事有利害必力爭事已和好如初君在州縣一時監司帥守多名公相知甚深然不爲苟求終無有以姓名薦達者恬于仕進改秩之初文惠公在經筵欲以請

于孝宗而君辭焉曰未更吏事且欲字民以行志耳晚
年閒居歲久祠祿亦不復就廟堂聞其廉退亟稱之以
厲躁競者山居蕭然基酒自適不以一事至公庭鄉之
太守或欲見而不可得居官以廉節自厲俸給之外凡
有例者皆不取用度一切取贍于家歲計僅給均爲十
二每月一出之效東坡段作三十塊之說不治產業凡
貨利之事未嘗爲也好仁樂施聞親戚之貧乏者以濟
之喪不能舉女不能嫁多爲成就爲梁以濟涉解衣以
蔽寒塗潦者予以笠屨年凶則爲粥以餉餓者疾疫之
家旣遺以藥至量其所食昏暮潛送其家不使知也親
見義役之便民及歸見鄉鄰有以爭役破家者君謂受
役之害小爭役之害大勸率爲之爲請于邑大夫力主
其說今賴其利焉近山有虎樵牧失業者幾月募獵者
許以厚賞獵具入山虎亦遁去晚益嚴重端莊守禮語
不輕發居不雜交親朋有過面折之有一善則獎借勸
勉如自己出取司馬公家範書儀約爲冠婚喪祭之禮
行于家子弟有惰容必正色以臨之童孺笑語亦不敢
妄衣服器用不迫逐時好家人俱不敢爲華靡之飾或

見之則嘆息世態之薄也嘗在衆中服布衣鄉先生沈
公銖笑其激君曰某不知其爲陋也淡然一室無他嗜
好惟取禮記檀弓學記中庸大學祭義祭統儒行表記
等篇通鑑唐鑑朝夕從事尤篤于教子招延名士宗族
子弟之願學者皆預勉以修身之要不徒望其取青紫
也長子中第又二子入太學未嘗以爲喜蓋所期望者
不止此夜課童幼語孟爲之講大義每曰雜誦之聲賈
于絲竹遠矣莊談楚帙深究理趣病中區處家事秩秩
有條醫至嬉笑待之呼諸子曰我無所憾惟汝祖隱德
實行太史紀載甚略我死則汝輩不復知矣口授數千
言旣革神觀愈清自書一頌尤爲曠遠又書二紙戒毋
受賄贈大略言生無益于親故歿可擾之乎仍戒毋用
緇流旣畢盥手炷香奄然而逝其視死生真若旦晝耶
君娶舒氏御史中丞亶之曾孫先君十四年卒贈宜人
孝敬誠篤四德全備樞密方爲國子監簿宜人未嫁而
樞密超遷臺諫大寧喜曰此婦其昌吾家乎未歸登政
地歸享上壽康寧宴衍宜人未始一日不在側也大寧
性嚴事之至謹遂信愛之樞密久未有弄孫之樂宜人

請君置妾君曰設心如此何患不昌旣而得子今茲喬
衍蓋不如忌之效也新昌相傳有白虎神爲祟吏言請
避正堂君弗顧宜人亦曰何物小鬼敢據公宇乎不爲
動而亦帖然族妹爲邑士之室始至遺饋之及歸則與
之酌別中間不時求見則謝之果有私請也在官未嘗
問榻外事俸入亦不舉知其目君之清德所助爲多凡
君所爲極意奉承君待之如賓言必稱名有出入宜人
必攝衣揖之子婦侍側雍雍如也待婢使未嘗譴怒嘗
言不出諸口衣必澣濯不事珠翠綺綉之飾年纔五十
有七卒于婺之官舍葬于陽堂鄉包家山之原子男五
人彌遜迪功郎紹興府蕭山縣主簿彌迴迪功郎新台
州臨海縣主簿彌邁先卒彌進將仕郎彌速太學生女
二人早天孫男十三人麟之中之介之舉之希之殫之
阜之常之準之昇之葬之彝之女九人在室諸孤
將以十二月壬寅奉君之葬合于宜人之墓來求銘鑰
託契非一日君之清介實所難及諸孤錄君行實甚詳
且其施于政者皆可爲後法又自言其母之賢尤痛其
早沒懼無以顯于世願併書之故爲具載而系以銘用

慰孝子之思云銘曰

史氏之賢德惟邁種衣冠之盛輔相我宋君生而秀弱
不好弄父兄濡染以義折衷比宰百里始見于用廉白
照人輕徭清訟人皆望君夷庚飛轡僅乘貳車其退甚
勇平生介然晚益嚴重閨門自養無所修綜潭府不居
歸侍丘隴家廟時享極其欽奉動循禮度周旋勉中閨
門化之無敢奢縱屏絕聲樂喜聆雜誦謝去機事志甘
抱甕力行所知不牽于衆誰毀誰譽終不爲動老成云
亡鄉黨所痛君則了達如幻如夢我方臥病向風一慟
詩以應之後人其諷

太孺人蔣氏墓誌銘

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
許此栢舟之詩所爲作也女不事二夫古之道也共姜
獨見于詩則知是時必有不能守者而況後世然共姜
亦惟知守義不聞他美若從嫂太孺人蔣氏真有共姜
之節而婦道盡彛則又過之其可以無紀乎蔣氏世著
籍于明之鄞今日慶元府曾祖諱侃隱德不仕鄉里稱
長者祖諱浚明贈金紫光祿大夫父諱琉朝請大夫贈

宣奉大夫妣宜人周氏贈頤人方儒人兒時有善相者謂他日必領百口既歸于我寔伯父揚州諱濤之仲子也諱鏗字仲宏紹興十五年伯父提舉福建市舶從兄以疾卒于官舍兄資孝謹事親主于敬接物謙和遇賊獲亦未嘗失色伯父宦未達產薄累重或至乏食上不以病二親下不以語妻孥經營彌縫以盡其歡問輟口腹以與兒輩猶嘆曰人多不能報上但知報下爾壯益進學屬文舊作止存一二手抄書皆有楷法雖米鹽細事亦然在泉南嘗受詩于柯先生宋英先生亟稱之伯父與恭人馮氏尤所鍾愛哭之甚哀孺人年纔二十有九一女六歲居長四子幼者生始半月時二兄一弟皆在仕途所生母楊氏太安人真欲奪而嫁之舅姑亦不能必其留也其伯父中奉齋論之曰守志固美行顧汝年尚少能自保乎泣謝曰相待如賓誠所不忍抑不如是諸孤何以自存卒不爲動揚州擁麾持節歷十餘年所在隨侍雖舅姑存撫備至兒女子羣居間有人所難處者一切安之而婦職愈謹歸自維揚恭人得疾就醫于京口一力奉藥餌非親嘗不進臥起必俱既卒執喪

盡禮歲在辛巳揚州以廩粟均付子舍用稍裕矣卽戒諸子曰父葬未安而當遷汝曹俱壯而當娶異時長穉猥衆何以待之吾性儉約有素汝其毋徇侈習衣食之餘銖積而寸累之後數年由奉化之長汀舉從兄之柩改葬于松林鄉報國山祖妣魏國夫人塋之右求姻家選宰侍郎周公綰爲之志諸子遂以次授室將析居默禱于先日未亡人願守故廬也果得之廳宇不改餘皆一新視舊不敢加瀕湖仍存風月閣之號謂家法子孫所當世守命鑰大書勤儉二字扁于正堂揚州略用范文正公義莊規約以贍宗族之不給者孺人思有以增益之戒諸子及從子節他費遇稔歲則儲其贏今有端緒焉延慶寺有十六觀堂禮長懺僧未免乞食揚州欲賣田贖之始捐百斛孺人復用四十萬錢以酬先志且爲揚州立祠得龍眠李公伯時所繪五十三善知識于故家置廣慧寺中有以乏告隨力周卹蓋義所當用者大率不吝至其自奉則衣雜布素不事華飾纖粟不輕用也諸子少小蒙訓夜坐則諄諄然語昔者夔孤艱棘與夫處己治家事上撫下之道一燈明滅泊如也每言

今衣食登足不惟汝曹享其成我亦何力之有僅知守而勿失爾故凡牟利稱貸等事未嘗過而問惟計所入而蓄其出磨以歲月而至此亦不復詳記多寡坐總其凡諸子幹母之體無敢欺者子若孫今已九房孫曾洗洗時節上壽斑衣滿前遂成大家和氣浹洽終孺人之世百口無間言內外姻戚莫不歎仰以爲古之烈女無以過或謂節約已甚者至是皆心服焉然終不以此自滿時以手加額曰非舅姑之賜不及此故于諱日及家廟香火四時祭享必躬親之婦居幾六十年執禮益恭吾母大寧郡太夫人間一過之奉之如姑未始少失禮于上下前數年嘗至奉川凡樓氏蔣氏松楸一一躬拜之曰吾老矣恐不能再至也病中不喜服藥區處家事甚詳且謂家人曰汝既不能留我吾亦不復戀汝勿爲哀毀能保家如今日足矣戒喪葬毋侈以高侍郎夫人爲法嘉泰二年四月辛巳終于家享年八十有六男子長曰淵承議郎知婺州浦江縣賜緋魚袋仲曰源皆先亡叔曰洪季曰深國學生女歸故承議郎太府寺主簿周元卿孫十三人椅國學生桐國子進士棣梓榛枏栝

槐植根稅櫛栝俱業備桐梓栝槐植先卒女九人兩浙轉運司進士趙獻夫從政郎新差監行在太平惠民和劑局趙師固宣敎郎建康府溧水縣丞趙善潼國學上舍生宜緝高保孫吳燾之國子進士趙汝括皆智也二未行曾孫六人儀伍僖儲儒儼女六人俱在室明年將奉孺人之喪以十二月丙午附于從兄之墓淵旣陞朝贈父至宣敎郎孺人先以高宗慶壽恩被封孺人壽考康寧安享備福如相者之言而子孫亦復多故淵最爲可哀蓋其資稟有父之謹承母之訓而又充之以學問文辭蔚然鄉評甚休歷五任所至以賢稱職事無不辦受知于名公而未嘗一與同寮相忤行己無毫髮之玷此宗族之所痛而況母子乎然孺人之喪洪深率婦孫哀禮俱至孺人爲不亡矣銘曰

女教不興彤史無稱猗歎孺人婦道備成執節守義固女子之高致處事善斷幾烈丈夫之所不能蓋孟光之潔顧婦之清軻親之嚴篤陶母之賢明殆將兼而有之何止乎繼柏舟之名耶

從妹樓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樓氏名某字靚之曾祖常左朝議大夫累贈金紫光祿大夫祖昇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議大夫累贈少師父琚右朝散郎世爲明之鄞人母安人陳氏朝散子女最衆及娶嫁者男五女六而家訓素嚴紹興二十三年知紹興之新昌縣夫人于是年十有八矣謹擇所歸石氏爲邑中衣冠名族有娶吾鄉金川馮氏者其子曰文朝散曰馮亦吾外家而又知文之賢遂以歸之文字時亨生未辟而孤所生母太孺人某氏相與爲命忍貧扶持備嘗艱棘人視之蔑如也得夫人而家寔以立夫人性資曉慧容止端莊幼閑禮度動有儀矩尤勤婦功且精其能既歸石氏仰奉其姑謹相夫子一以儉約職中饋事婦姑相安慈孝兩盡若親母子相處四十載怡愉如一日太孺人舉家務付之年未侵而身得優逸遂以上壽被慶典之封加賜冠帔以華晚節時亨有志古學結交多名士客至則酒肴不待需而具或游他郡從師友一不以俗務嬰拂之策名薦書賢譽日聞而夫人亦有內助之稱焉時節烝嘗必躬必親嚴潔精專至晚不倦石氏族黨最盛夫人承順上下皆有禮而恩意加

之遇有慶弔率先而往無不敬歎時亨尉羅源道遠單騎以行夫人與家人奉姑尤謹有疾則調藥餌須臾不去左右旣喪哀踊不勝棺椁衣衾旣已豫備送終纖悉舉出其手雖皆子婦之職亦云難矣時亨相待如賓夫人性剛氣直習聞論議以及死生之說往往領解慶元六年年六十有四聰明如少壯髮無斑白又素少疾病一旦以下利奄然如蛻旣斂面如生兩手俱結釋氏印信爲善之報寔六月乙未也親黨哭之皆盡哀生四男子穉徠侗顯長先十二年卒次爲太學生二女子長適里士黃日宣先八年卒次在室二孫順孫興孫將以嘉泰二年某月某日葬夫人于仙桂鄉石谿之原附祖塋金紫之兆次時亨不堪悼亡之戚來求銘鑰諸父五院猶記少時惟伯父洎先工部多鄉居兩家往來最爲親密夫人與余齊年而後一月相與幾如同氣又念羣從兄弟及姊妹五十餘人存者僅十數而夫人又亡矣時亨復雅與余以臭味相好兩嘗過其家登山閣舉酒道舊故如昨日至是不勝愴悼而爲之銘云時亨今爲修職郎新嚴州桐廬縣主簿銘曰

夫出名門孤立無朋夫人相之家道以成事姑克終睦族以禮子且有稱遠悲陟岵窆而求銘伉儷之情吾有感焉引筆涕零

績谿縣尉樓君墓誌銘

先光祿有十丈夫子惟伯兄績谿尉生于紹興二年仲兄嚴州生于四年至七年而鑰始生二兄愛鑰厚期待尤遠硯席相從有師友之義伯兄年方三十有二而蚤世仲兄與鑰不堪手足之痛祭之以文有云左琴右書一室環堵熒熒夜燈共幾寒暑讀者悲之葬送之餘調護孤嫠不一而足仲兄不勝先公之喪五十而終鑰益孤露上奉慈母以及二嫂下領諸弟從子幸不失雍熙之軌猶可樂也不幸丘嫂又亡矣哀哉兄卒于隆興元年十月丙子以十二月庚申葬于奉化縣長汀先祖冢舍之側嫂卒于慶元六年七月辛巳嘉泰改元得吉卜于禽孝鄉白石里徐陳之原二年二月甲申諸孤遷兄之藏以三月丙午朔奉夫人之柩合焉先葬泣以請曰風滌不天父之葬不及銘今喪吾母忍死竭力以襄大事惟潛德懿行叔父知之爲詳請併登之石鑰亦爲之

泣念吾伯兄抱負不凡不見于用不惟他人莫知諸弟生晚亦不及知也欲無爲銘得乎兄諱錫字昭聲世爲明之鄞人爲今慶元府曾祖常朝議大夫累贈金紫光祿大夫祖昇徽猷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累贈少師父璩嘗權工部郎出知處州終朝議大夫累贈光祿大夫母汪氏今爲大寧郡太夫人兄生而英發少長風姿灑落從鄉先生游自力于學舉業之外哦詩結字遇其得意警拔清新無不稱歎登覽勝地好風佳月必倡率儕輩觴詠酣適未始虛度寓處室亦必隨宜增葺拳石泓水昌陽蘭蕙芬馥秀穎而燕居其中間作墨戲小山叢篠雅有思致及見杼山劉公慕用其人摹草書千文幾于亂真又有幹才先公築室深入窮山取材董工身任其勞疎財好義篤于親故恨力之不足宗族託以吉凶事未嘗云難甚劇者亦談笑而辦人以遠業期之歲在戊寅光祿丞深陽以郊祀恩補將仕郎次年中銓選授右迪功郎徽州績谿縣尉未赴今嗣秀王方守丹丘檄監大田酒庫勤于所職檢柅弊蠹不擾而事集能令一方之人惜其去詣郡乞畱未幾以小疾不祿使假之年其

自見于世者何止此而已耶嫂陳氏家番禺祖宗道父
克登政和八年進士科止于發運司幹官母太安人徐
氏新城名族膳部公偉遠之女也無子生三女嫂其季

也光祿知烏戍鎮事從姑之夫吏部孫公邦亦新城人

與徐氏親厚以膳部之婿爲屬遂締姻焉素有母訓歸

而家人宜之嫁十六年而兄亡嫂方盛年幼稚纍纍長

女始及笄而吾家清貧又非今日比徐安人尚無恙欲

嫁之自以幼更多難又爾寡居命也奈何矢死靡他一

意俯育人已服其守義自爾斥去鉛華專靜勤約心計

精密銖積寸累五女遣嫁三子納婦雖次第成立而嫂

氏亦爲之早衰年逾從心猶執婦道姑嫜娣姒歡然終

身晚耽內典一絲不掛養痾自佚得壽七十有五中子

澈後七月而卒女長適蔣與求次適奉直大夫知南劍

州軍事朱軾次適迪功郎紹興府新昌縣尉兼主簿孫

逢吉次適儒林郎添差建康軍節度推官趙師濬伍趙

二婿及趙氏女亦俱亡矣孫七人曰棟年十三而夭曰

機曰械曰枝曰樾曰校曰格孫女七人皆在室銘曰

嗚呼伯氏自立千仞齋志壯年其用勿盡變彼賢配厥

有高節柏舟自誓以沈同穴俯仰疇昔首尾四紀稱于
宗姻光于彤史徐陳之藏捨舊從新我爲詩之用啟後
人

攻媿集卷一百六

宋樓鑰撰

誌銘

戴伯度墓誌銘

紹興三十二年鑰叨薦于鄉時二戴皆在前列曰機爲詞賦之冠曰樟以周禮選長字伯度次字伯臯戴氏世爲鄞人居桃源鄉曾大父侃以財雄大父冕以通經勵文上禮部不及仕而卒父汝明能傳家學見二子蚤歲競爽尤篤意訓教母夫人朱氏亦課督之一日俱擅場屋聲父以二子故尋封至宣義郎賜五品服母封孺人而戴氏愈著伯臯擢乾道五年進士科終諸暨丞伯度至紹熙之元始以特恩補官鄉黨固已歎其晚暮纔歷金華簿待次鐵冶而一疾已矣寔嘉泰元年二月甲午也君之子燧以行狀踵門泣且拜曰旣已忍死治墳于鄉之萬隩將以十二日丁酉襄事敢求銘于先友余亦爲之泣曰蓋嘗銘子之祖矣忍銘吾伯度耶讀其狀則袁和叔之文也和叔不輕許可又爲伯度內弟知之尤深無一語溢美又念頃與昆仲定交晚與伯度益厚君

之歸余偶苦足疾竟不及一見遂備錄所狀益以見聞而系之以銘惟昆仲皆游郡庠朋儕斂衽畏之伯度尤長于賦俊逸而不肆妥帖而不局體物匠意有前輩風君初調迪功郎紹興府蕭山縣尉未上丁宣義憂服除始爲主簿官雖卑惟旣厥心夜漏未盡而起旦卽坐曹簿書鈎校不遺纖微阜吏莫不苦其勤憚其嚴而心敬服焉事不詭隨亦不苟異每以出位近名爲戒歷事五太守或寬或嚴同列或未免少變君趣操自若曰吾知盡吾職爾田賦之入異時莅其事者有刻下奉上以溢數爲能輸者苦之累月而未畢漕以屬君更前之爲僅兩月告具貧弱下戶有積年未盡輸者守俸督之君詢究得實言于郡曰民畏法敢有不盡吏擅私隱欺爾郡計幸無乏奈何重困吾民守悚聽丞命蠲減合七萬餘緡先是縣吏輕侮士類被以惡名有赴愬者多沮挫不能自直而眞爲姦者庇之君處心公平于吏無所聽沮者伸而庇焉者屏迹邑人稱誦之守與憲交薦其詞甚美旣終更今丞相謝公一見深念之以爲提點江淮湖北鐵冶鑄錢司檢踏官踰年會屬疾以承務郎致仕終

于家享年六十有七娶汪氏二子長卽燧也次炳女適
嚴仲游伍玠方復嚴輔之皆里士孫男埴埴一女君風
規峻整志尙卓犖恥與碌碌者伍平居介然未嘗諂辭
令色斯悅于人非道義之契不與深語區別善惡若已
甚者而德性温温冒懷四達不設防畛色養親闈恪謹
朝夕不敢少忤其意友愛諸弟子仲氏尤篤拊存孤殘
族黨稱述初師事鄉先生高公開而深爲先生之兄侍
郎公所器重自是爲學愈力有勝己者必從之研窮講
切日進而不止根本諸經博采百氏喜史漢書敘事奮
筆效之沛若泉湧英詞麗藻出必驚俗愈出而愈新尤
工偶儷之文如觀寶藏金珠象犀爛然溢目喜作七字
詩多關風教有鬻齋集十卷蓋庶幾乎詞人之秀一第
易爾而困頓若是人爲慨嘆君處之怡然無阻獲憔悴
之色晚得一官稍見施設方爲當路所知則又不幸而
病病愈復作竟致大故嗚呼如彼其才發摛素蘊足以
顯于用顧若是而止乎然君之持身傳後自有不可泯
沒者官金華也俸入至微而尉康差厚守曰主簿尉官
等爾而勤怠有間勤者薄而怠者厚可乎使均之固辭

不許曰吾以懲勸官吏非爲主簿也然卒不受其義利
昭晰如此官事稍暇時從名勝相與講貫有日新之益
教詔二子朝夕諄諄無非切己曰吾平生所守不欺二
字而已其子亦刻志自立親炙師友將大其門君之培
養根源顧不厚哉銘曰

昔吾鄉兮兵燬求故家兮無幾訪戴氏兮故廬自熙寧
兮經始歎古風兮猶在信不陋兮不侈川流兮無窮喬
木兮高風忽不見兮伯度儼丹青兮德容嗟二傳兮齊
名抱器業兮長終百不試兮一二泣遺稿兮焉從幸素
業兮有傳庶不掉兮土中表斯銘兮宿草尚過者兮必
恭

駱觀國墓誌銘

易道不明久矣夫子之于易不可及已然讀之至于韋
編三絕是時十翼猶未作也近世通易者莫如康節先
生亦寫易一部貼屋壁間日誦數十遍今之學者未論
明易能讀者蓋寡嘗聞旁邑有駱君觀國能凌晨暗誦
全帙大寒暑如一日至老不廢每歎以爲難及而未之
識近者叔父學寶與從子沐致郡博士楊君成己之意

云有里士駱士宏與之有連求志其先人之墓旣而沐
又介以見泣拜且請就闕行實卽觀國也乃爲序而系
之銘駱氏統仕吳爲偏將軍封新陽侯姓苑曰東陽人
又曰會稽烏傷人至唐有賓王以文章顯貫義烏實烏
傷也五季之末有友義延訓者相繼爲台守自義烏徙
寧海遂爲邑人君諱季友觀國其字也曾大父益大父
全父恂世爲著姓君子兄弟爲季幼敏慧父奇愛之多
買書而題其卷末曰留遺子孫君少長卽感勵力學未
冠而父與長兄俱亡母項氏以悲憂感疾氣瘵如石鍼
藥弗及君創屋一區寬明溫清娛侍無闕家人化之未
期年而頓愈至九十以壽終鄉黨稱孝事仲兄允謹協
刀克家嘗讀佛書有感脫略世故逍遙林壑者數年儼
若凝思專以達性爲事聞儒士釋子有理學明徹者不
問遠近必往叩請後果通悟幡然而歸曰吾乃今知天
地萬物初無二致儒墨殊塗而同歸求其體用具存者
莫大乎吾聖人之事業精義入神所以致用由是求爲
有用之學家政益井井有條年近五十不復作出仕念
讀書必研究至極嘗自嘆曰若欲窮理盡性知時識勢

開物成務無出于易非圓機之士孰可與論是哉其子
至前問取卦爻象辭以警之使之通貫而後已子雖鍾
愛十歲卽就外傳有名士必使從之遠亦不憚歸必使
誦所聞士宏讀孟子至引而不發躍如也君撫几三嘆
且令掩卷曰此正孟子警拔人處旣不待發尚思其所
躍如者何以得此此不可以口耳章句求之語至數四
士宏聳然因名以躍而字以子發後始改焉淳熙間高
宗慶霽封迪功郎致仕非其志也僻居二十餘年不復
再隴獨處一室植竹繞榻而讀書其中雍容閒雅作詩
如其人暇則風詠以自適日涉家圃好吟歸去來辭其
于聲利澹如也性耿介事有曲直必爲之辯析里人憚
之感疾旣革神閒氣定不異平時至親環立忽語之曰
生必有死世間止如此爾初非異事命筆俾書四句頃
之氣絕慶元五年十月七日也娶同里魏氏生一男士
宏也二女長適進士王夏國子監丞知信州及之堂弟
次適楊考叔成己之從兄也孫男五人朝宗光宗儒宗
可宗皆業儒開宗尚幼以嘉泰元年九月十四日葬君
于縣北大中山之原合孺人之墓余將屬稿會聞風劉

允叔次臯過余問以鄉評曰此真吾邑之善士也贊余銘銘曰

君之于易日讀一通百徧義見況終其躬學成不試得正而斃積慶之餘尚啓來裔

朝請大夫曹君墓誌銘

紹興李莊簡公光以直道大節屹然爲中興元臣聞四明曹公粹中之賢妻以長女翁婿間自爲知己學問大率以躬行實用爲先真有冰玉之譽君其仲子也天資穎悟記誦絕人長而力學既有家傳而又源流外門氣節自許詞章煥發落筆千言仕雖不顯而見于政事有可紀者足爲一世名士余里人也客授東嘉君時主平陽簿深歎其不可及交情日深三十年來君之文益工政益明操守益固方相期爲世用而遽亡矣哀哉將葬君之子孝忠以行錄泣求銘君諱盅字困明明之定海縣人曾祖慎微贈宣教郎祖實贈奉議郎曾祖妣袁氏祖妣閔氏黃氏皆贈太孺人父朝散郎建寧府通判君旣升朝累贈中奉大夫妣太宜人乾道三年君以中奉致仕恩補將仕郎明年銓試上等授迪功郎爲平陽主

簿次調江陵令遭內艱淳熙九年循從政郎監行在贍軍激賞酒庫十五年以舉者改宣教郎知秀州嘉興縣旣書再攷引親嫌改知福州長溪縣慶元改元通判楚州六年授福建轉運司主管文字積官至朝請大夫嘉泰二年九月朔以疾終于官舍享年六十有八娶陸氏封宜人子二人長孝忠也將仕郎次孝先當被遺澤一女尚幼十月還鄉三年三月癸酉葬君子奉化縣禽孝鄉童隄先塋之側宜人耐焉君兄弟競爽而君尤俊邁不羣十二能作舉子業未冠已博綜經史百家之言天文地理與夫天下形勢兵家之學靡不通貫詩章文賦命題立就動輒驚人少嘗留題寧都金精山有日手擎白日浴滄海氣使列嶽如羣兒中奉見之爲失色且戒以力除此等氣象見其留心詩文以爲當究經術務爲實學君自是日則幹蠹夜則讀書昏定率飲三盃君止求小孟置書燈上至四鼓酒温始一引而寢奉親盡于敬愛不忍頃刻違膝下貧不足養恐貽親憂至躬負米之勞中奉被疾衣不解帶藥必先嘗旣革許誦金剛經萬卷誦之終身至于倍蓰自少攻苦食淡忍貧自克奉

身至薄至用于義則不吝尤篤于友愛伯氏多女爲嫁
其二餘又厚助之介弟寓江陵遠宦相值情好尤篤見
其子與能書不翅身得之喜幼弟早亡撫其孤爲次子
卽孝先也其在平陽能聲已著上司委以事幾無虛日
訟者亦多自請求決士民歸心去而挽留始不容行侍
卽曾公逮自溫除漕深知其才而薦之大卿辛公棄疾
帥江陵治盜素嚴有盜牛者配江州吏緣其意欲沈之
江君慨然稟白公改容款賞卒俾如令寸金隄去城二
里實捍大江衝突之患歲役人夫數千具文而徒勞君
調夫均平躬自督課增卑培厚以爲永利又以農隙修
築沿江官隄使前日巨浸衝決之地復爲膏腴流移歸
業耕墾日闢諸司公舉具載實跡南軒張公栻尤知君
引置簽幕其舉詞有云直論敢言不肯詭隨有足嘉者
權酷餘杭京尹尚書張公杓韓公彥質更薦之遂以更
選公餘任刀筆之須談笑揮翰無難色嘉興劇邑且當
孔道牒訴山積君以五鼓秉燭治事遲明而畢人歎其
敏旣至長溪辛公帥閩以鷺鹽來委君謂縣爲出產之
地開國以來未嘗與民爭利持不可帥怒易糾曹比至

帥已釋然不使就職相與觴咏彌旬會貳車闕卽以處
君其在山陽尤悉邊事帥漕總餉合詞乞不次擢用嘗
論五事一乞令楚州守臣仍舊節制出戍軍馬二乞開
壽河以爲山陽饋餉之備三乞申嚴淮禁四乞止用官
會不必再印兩淮鐵錢交子五乞開淮東荒田以實邊
儲習邊事者皆以爲當思欲一登玉陛方寸之地以吐
胸臆而所向不偶性素剛銓部偶有漕幕見次授之以
歸會閩中歲早自使長此不可謂細故緇黃禱祈亦置
勿論辯析滯訟疏決岸獄加以振貸庶可感格貳卿曾
公炎悉從其說隨獲甘澍君位不稱德其見于政事者
止此中奉詩易皆有傳先以詩傳俚鑰爲序而刊之遺
藁自甲至辛凡八帙尚可傳遠也君之屬文兼備衆體
高宗七十之慶一時文賦表頌獻于闕下者無慮千數
君進賦篇無媿古作尋有旨付後省看詳取文理優長
者十人以聞給事王公希呂中書舍人鄭公丙李公本
以君爲第六觀者無不嘆服其工開府吳公瑤倅京邑
監漕臺試夢神人以黃牒書君之名者不能遽識明以
語同事俱異之君時自平陽來試吳得君名而喜已而

果在選中比爲浙漕君引夢事爲詩以見之吳公加禮焉君抱負不凡動以古人自期標致甚高不合于俗每謂與其取美以求合孰若行吾之志官雖不顯而氣不少惜所至放達不暇商計嘗嘆曰識真者少從古以然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君御家嚴整居鄉尚和父老童孺相爲爾汝非意相干自能理遣晚卜築奉川一區雅潔

聚書萬卷多手自讎校每言夜以一燈使婦奉姑別以一燈觀書積學老不衰客至則討論古今觴詠奕棊意殊不倦客去則凝坐一室多採釋氏高勝之言可以警悟者書之坐右自號牧庵居士不喜雜交以傍人門爲恥耽憐兀傲自適其適旣不能少貶以求進使得壽考爲鄉里老成夫豈不可中更游宦處此室廬僅十稔而夫婦俱以喪歸可哀也已宜人世居台之寧海曾祖熙祖展父之機起于富室而溫恭勤儉無媚妒之私事姑相夫婦道惟謹君有幼妹寡居君欲奪而嫁之妹自以姑嫂相處無間不願再適同居二十年此尤可稱者君之成家出處無玷缺內助爲多年纔五十有二先君一年卒七月二十有一日也孝忠痛怙恃之繼亡併求著

其母之賢亦君平時之所稱者牽聯書之以慰孝子之思云銘曰

矯矯困明天與令姿學有自來而文益奇駢四儷六篤論工詩奏賦明光大放厥辭見于有政精敏光輝才高位下知我者希胸中耿耿不得施吾徒掌制愧先于之伉儷同穴行道興悲我銘其藏慰爾孝思

參議方君墓誌銘

余爲兒時先光祿知烏戍已知秀州使君方公之名旣冠公守四明纔三閱月而去民歌之至今乾道七年由永嘉郡文學爲秀之攷官公方奉祠居城中訖事始得一拜牀下侍德容聆教言從同事者各詢其鄉里官所之詳故家意象寬弘歎仰前輩風度以爲不可及公旣云亡始識其子夷吾納交雖淺而意甚親後貳司府夷吾之子叔恭爲打套局喜其有父祖之遺風遂薦之幸遂識方氏三世嘉泰元年聞夷吾以九月八日終于家二年叔恭等旣以二月甲申葬君子臨安縣靈鳳鄉歸長山之原祖禰塋次以書來求銘新浙西參議官王明清仲言實余所敬娶君之女弟旣狀其行又助之請仲

言有史學書詳備乃摭其實而系之銘君諱導夷吾其字也方氏自周之方叔以來遠有世譜後居嚴之鷓鴣原晚唐元英先生以詩鳴七世而措以進士起為仕至駕部員外郎生蒙朝散郎尚書屯田員外郎贈銀青光祿大夫君之曾祖也妣陳氏贈永嘉郡夫人祖元修朝請郎大名府主管機宜文字贈特進妣王氏贈餘杭郡夫人父滋敷文閣學士通議大夫累贈少師妣李氏贈越國夫人少師未四十而專城擁麾幾徧東南所至有惠愛晚登從班隱然為一代名臣及見正始源流深遠所交皆當世名士在二廣八年自趙忠簡公鼎張忠獻公浚洪忠宣公皓李莊簡公光諸巨公皆為秦氏所擯斥流散湖廣或在海外秦方輿羅織之獄急進者睥睨遷客以為奇貨少師獨一一以時存省饋遺濟其乏絕不幸歿于煙瘴者又為津致北歸旁觀者危之曾弗之卹竟亦不能害此其最為世所稱君忠厚孝謹日濡耳染之久故濟物之心切因得師承侍郎橫浦張公九成又從御史樊公光遠三山宗丞林公之奇游講究精微達識宏度是以似之局于名位雖不得展布而平生出

處有可書者紹興十九年以郊恩補將仕郎尋兩該恩例循右從事郎二十一年差充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所幹辦公事改辟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書寫機宜文字少師罷四明萬姚江不忍去側自監潭州嶽廟凡兩任孝宗登極循右文林郎乾道初元少師出疆以親屬恩循右承直郎差充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七年入幕冬遭內艱九年丁少師憂淳熙三年兼兩浙運司造船場八年改通直郎知湖州武康縣明年明堂大禮賜緋衣銀魚十二年差通判平江府十六年光宗覃恩授朝散郎紹熙二年到官五年差知沅州主上覃恩授朝散大夫請祠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祐觀三年差知黃州復請武夷之祠久之差淮南安撫司參議官而遂已矣享年六十有九積階至朝請大夫娶常氏御史中丞同之女君之姑秦國太夫人所出封宜人相敬如賓動合法度閭閻視以為則子男三人長叔恭也朝奉郎新通判臨安軍府事次叔寬宣教郎淮南東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皆賜緋魚袋次叔敏繼季弟後承事郎新監鎮江府大軍倉女四人長從釋氏次適進士張淳

厚次適計說季尚幼孫男六人照將仕郎點將以遺恩補官默熊照然女五人長未行次適承奉郎知常州晉陵縣丞張佺齡次許嫁四明史文卿次許嫁進士李景藩餘尚幼初君在憲幕王丞相准爲使長雅知君賢君亦疚心協贊多所平反德清縣蒞茹菜者數十人請論如律君究其實乃鄰邑鄉民因售薪致競爲怨家誣訴兩造俱斃案中皆牽連者又發有倡家子規富室之產旣已伏辜而囂訟不已君悉白使者平其獄魯公大喜欲以論薦而君憂去矣船場在華亭造船本錢舊屬五都期會玩弛歲額侵虧君克勤細務額旣登足異時闕康貨物者俱償之漕司于青龍鎮剗許浦移屯寨屋三百餘間久之未定君承檄定基旣便于事請以所征商販木植爲用尅日而辦仍爲痛除重征之弊武康密邇行都易致越訴君律身旣嚴剖決公平不科罰一錢寬猛得宜訟亦衰少縣出絲績賴以濟稅課郡利其羨使別儲以俟命縣無所從出商人患苦倍征旁出山蹊公私交病君請于郡復舊規獨宿逋申法禁減則例以招之曾不踰時來者輻輳井邑亦爲之改觀米運至豐儲

倉退卻至數百斛典吏鬻妻子不足以償君爲于他州賤糴取贏以補其數又以餘貲代下五等畸稅義役良法也行之或反以致害君更立規式勸諭誠篤民咸信之追科不事鞭扑間出郊野食用百須皆以自隨無纖粟之擾于是爭先就役他縣至取以爲法後有欲更張者老稚叩關幾二千人竟仍其舊嘗久雨有怪民昌言水且大至人皆悚懼謀避亟捕至庭焚其書械繫以俟期旣不驗杖而逐之有訴夫久出不還知其必死而逃不明者君爲設方略得姓徐者一問卽承境內盜賊帖息雨暘致禱多驗洵豐歲上下熙然寓客任公紳諫議古之從兄也靖康失母長齋泣血以求之金人歸我河南徒步走北方奉之以歸孝行上聞擢敕令所刪定官改秩主管官告院母終廬墓事之如生與世相忘久矣君訪其家列其高節于朝控懇備至遂賜金紫聞者欽嘆風化之美提刑劉公穎行郡謂太守曰自蘇至此惟武康無一詞至前蓋君專務行所學視四境如一家不表暴以取赫赫名而民受實惠便坐有梧桐瑞香一日甘露降其上晶熒潤液浹日不晞邑人聚觀士夫形

于歌詠者數十人其去也遮道挽留越境追送者不以數計此豈可力致耶吳門最號劇郡君闕決閒暇貳卿沈公揆同里之舊相得甚歡外臺多屬公以事無不得其平兩攝郡事尤爲得體秩滿久滯逆旅今丞相謝公深甫大資政趙公彥逾俱在起部丞稱公始有沅州之命黃州陞辭乞銓擇巡檢以備不虞又論犯茶鹽之禁多妄引仇怨與多藏之家乞不許淹延枝蔓敷奏詳敏上甚悅皆見于施行逾年會言路申七十之制君官簿適及卽爲納祿計再就祠祿又授議幕皆非其志也吳門苦早嘗躬禱于橫山龍母祠有隨車之應都城延燔之後人情未定秀亦連歲大旱公憂惴尤甚若任其責者率里人禱于道宮極其精誠至四晝夜雨爲霈然旣病猶以裕民之要聞于廟堂丞相擊嘆致謝少師在番禺羅致洪忠宣公長子适爲屬丞相文惠公也仍命君定交共處郡齋文惠入相然後引之退然惟循塗守轍而已入仕甚早重去親側居官之日可數若刳股以救越國之疾執親之喪號慕幾致滅性皆人所難誦列子如流達其旨與尤喜讀通鑑策其治亂原委往往懸合

嘗論太湖高于運河當疏雷川浦漚之要者庶無饑歲後湖守得其說爲之果有功焉少師敷歷最久非令甲當給者悉不取閒居又戒與民爭利君守遺訓惟謹歲歉或食不足未始以語人也取友必端志趣相投一見如平生歡苟非其人雖強附弗與年甫弱冠夜聞有溺于江者竭力拯之從叔希文以窮來歸少師解衣推食君又爲畢其喪葬婚嫁事隆興二年金人犯淮少師守鎮江警檄交馳君日視烽火安危之報多至夜闌軍士有失號者法當誅君默念之尋訪而還其人少師喜爲似我也明年凶荒之後飢餓盈路嬰孩悲啼不忍聞君取道旁數十人青之皆遂全活旣長男女各有所歸或詢訪其家而還之好周人之急假貸亦隨力而應之施藥餌以濟貧疾歲時酒炙以遺鄰里先有小圃相羊其中客至稱家有無歡宴終日不倦蘇氏女兄旣寡奉之盡禮晚年姊弟合處夫婦垂白子孫衆多綉被滿前雍睦之風鄉閭稱焉又以平日見聞爲覺齋見聞錄病中呼子弟戒以孝弟保家終制從約書四句偈以見志幼嘗有得于佛書長從大慧宗杲游且死猶誦杲舊所遺

法語而逝是皆可銘銘曰

惟方叔之在周兮以壯猶而爲勇子孫蟬聯兮見衣冠
之光寵元英出晚唐兮擅詩名而最重六傳七傳兮爲
各臣于我宋仰少師之深仁厚義兮有盛德之遺種禱
祠求子兮感精神于吉夢君之初度兮信釋氏之抱送
字量是似兮惟慈顏之是奉孝弟根于心兮利欲不爲
之動推是心以往兮仁將不可勝用源流老蒼兮學無
不綜策千古之治忽兮寤冲虛而成誦小試雖不得聘
兮著聲望之已聳片言可以折獄兮幾空庭而無訟蹇
挽須與扣關兮何不約而有衆致甘露之下墜兮著碧
梧而流渾懷憂世之心兮不敢諫而以諷吐其一二以
自見兮言必有中悲長者之云亡兮非夫人之誰憫幸
相從于九京兮依世上之丘隴詩以颺之兮顧何取于
折衷尚後之人傳業兮庶家風之接踵

知鍾離縣姜君墓誌銘

嘉泰元年春姜君子謙赴鍾離既餞之又爲攻濠梁故
迹爲大篇以贈別所以期之者甚遠也明年冬初其兄
鈞轄子陽來見涕泣而言曰鍾離弟將亡矣以書來相

報亟往赴之袖出其書言甚悲而不亂謂得疾之不可
爲而復甦殆不可免婦弱子幼非兄來不可其末猶曰
見攻媿尚書爲致永決之意鑰爲之失聲而泣然猶冀
其無恙也未幾而訃至比聞闕扶喪以歸往哭之哀見
其遺書一卷甚備又曰求攻媿數語以表吾墓其友袁
木叔慙又得書云欲懇攻媿求銘而孤介能自植立不
肯頽墮惟子深知我望與發揮之嗚呼子謙死生之際
不亂如此而何拳拳于我之銘將葬木叔爲述其平昔
大槩文核而事實子陽又以見屬余不得而辭也君諱
柄子謙其字也家世汴京曾祖侁故右侍禁閤門祇候
贈武德郎祖寬故成忠郎閤門祇候贈吉州刺史以靖
康避地始徙鄞今爲慶元府人父浩故武顯大夫累贈
和州防禦使君旣升朝改贈宣奉大夫母朱氏仁懷皇
后姪也封宜人累贈碩人君初以世賞補承節郎監潭
州南嶽廟秩滿充樞密院準備差使淳熙十二年轉保
義郎監行在豐儲倉丁宣奉公憂服除辟差監婺州蘭
谿酒庫十六年覃恩轉成忠郎紹熙四年轉忠翊郎是
年登進士科改授承務郎知臨安府於潛縣丞五年覃

恩轉授承事郎慶元三年轉宣教郎知濠州鍾離縣五年轉奉議郎以疾卒于縣治十月四日也享年四十有九娶魏氏丞相文節公母弟知寧國府涇縣柅之女封孺人男一端女二長許嫁迪功郎新黃州黃岡縣尉司馬遂三年九月乙酉葬君子縣之豐樂鄉東山唐家塢之原從治命也初姜氏之富甲于京師而喜延名儒以立家塾宣奉記覽多聞教子弟尤力兵火流離貲財蕩盡銖積寸累以立門戶雖事力不及上世之一二而儒風寔昌矣宣奉之弟諱濤始登科于紹興十二年終諸王官大小學教授君與四兄皆朱出模四取漕薦械蒙孝宗召對特除閭職樸雖抱疾不仕其子有場屋聲柅卽子陽也與君同升禮部君最幼一再垂翅南宮必欲以科第發身感慨奮發蚤夜力學不知飢渴寒暑蚊蚋嗜膚洛誦不輟謂事不成則無面目見先人于地下卒遂其志又與子陽之子光同登後六年光之弟燧復躡世科目爾兄弟之子薦漕臺登胄監入太學者相繼實自君興之在密院時已名薦書不以官卑而辭勞近郡有禁卒犯階級而主帥不以實聞君上書樞密使周益

公謂軍政不修緩急何以使人語苦切益公大奇之宣奉之喪或言可免解官者君曰吾忍爲此哉倚廬三年哭不絕聲不茹葷亦不入于家寺丞呂子約時仕于明見其居處容貌愀然動色遂相與討論喪禮洗末俗之陋後數年貽書朋舊猶曰君執喪有禮足勉世俗士友所共欽也君資素警敏初止銳意舉業年二十六七翻然自以昨非爲悔有志于古人爲己之學折節虛心親近師友里社先達及四方賢士大夫遇之必敬衽求益反覆叩請其在蘭谿與婺女諸賢尤稔陶染旣久懲忿矯薄見于踐履臨事規規典刑中其進殆未已也於潛巖邑士風久不振君之邑庠爲選士之秀者補弟子員每旦升堂講書校藝皆有尺度口授指畫與士日親期年而向學者彬彬然鄉舉占名者三而登第者二尹光庭者名在第五邑人榮之相語曰贊府作成之倡也昌化爲鄰舊許民釀酒而輸賦于官有議欲權酤者衆訴于府尹以屬君或謂出于朝旨且欲以裨郡計君曰此實民便安可漁奪卒免之老稚歡呼爭繪像立祠君力止其議尹益重之檄入僉幕贊助爲多君本以鍾離事

簡而往而訟牒紛委不減內地君疚心剖析日力不足
夜以繼之內和外剛勇于爲義人不能奪有獄吏罪惡
貫盈而持吏短長不能去有盜牛馬者就逮已得其情
而輒翻異君曰必吏教之也一鞠而服白于郡竄之遠
近無不快之或言在君左右者皆其黨恐有爲之報者
君不爲動吏民聳服聲聞焯然外臺多以滯訟相委隨
卽剖決總領韓公亞卿以文章政事科薦于朝郡太守
尤加敬異應用之文又以屬君體素弱撫字已勞而種
學績文略不少懈縣事畢舉而君病矣君生長膏梁而
手度高勝簡澹清苦無聲色之奉又不喜飲酒藏書數
千卷疑塵滿室蕭然如物外人卽所居超蓮堂池西累
石創亭名曰禰鳴時從雅士徜徉其中坐無雜賓尤工
小楷作詩清婉有思致文節公于詩少許可閉居惟雪
臆張武子爲山中客碧谿泉石勝絕君每至甥館遇遊
賞必參坐論詩善與人交同寮相與如至親疾旣侵至
相率寢食于縣齋醫禴盡力前數日卽命妻子治後事
已而屏人危坐旣爲子陽書又書以與親故人人致訣
別之意作偈以寄禪衲之厚善者大書數紙以戒其子

弟區處細故纖悉明白意象正大思深而見遠皆平時
薰染講切見于躬行者如此可以信君之所存而推見
其所未爲者其亡也邑人爲之聚哭喪歸鄉曲無不爲
之痛惜者哀哉銘曰

嗚呼子謙是好名耶躬行自立疾沒世而無稱耶以其
學力致其身起其家施于政事未而見于死生之際足
以不朽矣而何待于余之銘耶余方畸于人無用于世
吾何足爲九京之重輕耶顧言猶在耳遺墨未乾余不
得而默然悼痛之深將何時而卒耶

誌銘

林府君墓誌銘

四明有善士林君諱頌字興祖開禧二年十一月七日卒年七十有四力學而不見于用言議亦無以表暴于外躬行于家里閭敬之其亡也弔者盡哀明年三月丙申葬于鄞縣通遠鄉金谷里之赤隴楊敬仲簡既識其墳哀和叔變又狀其行樓鑰納交既久君之子若孫請銘銘曰

惟林之先著籍于青五季避地遂居四明曾祖曰簡隱德自高祖疇漫仕韶司戶曹財雄一鄉積豐施厚植德名堂用昌厥後父嵩儲科晚仕不顯節度推官官止清遠母也馮氏賢如軻親君少挺特篤于自信講學至勤求友至切質疑請益甚于飢渴網羅百家博覽彌記或問所在開卷指示儉不苟費傾貲買書手不停披萬卷有餘尋得目肯謂當佚我使人誦之竦聽無惰君之讀書根本經學久而愈明自詳趨約恭敬誠慤檢柅此身

劇暑甚病飯必冠中心若無倦形體自攝聖學之要正在就業人靈于物知反為累吾有知哉道斯可致執喪盡禮水漿不入祭祀必齋箴規汲汲拯人之失退無後言謀人必忠赴急必先清心窒慾不作無益聞過則喜改無難色養不恤緯惟時是憂賢否用舍如身戚休禹功萬世予獨何人究觀聖心專在為民敬奉遺體不敢不懼涕唾不輕爪髮藏去克勤小物動有彝則端勁小楷見之心畫誦言行錄自深愧怍詠康節詩如在伊洛躬行于家是亦為政恂恂二子處恭事敬伯曰惟忠叔曰惟孝字之以全義方之教叔既登科伯亦舍選人謂君家慶由積善伯也忽焉人疑于天宗一繼進纔閱三年夫人曰任克相夫子叔官從政司越之理孫主邑簿宣之旌德次傳省任不渝淳則壻曰周焯僅試一尉次日楊忻孫女惟二祖葬豐林遠七十里願依九京今從其志君疾病矣呼友執別神氣泰定怡然不屑收視云久已無晝夜今忘生死安有恒化君則無憾士友盡傷尙其不亡視此銘章

戴俊仲墓誌銘

乾道七年余客授東嘉蓋士夫之淵也職于學者多佳士而戴君俊仲爲錄以文行爲鄉先生著春秋經解數萬言能爲詞章詩清婉有思致性質粹溫不得而親疎久處庠校與之議事詳審而寡失故尤與之密君是時已嘗薦于鄉五上禮部至淳熙八年始以特奏名試補賀州文學尋授迪功郎婺州金華縣尉光堯慶壽恩循修職郎余去官十五年而復假守真欲下榻以禮孺子避堂以舍蓋公而君已得末疾監潭州南嶽廟不可出矣徒有室邇人遠之歎十六年旣以光宗覃恩循從事郎余以八月去郡聞君以十有一月甲申終于家享年六十有八娶陶山張氏相敬待如賓家無間言後君十五年卒寔嘉泰三年七月十二日也年八十男二人誠之爲郡直學淇爲太學生女六人長適張渙次適諸葛詵次適包暹次適迪功郎廬州州學教授張泳次爲尼各法壽住處州回向院幼適王廷碩孫男三人櫛林復孫女五人君之喪以紹熙元年三月辛酉殯于德政鄉湖嶼之原夫人以開禧元年仲冬合葬焉君方領袖諸生時誠之已能屢試上游淇雖幼亦秀爽可喜與余諸

子同硯席雖嘆君之滯留庶二子之奮發今誠之亦困于場屋淇在上庠尙可望也公之初喪二子來求銘久而因仍未就夫人旣耐又以請余投閒多病又復許久杜工部旣葬四十年其孫過江陵謁銘于元微之一日而成余旣許君之銘二十年而不就有媿多矣君性孝友幼失怙恃語一及則痛自憫悼至飲泣不已弟一飛夫婦蚤沒力貧治葬撫愛其子女如己出開門授徒席下多名士郡延之學後進皆知所矜式至今猶推淵源所自而卒不偶茲非命歟經解三十卷文集號橫蕩類葉五十卷藏于家後人尙猶因此以見君之大概云俊仲諱厚又字長文世爲鄉之著姓曾大父天休大父臨父端夫俱隱德不曜後其有興乎從兄之子溪閻之俱擢儒科溪有盛名今爲兵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在君諸生中尤傑然者也銘曰

嗟嗟俊仲鄉之勝流學博文優矜佩從游坎壈半生不伎不求命也奈何何所怨尤我銘雖緩尙銘諸幽後有知者其惟春秋

通判姚君墓誌銘

四明自國初以來端拱二年至乾道末登進士科者幾二百人矣淳熙五年姚君穎始以第一人及第實爲吾鄉之光又其才業足以稱衰然之選意必遠到而竟以不顯可哀也已君字洪卿世家吳興後徙于明明今爲慶元府會大父阜迪功郎容州司戶輕財好施創必慶堂于城南延師以教宗族之子弟于是姚氏後又有曰大任曰持曰孚者相踵擢第遂爲聞族孚卽君之大父也尤號博洽三預計偕入太學官情素薄再調和州錄事參軍遂致其事終左奉議郎父孝全封朝奉大夫致仕賜紫金魚袋母宜人楊氏君在髫髻疑然已有成人風五歲讀書過目不忘十歲能屬文試鄉校占前列郡博士疑之別命題使試于前應手成章時號神童師事屯田鄭先生鏗累年能自刻苦洛誦多至徹旦幾忘寒暑飢渴經史百氏傳記注疏下至稗官小說多所貫穿大書論語置几案間又取二程上蔡龜山之書仁義禮樂道德性命之說決擇是非類聚成帙以便講習文體簡嚴自出機杼有以爲後時者曰是有命焉由漕臺試南宮參知政事范文穆公成大以宗伯知貢舉得公文

奇之及發策集英推明中庸大學之旨幾數千言未論敵國事宜尤備孝宗皇帝以其議論正大剴切親擢首選而戒勿版行蓋不欲傳于外也聞喜宴御書旅獒篇以賜授承事郎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特命員外置力祈寢免上嘉歎而許之皇子魏惠憲王鎮吾邦欲侈其盛命以騶哄鼓吹逐君而扁舟已歸郊居矣祖妣史氏蓋太師文惠王之姑時文惠再相待立上前一聞臚傳再拜謝恩丞相王魯公方知樞密院問與公何物文惠道所以且盛稱其賢魯公鍾愛一女託文惠以締婚焉魯公後因對及之孝宗曰策中用趙逢隆馬事甚佳乃知簡眷之深也七年之官龍圖鄭公伯熊爲守相得歡甚繼之者治尙嚴君能濟之以寬乘間語之曰催科之急郡有十之一則邑十之五吏曹以爲利懼民之不堪也守感其言爲之霽威適大旱權酷之課不登逮治苛峻君緩其期而蠲其無所從出者人心歡然甘澍隨應邦人尤德之八年被召有旨引見以未經審察辭不敢當次日遂對便殿君首以數被異恩敘謝繼論治體切于時者凡十有八條進讀未終玉音琅然云道

理當如是又論義倉等利病及守令久任上皆嘉納除
秘書省校書郎供職之日胥吏例以雌黃塗數字請書
其上以應故事君不欲循襲非手校真有謬舛不下筆
也時言路多選于館中頗有饋遺君不啓書加以緘封
而還之魯公當國引嫌丐外周益公欲處以一郡君力
辭添差通判平江府又辭釐務不果館閣皆一時名勝
惜君之去相與餞飲道山用風流牛刺史清絕校書郎
分韻賦詩以送之仲冬奉二親以行會郊祀以曾任館
職恩封及親吳門一都會地大事夥關決無壅吳江民
交訟久不決部使者以屬君邑以其人素不可追君曰
張官置吏非以治貧弱正以制豪強耳窮竟黨與卒究
其獄一郡踴服君自念蚤以大魁丞輔藩斂藏淵覩若
無所能爲者間有所爲亦不欲人之指目爲能也不要
名不混俗無所阿附名齋曰迂嗚呼可謂深藏若虛者
矣十年禱早勞碎感疾以終年纔三十有四官止宣教
耶屬續之際語不及他惟以君恩未報親養不終爲恨
寔十有一月十三日也二子元特四歲元哲二歲一女
在二子之間君未第時欲卜築于鄞之陽堂鄉延壽山

至是遂以其年十二月壬申歸葬妻以丞相恩封孺人
子時年二十有三泣告父母誓不肯姚氏御鉛華不御
賦柏舟之詩撫教其子女大夫公夫婦至今壽且康歲
時供婦禮無敢慢嗚呼賢哉魯公家訓清肅孺人處昆
弟無間言後諸昆弟遵秦國夫人之命以遺奏恩予元
特未幾朝家用故事命元哲以官今俱爲迪功郎調饒
州安仁福州連江縣主簿皆壻于外家女適承奉郎新
監臨安府糧料院王儼又魯公之孫新吉州通判檇之
子也孫男女今各二人君性孝謹少居大父母之喪已
能悲慕盡禮大夫素嚴重先意承志未嘗少忤遇有愠
色至閉戶自搥屏息不敢喘母病疽衣不解帶藥非親
嘗不進所以身代友愛弟妹惟力之盡平日動以古人
自期文詞之作尤爲精敏他人汲汲不能發舒者下筆
輒過之掩抑覆護不欲銜羅而自不可掩真如其爲人
也哀爲家集十卷方在甥館時諄諄言宰相之職惟進
賢退不肖昔王文正在位僉王豈能悉去不以爲憂也
惟多引諸賢使不爲小人所勝耳因密疏賢才三十餘
人雖不及盡用終多爲知名士君之志豈小哉體瘠神

清人以爲似文惠而與魯公真有冰玉之譽出門軸折此識不識所共嘆也開禧三年君之二子踵門泣曰先君之葬時兄弟穉幼未及銘墓念不可以無傳又以通判贛州袁君變所作行狀爲請余尤哀其意爲之銘銘曰

人之生子惟恐不敏敏而好學乃善之盡旣敏而學又或恃才浮躁銜露爲身之災猗歟洪卿賈具才美蚤冠儒科一日千里抗志遠古力行在躬文惠是似清如魯公天胡不仁蘭摧玉折二親俱存共姜守節有子競爽志于家傳不在其身天其舍旃

王夫人墓誌

大名王氏至晉公魏公益顯占籍京師號三槐家魏公之兄諱懿仕秘書丞贈兵部侍郎曾孫爲夫人之曾祖震吏部尚書龍圖閣直學士贈少師妣潘氏越國夫人祖仰尚書金部員外郎贈大中大夫妣閻氏碩人唐氏淑人父從知信州贈正議大夫母金氏陳氏俱贈碩人大中建炎避地來明後遂葬于鄧正議定居桃源鄉夫人生于紹興八年十一月十九歸于向氏文簡公八

世孫欽聖憲肅皇后五世姪名公授字伯劭太府卿兼權兵部侍郎士偉之子也終修職郎徽州司法參軍夫人金出也幼失所恃唐淑人鞠育以至成長淑人爲質肅公之孫有家法夫人習熟聞範動以爲楷至疾革觴以祖母爲言逮事侍郎之母游碩人者一紀曲盡誠敬寢疾歷歲奉養無怠客侍郎季女適仇氏實學念之孫由尉贛之會昌夫婦俱喪一子伸孤立伯劭與夫人旣經紀其家夫人又以幼妹歸之以振仇氏之門侍郎之薨有女纔七歲夫人拊愛教以婦德擇曾文清公之孫樵以歸之伯劭友愛素至介弟登仕郎公擢蚤世無嗣其婦高氏嫠居二女俱幼夫人承夫之志命仲孫大年爲之繼以其長女歸高氏兄子銳賴其經理之助次歸蔣興邦亦名家子也伯劭晚有女甚愛之夫人篤于手足議以歸仲弟涵之次子槩涵授樂清令而不祿資送加厚過于已出伯劭先娶括蒼葉氏僅閱歲而亡寄葬山寺夫人爲繼室略無諱忌上冢修祀如奉其先伯劭將葬謂二子曰葉無子而又別葬若不舉以同穴則後日必寢致廢禮遂合祔焉此尤人所難能也伯劭嗜書

手不釋卷或忘寢食夫人時其寒煖不以俗務累其心
及其亡也治葬送撫諸孤益謹家政米鹽靡密井井有
條平居疑重語笑不輕發闔門幾百口內外肅然歲時
姻族會聚始假借顏色雖諸院子弟亦知敬憚苟有過
惟恐夫人聞之性明淑曉文義旁通醫卜之說又善攝
養少病疾年七十忽得疾遂不可爲寔開禧三年二月
戊午也二子之邵之翰二女長適甥王蒼舒次卽槩也
孫男四人大成大卡大方大應女二人長許嫁蒼舒之
子將仕郎簡次尚幼將以五月甲申耐于雙鴈鄉蓮峯
之原司法之墓始余妻祖尙書公僕上世由大名徙宛
丘自晉公分派故南渡以來與三槐通譜二王氏向氏
皆居明越間夫人之弟柯山使君淹又與余締婚焉于
是使君哭女兄甚哀以書來曰自涵弟云亡與吾姊相
倚爲命幼而至老氣同聲應專以謹守學業不辱門戶
相勉罔敢怠忽今舍我而逝人皆謂其令終吾今獨存
何以善吾後冤乎痛哉吾姊夙佩慈訓善學力行遇事
處決有大丈夫所不及其實敬畏之與君姻連必亦稔
聞爲我志之以塞吾悲以慰諸甥之孝思可乎余姑之

夫太府卿王公正己與信州爲莫逆之友每稱伯劭風
度之佳記問之博一日見伯劭于鄞簿廡舍而不值夫
人相見于碧梧軒縱談家務世故及伯劭所職纒纒移
晷卿退而語鑰曰吾與信州通家如兄弟而又同姓知
其女之慧亦不知其通曉如許雖嫻于辭令者所不逮
也蒼舒及簡又尚書之孫曾余以故屢獲升堂辱延遇
益信卿公之言敢併敘之云

承議郎孫君墓誌銘

淳熙五年余贅倅天台已而會稽孫君應時季和尉黃
巖見其學行吏事詞采翰墨動輒過人與之定交問其
家世始知其父雪齋先生之賢甚悉方與四方士友期
季和以遠到開禧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將赴邵武貳車
忽一疾不起遂以朝奉郎致仕讖與不識莫不痛之三
年十月二十五日其母太孺人張氏繼卒于家季和之
兄應符遣其子祖祐來見余曰祖父雪齋之亡季父嘗
持故國子錄沈君煥所狀行實乞銘于晦菴朱公公許
以銘曰古所謂志士仁人今復見之恨不及展龐公之
拜銘文見屬其何敢辭旣而公亡迄不果銘今不幸祖

妣繼季父以逆顧當今孰能繼晦菴者敢泣以請余以
衰病掛衣冠而迫于上旨收置北扉震懼固辭不獲命
念季和之交誼又不可以固陋爲解讀其所示事實見
雪齋七十歲時傲程公大中自誌其墓有云雪齋野叟
孫介字不朋越之餘姚人也族緒寒微難援譜系但聞
五代祖自睦州徙居此力田自業余曾祖諱亮生二子
余祖爲長諱政孝慈馴善鄉黨稱之生四子長從釋氏
爲昇師次爲十伯父次爲十三伯父次先考十七府君
諱子全昇師持苦行而有高識兼通儒書喜聽賢士大
夫語歸葬父母守冢三年則聚諸弟之子躬授語孟詩
禮漸變其家爲儒已而余生于政和甲午八月辛未實
十三伯父之子命以爲先考嗣四歲能離家入郡庠隨
兄壽朋讀書日數百言七歲學于鄉先生胡定翁家聞
本生伯母及先考之訃號噎奔喪哭臨以時孝悌之端
發于天性衆稍驚異其後兄常攜寓鄉館側聽講說文
義粗通然退侶燕朋弛怠不進十四五潛喜哦詩兄使
誦杜集頗費日寡益十八九始學舉子賦遽罹兄喪哀
痛之情如失乳哺如割肺腸偃偃無相幾不自立因從

畏友厲德輔肄業紫溪漸漬稍勝冠迨于凍飢踵兄
故步授書自給益發憤自課經史注疏且閱且抄不敢
荒逸竊志古人務爲實學時文非其所好而又無師屢
試不利決意退藏尊拜先聖覬扶吾道晨誦孝經以致
時思人多非笑不之恤也壯室張氏旣得三子捨館歸
訓嚮田就竭人不堪其憂五十九歲始幸小子應時試
入太學閱三載遂叨中進士科其後長子亦廁鄉選余
于是家居寡出諸兒分寓歸辦菽水今旣七十已隨應
時滿尉黃巖還鄉閉門養疴不交人事挾策自適凡余
自少至老備嘗艱阻不可具言初侍所後母陳氏遭義
兄陵暴慨然景念孤臣孽子竊以舜曾閔爲師承意調
諧各終其世紹興乙丑仲兄有重罪余未諳律令以身
授之幾併坐縲綬偶值星變原赦俱免其他困阨危難
苦心衡慮改過遷善迄能自持厥躬不見薄于鄉里吾
家父行享年多止五十今幸同產次兄七十有七與余
白髮相保夫妻兒婦歡聚無缺捫心感舊粗足樂矣然
余所以行己立心不忘恭敬近而冠屨微而紙筆未嘗
輒輕易服用嘗謂不能動天地不足以言誠不能正室

家不可以爲道故其在猷猷未始一日忽忘君民對妻
子惟恐食息僭違禮教一言一事必求合于人情可無
怨悔者而後出之其受人子弟之託教之不啻己子隨
才指授專事講釋至老不倦與人交不敢失信廢禮受
侮不敢爭忿蓄怨平居確意安貧守分不萌非義之求
聞人有善心恨弗及見人之惡口不忍言自信不移量
力而動平生謹畏求寡乎愧怍而已噫使余少年微有
依怙不歷屯剝壯歲窒于理性不明否泰未必能操心
慮患固窮順命亦何以至于今哉凡吾子孫勿墜家學
推本源流念之敬之此吾之實錄也余三復而嘆曰嗚
呼其可謂躬行篤學樂道知命之君子矣凡君平生操
履大概已見于此而國錄沈君所狀尤爲詳備余復何
所措其辭至于蓬蘽之居陋甚玉川而門堦戶庭咸有
銘勒簞食菜羹終日不飽而潔齋整齊如對大賓子良
婦教孫枝競秀家法修明門雍戶肅下逮僮僕舉訴訢
也其遺風餘範至今藹然亦足以想見其典刑矣初君
以淳熙十一年太上皇后慶壽恩封承務郎致仕十三
年上皇再慶進承奉郎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甲子卒

于泰州海陵縣丞官舍享年七十有五後應時陞朝累
贈承議郎張氏同邑人也曾大父嘉大父儼父日休封
太孺人享年八十有六三子長曰應求後君四年卒次
曰應符次卽應時也一女未嫁而天孫男三人祖祐祖
詒祖開孫女五人長適文正范公五世孫克家次適宣
教郎知婺州義烏縣丞胡衍次適里士胡伯韶次許嫁
四明沈嚴曾一尚幼曾孫男二曰珍曰珩君初葬于燭
溪湖潘山之塢穴頗不安季和之亡得吉卜于新奧竹
山始遂遷葬今將以嘉定改元某月某日奉太孺人之
柩祔焉太孺人質性莊重雪齋動以古人自律孺人事
之如賓終始若一日季和宰平江之常熟縣號難治吏
民歡服旣滿橫爲郡將所摺摭困阨兩葦至開人使訴
卒無一詞猶被鐫降孺人曰但不得罪于公論足矣窮
達非所計也閒廢累年方權臣用事不肯附麗求進救
粟不繼族黨烟替皆勉以祿仕孺人獨未嘗一語及之
曰使吾兒失節以爲養不如粗糲之爲甘蓋不如此不
足以配君子不足以生賢子孫不足以成禮法之家也
季和不幸出門軸折不得究所抱負以彰積慶諸孫皆

孝友以承先訓後其有興乎銘曰

德在陰報必明活千人後必興天人間響應聲有篤行
出志誠子必賢家必名偉孫君真不朋動以禮善服膺
不愧忤無虧成廟之璉壺之冰行于家森典刑噤不施
闕幽局過者式視斯銘

攻媿集卷一百七

攻媿集卷一百八

宋 樓 鑰 撰

誌銘

贈金紫光祿大夫姜公墓誌銘

公諱浩建炎紹興間來寓四明至十年歲在庚申公之
弟濤以流寓名薦書十二年遂登進士第人爭曰是東
都大家能以舉子業致身于兵火流離之餘耶惟姜氏
當承平時富盛甲京師婚姻多后妃侯王之家聲勢翕
赫而最重儒學藏書築館延太學名士以訓子弟禮意
隆洽賓至亦留設盛饌參政簡齋陳公及一時勝遊皆
求闕未見書或登科以去又請舉其友若昆弟題名家
塾多有顯人如參政謝公克家侍御江公躋待制高公
至臨少卿汪公思溫及其季吏部思齊皆在焉積而至
此以起其家公盡室南來弟猶未冠公方急祿每以未
能卒業爲恨獨任家事勉其弟力學撫育訓導儒風益
振二十九年其長子模中浙漕舉至子三四訖不第又
二十年曰桐曰柄曰堪曰煥曰光等相繼累上禮部入
太學而柄與光同以紹熙四年賜第煥又繼之皆公之

但知爲佳子弟耳家在汴都外城一旦碎于兵燬至京
口遇潰兵劫齒忽爲甕人吉州旋即世聚食數十口皆
仰給于公甫冠入仕屬志官業動有可稱北兵將陷平
江郡人驚奔而聞者阻之公叱使開關去者不勝計公
殿後幾不免人皆德之及掌權酷請創糴場以供酒事
貨本錢于販曹要告身爲質公以文書銜裏而進卽命
公爲之定糴價三等比時估爲高初亦罔測未幾米商
輻湊價日以平歲終會其息至百萬緡衆始歎服至今
遵用焉孝宗登極婺以犒軍稍緩口語籍籍公禽治數
輩無敢譁者所至總戎有律閱武有程慢令者毫髮不
貸行之以公人自畏誓所事帥守魏惠憲王崇憲靖王
丞相梁儀公克家參政周公葵給事吳公芾敷文閣直
學士俞公俟龍圖閣學士趙公子滿皆深相器重樞密
胡公松年守姑蘇擇官寮十人日供故事右列中惟公
得預選所陳又能切中時病仕于明最久詹事周公操
朝請莫公伯鎔俱嘗同寮相與素厚莫公諸子皆爲清
望官公至必使環立以待中書舍人濟來爲長史以父
執致敬周公爲御史露章推薦太師史文惠王丞相王

魯公周益公皆稱于朝廷諸子出仕猶賴前數公提挈
之力觀其所與則其所存可知矣前後以見辭五對清
光奏陳多台上意有老成更練之衷遂賜橫帶入仕幾
一甲子吏致十之七八終始無玷臨機健決不問劇易
遇事風生以智爲樂談論壘壘音吐洪暢聽者忘倦此
皆出于天資惟是生長富貴既更世故遠能率家人刻
苦廉介有寒素之所不及田里細務詳練通曉尤爲難
能少有至性母恭人郭氏疾革刲股以進友愛宗黨初
以銖積寸累漸爲溫飽計會從弟迫于官逋舉以濟之
季父客死江西又無嗣公取其遺骨葬于先塋之側歲
時祭享族人之廢祀必徧及之弟妹婚嫁身任其責一
介不妄取予性實好施推其餘以周人之急亦所不靳
也官教濤出繼伯父既定居吾鄉買地城北分東隅與
之築室比鄰人羨其雍熙之軌焉舊學不忘時有清新
之句自爲上梁之文思舊隱于夷門不堪回首築新居
于鄞水粗可容身此特其一班耳專意教子不以家務
嬰其心夜或焚香危坐使之誦習率二鼓而罷模柄之
預薦拭之賜對公皆及見之其在婺時東萊呂太史未

第公知其賢遣二子從游模與之同中漕薦旣卽世子孫益守遺訓雖事力不及盛時一二而文風彬彬遂爲儒家始以次子封武顯大夫累至和州防禦使柄升朝改贈宣奉大夫今至金紫光祿大夫足以信公之志于泉下後裔方興殆未可量也奉佛素謹楞嚴法華諸經夫婦繙閱以千萬計入閩積俸置大藏經歸眞家舍結字端重雕薄遽中家書無一筆行草手鈔內典數十軸首尾如一從妹歸丞相壽春魏文節公平昔相好爲堂西偏藕花盈池丞相名以超蓮書扁以遺之旣屬疾掛衣冠杜門自頤家庭孝謹調娛藥餌久而不倦多拱手默坐間乘安輿致敬家廟佛像一絲不掛訖以壽終可以無憾矣鑰汪出也外祖少卿兄弟仕京師同爲王府贊讀旣皆嘗授館通家如至親先妣吳國時猶未笄能備言公家風範相依下汴初寓浙右數困寇攘其卒來鄞蓋以外祖爲歸也外祖尤顧舊好經理不遺餘力旣命伯舅娶公之女弟而宮教洎文節公與伯仲二舅同在家塾訓飭如一四人聯捷薦書自爾姻婭如朱陳然鑰以外門之故得從公游又與諸郎共學仲舅尚書狀

公之行蓋贊助之屬彙今二十餘年母氏舅氏俱卽世而械槩柄堪煥剡焯亦皆亡矣郴陽泣謂鑰曰先銘未立日夜痛心兄弟凋零汪氏中表亦無幾捨君無有知先人之詳者敢以請鑰撫事感慨又嘗銘其二兄及鍾離之墓不得辭銘曰

太嶽之後著姓惟姜承平百年益大而昌延招名儒談經左塾典刑具存燕及嗣續矯矯姜公克荷克承艱難百罹旣蹈而興才有餘刃仕一甲子黃金橫帶晚克知止積善餘慶遺訓有傳踵登賢科儒風蔚然東山之原松柏斯兌銘以表之其興未艾

司法晁君墓誌銘

晁氏系出于西周王子朝漢有錯爲御史大夫元魏有清爲樂陵太守唐有左補闕大夫杲或謂其家有劉元德起兵時錢秀

此稱蜀漢昭烈帝之字避宋朝始祖廟諱故書作元

則其傳世

遠矣本朝文元公以清德雅望冠一時文莊公繼掌內外制賜第京師昭德坊後益蕃衍散處汴鄭濱濟閬南渡以來江浙蜀道所在寓居實皆出于昭德無他晁也君諱某字某生干濟之任城曾祖仲參贈金紫光祿大

夫祖端義奉議郎簽書高郵軍判官廳公事考異之超然不仕妣閭丘氏君資稟不凡少承家法篤于孝友嘗封股以起母及仲兄之危疾年踰強仕從叔侍郎濟陽侯謙之以郊恩補君將仕郎授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循從政郎調建昌軍新城縣主簿繼爲沅州司法參軍君宦情素薄而臨事殊不苟率有可稱其在新城豪強犁人之墓冤訴莫直君爲得遺骸于田中遂伸存亡之枉廣昌令以匿寇事擿富人之貴骨肉駭散餒餒于外獄久不決君受責欲行令輒賂君拒之以實聞而還所籍其家優裕如初居沅纔三月有冒官稱者守意希賞抵以深文僚吏和之君獨不可守數諭意不爲動善惡惡行其志類此俄感疾已而起居如平時忽趺坐而逝安靜不但不惟積善之報殆有自得而莫知也君宜達而沈下位宜壽而止六十一寔乾道元年正月三日也娶姜氏蚤卒子五人子壽子與子思子游子冉文學才幹俱有家法三女婿通直郎趙某沈忠恕杜傳皆世家也孫男八人百源百則百海百制百利百禮百揚百順女六人曾孫二世讖世表七月朔歸至寓居撫州金

溪縣十月二十六日葬君于臨川縣崇德鄉嵯峨山之西敷文閣直學士公武君之弟行嘗狀君之行事至開禧三年凡四十年矣君之子惟子游在孫亦亡二人矣百海游鄞求銘于論老矣學落何足以發幽光獨念中原衣冠故家日就凋零文獻相傳如昭德之屍則又鮮矣少時及識敷學風采服其該洽其誦君之賢如許以託名不朽爲幸銘曰

王謝故家風氣一種晁之在漢實配于董至宋益大名勝繼踵法藏筆智讀者皆竦濟北嵩山詞采泉湧恂恂法曹典刑莊重以君之才卒于流冗我思前良託名爲寵

直秘閣徐公墓誌銘

慶元二年有旨朝散大夫徐夢華除直秘閣蓋異恩也始公生于靖康之初元歲在丙午是冬金人再犯闕海內雲擾建炎二年寇躡江右叛將大盜峰起公之生纔四年母氏襁負走陂頭劉氏家僅免于難公旣省事自念生長兵間欲得盡見事之始末宦游四方收羅野史及他文書多至二百餘家爲編年之體會粹成書傳聞

異辭者又從而訂正之號三朝北盟集編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迄逆亮之斃上下四十五載間具列事實制敕詔誥國書奏疏記序碑誌之文有正史所不及載者搜掇無遺成二百五十卷又有綱目一冊併藏于家至是史官方修高宗皇帝實錄修撰楊公輔率同寮十人奏乞取公所編之書仍下臨江軍給筆札抄錄以進十一月史官又奏其書有補于史筆爲多仍薦公之賢大略云廉靜樂道好學不衰故有是命又奏所編書目內有百餘家館所未備復命錄其全書諸公欲相挽一出與同筆削有諭公者答曰此書本不爲進身計力辭之後又得未見之書再編集補三帙所居闕一堂取詞命褒語扁曰儒榮以侈上賜樞密劉公德秀爲之記待制楊公萬里爲之銘少傅周公必大端明洪公邁而下賦詩者數百篇遠邇流傳而公之名愈顯矣公字商老情江縣人曾祖用和祖士穩俱不仕父世亨累贈通議大夫母楊氏贈碩人公俊敏篤學至忘飢渴寒暑讀書過眼輒不忘通貫經史百家尤熟晉宋南北五代時事自熙豐元祐以來名公奏議及出處大致無不該綜作文

皆有根據用事精確紹興二十四年登進士科授左迪功郎洪州新建縣尉以外艱不赴調鬱林州司戶參軍到官未幾又以母憂而歸後爲江陵府司戶任滿關陞左從政郎乾道四年外移南安軍教授以舉主改宣教郎知潭州湘陰縣次授廣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賜緋衣銀魚諸司辟知賓州到郡遭罷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華州雲臺觀紹熙元年授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慶元初引親嫌徑歸再奉冲佑祠引年致仕六年賜紫衣金魚仕宦幾五十年閒居之日爲多南安官舍素在城外請遷入以附校官建雲漢閣以奉御書立廉谿二程先生祠于左劉元城張橫浦先生祠于右自爲之記參政龔公茂良時帥江西讀而善之以講筵官薦湘陰並湖少田多盜帥括盜耕湖田者悉輸租號增耕稅他邑或移別賦應命公恐重困吾民謂邑無新田稅無從出帥盛怒移湘潭丞仍窘蹙邑事無可疵瑕者卒免于行更加禮焉增葺學宮嚴設祠像祭器書籍以次而舉選士主之湘陰于是始興于學矣朝廷議更二廣鹽法遣浙西安撫司幹官胡廷直銜命與二漕臣集

議境上西漕王公正己以公審知利害邀至蒼梧會所
公謂二廣事體不同使者徒見東路郡多瀕江可通客
販固已非是若西路多山郡近江者少道阻運艱客販
不通價必騰踴郡計不給重爲民害郡有兵吏可役民
不告勞若止循官般舊法初無抑配等弊公私俱便可
以經久衆不能奪胡亦是之議定而去將入奏爲主議
者所詆畏罪希進盡變其說擢爲東路提舉旋升西漕
侍郎詹公儀之出鎮桂林共行客販之策慮公或以賓
州奏事必據成說武憲熊飛素不快于公二人從而甚
之熊上悔舉之章公遂罷不三年二廣之害果如公言
民食貴鹽富商至破產喪生胡憂懼至死詹亦得罪復
行舊制至今便之周益公嘗軸謂公前謾未直公答以
事久自明不待辨也歸而悼亡連喪子女宦情愈泊然
矣楊誠齋挽使造朝薦進甚力廟堂將處內郡止求議
辨荆帥樞使王公蘭移鎮長沙以公可任帥事申省委
公經時而侍郎袁公樞始來知公止請上幕俸給盡以
三月帥俸歸之又力辭尤歎其廉旣而從母之子侍郎
彭公龜年爲帥公去替止半年法不用避公乞祠以去

彭公餞以詩云法許公不許法不如公歲年雖已高手
不釋卷有讀書記忘集醫錄集仙後錄各三冊會錄四
冊皆以儒榮冠其目家有萬書閣鐵帙甚整能視細字
如年少時事親盡孝祭器封錫惟謹有家記一編載時
祀禮式又揭百不憂堂以志義方之效閣前亂石森立
石間多紅薇花若張錦然號紫薇洞天勝日深衣坐閣
下二鶴翔舞于前殆神仙中人也弟妹四人弟得之亦
休官而歸時節聚會子孫甥婿羅拜爲壽竟腸卜夜無
倦色從母昆弟七人時置酒款集韋濟川楫黃仲禮琮
彭子壽而下俱效之開禧元年親黨爲八十之慶宴笑
數日乃罷中嬰小疾精明如故猶能課諸孫誦習三年
八月浴出瞑目危坐而化二十有一日也娶豐城鄆氏
先公二十一年卒封贈至宜人五男子簡從事郎新邵
州新化縣令範迪功郎新袁州司理參軍籍業進士次
子符幼子節皆蚤歿二女長適免解進士會三異次適
進士鄒疇亦前卒孫男十人長峯亡矣次曉次金酉薦
于剡崧峩峩崇嶷義成一女適鄉貢進士向公美曾孫
二人鄉郁二女尚幼諸孤以嘉定元年十一月庚申奉

公之柩葬于縣之修德鄉古牛岡之原始鑰屏居四明
得子壽書俾爲儒榮堂賦詩時雖抱疴爲作古風寄之
已而子壽與公俱以書來謝比聞子壽之訃固已不堪
云亡之痛而公亦下世矣公既葬之二年簡以赴調來
見謂前詩恨未見北盟全書盡錄以見遺又出其季父
致政所作行狀求銘致政嘗著左氏國紀中書舍人陳
公傳良爲之序蓋深于經者書事尤嚴敬擬其狀而爲
之銘銘曰

靖康兵禍古所未有凡曰臣子痛心疾首公生初元以
及己酉犬羊長驅薦食江右幼而得全實賴襁負少長
讀書志已不苟宦游四方諮訪尋究網羅舊聞編不停
手二百餘家筆下輻湊繫日繫年別記誰某有制有書
有疏有奏衆說雜然攷証是否名聞于朝六丁下取蓬
萊漢閣籠數加厚儒榮名堂足以不朽才不盡用仕多
不偶身退名尊二疏俱壽奄然仙去何憾何咎有子克
孝慶流在後銘以發之尚照林藪

朝請大夫吳公并碩人姚氏墓誌銘

仙居吳氏自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康肅公以儒術發

身入從出藩爲時名臣長子興化使君首躡世科兄弟
簪笏蟬聯多至郡守族黨中登貢籍擢科級者相望遂
爲巨族鑰淳熙五年由敕令所刪定官贊倅丹丘始拜
康肅于湖山堂時居邑之石井旣掛衣冠夫婦偕踰七
十子孫誥誥坐享耆福谿山勝絕來者如游崑閩鑰一
見辱知獎良厚因得與諸子游今識其家四世矣興化
明銳奇龐謂必可接武夷路不幸嬰未疾止于中壽次
子鄞丞壻四明史氏鑰以第三子娶其女遂爲姻家今
知吉州公比爲大理寺主簿同朝見過泣而言曰先君
抱負不凡先妣婦德素著而葬之日兄弟尙未立未有
銘文以傳後介弟旣亡繫誰之責援親契以請余感念
疇昔爲之承慨乃擬括蒼貳車郭君晞宗所爲行狀及
興化自爲姚碩人行述大概併爲之銘君諱津字仲登
世爲台之仙居人曾祖允昭故贈武略大夫祖師錫故
任右承議郎累贈光祿大夫考芾康肅公也官通奉大
夫累贈少師妣郭氏贈魯國夫人君幼嗜學強記博通
羣書尤熟文選或覆誦終帙年十有五以詞賦魁鄉校
嘗從秘書郎王公衛頌臺主簿胡公權殿中季公榮游

三人皆名儒每器重之康肅爲御史以郊恩任將仕郎爲銓闈第二人授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侍旁益肆于學連薦漕臺登乾道五年進士乙科充兩浙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改宣教郎知處州麗水縣監行在都進奏院爲親求補外添差通判紹興府淳熙九年賜五品服十年繼丁內外艱執喪哀甚倚廬增慕靈芝產于楣人嗟其孝感紀以詩文服除權發遣江陰軍未上改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尋知廣德軍以足疾丐歸改興化軍慶元二年屬疾八月四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四累官至朝請大夫娶姚氏封安人先公六年卒葬之地曰西喚去先墓百步累贈碩人男四人機朝請郎知吉州軍州事機故通直郎知慶元府鄞縣丞忒迪功郎福州福清縣主簿標迪功郎衢州開化縣尉兼王簿女一人適進士姚棟孫男四人燧煜焯孫女九人長適承奉郎監西京中嶽廟樓治次適從事郎新贛州司戶參軍葉言次適將仕郎盧樵次適承信郎新差都大提點坑冶司監轄銅錢金銀場顧士龍餘在室曾孫男一人諸孤以十二月辛酉葬公于郭但山東喚之原遷碩

人之樞附焉公志趣高邁不溺于膏梁之習種學績文與寒賤爭馳久在親側宦學增益小試于外動有可稱初入師幕丞相蔣公太師史公爲帥屬以文詞以遠器期之丞相葛公樞使黃公爲僚相好號一時幕府之盛麗水試邑恪守家範夙興冠帶視事決訟如流庭無留牘嚴于治盜民以奠居邑社稷壇壝圯壞學宮尤不葺公謂非所以安士訓民也乃築三壇于學之東偏又徵學而新之歲祀月書如儀士民俱勸焉及官奏邸同知樞密院事謝公時在諫坡舉公自代有曰治邑有聲立朝無玷方嚮于用懷親求歸朝士歎其高致賦詩宴餞歸娛却下久之乃到官參政李忠文公多以郡事委之裁決歲饑流殍盈路公請發圭租倡率勸分人遂樂從待制朱文公爲提舉官任以荒政躬走阡陌如懷隱憂有所措畫俱從其言以文學淵源政事詳練薦之廣德久旱種不入土粟價翔踴公齋禱祠山隨車沛然時米舟輻湊官兵得空券累月悉以給之積訟不決而兩獄隘陋卑濕公曰不葺不決疫將興矣先呼囚徒稽貌察辭隨處以法輕繫以片言折之論獄官邑令日決數事

旬餘固圍爲清減商算捐酒價訪水利民聽已孚而去矣遮道擁車至有泣者曰官何來之暮而去之速乎康肅軫惠鄰里穀貴則損價以糶歲寒則賦粟以濟散藥給棺一方賴之公謹不敢廢湖山亭館以時整葺追慕不足築祠于堂之隩又以隱居詩篇刻石時節擷芳薦新事之如生耆舊有爲父母所厚者尊禮之如故時正旦合鄉之士夫于邑庠謁先聖先師及先賢之祠序齒講拜升堂舉酒略如鄉飲之儀爲文平淡援筆成詩蔚有父風合詩文十五卷藏于家莊重恬靜中無機心與人交久而彌親不知者或以爲簡公不改其度寬裕容物無疾言遽色服用儉約而厚拊姻舊雖甚費不靳康肅嘗以歲侵爲憂公適歸自稽山白曰頃年得祿儲穀可數千斛舉以均濟親頗大喜殆有前輩麥舟之餘意使其得究于用可以及物可以亢宗而見于世者止此可哀也已碩人家黃巖承信郎義之女甫笄喪母已能任家政既歸于吳舅始丞郡而家尚窶寓族長之家光祿洎夫人俱存家法素嚴魯國病足已久矣夫子方從師友于外無娣姒之助以冢婦獨任梱內之責人以爲

難光祿與夫人旣喪用益窘小姑出適發奩具以佐之石井卜築塢所儲以庚費康肅素好賓客不問家有無先意治具以埃所需康肅以賢婦稱之見于遺札其亡也夫子哭之甚哀吉州以作邑有聲連歲進擢以至大郡可以知興化義方之訓鄴丞旣亡而吉州求嫡母之銘甚切又可以見碩人鳴鳩之德是皆可銘也已銘曰括之陽兮仙所居伊石井兮公之廬隄萬壑兮清流瀟夾明鏡兮澄冰壺偉康肅兮蚤垂車謝軒冕兮天爲徒君家嫡兮如伯魚傳衣鉢兮鄴侯書宦學富兮歷仕塗見諸用兮直緒餘歸不改兮先規模終相從兮山之隅夫人德兮鳴鳩如義方壺彛兮藹里閭我雜銘兮子刻諸慰孝思兮賁幽墟

直秘閣孟君墓誌銘

君諱嵩字嶠之孟姓也昭慈聖獻皇后兄子信安郡王之次子也后以聖德母儀四朝信安勲在社稷密贊中興賢德問學爲戚閉之冠高宗寵遇如唐肅宗之待李鄴侯無與比者公之高祖在安武軍觀察留後贈太師韓王祖彥衍中散大夫行開封府左司錄贈太師豫章

郡王信安諱忠厚少師保寧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提舉秘書省贈太師母秦魯國夫人王氏世本汴人五世祖魏王徙居衛州共城後復居汴信安南渡家姑蘇遂爲長洲縣人君十歲以祖蔭補承事郎性至孝不忍捨親出仕奉祠膝下者數年紹興二十七年任軍器監主簿未幾信安薨懇免臨奠特恩除直秘閣賜緋魚服除授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幕府笑談一坐盡傾事無巨細勤于關決使長多資決而後行未滿除監尚書六部門時隆興改元之季冬也乾道初供職職事簡寡而才地有餘尚書郎或有假故長貳更委攝承幾遍二十四曹遇事益練習而聲譽日休輪對陳利害甚悉上嘉納之六月始以制書攝倉部公自以驟進抗章請外二年通判楚州又力請祠再任主管台州崇道觀滿秩通判臨安府七年瓜期將及會光宗以皇太子尹京易倅爲府推八年始改浙西安撫司參議官淳熙三年八月到任蓋家食者餘十載淡然不復以仕進爲意人皆期以遠到而明年八月丙戌以微疾卒享年四十有四累官至朝奉郎五年四月癸酉葬于常州無錫縣富安

鄉許峴山之原去先塋數百步娶仲氏左朝請大夫淮南安撫司參議官并之女後公七年歲在甲辰卒有賢行克相夫子子男五人夔右宜義郎監秀州華亭縣市舶務次曰曾俱先卒次曰猷朝請大夫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次曰導朝奉大夫權知嚴州幼曰翔故迪功郎信州司戶參軍女一人適朝奉郎知真州李大理孫五人繼勳修職郎監鎮江府大軍倉門繼華修職郎監行在黠檢贍軍激賞酒庫所都錢庫繼顯迪功郎新鎮江府丹陽縣尉繼勤將仕郎繼勇兩浙轉運司進士惟信安謙恭威重有大功而不居遜遠權勢被服儒雅居第擇窮僻處門宇卑陋以終其身至今不爲勢家所奪猶存其舊吳公棫字才老仲公參議字彌性皆名士以女弟嫁吳而與仲爲姻家其好賢類此故子孫多賢公自幼承義方問學有原委論議正平性又強記一經見聞輒不忘詩句清新有冰翁之風一時名公多與之游自奉寒素而好濟人之急篤于教子刮磨豪習二子三孫俱聯名薦書繼顯先登嘉定元年進士科藹然爲儒家矣鑰少隨侍都下嘗識風度而不及相接親見公

在部門丞相魏文節公為天官舅氏尚書汪公為郎與
 公相厚稱美不容口冲佑漕淮浙為太府卿兼權刑部
 侍郎嚴州嘗為大理正兄弟有賢譽俱得奉周旋鑰比
 知貢舉首閱榜帖一見公之孫姓名為之忻然知孟氏
 之方興而未艾也得書以公之葬未有銘遠以見屬遂
 銘之以慰孝思云銘曰
 昭慈之聖信安之忠輔成中興盛德豐功公為愛子餘
 慶所鍾問津郎曹受知諸公位不稱德壽弗及中積善
 曠達不于其躬子孫日興益振家風我惟詩之表于幽
 宮

攻媿集卷一百八

攻媿集卷一百九

宋樓鑰撰

誌銘

周伯範墓誌銘

周氏為四明望族不惟名宦相繼而前輩源流其來也
 遠孰不欲仕惟周氏之仕者多以壯年退休有四休堂
 則家風可知明今為慶元府周氏世為鄞人居城中西
 湖十洲之西君之高祖告贈正議大夫曾祖師厚登皇
 祐五年進士科娶范氏文正公之女忠宣公之姊也仕
 至朝散郎任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贈銀青光祿大夫次
 子曰鏐元豐二年登科娶胡氏右丞宗愈之女兩娶王
 氏翰林學士覲之女又娶陳氏正言伯強之女仕至中
 大夫才業尤高嘗以忠憤上書遂陷黨籍又以外家妻
 族皆一時各公俱在姦黨動輒拘礙以經世之才僅知
 南雄小郡賢士大夫多痛惜之仲子諱淵亦有家聲仕
 止右儒林郎娶俞氏君即儒林之子也諱模字伯範性
 敏悟承家世之傳幼篤志于學如成人從濟南劉壽夫
 游又學書于睢陽徐濟甫有楷法年纔十七而儒林下

世兄弟終鮮四姊一妹俱未行親黨爲之危慮君雅有心計沈靜善謀旣訖葬送女兄弟俱歸里之善士皆人所難免喪之後一舉不遂卽棄舉子業一意世學繙經閱史幾不釋卷以爲名第有命不可彊求不墜家聲足矣建炎兵燬先廬蕩然儒林所居湫隘以此事屬之君君承先志大啓堂宇甲于吾鄉奉累世丘壘隨力葺理歲時修祀事物必親臨器必親濯諸父旣亡從兄伯濟比鄰君事之如同氣榜所居曰怡怡堂以著其友愛之篤中大夫遺文甚多如承宣集等行于世文集僅二十卷君恐其久而墜失手加編校以千緡爲鈔版印造之費始得家有此書年登半百卽以櫛櫛施貧人之喪所濟甚衆官道傾圯加以斃斃行者賴焉經理家務井井有條時出其餘以周人之急姊妹旣行及宗族之疎遠者恩意有差居閒好客觴豆終日不倦晚又增葺後圃益以自適號得閒居士縱心之會鄉里合慶以爲君福壽未艾也明年是爲嘉定元年三月二十九日以疾卒于家娶朱氏子男二人曰煇慶元四年爲鄉貢進士次曰烜先五年卒女三人長適汪之彥次適鄉貢進士李

夢龍幼在室孫男六壘孩圭垣堪姪女五人長適陳鎮餘未笄先是朱夫人葬于通遠鄉銀山燔將以十二月壬午奉君之柩合焉君素了達不以窮通死生累其心豫卜壽藏美楨之備已十餘年吾邦舊有真率之集仲舅尚書汪公主盟斯事君實預焉余投閒一紀從容其間君少余一歲基品又相近在會中尤爲親密後雖以憂患疾疢寢廢去冬西上君送于郊握手道別尚期餘生爲老伴侶聞君之訃盡傷殊甚燔來求銘義不得辭余有表妹之夫子建植于君爲疎族死無所歸君呼其子某使葬于其先塋之傍某游學又任其掃松之勞是尤可書也銘曰

四明之周著名吾州家在十洲堂有四休君承其流抱才則優不伎不求無悔無尤家立身修晚益夷猶基杯觥籌里閭沉浮積善未酌如穡有秋我銘諸幽後人其收

承奉郎致仕李君墓誌銘

江口李氏鑰及識其五世矣始秉義諱珂善富樂施鄉稱長者再娶王氏寔提舉廣東市舶勲之女兄太府卿

正己之姑也。卿爲鑰之姑之夫，以是與李氏有連鑰生。長外門幼年，外祖汪公少師、外祖母越國王夫人過其家。先妣吳國攜侍行，時李氏鼎盛，夫婦偕老子孫滿前。宴樂連日，侍御史王公伯庠銘秉義之墓，謂其持心廣大，與造物者合。三子長諱侑，字子列，尤善幹蠱，奉親有稱。仕爲修武郎，建炎三年寇殘，四明遊騎向奉川出財力募鄉兵，守禦邑境，以全鑰。嘗記其事甚詳，是生九子。第四子諱充，庭則君也，字伯振，資孝謹，最爲大父母鍾愛。昆弟旣衆，家析而非舊矣。君躬行善道，刻意教子，元白居長，受學于舒貳車元彬，歸以叔諸弟旣爲太學上舍優選，待年廷試。弟及子俱有場屋聲，聯翩科級。詵伯中嘉定元年進士第，迪功郎監紹興府三江鹽場，詒伯鄉貢進士，訓伯國學免解，以稱內舍生。又中上舍選，以制中開禧元年進士第，迪功郎新紹興府餘姚縣尉。詞伯在兄弟間，才氣實相上下，雖進取未效，而士友固已期之。從子森，同以舍法待年，從弟之子誨，伯亦薦于鄉。于是文風大振，遂爲儒門鄉里，歆艷其興未艾也。君冲澹與物無競，善處宗黨，周旋瀾縫，無間言。父母旣沒，撫

弟妹畢昏嫁，經理不遺餘力。親族子弟不問賢否，一家誨誘，里中間有彊獷之人，遇君輒斂避，教子以踐履爲先，不專事舉業。諸子學成而不偶，不以介意。及其名第寢興，視之亦藐然。人莫窺其際，平居以書史自娛，前言往行有契于心者，必書之座右。首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如心之謂恕也。」又曰：「我必不忠不仁，無禮皆自反之道也。」又曰：「一飯之德，必報，況其有甚于一飯之德者乎？可以知君所存矣。」間作歌詩平淡如其人，閔名臣言行錄，遇合意卽作詩以記之。至百餘篇，慈福官慶典，以二子在學，封迪功郎。嘉定二年郊祀，恩轉承奉郎，就養三江，以疾卒于官舍。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也。娶張氏，封孺人，朝奉郎嗣良之女。姑之子也。六男子長卽元白，次詵伯，詒伯，詞伯，誠伯，訓伯，惜詒，伯誠，伯先卒。女四人，黃直愛，張復袁，邦傑，張釋其，智也。孫九人，以稱以制，以牧，以豫，以清，以寧，以生，以似，以翼。孫女六人，長適袁沂，餘在室。曾孫女一人，明年閏二月甲子，諸孤葬君于鄞縣塔嶺之原，書來求銘數年，以來日見李氏，昆仲奮發益歎，積善餘慶之盛，聞君旣亡，家人始得

遺言于篋中區處後事甚悉且戒喪葬俱循古制無徇世俗有曰家中遺產惟有一經教子而已又曰吾幸有子所欠惟一死不以諱也賢哉銘曰

祖開慶門父全鄉邑君繼以善子孫玉立或升于學或薦于鄉儒風大振名第相望衣冠方輿所貴持久毋渝淳則用篤厥後

承議郎謝君墓誌銘

余家世業儒五世祖正議始以鄉先生決科起家五子俱傳業而季子夢弼諱肖九攻小學又傳其五子其仲元應諱弄獨殿諸老說文解字經典釋文始末通貫幾于成誦鑰侍教累年故頗知字學客授東嘉與諸名士游獨謝君季澤最爲同好相與攷訂文字毫髮必計後十五年復叨假守時過郡齋晤語甚樂也別後時見其筆畫愈工余旣投閒聞其亡矣亡又十五年當嘉定四年得其子有開書以銘爲請旣列君之行實又以張忠甫所作乃祖志銘陳君舉序君所著正字韻類五卷來撫其書爲之傷歎此真季澤留意之書也因爲掇其大概而系以銘君諱零季澤其字也温之永嘉人曾祖文

淵祖君任有鄉行父知柔嘗居瑞安之樂善里里人稱樂善先生君仕升朝贈承事郎母張氏贈孺人兄黥有聲上庠君性穎悟承父兄之訓博學強記自經子百家之書皆手自校定音訓句讀一一不苟以是文亦日進授筆立就不爲艱深之辭紹興三十年入太學乾道五年登進士科授左迪功郎福州連江縣主簿丁母憂服除再調台州司戶參軍闕陞從事郎淳熙十二年爲高郵軍軍學教授改宣教郎知福州寧德縣主上覃恩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慶元改元年勞轉承議郎三年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三娶萬氏有婦道先君五年卒贈孺人十一月庚申合葬于西山廣惠院先塋之後山二子有開有大孫四人師中師善師俞師心女三人君講學務出于正早受知于舅氏端明忠簡張公闡忠甫名淳君之內兄君舉名傳良又張氏婿龍圖鄭公伯熊毗陵薛使君季宣皆里之名公周旋其間不扶而直聞佛老巫覡之說必深排之旣仕而知者益衆丹丘郡用不足取于民者多居嘗受輸爲之撝額外之求宿蠹一空五邑稱之朱公燾爲庾使風裁甚高一見君如故交

留語或至終夕屬以荒政及滯訟以辦集稱祭酒李公
祥爲淮南提舉薦四人于朝籍記中書高郵教官預焉
錢公之望爲帥舊與君同舍知其才訪以民瘼君爲論
科員瓦甓薪葦洎差役工匠之害尤悉帥得書喜曰仁
人之言其利溥哉下屬郡盡蠲之及試邑日危坐聽事
事至立決故無留獄出儲粟以賑乏增學糧以養士聞
有蠱毒法禁數嚴而姦民反以誣善良吏復鍛鍊或至
誣服君察其誣白之部使者曰蓄蠱者固不可赦誣人
者自應反坐卒平反之鄰邑連江亦有是獄太師鄭公
僑復以委君又得其情無不感服故吏畏其明而民樂
其寬焉死之日巷哭相聞有攀號輻輳不忍去者士夫
挽章盈帙祭文率數十百言且祖與祠于老氏之宮平
時勤謹禮法冠昏喪祭皆有典則律子弟尤嚴于拜跪
舉止之際衣冠服色斥去浮薄之飾君旣亡其子行統
紵之制悉去世俗不經之文承君志也君性孝友二兄
早世撫育諸孤爲之畢婚嫁治室廬又勉之學勇于赴
人之急惟力是視樂聞人善有過多面折之敏而善謀
審度事宜往往中的惜乎不假之年其見于用者僅止

此耳韻類一書援據精確不知者以爲苟然惟好之者
然後信其積學之工每謂使之在天祿校讎之職必有
補于斯文然亦不及此余所以重歎也銘曰

古之設教學有大小六藝之目殆不爲少幼而貞淳習
之旣成壯而用世足了一生惟此字學是爲一藝後世
忽之謂學之細禮樂旣壞射御罕知數亦失傳惟書可
爲我家有原余亦素嗜間亦語人鮮有同志頃仕東嘉
日親友朋惟此謝君時稱筆精以文發身又敏于政篤
意斯文字爲之正亡年五十始得其書著之于銘以賁
幽墟

贈銀青光祿大夫宇文公墓誌銘

宇文氏本居河南唐末入蜀遂爲成都大家隆興初元
鑰丞進士科與淮東總領子震兵部尚書价同登尚書
嘗幸同朝而總領以出入參差竟不及識三仕周行多
見蜀士尤聞今貳卿及樞密之名恨未遇也告老復來
樞密由京襄宣威召還文昌遂躋右府貳卿以棘寺奉
使北歸上從班皆一見如故交貳卿引嫌出守當塗鑄
既叨參預與樞密情好日隆一日親攜貳卿書以二親

銀青及夫人之銘爲委謝不敏至再三終不得辭謹撫
所示行述書而銘之銀青諱師說字德承曾祖宗象累
贈太師魏國公祖邦彥故任朝奉大夫尚書屯田員外
郎累贈太師齊國公父時中故任左中大夫直龍圖閣
累贈通議大夫公之二伯父以文學被固陵深知迭掌
翰苑繼爲丞轄樞廷家聲臨一時公少在富貴中而天
資沖淡惟專意于學自爲程度風雨不渝由伯父任補
承務郎銳情舉業兩占薦書高選父母旣鍾愛之公亦
不忍離膝下旣冠三請祠祿以便養龍圖勉以仕始爲
潼川府路轉運司主管文字使長喜興獄一道騷然州
邑爲之屏息凌忽官寮雖有言不屑也公氣平而語勁
遇事堅執未嘗少屈下期于用己之學長爲斂容獄亦
寔息俄丁母碩人房氏憂父旣奉祠公亦不調龍圖服
除又任常平司幹辦公事甫到官而以疾卒年止四十
寔紹興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也官止奉議郎平時
鄉黨措紳品論世家子弟之賢必以公爲稱首至是相
與嗟惜又不能自已也兩娶房氏贈通議文安郡夫人
四子紹猷故奉直大夫知漢州紹諤故文林郎知敘州

南谿縣次紹彭由權戶部侍郎右文殿修撰知太平州
次紹節以龍圖治命繼伯祖樞密太傅肅愍公後端明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一女適承議郎新
知簡州楊思成孫五人景韓景脩俱終于將仕郎景琦
迪功郎監漢州商稅景度儒林郎添差兩浙西路提點
刑獄司幹辦公事景厚迪功郎邛州安仁縣尉孫女三
人曾孫口人二子以郊恩累贈公銀青光祿大夫以某
年某月某日葬于廣都縣龍華山之原後三十餘年文
安夫人耐焉公旣蚤歿諸子尚幼公之學行俱不得顯
于世文安每舉公之遺烈以教之大略以爲公之讀書
爲文皆有繩準經史百家之言悉以次第繙閱沈潛反
覆隨疏坐右且爲某書夜爲某氏之文手抄成誦若布
衣初學之勤者喜與士友談易時誦家人正家之道以
勉我相敬如賓公退則閉閣弦誦哦詩緝文一不以家
事介意此皆公之所安而道行于妻子之實也歐陽公
幼失所怙罔知其父崇公之詳其見于瀧阡阡表者皆
鄭夫人之言也敢引以爲比公之隱德所謂非此其身
在其子孫貳卿方以名從臣出典藩方樞密先膺大用

宇文氏之興真未艾也天之報施豈不昭昭乎銘曰
宇文之先其積已厚樞筦丞轄赫然華胄公居其間卓
稱孝秀天爵爲貴多文爲富學優入仕不渝素守出門
軸折才不及究非此其身宜昌厥後我惟銘之用詔不
朽

文安郡夫人房氏墓誌銘

夫人姓房氏諱妙光其先顯于唐廣明中扈遯西狩因
家于成都之華陽曾祖審能贈朝請郎妣安人宇文氏
祖希參朝散郎贈通議大夫妣碩人張氏杜氏父永朝
奉大夫通判嘉州妣宜人張氏夫人性明悟在羣兒中
獨若成人少長事親知色難之義不但長于女工也宇
文氏世有姻好嘉州先以次女歸直龍圖閣時中之子
銀青光祿說又以第四女繼室是爲夫人夫人之姑姑
也未幾卽世執喪哀慕扶護以歸又謹視龍圖次舍食
飲之宜已而治閭內奉烝嘗一如姑無恙時以寬龍圖
悼亡之悲銀青爲潼川漕幕夫人年纔過笄恪守家法
食不重肉而豐賓客之奉夫子盡職不苟退則耽書一
不以事物自嬰內助之力也嘗侍龍圖疾奉藥餌甚謹

少間曰吾婦孝敬他日願汝子婦如此銀青事兄如父
夫人待長姒如姑百口無間言銀青卒于潼川倉司夫
人三十有二諸子皆幼送終治葬無一不盡自後專意
教子晝夜不怠又舉銀青學行以爲法故諸子益自刻
苦相繼預薦季子紹節遂登淳熙十四年進士第銀青
之兄赴合州夫人領諸子留里舍教愈力用愈儉歲入
之餘悉儲以聽一毫不自私合州晚歲閱適夫人與其
姒分月主家務或客至紛沓供酒肴無倦色伯與姒皆
敬歎之姒旣寡居相好益篤事無大小未嘗先可否至
不敢專席而坐若非輩行然二十年如一日親羸皆以
爲不可及姒止中齋四女未行悲卹撫摩不啻己出俱
使之得所歸長子紹猷得官成都張宜人年高喜于便
親卽聽迎侍一二日必歸母側曲盡孝養宜人及見外
孫以次授室相繼出仕謂夫人曰汝父與舅皆稱汝孝
盛年守志不以悲哀亂所守固知其有今日矣送子之
官戒飭尤備引雋不疑之母之語及談上世官業以勉
之且俾廉勤首公無躁進無詭隨不以馳驚寵祿爲意
也肅愍公靖康奉使結約舉義謀泄遭變盡室死之龍

圖命銀青以紹節繼伯祖爲孫甫冠夫人卽遣詣行在所以其事本末請于朝留十寒暑每以書戒其盡力毋念我事旣昭明卹典優渥乃俾追喪略無嫌忌人尤以爲難平生動中準繩高見絕識有士大夫所不逮然頗笑不妄發未嘗以所長自爲表襮嗣人之急如恐弗及故奮衣襦久而如新視世之紛華榮耀一無所累其中者淳熙九年六月十八日卒享年五十有九明年十一月甲子耐于銀青之墓子女孫曾悉在銀青誌中嗚呼夫人在家爲賢女旣嫁爲孝婦妻道母道又皆兼盡可

以爲閨門之規範矣是宜銘銘曰
彤管不作傳姆無教孰能闡門惟敬惟孝猗歟夫人謹于三從事如姑又篤其終義方尤嚴繩繩孫子慶必有餘川至雲委典刑如存是爲靈彛凡此婦道百世仰之

胡散郎致仕宋君墓誌銘

隆興改元永嘉進士得人最盛尚書木蘊之旣在魁選一郡同登至二十七人余忝末科至乾道七年客授此邦三年間多與同年往還甚樂也後又假守則在者已

寡矣今四十載惟余參議光遠宋貳車正卿在鎗亦偶未死故三人時以音問往來而正卿又亡矣明年其弟習之持書求銘正卿之墓拔涕之餘爲序其平生而系之銘且請光遠篆其蓋云君諱晉之正卿其字也舊名孝先字舜卿五季時處士靖自福之長谿徙溫之樂清邑有張文君隱居築室爲鄰而緱山僊人吹簫臺峙其前真勝地也今八葉矣子孫繁衍爲名族曾祖惟表祖世則俱晦德不耀考允修行義過人有聲舍選而終不偶篤意教子旣口授以尙書大義又力貧爲之擇師君旣升朝生封承務郎後又贈至奉直大夫妣萬氏繼母張氏皆贈恭人由是邑人益勵子于學君幼穎悟日誦數百千言弱冠從梅溪先生王公十朋游學徒數百人獨君首出王公器之曾以詩贈別褒借甚至未幾入太學登乙科授左迪功郎汀州司戶參軍王公又以詩送行期待尤遠到官明銳任事不擇劇易郡政待戶曹乃決有霹靂手之名秋稼加耗病民君以郡命蠲之人皆謹服校文三山士踰二萬杜君申有場屋聲又嘗名薦書文卷已遭摧剝君識于衆人中引義力爭竟寘舉首

果以經魁南省人尤服鑿裁之明時丞相王公淮檢正吳公龜年少卿鄭公伯熊同爲部使者皆欲出其門外移長谿丞縣去福州數百里休戚幾不相同丞相陳公俊卿爲帥君言邑之利病多所開納贊其長黃君藻和而不同相得尤深罷官祖餞揮涕而別海舟之隸于邑者數千艘君旣被檄總籍其目分番以備調發舟人安之時造戰艦期會趣迫君緩其期事亦隨辦伐木必親相視而後取其免于斧斤者號宋公松丁奉直憂治喪諸費一金不仰于公家歸營葬送仍自爲壽藏于側泣曰尙當供養于地下也除服調臨海令以辦治聞催科不擾固圍屢空太守邀入簽幕郡縣視猶一體知無不爲輟車行部士民遮道稱德政者動數百人樞密丘公密爲憲使率諸臺薦于朝及去官壺漿攀戀旗幟咽道相望不絕前此未有也再調光化令鄉人王公自中爲守每稱爲老先生被邊事簡作亭豐山之顛遙望臥龍舊隱暇日相與登高弔古哦詩度曲不復以僚屬相遇改奉議郎知奉化縣君三更邑寄熟于綱目劄方爲圖坐以無事民大愛之丞相謝公深甫臨海人素知治行

時在參預欲引之周行君赴部授信州通判以歸佐郡期月卽引年求謝事謝公又卻其請且勉留之秩滿竟以朝散郎致仕或謂理賞可及正郎君曰不翅足矣翩然還家聞者愧服天資孝友奉直素爲鄉曲所敬憚以儒術自信黜釋老之說每曰親亡而藉緇黃以薦何待之薄也死欲速葬或溺于陰陽家之言以幸富貴至累年不入土者不孝爲大其卓見類如此君之執喪一遵遺言追慕老而不衰歲時祭祀蒸蒿悽愴如將見之言及則必泣然弟習之少君四十歲撫之如子捐祖產以畀之而不忍析爨弟亦恭謹好學事君猶父門內以禮法稱護墳塋如護頭目拜掃必躬必親宗黨貧者收卹經紀有孤女則爲遣嫁之不惟子弟承教修飭厮僕亦能以生事相戒有古樟蔭蔽甚廣自號樟坡居士晚又築亭其上榜曰可高賦詩賡酬者衆鑰亦預焉嘉定四年八月屬疾終于家享年八十有六娶孫氏繼萬氏皆贈安人二子長曰統迪功郎寧德主簿衢州比校務調邵武軍司法委稟端重居家臨政綽有父風不幸先二年亡矣次曰纓孫四人僑倣皆業儒幼曰宅孫女四

人百適進士劉頤仲適國學進士張復道叔從浮屠名
法定季適進士萬遠女孫三人習之與纓將以五年十
月丁酉葬君于縣蓋竹山寔附先塋君志也君敏而靜
貫穿百家不爲艱深之文明白豐贍詩辭高勝淡而實
腴卽席唱酬鋒起泉湧人畏其捷而服其工所至留心
風教勉厲後學長谿有隱君子林君維屏號榕臺先生
君屈致邑庠遇講書與其長率邑之寓公聽焉學者益
勵丞相梁文靖公聞之遂招入郡中一時政化之盛君
實啓之憂居開義學來者輒受勸諭有文齋舍有銘深
衣大帶濟濟翼翼習俗益熾臨海官事整暇太守熊公
克遇視學則請君爲說春秋光化旣爲一新軍學至奉
化則又親見之銳意興作里士監南嶽廟汪君伋與其
弟份斥家財爲之倡衆亦競勸輸奐鼎新照映山川舉
梁之文落成之記皆鑰爲之自爾累舉得士爲多家素
貧孫安人初以田四頃自隨伏臘粗給仕幾四紀無一
丘之益客至必留盡歡或假貸以續食人爲不堪晏如
也歸老餘年齒落復生髮白更黑頽然爲鄉曲之望詩
文甚多隨有散佚今惟乾坤二卦中庸大學禹貢洪範

講義春秋十二公論各一卷歷代中興君臣論二卷擬
進萬言書一卷樟坡集三十卷藏焉銘曰

阜陵取士隆興之春惟溫最盛二十七人我幸同升泮
官海濱相與往來久而益親四十餘年如星向晨惟宋
與余壽踰八旬宋君忽焉而迹遽陳行義治政藹然弗
泯難弟貽書其請甚勤哀懷易感勒銘翠珉

從兄樓府君墓誌銘

我大父太師齊國公五子二十五孫惟九伯父五子皆
鑰之兄也諸兄凋零殆盡惟兄長鑰一歲自幼少追逐
晚益相親鑰投閒十三年時時步履相遇山肴野蔌聽
琴觀奕酒酣而歸甚適也憂患之餘旣掛衣冠期與兄
樂此晚暮嚴召還朝重惜此別初謂可以復尋舊銘兄
亦促使蚤歸忽聞兄訃驚痛不自勝乞身未遂又聞將
葬二子來求銘嗚呼遂無兄可事矣雪涕書之兄諱鉉
字少及吾家世爲明之奉化人入城而著籍于鄞者至
吾兄弟五世矣推而上之僅得八世積德有素至高祖
先生諱郁決科起家一仕遽休仍教授鄉里官止大理
評事累贈正議大夫曾祖諱常朝議大夫果贈太傅祖

諱异徽猷閣直學士累贈太師齊國公文諱瑀朝散郎母陳氏封安人朝散兒女俱衆與安人勤儉治家尤篤意教子叔子鉉有場屋盛名以丙科仕至臨安教官季子鉅亦自太學晚爲歛丞兄幼子也天姿謹恪讀書之外竭力事親于伯仲間急病讓夷心計精密既不及祿仕一意守家法安分知足自奉至薄量入爲用數十年如一日朝散得齊公繼繡堂故基爲宅後旣不足以容衆兄得田三畝力營築室未幾落成過者駭觀入其家濟濟如禪房精舍地無一塵開門臨水得城南勝處內地纔幾弓花卉果蔬手植以供小摘之需真隱士之廬也朝而誦經晝則假寢暮止三酌陶然自適一呼燭則不復飲食故絕少疾病性諒直語輒見肺肝親故有過忠告或面折之自謂愛人以德人亦諒而服之奉丘壘及致祭謹甚一物一器必出親臨尤好賓客至則談笑款洽小酌亦有恩義夫婦齊年俱至七十親黨合樂高會扁其堂曰雙慶冬至元旦鄉校有序拜之禮兄必夙戒子弟率先而往風雨不渝每自言曰吾無才術以發身賴祖先宗族之庇處夏屋三紀何以堪之生計素薄

不足以卒歲斤斤自處人不見其際遂爲鄉里善人以終嘉定四年六月屬疾初無他苦丙申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六娶寧海李氏克相夫子以齊其家二子浹治一女適文林郎撫州崇仁縣丞舒祐孫六人權柄校楫檣楫俱業儒柄出繼爲長兄主簿鈺之孫孫女□人長適方楷次許適舒樞外孫也餘尚幼將以五年八月丙申葬兄于通遠鄉金谷之原植德菴後兄所自卜欲從父兄于地下也兄雖出世家辛苦自立竹頭木屑未始輕棄物多可爲兩用若瑣瑣者先具美楨壽藏雖一日二日可爲者亦皆豫辦略無拘忌之嫌又可見兄之曠達矣二子事親素謹兄亦以家務分委之繼繡堂幾不能保兄言之或至泣下決力圖而得之兄又喜甚將以故扁揭之未能也鑰旣不得歸奉吾兄自念叨竊逾分上有憂責下困應酬每起伏波羨少游之嘆今日東望尤爲心折淚迸哀哉無及也已銘曰

齊公守鄉始立錦坊五家聚處昆令季強兄之與我親如同氣期盡此生日夕陪侍病不及問喪不得歸尚銘諸幽以寫我悲鄉里善人又以考終咨爾後來尙振素

宋樓鏞撰

塔銘

徑山涂毒禪師塔銘

徑山爲東南第一叢林非第一等人不足以居之淳熙十五年冬丈室虛席臨安守臣奏請無錫華藏涂毒禪師壽皇素聞師名制曰可明年二月初吉方入寺遇今皇帝始登寶位詔就靈隱開堂中使齋御香以賜恩禮甚渥道俗輻湊驚歎未有且曰是爲叢林一段盛事非師不足以當此也師名智策姓陳氏天台人自號涂毒巖生英敏穎異父母素奇之十歲護國僧楚光見之曰此子風骨嶮嶮有出塵之姿又六年遂祝髮光授以經律理詣昭徹迥出流輩性剛簡居處語默肅如也尤不喜泛交善則慕之有不善雖親暱亦絕不與通年十九或告以定慧等學可以明見佛性卽造護國請謁寂室光僅七日偶過門洒然有省寂室許之謂老子叢林者不能過也育王無示萬壽大圓皆一時大名德無不肯可大圓問師甚處來曰天台曰見智者大師麼曰卽今

亦不少日因甚在汝脚跟下曰當面蹉過圓曰上人不在近此誠非實師領之時豫章雲巖游禪師號典牛聲震江湖師往投之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午初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造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見神見鬼曰雲居聞版聲來曰是什麼師曰打破虛空全無柄靶牛曰向上事未在師曰東家暗坐西家厮罵牛曰嶄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麟足矣貞淨老人若在兒子亦當下拜遂領師至僧堂前撞鐘大言曰侍者大徹矣牛機辯峻峭莫有嬰其鋒者師與之平章今古泉湧風駛聞者爲之錯愕踰年告別牛送以偈曰咄咄臨濟宗行行正在爾遂結菴于淮西烏崖之下典牛凡見浙客必曰識叢公否客曰識之則欣然曰不虛生于浙江其器重如此大圓移大鴻請居第一座秉拂之初衆已驚服嘗問訊圓圓俛眉不語師曰何其昏闕圓曰期子濟濟多衆如雪峯存瀉山祐之流而談天者謂子無徒子意如何師曰參學惟恐無本苟有本對泥像說法亦高出諸方圓曰吾子器識過人立酒太羹非常流

所能知味也東歸又分座于國清此菴景元方住護國謂師曰公來歸三峯景元卽收卷波瀾矣出世住黃巖普澤爲典牛焚香是爲黃龍四世孫歷天台太平吉之祥符越之等慈及大能仁所至道價興行旋自護國華藏來住此山而師已老矣力行祖道衆至千餘每謂其徒曰來日無多豈久于此者弟子請建塔于東崗之麓紹熙三年秋畢工師曰生平言出沒死生如適園觀此言幾戶知之時節因緣乃在于此十六日升堂訣別舉衆曰請偈贊者如市隨叩卽信筆應之二十五日門人宗惠問疾囑以後事仍曰子以文祭我師整襟危坐傾聽久之至酌茶尚饗爲之盱衡一笑二十七日辰初湯沐已竟剃髮更衣萬衆雲集說偈云四大旣分飛烟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暉俄頃泊然而逝八月二日舉全身瘞于東塔壽七十有六臘六十夏得法弟子已出世者十二人度四十三人此下原本空缺十餘字余非學佛者未嘗參禪又與師無半面而惠公余鄉人錄師行實求銘旣適越貽書不已惟師之始末勁挺洞達無一毫回護意氣于余心似有契焉乃具載所錄而系以銘

其實無此可也銘曰

臨濟正宗直下不絕楊岐積翠何有分別矯矯典牛付
授親切涂毒一聲聞者腦裂雲居版聲風撼深雪徑山
一著霜夜秋月掃盡葛藤光明透徹我詞贊揚慙媿饒
舌

天童大休禪師塔銘

余家四明十禪刹錯立名山中兒時未甚省事已聞人
稱老尊宿頗衆而大覺小珏之名尤著且久大則宏智
正覺小則師也師名宗珏和州烏江人姓孫氏生不茹
葷世業儒而性樂空門年十六白父母願出家止之不
可遂依貞州定山貞如住持德雲十八進具長蘆祖照
道和聲振東南師往叩謁照與語奇之留爲侍者時真
歇了公爲座元師入室問云佛祖不到處是什麼境界
歇豎起一拳師擬議歇揮之師卽領悟遂云將謂無人
到歇云放過一著宣和中歇主長蘆學徒益集至千七
百衆師代居第一座爲衆說法建炎初元之蔣山入慈
受深公室語契淵微尤相器重尋避地浙東侍歇居補
陀巖道價愈高郡請住岳林布袋道場不就寵智時在

天童視歇爲兄邀歸山間又命師挂牌領衆象山廷壽
虛席使君延請再三始從之紹興二年太守陸公長民
仍遷師于岳林備禮開堂丞相范公宗尹自號退晦居
士與師爲方外交遠來勸請參政孫公近時爲部使者
爲范公草疏禪門以爲美談師卽嗣真歇幾三年退處
翠山依宗禪師待制仇公念遷之香山一住十八年衲
子雲趨寺爲一新二十五年尚書王公俱請住雪竇二
十九年直閣張公偁遂以天童招之師念太白名山實
寵智之後一遵規式無所更改道俗益嚮之師容貌奇
龐度量恢偉喜愠不見于色終日頽然無所修綜亦未
嘗振厲風采而見地明白深造自得死生之際卓然過
人人于是尤以爲不可及也時城中湖心辯公宗師與
師生之年月皆同三十二年八月上浣辯以遺書來師
初無恙覽書笑曰齊年旣行吾亦逝矣翌日迎賓如平
時晚欲小參侍僧以爲暮矣卽令集優婆塞衆人知其
有異舉寺咸會師從容普說多致垂別之意旣歸丈室
濯足就座整容趺泊然而逝又八日學徒奉全身葬
于南谷壽七十二臘五十四師等慈接物無貴賤之間

侍制張公劬昆弟與師爲中外親舍人孝祥又視公爲父行皆一時名勝師視之藐如也嗣法三十餘人分領宗風而足菴智鑑爲最顯足菴住雪竇數年與余素厚紹熙三年余官後省忽得足菴垂絕之書專以先師大休塔銘爲祝大休師自號也余幼欽師之名而不忍違足菴之祝爲之銘曰

是釋者流視生若浮生兮若浮死兮若休生既曰休死又何求足菴之求爲銘諸幽

瑞巖石應禪師塔銘

師諱法恭明州奉化人俗姓林母楊氏號佛光道人日誦蓮經甚專一夕夢胡僧來謁旣寤而生師父早喪年十五乃白母出家以棲真禪院僧則韶落髮爲師宣和七年受具戒習南山律于湖心寺繼受天台教天童宏智覺禪師法席方盛師又更從之兄事自得暉晝夜危坐一日坐殿廡間忽傍有僧曰本自不生性無和合師一入耳根豁然開悟流汗浹體卽見宏智反覆問答機應如響智遂留侍傍久之再歷江湖徧參石佛萬年閉公室中嘗一舉似地擎山話經月不契他日再往閉曰

似地擎山作麼生師掩耳而出草堂清不許暫到入室師直造前清舉拂曰識得這個參學事畢師曰拈卻這箇喚作什麼清擬再舉師奪拂子擲地上曰老漢拂子也不識一衆駭嘆黃龍忠置界方槌拂于香案上師謂其侍者曰和尚此一絡索作何用少頃一一拈起問過一機不來莫言不道侍者白忠乃盡撤去三年復歸天童主藏事卽分座說法遂爲第一座智所舉宗要師不爲苟合智愛而畏之紹興二十三年越之光孝虛席師移書于智求一本色人智以師參學行業始終明白薦之旣往會應天塔壞或請捨去師曰非我尚誰爲耶塔成始行未幾復住能仁隆興改元趙公侍郎出守四明命主報恩兵燹之餘前人相繼興造凡所未備者如鍾經二臺等處皆師所建軒敞宏大遂爲一城蘭若之冠乾道六年退居小溪之彰聖明年柴陽郡王又起住瑞巖居山幾一周星闢舍宇以安衆開山田以足食又建圓通傑閣輪奐甚美皆師餘事也大參范公請師于雪竇自得暉公歸自淨慈乃請以雪竇遺之復居瑞巖淳熙八年八月十三日感微疾謂弟子曰毋以藥石累我

殆將行矣十九日以書招自得且促之越五日始至談笑如平時付以後事作士大夫及道友書六緘已而諸山皆會以翌日遲明升座說偈而逝郡守謝公修撰得師遺書喟曰恨不識此老卽以其座元如璧繼之師壽八十臘五十九受度者四十三人嗣法者十人山之西偏風號上方于是立塔以葬寔九月三日也師之從姑歸余叔祖故自少時與師遊璧求銘于余余非學佛者然竊謂桑門之法有三曰律曰教曰禪學者當先習律以檢其身次聽教以廣其業然後參禪以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一聞千悟世出世間法則爲全人矣況是三者本無異途苟能貫通何所不可惟師天姿勁挺持律嚴甚而禪教並行直以古德自期變身如冰玉終老不衰桑主大利起居寢食無一日不與衆共不務緣飾無他嗜好自號石窻叟峭直骨體未嘗借人以詞色見有道者雖坐下版必力加提引成就名譽郡命公定師畧不容私或以賂得叱之不貸至白郡將汰遣之諸方異辭輒遭呵咄衲子慧而在者至則摧折有僧自謂罷參指地曰人人喚作地我道不是汝喚作什麼僧未及對

卽斥去同行僧請代一轉語遂舉一拳師曰同坑無異土併逐之臨安淨慈人所願得嘗馳書請師乃航海以避命郡爲申免皇子魏王作牧每加敬禮欲訪師于山間辭曰路遠而險徒勞民耳其嚴冷類此公卿名士爲方外交者甚衆丞相魏公晚歲與師尤厚嘗嘆曰自得如深雲中片石石窻則空門中御史也緇流以爲名言師行解甚高不爲夸詡以驚衆壬辰夏旱郡請說法卽日甘澍次年又旱定海宰延之師曰前此偶爾非吾力也堅拒不受邑人固請卽又雨焉嗚呼禪林五枝蓋出一本惟曹洞宗至芙蓉而大振石林葉公左丞稱其與之嚴者得之必精傳之必久河南邵公子文稱其爲特立之士二公皆名儒言必不苟一再傳而至宏智尤光明俊偉而師得其正傳卓立傑出確然自信末後一著照映今昔盛矣師機緣有三會錄瑞巖後錄壁立千仞不可挹酌叢林尤所尊敬讀者當自知之瑞巖古道場壁以師故出世卽居之久而衆無異辭不負所託矣銘曰

此道本無二五派凌分別猗歟曹洞宗綿密更親切稽

首芙蓉師壁立蹊徑絕邇來一再傳奇雜出丹穴石窻嗣宏智游方俱洞徹門庭晚益峻坐斷刹僧舌如識滋味人啗土炭石鐵鹹酸甘苦辛開口了無說何以傳不腐君其視茲碣表裏無纖瑕瑠璃含寶月

雪竇足菴禪師塔銘

師諱智鑑滌之全椒人俗姓吳自兒時已喜佛書每以白紙爲經脚踏端坐誦之琅琅然母嘗與洗手瘍因曰是什麼手忽對曰我手是佛手遂視母大笑少長日記經文千餘言連遭親喪決意出家誓修苦行以報罔極之恩眞歇禪師方住長蘆徑往依投一見異之師勤苦精進終歲脇不至席大休小珽禪師領千七百衆爲首座獨指師爲法器曰汝當振吾宗已而侍眞歇來四明至補陀山遇羣盜竄起避地之馬秦駭浪翻空舉舟驚懼師坐篷外獨不沾濕眞歇益異之會京城三藏道法師講菩薩戒師受戒已背若負萬金然道曰汝眞得上乘戒之証也徐卽身輕眞歇住雪峯服勤三載雖日親示誨終未超徹復回四明遊于象山縣之鄭行山乃海岸孤絕之處相傳山有怪妖不可入入亦多以驚異逃

歸師曰吾爲法忘形何懼耶乃卽山中盤石縛茅爲菴地高無泉脉師禱曰吾辦道來此山神其惠吾泉因鋤小坎移時而水溢食不繼則啖松枝以療飢時紹興二年也一日有巨蟒入菴矯首怒視越數日復旋繞于牀師不顧而去夜聞菴後巖谷震響如霆擊旦起視之有巨石飛墜越菴而立于門並菴大木皆爲之摧拉變怪百出略可記者如此師不爲動終不能害也明年正月十四夜于深定中豁然開悟師自念云威音王以前無師自証威音王以後無師自証者皆天魔外道遂下山見延壽然曰日來肚大無物可餐菴小無牀可臥若能與食展菴則住不然則去然與師反覆問答不能屈因叩師見地師云一坐四旬身心瑩徹忽爾古鏡現前非由天降不從地出自是本有垢淨光通不勞心力自照也昔眞歇嘗于室中舉問一物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是什麼物得恁麼而今照破方知天蓋不及地載不起喚作古鏡亦是誘他遂有頌云箇鏡光流遍剎塵鑑照無碍體難分羣靈巨德皆稱妙凡聖無非裏許身然云不易到者田地師至陳山欲航海

或指曰此鄭行山中肉身菩薩也人皆環遶求偈時天大風不可渡師謂篙人曰吾爲汝借風泊登舟俄頃而濟抵岸則逆風如故徑至岳林見大休云久違尊顏卽不無如何是同風不間底人珙云井底蝦蟇吞卻月師云賓主不立報化平吞珙云向賓主不立處道師云不辭道恐涉唇吻珙云只今將什麼抵對師云不借珙云佛祖不奈爾何師禮拜遂令受具闍黎山宗白頭機鋒峻峭往叩焉時師方爲岳林行句擔二布囊隨得卽受備歷艱勤人所不堪宗云爲衆竭力不無其勞師云須知有不勞者宗云尊貴位中收不得時何如師云觸處相逢不相識宗云猶是途中賓主作麼生是主中主師云丙丁吹滅火宗以手掩師口師拂袖出宗遷雪竇挽師偕行荷負衆事會法堂新飾且命師爲衆普說宗嘆曰吾生有耳未嘗聞也叢林愈加敬焉宗乃宏智高弟師因造宏智室動輒深契二十四年遂舉住棲真隆興二年移定水侍郎趙公子滿聞師名屬侍御王公伯庠製疏備開堂禮嗣法大休寔曹洞十一世孫也乾道五年退席遂之天台八年嗣秀王來鎮請住廣慧淳熙四

年皇子魏惠憲王請住香山七年參政范公移主報恩十年遂歸西山爲終焉計十一年雪竇虛席衆皆以師爲請師念明覺知覺道場勉爲起廢一住八載所在道俗歸仰至是尤盛隨力葺理內外一新紹熙二年謝事止于寺之東庵太守林公杓稔開道價命師再住不從必欲識面旣見問道終日致請益堅力辭而歸三年七月乙未示疾己亥親筆遺書晦日以道具抄錄八月哉生魄夜分戒其徒曰吾行矣送終其務簡約勿用素服哀慟言訖書偈趺坐而化時暴雨疾風震動山谷人尤嗟異四遠聞者奔赴盡哀于是相與建塔于山之左戊午奉全身以葬壽八十八臘五十三嗣法及受度三十餘人師素與余厚在雪竇作錦鏡以蓄飛雪上流爲一山奇觀嘗爲之記師且死手書遺余告別以大休塔銘爲屬余旣銘之師之徒又以此請不忍拒也余不習釋氏學然聞古德相與傳授之際多藉導師有以啓發之惟師根器過絕人自誓不悟不爲僧則識趣已不凡操心如鐵石視身猶土芥又有人所不能及者初雖久依真歇鄭行之居略無怖畏非有師傳而遂得道禪門少

見其比是時自覺般若若有靈真有飢則一與之食寒則一與衣之驗夜行深雪自然得路若有陰相自以爲大千世界無如我者一見大休誦言所歷休徐曰但盡凡心勿爲異解師爲之漼然意消而歸心焉師天資樸厚見地真實業履孤峻苦行堅密至死不少變等慈接物法施不吝具大辯才智博無碍爲人說法或自曉至暮或自昏達旦至連日亦無倦色音吐洪暢晚亦不衰聞者聳服學徒每出衣資請師演說此尤禪林所未有也雲深火冷尸居淵默有召之者雖祁寒隆暑不拒一毫施利悉爲公用丈室蕭然故六主廢刹積連動數千緡不過期月百廢具舉若禱雨暘球疾苦其應如響神祠烹宰物命輒爲易以素饌有藏其鬚髮而得舍利者此皆世俗所創見師不欲人言之以爲非此道之極致使其有之亦皆師之餘也師既亡太師史文惠公祭之以文有曰了悟圓通如觀音大士隨機化俗如善導和尚人不以爲過也師生于淮南而化緣獨在四明屢易法席名震江湖而終不越境自號足菴人以古佛稱之惟師可以無媿云銘曰

祖師西來乃始有禪燈燈相續皆有師傳師之得道幾于神耀心鏡孤圓大千俱照曹洞正宗實艱其承十有一傳至師中興蛇虺之宅聞者怖恐惟師宴坐曾不爲動振錫出山據大道場四眾歸仰廣爲津梁生于淮壩緣在甬東名震江湖卒老吾邦法施不吝辯才無碍行實堅苦而大自在人稱古佛師則無媿銘以表之用詔末世

瑞巖谷菴禪師塔銘

淳熙五年秋有旨以明州智門僧景蒙住台州瑞巖寺先是參政錢公請爲墳院公既薨其孫今江東轉運判官象祖以大父治命辭于朝仍請敕差住持太傅史魏公再當國謂蒙可瑞巖台甲刹師一旦自海山膺救命孤雲野鶴雖無心于去來然空門之盛舉也魏公分教永嘉時與心聞賁禪師爲方外交罷相里居夢如平生傍有僧曰景蒙貌古神清談笑久之覺而叩天童朴曰僧名頗異有斯人否朴曰是方爲堂中第一座招之恍如夢所見與論出世法了辯如響問其師則心聞也大異之遂爲延譽而得智門一住七年寺以寢興嘗葺古

殿得瓦于春有字粲然蓋建隆改元之秋識語六言中有師名若言超進之意抑又異矣在瑞巖前後十夏道俗傾嚮寺居兩山間樓觀層出有溪自東北橫貫寺中一夕暴漲衝決隄防棟宇漂蕩強半爲瓦礫之場人以爲不復可興矣師曰吾當任此旣而財力交施從容規畫會不踰時輪奐一新壯麗反過其舊師才智超邁不以毫末自見因事而顯無不嘆服韜養之深從可知矣師姓邵溫之平陽人族姓甚衆多以儒自業母感異夢而娠英特開爽幼聞鐘梵則喜年十三從惠安淨覺大師惟梵著僧伽梨明習天台教觀自以名相之學不足了大事去遊國清又參育王山佛智裕公裕問以宗門節目師不知所對嘗入室誤問鄉里師曰永嘉人還識永嘉大師麼未及答批頰而出至于再兀然如癡寢食不安者累月行道次忽聞鐘聲而悟卽造室中又問永嘉大師卽今在什麼處師曰卽日伏惟和尚尊體起居萬福裕隨問向上事如何師擬酬應又復逐去次日再入裕方發問師抗聲曰老漢今日敗闕也一拍而出裕曰傳哉念母而歸龍翔心聞一見深器之問曰言無展

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何者迷試向言詮不及處通個消息師以左手畫一圓相問以拂子擊左師卽畫以右手擊右師又畫于中以兩手托呈問以拂子當中畫兩畫師禮拜而立聞大笑云三十年揀辨苗裔今日得此烏喙耶由是依止室中通徹無滯遂令執侍左右旣歸鹿園如在菴賢雪菴瑣瑣菴鑑全菴存筠谷達還菴淳會下皆一時之名流惟師妙齡傑出聞以谷名師菴且爲之銘蒙侍者之名曰高矣又嘗謁臨安顯寧志公志聞風壁立學者望崖而退獨謂師曰先世遺風餘烈若未墜者尙在汝躬吾且拭目觀之名山法席聚衆千數師分座提唱諸方咸畏而仰之師孤高絕俗若不勝衣而嚴冷峻峭不可挹酌旣坐道場槌拂所加龍象蹴踏長靈之道光焉十四年十月十有七日爲施主說法似感微疾旣歸趺坐良久泊然而逝山林震動鳥獸鳴悲緇白奔湊如哀所親越七日闍維舍利遺骨瘞于居禪師塔之右寔晦日也壽六十四臘五十一度小師四十嗣法者十餘人鑰贊倅丹丘草疏請師赴郡假道別未幾時而師以訃聞亟遣若莫其徒以魏公真翰來俾

銘其塔且曰吾師生得公贊死又辱祭以文願終惠之
綸不敏敢不承相君之命銘曰

靴峯高高壓千嶺寶坊樓閣非人境大浸稽天夜溟溟
世界變滅彈指頃金碧掃地誰復整谷菴若子一笑領
發揮金粟舊光景手高妙絕風斤郢稜稜鶴骨雙眸炯
古廟香爐無波井栗棘橫施發深省一超透出毗盧頂
眞隱神交錐脫穎聲駕諸方增九鼎我游丹丘與三請
再別幾何俄莫若石上主人呼不醒迷途多岐孰知警
勿謂空言如縛影影與俱傳久逾炳

延慶月堂講師塔銘

吾鄉延慶教院爲東南諸郡之冠祖師建立不置佛殿
所以待後人者不淺累代多得人如所期焉余不及見
紹興以前事矣余歲時見鄉人尊重圓辨講師道琛永
嘉人初至說法是時宏智禪師諸大老拱手相顧曰此
非闍黎也道價最高大興此山繼以覺去予嘗銘其塔
月堂惠詢之住持在乾道五年之後然得圓辨之正傳
者也惠詢字謀道月堂其自號也姓陳氏父安寔家昌
國縣蓬萊鄉之駒山母馬氏夢僧倚門乞食而娠生有

奇相甫八歲父母攜入寶印院謁了印大師善隆摩其
頂曰能出家否欣然願留不肯去父母見其幼靜不類
凡兒每竊奇之不奪其志始授蓮經兩月而成誦無不
駭嘆十四爲僧卽造延慶依澄照子先法師學日勤講
業夜則坐禪迴與衆異或以飢食物玩游戲等試之一
切謝絕獨行獨坐惟以參尋祖意爲急衆目之曰詢獨
立章菴道因法師高視衆作時居第一座驟加稱賞親
炙數歲盡得其說欲徧見諸山問所先因曰天台能仁
法照老人當今大善知識也且送之以序有曰吾子氣
貌溫恭烈暑鏤金而法服襪履望之儼然夜坐而不臥
不與羣輩相狎戲又曰兩山宿學皆吾故人盍行矣法
照尤喜朝夕與處衆嫉之且曰吾曹久侍老師反不若
新進耶夜堂講習一呼而隨者數人俱至師前遽曰教
門多途叢雜非一欲從公以決之師正容徐曰吾學佛
祖之大道壽量觀法十境十乘三千三諦皆是也得之
則見性成佛失之則殃墜無間有疑則問來若名相之
學方困算沙非吾所知也一衆愕然不敢措辭而退或
曰此學海義龍也安得以衆人待之獨步于兩山者三

載圓辨方住延慶師曰百聞不如一見密入衆底竊聽開演已自欣快偶聞提唱曰吾祖之道荆谿之後傳者雖多不無小疵惟法智天資超悟不假傳而自知用一性惡之旨大闡圓頓之談論卽論具豈待煩惱之轉除約佛約心寧外婆娑之別旨一理貫通諸法悉捨師于言下洞然明白感發旣深涕泪俱下遂造丈室自列辨曰子再來人也特吾之點示耳卽日挈包在弟子列自爾左右逢源鋒不可觸尋入堂司有監寺以事忤衆衆欲捲堂負擔于門矣師急止之吾當任責乃領衆白辨曰維那之言然卽書片紙付堂司起監寺不共住衆遂帖然微師片言豈不殆哉辨亡爲廣嚴第一座偶擇主僧郡以十名寶瓶中一索而得師或以年少爲言師曰吾何求哉力辭之尋出世住海溲華雲以省母之便欣然就之沙岸持鉢忽遇羣盜劫盡所有將解師衣正色叱曰汝何爲者我法戒貪嗔癡貪求何益于汝生有王法死有地獄眼光落地受極苦時悔將何及貧富有命強取之物豈爲終身之樂幸自無事而作此業實可寒心盜曰我將殺汝師曰吾以寂滅爲樂汝若殺我早歸

寂滅受大快樂有何不可盜相顧曰是善知識也安可害之盡還其物羅拜而退慈力攝持又能如此移住奉川之禪院又遷淨居前田後江師曰此處可與鬼神說法夜必炷香暗坐講法華經信宿間有飛螢一二遠于前後尋有百十乃至千萬明于燃燭講罷輒去嘗夜出螢往來江上不入講室夜分旣歸螢忽來迎如繁星然師見而笑曰是待吾講耶自爾每見之師不以語人然自以爲差適人意也移住普和問于草菴草菴曰僻在一隅大江橫前峭壁對聳佛影岩也前輩聚徒之地吾子其當之學子雲集鐘鼓一新朝參暮請晝誦夜禪禮講以時策筵有節乾道五年延慶虛席公定場中一舉師名衆口翕然師氣貌魁梧儀矩凝重未嘗以詞色假人精持律範動不踰矩法席謹嚴數百衆無敢犯者說法必窮蘊與學者有不能解昏後坐起信堂一香一燈遠在簷下僧徒畢集師乃揮塵縱辯夜靜堂深言詳理到境法俱勝隨資發越直疑祖師之復生忘其久立之疲也至今舊人過其處遐想高風多至隕涕制帥秀王每曰延慶人中鳳也寺之西有蔬圃官欲以爲貢院勢

甚急師怡然不顧方杜門終日禪定纔信宿府主見招
迎謂師曰貢院之擾得無動心乎今已得基址可以放
懷矣師謝外護之庇蓋有神現夢以爲言也丞相魏文
節公好內典法華中有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稽疑
以叩自得石窻終未有所契舉以問師師曰此非大力
量人不能致此問乃曰春生夏長秋凋冬落世間之相
乎曰然非以其遷變而致疑乎曰然師曰四時遷變歲
歲同耶異耶曰無以異也師曰非止今年明年無以異
窮過去極未來亦無所異既無所異豈非世間之相常
住哉以至君臣父子生息大小不動本位皆得究竟以
至天地日月明暗色空海闊山高鶴長鳧短皆出自然
莫不名體不轉貞常圓極故曰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
住了此法者不落階梯隨所見聞立地成佛文節有省
嘆曰經綸之妙遺他教家魏惠憲王臨鎮來游獨坐一
榻俾師坐而問所傳何道師曰天台教王曰恐不及禪
家之直指師又曰禪教皆如在方便若就實知實見言
之何爲禪何爲教妙悟之人一切掃除絲毫不掛然後
龍菩提妙華徧莊嚴隨所住處常安樂王大悅屢以金

緡爲齋施尋盡出衣孟建雨華堂等又募緣一新兩廡
至于臥不解衣講必更淨非入浴走廁袈裟未始去體
非赴齋啜粥運經不曾離念廚庫諸司不一回顧工匠
報作略不舉目大綱整肅不事苛細然犯必不恕欺必
照破中外井井無毫髮之遺史文惠王曰能使教門增
重今惟月堂一人而已師之傳道直欲追配古人非徒
塞責每曰以語之相似而證其言以資之善記而駕其
說皆非所以說法也惟自悟心宗而宣演之庶得祖師
之傳吾求悟門切勿自畫凡說教義不出私科惟著立
宗解一卷以救時弊淳熙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召門人
曰吾覺背痛殆將不久矣越二日辛丑集衆諷十六觀
經經終而逝十一月庚申奉全身葬于崇法祖塔之側
師壽六十一法臘四十五聚髮一器舍相無所葬于蓮
萊先塋遵遺言也分舍利之半同法智頂骨塔于大悲
閣郎中省菴陸公沅贊之甚詳所度小師嗣法者六十
人今柏庭善月其上尼也餘皆散處諸方靈龕卽路之
日緇素男女秉爐持花填郭溢郭幾于罷市觀者贊嘆
以爲前此未有此豈人力也哉後二十有五年其徒請

銘其塔余非學佛者尤昧于教乘以其請之勤而察其實行實諦爲可敬爲之銘曰

智者禪師祖天台教乃知禪教本無二道禪貴直指教若支離存乎其人統而一之圓辨之與教門鼎盛粵惟詢公傳得其正如淵之淳如玉之潔入自悟門縱橫演說辯才無碍脫落窠臼如老斲輪得心忘手月雖已墮孤老故躔柏庭之徒尙永其傳

育王山妙智禪師塔銘

代魏丞相

皇帝卽位之十五年有詔明州阿育王山廣利禪寺釋迦文佛舍利寶塔詣行在所住持僧從廓侍行既至命入禁中觀堂安奉上御素膳焚香瞻禮親覩殊勝遂召廓對碧琳堂問舍利從何發見奏曰自陛下聖心發見上大悅親洒宸翰大書妙勝之殿賜廓以妙智禪師號仍度僧五員頒錢萬緡眷養優渥前所未見由是寶塔之靈益顯而廓之名愈彰矣廓姓林氏福之長溪人家世業儒踵登賢科生而穎悟不妄言笑羣兒強以聚嬉泊焉如不聞有以出世法語之則忻然解悟年十五依邑之建善寺祝髮受具戒時閩中名利多有道之士悉

往從之佛心纔分室中舉四大各離今身妄身當在何處有所感發述投機頌佛心首肯之而不自以爲足也去之見懶菴需公爲侍者復依大圓瑛大慧果公之高弟門庭甚高始叩之若自失久之豁然有得服勤數載瑛撫之以爲類已然以未識大慧爲恨不憚重趺見于衡之回鴈峯下大慧深加器重留三年告歸送之以偈又以書屬瑛曰廓乃佳衲子可爲成就使異日爲吾家種子自此叢林爭下之紹興丙子大慧被旨來育王復來依焉大慧移徑山瑛以繼之衆踰千數以爲第一座制帥丞相沈公以廬山請出世大慧方名冠天下無不願出其門以借重開堂日乃以瓣香嗣大圓諸方以此益高之已而育王虛席尚書韓公欲邀大慧而舉以自代遂主此山禪衲雲集以祖孫三人世繼坐道場築堂于丈室之東名以三秀遂爲空門美談才具素高以其暇日興土木之工皆極其壯麗增庾入數千斛施者委金帛創爲長生局五所百需皆備月施金錢餼僧以萬計又造金塔以奉舍利此特其餘事爾日本國王闍師偈語自言有所發明至遼國以從釋氏歲修弟子禮

辭幣甚恭且以良材建舍利殿器用精妙莊嚴無比丞相史公帥七閩以鼓山越其歸榮陽郡王力挽無行魏王出鎮一見其風儀目爲僧中龍又聞其機辯峻發肅然加敬師晚以衣囊立菴于烏石山名以笑月爲終焉計有偈云三峯斂卻閉雲大海冷涵秋月庚子季春拂

衣歸菴杜門不與世接俄示微疾八月四日呼左右付

以後事澡浴趺坐書偈曰掣斷黃金鎖鑿碎玉樓鐘騰

身太虛外半夜日輪紅擲筆而逝壽六十二臘四十七

月五日葬于菴之寢室惟臨濟楊岐之宗至大慧而益

震又得如師者爲嫡孫上承聖天子之休寵下爲帝子

公相之所尊禮近焉道俗之歸向遠焉外夷之師仰可

謂盛矣籌室所度未易悉數有宜意者得法最的住平

江開元方有聲于時而遽卽世禪家惜之徒弟至百餘

人家法嚴甚嘗以師語錄萃爲巨編師呵之曰汝輩墮

語生解去道益遠矣固不許師旣沒乃始得百之一二

刊之余段老山林與世相忘師謂可以語道往來無虛

月警所未至相期歲寒一旦棄我而先愴念不已其徒

求銘于余爲之銘曰

楊岐千古栗棘蓬諸方誰敢嬰其鋒佛日老子雲夢胸
呵佛罵祖一洗空子孫三秀玉几宰妙智傑出傳家風
碧琳一語開淵衷帝子謂是僧中龍三韓萬里滄海東
首傑稽首禮益恭一聲擊碎玉樓鐘日輪夜半通天紅
亭亭寶塔上凌空烏石與之俱無窮

延慶覺雲講師塔銘

浮屠氏法盛于東南而明爲最蘭若相望名德輩起予
固不能盡知其人然採之公言其間雖一代宗仰者往
往未免評議至問覺雲師則同然無異辭余尤不能知
也嘗造焉修幹古貌丹脣碧眼長松野鶴無一點世間
氣與之語愈叩而愈無窮名下士信不虛矣師旣以隆
興癸未歲十二月十有八日化叔祖居士語鑰曰士之
難其全久矣趙魏老猶不可爲滕薛大夫矧釋氏事寂
滅而不免于應世二者冰炭誰能一之能使學佛者宗
其教交游者服其人周旋酬酢無一可議殆鮮有覺雲
如者我與之方外交旣已敘其行事汝銘之遂謹書而
系以銘師諱志連字文秀覺雲其賜號也俗杜氏世家
于明州鄞縣之籠山孕有祥生又不凡故母山氏篤志

竺乾法令從禮寂公慧云爲師肄業崇壽年十八受具戒明智目爲僧中鳳雛國照授以天台教義後從智湧頓悟圓宗年登三十適延慶爲第一座始開講席辯才先放落落風生四衆聳服靖康以來更主五刹惟妙音不及煖席而遷餘皆碎于兵火師一居之卒化瓦礫爲寶所圓辯重建延慶于煨燼之餘功未竟而死遺基廢礎尚多有之虛席曠歲實難其人天童宏智禪師以師爲首衆議是之遂徙居焉經營十年無有不備施利山積一毫不自奉悉以資建立事雲棟雪春傑然城隅望之如崑閩間物非大勤勞不易至此而師未嘗足也或贊其新伽藍者四當不媿智者師曰此有爲功德耳豈敢以此比跡前哲深恐不能洪宣祖道爲法門罪人故雖所至興建而講學不少休承學之徒翕然向風誠于祈禱感應響捷或欲記之必痛以妄語爲戒秘監姜公守四明爲師作真贊門人固請立石師終不以爲樂其不求名聞類如此一時名士多樂與游望之則毅不可犯卽之則和易温恭久益敬之終不得而親疎也有達官與之劇談貫穿禪律纏纏不倦驚曰師禪教並通師

曰冰泮雪消固一水耳又問華嚴般若似過于繁師曰支離所以爲簡易也于是肅然尤敬異之丞相沈公來鎮以僧職處師師以老疾固辭丞相遺手札曰師當表正一方紀綱諸刹毋退避以自潔且迫于諸方勸請始受命謙退謹愿不見有異然主盟衆事惟是之從或有私請雖大勢力富檀那不能回也時度牒再頒受戒者僧吏遂取無藝師爲立成規省十之九沙彌至于今德之有不遠數百里求附壇者所革宿弊徐而不暴□□□嗚呼此皆人所難及者然師之所存心大而不密體卑而道尊恭而不僞博而不雜寂用之涯不可得也感疾旣革衆以葯進師曰十方無碍入一道出生死書偈畢撫掌大哂又以指彈屏風或問之曰我自幸至此不覺喜樂鐘鳴當往矣已而信然師之所存果易識耶享年七十有六僧臘五十有八度弟子行丕等十有二人登門者甚衆傳道者三十餘人卽以十二月二十有八日葬于城南祖塔之側銘曰

舟不涂車不川離乎器用必偏惟寂滅釋所先惟應酬世所度工與拙必一焉偉覺雲幾于全峻而通周而專

得其得悟獨圓出緒餘應世緣識不識無間言教不吝
道以傳建塔廟崇人天定生慧無碍禪融一理逢其原
金而玉嶽而淵爲尊師豈偶然道旣成如蛻蟬嗟後人
視銘鏤

攻媿集卷一百十一

宋樓鑰撰

北行日錄上 瞻待次温州教授隨侍充公守
括蒼受仲勇汪尚書大猷之辟

乾道五年己丑十月九日辛卯邸報仲勇侍郎充賀正
使曾總管 副之

十日壬辰蔡興以仲勇書來辟充書狀官二親許一行

是日游南園微雨

十一日癸巳雨傲裝

十二日甲午陰

十三日乙未雨

十四日丙申雨李器之以鳳樓梧錢行

十五日丁酉雨周仁甫約同登途

十六日戊戌晚晴仁甫酌別于少微閣醉中唱和

十七日己亥晴

十八日庚子晴飯後別二親徑出城張子賢一見于驛

亭仲兒器之元聲弟潭相送至壽寧寺仁甫繼至飲罷

東行宿巖泉夏家店去城十五里

十九日辛丑晴行二十里飯午頓驛行二十五里宿荆

山上方

二十日壬寅晴早登小樓眺望行十里飯蔣家店過縉雲縣少候仁甫卽行道經放生潭山水秀發策杖縱觀聞有趙侯廟鄉人敬之石有如杖如履如躡如舟者皆以侯名雙頭巖白巖烏巖皆奇偉白巖峭立臨溪松竹秀潤烏巖下有石室端植如門渡溪入仙都玉虛宮路回顧南岸石筍森列有亭翼然僕犬曰此初陽谷也中有石鼓扣之有聲以旣濟不復往路轉山回已見獨峯大松夾立清溪映帶眇視林間有巨石屹據如雪且行且觀遇道童問石之名云有洞名忘歸旣懲初陽之失遂回登焉洞中可容數十人四旁嵌空如出鐫斲旁有小洞又一石橫陳如臺松風清微俯和湍瀨是其使人忘歸也下行里許益近獨峯峯之上相傳有鼎湖嘗有巨蓮葉因風而下石壁隱隱有車轍世言黃帝由此飛昇塘曰黃履言遺履之地地曰靜樂言鈞天至此而不聞峯後大山如屏奇石嶮嶮始望之高列峯外自謂倘登其上必可俯瞰鼎湖下有銳石僅如一筍及卽之後山靡迤而退聽石筍亦不可跋及而此峯獨上摩穹漢

巍然削立無階而升人有捫蘿登後山之巔者猶覺未及強半是知此峯眞衆山之宗非凡目所可窺測也後山有石空洞躋攀而上一竇通明昔劉先生于竇之外橫木爲床以居至今遺簪猶在號隱眞洞高不可登悵望久之循峯而北又有仙水洞一名鏡巖懸崖數十尺級石以上石罅有水僅如屋漏終古不竭下鑿小泓貯之名公遺墨鏡滿四壁迂叟介夫趙清獻公皆在焉瀟酒對酌清坐移時亦記歲月而還再至峯下大書姓字小憩官前兩亭顧瞻偉觀兀不得去洞心駭目生所未見入據上方相與痛飲賦詩醉墨淋漓揮掃滿壁秉燭朗誦旁若無人詩榜櫛比蓋白香山居士而下不知其幾閱十之三四不能盡讀也官前有門書祈仙總眞洞天是日行四十五里

二十一日癸卯晴早復筆詩于版各置醉墨高處謁黃帝祠宇李陽冰篆額今留縣庠聞有上宮名妙庭相去三里而近他無勝槩有洞名金龍一竇通獨峯下僅容小兒出入而其中甚寬宣和間嘗以金龍鎮之爲睦寇盜去腳力旣倦不得窮歷出門相羊峯下絕溪而西數

里間山川猶競秀未已有徐氏小亭橫跨練溪小憩而行三十里飯黃碧村醪醇醖不殊家釀二十八里宿和尚店去李溪猶二里會倅廳一兵楊靖自紹興回因發家書第一封錄所題仙都二詩寄仲兒

二十二日甲辰夜微霰早陰晴行二十七里飯諸應行三十餘里至龍窟行五里宿尚書塘

二十三日乙巳晴行二十里飯楊溪仁甫出新塘路往四明分袂于此田間行久之猶能相望將入山舉手一揮而別四十里宿橫塘暮嶺間張家店途中惟售溪坊酒頗佳然比之黃碧味不及而價又三倍深夜微雨卽霽

二十四日丙午晴行十餘里入東陽縣先見同年姚尉次見王宰縣為諸卒批旁小憩一店尉已先至再三留一飯力辭之行十里飯愛頭孫家渡溪行五十里宿余店蓋過蘇谿八里矣夜微雨

二十五日丁未微雨作而復止行二十二里飯羅嶺下家坑何店行三十五里宿義井夏店過牌頭十里

二十六日戊申晴風過平歷遇客將李漕等回發家書

第二封行三十里飯高擁楊家行三十五里宿灰窰頭於店

二十七日己酉晴行三十里飯溪口傳店行三十里宿漁浦鎮上朱店東陽士人周忠厚同邸清話久之夜分小雨作

二十八日庚戌微雨辰已間晴早作飯了同周君行數里三憩方到渡頭裝載既畢潮落舟膠監渡厲君以小舟般剝已又加一舟蕩兀波間久之大舟既前復挈行李裝載勞擾良甚又艤棹食頃挽繚徐行近廟山始用櫓潮上方急篙櫓努力欲進爲山石所激進寸退尺舟人失色少縱復上久方得過又挽行十餘里雨霽風靜一波不興至六和塔下登岸已薄暮矣驅馳至嘉會門閉關已久宿俞家店是日又有松陽一士人姓葉同渡二十九日辛亥晴早起入城館于仲身家飯罷侍叔舅同去偽謁副使會總管因登三茅山上步司教場觀仲舅習射夜發家書第三封

三十日壬子晴同去偽見劉察院待范郎中成大久之竟不見客次遇蔡架閣兼去歲書狀官也又遇留丞正

臣飯季舅家發承局繆欽歸以第三書行

十一月一日癸丑晴講禮何季膺葉先生憲平閣丘監

丞尤監簿表訪及仲舅赴副使會

二日甲寅晴同去偽習儀都亭驛部中見梁監門叔玠

范丈呂郎中正己赴景孟舅晚飯

三日乙卯晴習儀驛中已不及習干參政府梁郎中訪

及

四日丙辰天明微雨即響使副以下習儀驛中閱禮物

授衣衫翟帽及承局翁葉行兩發家書仲舅招副使飯

五日丁巳晴習儀政府候黃御藥甚久周邵州伯駿王

智叟沈尉德潤葉主管蕭訪及

六日戊午晴驛中大習儀使副以下備衣冠賈國信茲

六知閣張說張倫宋鈞宋偕來歸寫奏藁

七日己未雨侍叔舅偕去偽赴何季膺陳叔强早飯于

豐樂樓

八日庚申陰發行李上船

九日辛酉雨下遞擔籠

十日壬戌晴飯了登舟高伯定劉君任送出門張伯純

劉邦遠送過赤岸景孟舅姜子用沈澤遠王智叟約送

長河

十一日癸亥晴飯時過長河九十里遣第六書發周德

歸千過崇德蘇彭年來迓水縮舟膠牽挽寸進更初遇

士穎弟于官密

十二日甲子晴飯時過永樂行二十七里至秀州仲舅

入城回謁聞頭登舟風作李同年唐卿相見

十三日乙丑晴四更行六十里過平望姚漕相訪仲舅

破睡見之行四十五里過吳江又行四十五里至平江

仲舅入城回謁船由城外至閭門叔舅別去一夕行九

十里

十四日丙寅晴早到無錫攜刺謁孫饒州父子中途聞

其入城遂謁喻郎中禔以謝去春先辱魏子師子智訪

及行九十里深夜去毘陵數里泊

十五日丁卯晴生朝作湯餅遣人訪李表兄長卿已同

王直甫候于門蘓彭年亦來皆延入船相見王江陰正

已惠茶并公醞蘇李別于荆溪館直甫同行十里待書

而別徐協恭過船碁戰三十六里過奔牛又十八里過

呂城月明水深挽舟甚駛夜行五十四里過丹陽縣約五更矣

十六日戊辰晴行二十七里小泊新豐又二十七里過丹徒鎮行三十六里午後到鎮江以水澀良久方抵丹

陽館沈抑強中立既迓于門又攜具館下協恭同集使人通問于王侍御

十七日己巳晴上館盥櫛仲舅欲同謁王侍御而侍御已在門侍季舅同沈抑強去偽別侍御聞泊舟金山因

約同遊窮覽勝處主僧寶印首座心鑑皆嘉州人侍御方赴夔州不謂得見于此以小詩道別又辱和篇入船

別其家遂歸仲舅招副使早飯抑強復攜具來嚴墨卿同集二鼓方散

十八日庚午晴四更起天微明即從使副到江干先登舟以待沈嚴二君相送晴和無風俄頃至瓜洲登岸未

幾風作胡撫幹仲文俞尉茂先陸泰興况相迓俟行李上坐船即行薄暮至揚州城中水澀更餘方出城發第

七書遊達親庭

十九日辛未晴三鼓報送伴鍾尙書世明等回仲舅起

相見前處州湯路分選時為鍾引接送狼頭帽五指子

各一副拂手香四貼為發親庭第八書又以小舟來過

仲舅方與胡漕訪對語因與湯畧見于舟外少選鍾尚

書徐知閤本中船到仲舅見之約四更方得行辰時到

召伯隸去揚州纔四十五里以夜來留滯故爾張帆而

行三十里過露筋三十里到高郵仲舅入城回謁兩岸

然草如畫三十里夜過塘頭

二十日壬申晴三十里過界首二十五里過范水三十

五里至寶應夜風雨行三十里過黃蒲二十里過平柯

橋

二十一日癸酉晴辰時到楚州仲舅入城回謁登熙臺

應山陽藏密晏判官詰一揖于舟次三十里過磨盤三

十里夜過淮陰三十里過聞家峯

二十二日甲戌晴三十里到洪澤前去歐家渡極淺欲

為般剝計使副借潮于濱頭神東北風作欲候酉潮而

申初已應開閘張帆三十里過濱頭使副上廟挂幡又

過數里舟膠而止
二十三日乙亥晴未明東北風大作潮亦先期而應談

笑過歐家渡去瀆頭十五里一行人歡呼而行且感神
貺之如響也行十五里至龜山以風大不可出淮擺泊
山下見監鎮王九思曾同舍

二十四日丙子晴早出淮三十里至盱眙泊燕館下龔
守鑾攜具宴使副約季舅去僞分冬發家書第九封附

遞

二十五日丁丑晴冬至早起乘馬陪使副天慶觀朝拜
歸館望拜兩宮各展賀借季舅去僞遊第一山玻黎泉
冰不可酌遍觀磨崖石刻見周司法深譙提轄照載王

幹辦茂龔守就館請使副早食軍衙晚食

二十六日戊寅陰晴使副以下具衣冠習儀館中依例
就皇華館備三節人

二十七日己卯晴盱眙客將李寶渡淮探問接伴使副
已到泗州使副赴龔守晚會借季舅去僞赴王幹辦之
招

二十八日庚辰晴掌儀引接等渡淮傳銜少頃同北引
接禮信司高琚等傳到接伴使副名銜正使昭武大將
單行尙書吏部郎中上輕車都尉彭城郡開國伯食邑

七百戶唐括安德副使朝奉大夫侍御史騎都尉廣陵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高德裕使副坐燕
館須其至犒以三杯而去移舟淮亭使副燕亭上借季
舅去僞赴譙提轄會發第九書遣呂葵張吉歸

二十九日辛巳天明雪作使副以下已時渡淮至泗州
草館望拜如儀各就幕次三節人互參使副使副互展
起居狀茶酒三行上馬入城天色開霽和氣翕然至館
分位是日與季舅別

十二月一日壬午晴車行六十里臨淮縣早頓縣境有
徐城本徐國羸姓有徐君墓季札挂劍之所又八十里
宿青陽鎮驛臨淮尉奪客牛以駕車爲客所訴鞭條子
八十金法士夫無免捶撻者太守至撻同知又聞宰相
亦不免惟以紫褥藉地少異庶僚耳

二日癸未晴風車行八十里虹縣早頓城門不容車乘
馬入驛市井多在城外驛之西有古寺大屋二層瓦以
琉璃柱以石間其上多米元章諸公遺刻三年前于寺
中待使客飯後乘馬行八十里宿靈壁行數里汴水斷
流人家獨處者皆燒拆去聞北人新法路旁居民盡令

移就鄰保恐藏姦盜違者焚其居有一鹿起草間截馬前西去兩岸皆奇石近靈壁東岸尤多皆宣政花石綱所遺也虞姬墓在西岸荒草中橫安二石板相去尺餘隆興間我得泗虹以此墓為界縣外山上有叢祠漢高帝廟也淮北荒涼特甚靈壁兩岸人家皆瓦屋亦有小城始成縣道有粉壁云準南京都轉運帖理會買撲坊場遞鋪皆築小塢四角插阜旗遇賀正人使先排兩馬南去金法金牌走八騎銀牌三木牌二皆鋪馬也木牌最急日行七百里軍期則用之

三日甲申晴車行六十里靜安鎮早頓又六十里宿宿州自離泗州循汴而行至此河益堙塞幾與岸平車馬皆由其中亦有作屋其上州城新築雉堞甚整聞是五月下旬上畔指揮重修限四旬畢工費一出于民城中人物頗繁庶麪每斤二百一十粟穀每斗百二十粟米倍之陌以六十大寺數所皆承平時物酒樓二所甚偉其一跨街榜曰清平護以葦蓆市肆列觀無禁老者或以手加額而拜有倒臥脚引書鋪販官局湯藥蔡五經家餅子風藥去州二里許二郎廟前有下馬亭卽李

顯忠斬李福李保之地驛舍鄰郡治顯忠駐軍于此破城之初每兵止犒以三銀士卒憤惋及逃歸劒殘之士不能自力悉碎于敵手為數坑埋之中庭有井自投者尤多負郭縣曰符離項羽破漢軍于靈壁東睢水為之不流卽此縣界

四日乙酉陰晴風作車行四十五里蘄澤鎮早頓又四十五里宿柳子鎮晚小雪卽止

五日丙戌霜寒頗力行人鬚髮皆冰六十里永城縣早頓驛中猶有燈縣本芒敬丘二縣地有芒山與礪山相接漢高帝隱于此漢更敬丘為太丘陳寔嘗為長故城在今縣西北又七十里宿會亭鎮

六日丁亥霜晴車行四十五里沙山岡換驢三十五里穀熟縣早頓縣卽商之南亳湯所都也縣外有虹橋跨汴甚雄政和中造今兩旁築小土墻且敝損不可行絕河以入又二十二里至金果園果木甚多馬行十八里入南京城市并益繁觀者多閉戶以窺夾道甲騎百餘城外及驛前皆步兵大樓曰睢陽製作雄古傾圮已甚驛曰睢陽穀熟甲卒自言西人月請五百短錢闕本朝

養兵之豐歎感不已南京城樓側有亭名解慍承應人
有自言姓趙者不欲窮問之云城中猶有徐太宰路樞
密鄭宣徽等大宅多爲官中所占亦有子孫居者按此
地卽高辛氏子閔伯所居商丘也武王封微子啟是爲
宋國後唐以爲歸德軍節度本朝以王業所基景德四
年升應天府祥符七年升南京金改曰歸德府漢梁孝
王所都兔園平臺雁鷺池蓼堤皆在此春秋隕石五猶
存

七日戊子晴車行六十里寧陵縣早頓古葛伯國湯所
征也魏信陵君無忌封于此又六十里宿拱州本襄邑
縣屬開封崇寧四年建名輔州以爲東輔又改拱州治
襄邑本宋承匡襄陵鄉也襄公所葬故曰襄陵金曰淮
州

八日己丑晴車行六十里雍丘縣早頓縣故杞國武王
封禹後東樓公故至今土人猶曰杞縣祖遜鎮此以禦
石勒圍城鎮在東南本漢圉縣屬睢陽國王莽擊翟義
爲京觀于此漢外黃縣故城在東又有蔡丘齊桓公所
會也承應人杜從自言邑手分邑有令簿尉酒稅都監

同監共五員二稅輸粟及米亦納絹但薄而小此間只
是舊時風範但改變衣裝耳又行二十里過空桑伊尹
所生之地也又里餘過伊尹墓惟一大枯木在側斷碑
臥其下曰湯相伊尹之墓又數里過三塚駕車人自言
姓趙云向來不許人看南使近年方得縱觀我鄉里人
善見南家有人被擄過來都爲藏了有被軍子搜得必
致破家然所甘心也宿陳留縣去雍丘六十里驛中有
蒼柏可愛縣本鄭邑爲陳所并故名

九日庚寅晴車行四十五里道旁多陂塘路頗迂回古
塚相望發掘無遺至東御園小亭少憩使副以下具衣
冠上馬入東京城改曰南京新宋門舊曰朝陽今日弘
仁城樓雄偉樓櫓壕塹壯且整夾壕植柳如引繩然先
入甕城上設敵樓次一甕城有樓三間次方入大城下
列三門冠以大樓由南門以入內城相去尙遠城外人
物極稀疎有粉壁曰信陵坊蓋無忌之遺跡城裏亦凋
殘街南有聖倉屋甚多望見婆臺寺塔云城破之所街
北望見景德開寶寺二塔并七寶閣寺上清儲祥宮顏
毀已甚金榜猶在皮場廟甚飾雖在深處有望柱在路

側各挂一牌左曰皮場儀門右曰靈應之觀又有樂將軍廟顏垣滿目皆大家遺址入舊宋門舊曰麗景今日寶曜亦列三門由北門入尤壯麗華好門外有廟曰靈護兩門裏之左右皆有闕亭門之南卽汴河也故街南無巷街北卽甜水巷過鄭太宰宅西南角有小樓都人列觀間有耆婆服飾甚異戴白之老多歎息掩泣或指副使曰此必宣和中官員也相國寺如故每月亦以三八日開寺兩塔相對相輪上銅珠尖左暗右明橫過大內前逆亮時大內以遺火殆盡新造一如舊製而基址并州橋稍移向東大約宣德樓下有五門兩旁朵樓尤奇御廊不知幾間二樓特起其中浮屋買賣者甚衆過西御廊數十步過交鈔所入都亭驛五代上元驛基本朝以待遼使猶是故居但西偏已廢爲瓦子矣

十日辛卯陰晴歇泊承應人有及見承平者多能言舊事後生者亦云見父母備說有言其父囑之曰我已矣汝輩當見快活時豈知擔閣三四十年猶未得見多是市中捉瓶人言倡優尚有五百餘亦有旦望接送禮數又言舊日衣冠之家陷于此者皆毀抹舊告爲戎虜驅

役就閒糧官不復有俸仰其子弟就末作以自給有舊親事官自言月得粟二斗錢二貫短陌日供重役不堪其勞語及舊事泣然不能已留守來謁接伴使副使副連一榻南向坐廳上留守設胡牀侍其左過蓋勸酒翼而退接伴所得私覲物盡貨于此物有定價責付行人盡取見錢分附衆車以北歲歲如此又金人浚民膏血以實巢穴府庫多在上京諸處故河南之民貧甚錢亦益少塗中曾遇蒲篋數扛導之以旗殿以二騎或云其中皆交子也都管愠其主人貪墨以穢語詆之又有萬福包待制之語承應人各與少香茶紅果子或跪或喏跪者胡禮喏者猶是中原禮數語音亦有微帶燕音者尤使人傷歎

十一日壬辰晴賜宴旣傳銜使副率二節人具衣冠出接伴位前對揖而出就褥位與接伴天使對立三節人立使副後先引使副東北向開敕兩拜天使烏古倫璋傳口宣云卿等遠持使節來會歲元適冒寒威宜加宴勞今遣具位璋賜卿等宴仍差南京留守耶律成押宴并賜教坊樂使副舞蹈五拜又開敕兩拜再傳口宣云

卿等來朝歲旦遠抗使旌爰增原隰之華宜有甘芳之錫今差璋賜卿等酒果使副摺笏跪左劔叉手受賜五拜舞蹈如儀還立褥位對展次揖接伴退就幕次與璋茶酒三行再立褥位引接石旦側跪捧表正使拜跪受表卻以授璋仍送土物與之璋退卽引押宴出與接伴拜舞謝恩押宴先升廳側立使副拜舞訖與接伴對行升廳與押宴對展訖就座點湯笏離位少立三節人東北向再拜呼噪升廳占位東向南上小立俟使副初蓋罷三節方坐初蓋燥子粉次肉油餅次腰子羹次茶食以大棗貯四十椀比平日又加工巧別下松子糖粥糕糜裹蒸蠟黃批羊餅子之類不能悉計次大茶飯先下大棗或二大餅肉山又下燻魚鹹豉等五椀繼卽數十品源源而來仍以供頓之物雜之兩下飯與肚羹三下餅子五下魚不曉其意蓋其俗盛禮也次餅餠三次小雜碗次羊頭次燻肉次剗子次羊頭假醃次雙下灌漿饅頭次粟米水飯大簇飮凡十三行樂次箏笙方響三次升廳餘皆作樂以送亦有雜劇逐次皆有束帛銀稅爲備使副以下皆離立以待謝恩或云所賜初不及

皆文具耳第十二行依例勸上中節酒罷三節先就班使副進第十三行茶罷與押宴接伴謝宴拜表庭下如儀再送璋土物與璋成互展辭狀卽與接伴對揖歸位送押宴私覲往回自此每賜宴禮數準此食味樂次大同小異

十二日癸巳晴五更出驛穿御街循東御廊過宣德樓側東角樓下潘樓街頭東過左掖門出馬行街頭北過東華門出舊封丘門金改曰立武新封丘門舊曰安遠金改曰順常河中有亂石萬歲山所棄也北郊方壇在路西青城在路東面南中開三門左右開掖門西開一門以通壇皆荒墟也北門內外人煙比南門稍盛車行四十五里飯封丘又四十五里宿胙城縣途中遇老父云女壻戍邊十年不歸苦于久役今又送衣裝與之或云新制大定十年爲始凡物力五十貫者招一軍不及五十貫者率數戶共之下至一二十者亦不免每一軍費八十緡納錢于官以供此費東京有千戶二十一人各有三四百人共有八千兵耳有張千戶者向來率其人戰符離一敗止存數十人至此除籍爲民又言簽軍

遇王師皆不甚盡力往往一戰而散迫于嚴誅耳若一與之盡力非南人所能敵符離之戰東京無備先聲已自搖動指日以望南兵之來何爲遽去中原思漢之心雖甚切然河南之地極目荒蕪蕩然無可守之地得之亦難于堅凝也胙城之南有南湖去歲五月河決所損甚多河水今與南湖通衝斷古路用柴木橫壘其上積草土以行車馬按東京春秋衛陳鄭三國之境戰國屬魏東魏立梁州後周改汴州興元爲宣武軍節度使後梁以州建國升爲東京開封府後唐復爲汴州晉漢周本朝因梁舊汴河古葭蕩渠首受黃河水隋煬帝開浚兼引汴水開封縣有浚溝卽衛詩浚都有沙海戰國策顏率言大梁君臣欲得九鼎謀于沙海之上蓼堤自睢陽至此三百里吹臺今日繫臺本師曠作孝王增築祥符縣有夷門山夷門大梁城之東門侯羸抱關于此蔡河古琵琶溝也寒泉阪詩所謂爰有寒泉在浚之下中牟縣趙襄子時佛肸以叛有中牟臺是爲官渡城曹袁相持之所陽武縣有博浪沙張良擊始皇于此河決金堤亦此地長垣縣衛之匡邑孔子畏于匡古之蒲

邑子路爲之宰鄆陵縣克段之地也封丘縣古封父國左傳所謂周以封父之繁弱賜魯縣有黃池吳王夫差所會胙城屬滑州故南燕國周公諸子所封左傳富辰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胙也十三日甲午晴五更車行四十五里到黃河因河決打損口岸去年人使迂行數十里方得上渡今歲措置只就淺水冰上積柴草爲路里餘車馬行其上策策有冰泮聲遇深險處卽有人跪立道旁指示使驅車疾行河心有沙埧甚闊蓋河決時所淤積者一行人兵車馬盡于此登舟渡舟底平無篷屋于船頭品字用抄兩旁又以大枋爲槳併力喝號使副以下露坐其中分數舟以渡風靜不寒上下冰合僅二寸許惟通舟處見水面數丈此李固渡本非通途浮橋相去尚數里馬行三里許飯武城鎮一名沙店車行四十五里宿滑州途中有土山夾道塵埃最甚咫尺不可辨俗號小灰洞蓋前路有甚于此者路西有白龍潭旁有大碑蓋亦是昔年河決所滯也滑卽古豕韋氏之國春秋戰國屬衛負郭白馬縣本衛國曹邑狄滅衛立戴公以廬于曹袁紹遺顏良

于白馬關羽斬良以報曹公鄰生所謂守白馬之津皆此也有消臺本鄭之廩延

十四日乙未晴五更車行二十五里至潯州城外乘馬入城早頓東廊有大碑曰天成橋太師魯國公蔡京奉聖旨書潯依山爲州子城據山上故州在今郡城之北紹興初河失故道蕩爲陂澤遺堞猶有存者舊河卻爲通途東有黎陽山因以名縣聞上有大佛與館相直橋之兩岸也馬行三十里過屯子河河出太行沂流而上可至燕山故金人又名清御河築三橋以濟行者望范公善化二山是日供黃河鱖魚甚鮮而肥始作家饌道遇細車自北來先牌云蔡州都巡檢使宅眷與接伴使有連各下車相見一媼一婦與正使皆胡跪拱手搖肘爲禮然後立談良久而去復車行四十五里過伏道望扁鵲墓前多生艾功倍于他艾經伏道河伏道店入湯陰縣縣有重城自此州縣有城壁市井繁盛大勝河南縣屬相州本二漢蕩陰縣羗里城在東南

十五日丙申晴四更車行三十六里至相州城外安陽驛早頓馬入城人煙尤盛二酒樓曰康樂樓曰月白風

清又二大樓夾街西無名東起三層秦樓也望旁巷中又有琴樓亦雄偉觀者如堵大街直北出朝京門牌曰通遠門皆襄城相卽河宣甲所居魏文帝後趙石季龍前燕慕容雋北齊皆都焉東南二十五里朝歌城紂所都也中出茜草最多故相纈名天下俗傳漂杵餘血所化也門外過安陽河至更衣亭有脊記大金正隆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光祿大夫彰德軍節度使開國公鄭建元移建雖規模甚草草然所創見也至此從便馬行每十里置一馬鋪及所過豐樂鎮居民頗多皆築小塢以自衛各有城樓西望太行頗爲風埃所蔽土地平曠膏沃桑棗相望至漳河水縮沙出中多石子俗傳可以煖腹南向循河行三四里于陘處作柴橋以渡層水峽峨中有水甚駛載冰斯以東開水盛時至與高岸平闊可數里土人號小黃河北行沙中又數里復渡一小橋卽漳支流也回望鄴鎮有塔古都皆在其地聞魏銅雀臺故基猶在昔爲縣金以爲鎮矣經講武城猶有壁壘氣象雄壯有將臺甚高城外高丘相望號七十二塚世傳曹公之葬以此惑後人使不至發掘或云其家數世所

葬有廟屋甚雄卽曹公祠也塚間又有螭首碑聞是晉碑六十里過潞河上有觀魚亭頗新壯少西百餘步入磁州城門與州治相近篆牌字甚穩大定五年所立過惠政門入禮賓坊又有東溪在驛之東聞其中是郡庠有士人十餘人夜宿滄陽驛之東北望見崔府君廟靈星門并廟棟使副以下焚香遙謁是日相州承應人狀貌甚偉衣冠亦楚楚呼問之云姓馬有校尉名目以少二百千使用一坐二十年不調非錢不行也旣無差遣多只監本州酒稅務又言並無俸祿只以所收課額之餘以自給雖至多不問若有虧欠至鬻妻子以償亦不恤且歎曰若以宋朝法度未說別事且得俸祿養家又得寸進以自別吏民今此間與奴隸一等官雖甚高未免筆楚成甚活路又本州以相纈百疋分獻接待件

十六日丁酉晴自南京來飲食日勝河北允佳可以知其民物之盛否自是不必家饌矣車行七十里邯鄲縣早頓有城及樓甚壯皆舊物也未至三里許有舊城戰國趙都漳水相去三十里許漢高祖征陳豨至此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無能爲也趙王叢臺在縣

之北上有亭榭馬行四十里宿臨洛鎮洛河出其下隸洛州永年縣館舍極寬潔前有大廳旁列三節位次廳後主廊方分使副位廳有春記鎮國大將軍充洛州防禦使護軍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吾古論三合重建吾古論意卽烏古倫因語訛耳三合曾以兵部侍郎來泗州理會俘虜人又聞彼中有三等官漢官契丹女直三者雜居省部文移官司勝示各用其字吏人及教學者亦以此爲別道旁數處賣酒皆掘地深闊可三四尺累塊上風以禦寒一瓶貯酒茗幕爲壘石炭數塊以備煖盪河朔之樸如此道中有一聯尸棚其俗行有死者不埋立四木高丈餘爲棚其上以荆棘覆其尸以防鴟梟狗鼠之害立一牌以記其名姓年月有人識認則從便墓埋否則任之

十七日戊戌晴車行三十五里過沙河縣屬邢州縣有重城換驢行二十五里至邢州今榜曰安國軍襲城三重入門直對州衙東入邢臺驛早頓過七教坊椽木巷立節坊成義坊熙暉樓市肆牌額多寫般作豷有大塔十三層寺宇亦雄壯北門外陂塘冰厚尺餘巒疊岸上

如柱礎然青瑩如菜石三里至柳溪唐柳公權遺跡亭
榭數所引溪水載之高岸流觴曲水爲邢臺遊觀之地
東北有邢山出邢沙碾玉所用也過沙河數處春夏間
皆不可徒涉四十五里宿內丘縣沙河縣漢襄國縣地
邢卽春秋邢國衛滅之戰國屬趙漢常山王張耳後趙
石勒皆都焉勒陷冀州張賓曰襄國因山憑險形勝之
地可都也內丘亦屬邢有干言山詩所謂出宿于干飲
餞于言者

十八日己亥晴車行六十里柏鄉縣早頓舊曰堯山卽
柏人也漢高祖心動不宿之地六十里宿趙州道中過
漢光武廟有塑像坐而侍者四人云是宰相不著姓氏
壁間畫二十八將廟屋止一間廊廡故基甚廣碑石露
立者凡四一開元十九年本郡進士李雲撰范陽盧規
書一開元廿二年立皆對偶文也餘皆本朝所立有二
石人皆腰斬道旁俗云光武欲北渡滹沱有二人捧漿
以進行數里恐追襲者得其踪復還斬之或云夜遇二
人問途不應怒而斬之已乃石也行十里由王郎城縱
廣約數里去趙州五里使副以下觀石橋橋有石欄高

二尺餘上分三道下爲洞橋兩馬頭又各爲二洞旁爲
小亭板閣以入石理堅緻題刻甚衆多是昔時奉使者
有云連鵬舉使大金至絕域實居首選宣和六年八月
亦有天會中回謝大齊使人留題不能盡讀橋上片石
有張果老驢迹四遇一夫自言舉人問所業云通三史
試詞賦論策然褐衣與阜隸無別上馬入城外驛負郭
曰平棘縣今改曰沃州春秋屬晉戰國屬趙後魏曰殷
北齊曰趙隋曰變爲慶源軍節度使臨城縣有泚水韓
信斬成安君于此是日聞接件使之兄左丞安禮罷爲
滄州刺史初安禮娶金主之妹妹死欲妻以女辭以不
當復娶妻姪強之不可金主怒以抗救坐之道逢重車
三載鐵餘載板木欲修河橋

十九日庚子晴風車行三十里樂城縣早頓晉大夫樂
氏之邑又七十里宿真定府城外館館分東西道中見
掃帚桑特起林中數尺枝條叢細宛如帚狀稍指東南
或謂此方有居民受其蔭者過滹沱河由土橋以行河
側有開凌村以光武渡河未畢數車而冰陷俗傳河冰
隨車而拆故以名自河以北每五里許必有小舍或在

古塚上每夜輪保甲十八宿其中以伺察行者真定在春秋時屬鮮虞國爲晉所滅戰國屬趙漢爲恒山郡文帝改常山本中山國之東垣陳豨將趙利守此高帝攻拔之改曰真定元和改鎮州五代改曰真定府唐叛將李寶臣王武俊王廷湊等皆據此

二十日辛丑晴歌泊住驛

二十一日壬寅晴賜宴東館口宣云來持使節遠冒寒威宜頒在鎬之恩以示禮賓之意又云遠涉道途衝冒霜雪爰嘉勞動宜錫芳甘禮悉如汴京但第三第四行及飯遍使樂人舞旋大茶飯中有沙糖熊白使副下食人趨進尤肅押宴下人李泉爭執禮數語具語錄泉撻條子六十其徒三人各三十每一下必令毒打十下易一人不惟三節人快之雖都管監門吏卒皆怒其生事無不稱快俗雖好勝要可以禮屈也安德爲開州刺史以治行聞道中頗讀莊子故臨事間有可觀然貪吝狠愎不知何以有政聲益知北方守令難得循良者

二十二日癸卯晴四更車行七十里飯新樂縣尤繁庶古鮮虞國也又四十五里宿中山府靖康之禍真定中

山皆固守不下中山城外猶有敗城圍之金所築也此地堯所始封戰國初爲中山國魏文侯使樂羊伐取之以封太子擊後燕慕容垂移都後魏爲安州唐改定州城門曰昭化甕城三里甚壯城濠有流水過信利鮮虞高陽三坊坊各有小樓又有明月樓道旁多重車有先牌云輔國新授西京同知留守于城門亦雄偉曰中山門兩旁亦有挾樓入門東行百餘步入驛子城西門曰夕陽樓卽望長安詞所作之地北去又有仁教化原二坊負郭安喜縣令姓夾谷酒名曰九醞曰瓊酥

二十三日甲辰晴天氣清寒方思近火四更車行五十里望都縣早飯縣有城樓又七十里宿保州城壕甕城皆三里城約厚十餘丈門曰雞川負郭爲保塞縣驛曰金臺燕昭王遺迹也驛西城上有亭曰富覽御莊聞在西上四十里過鴻福院三門有樓崇積倉道西有小門榜曰教女直學州樓曰順天軍驛在州治西南驛分東西供張如法屋宇寬潔初至望都聞國主近打圍曾至此自後人家粉壁多標寫禁約不得採捕野物舊傳爲禁殺下令至此乃知燕京五百里內皆是御圍場故不

客民間採捕耳皇朝初置保塞軍後升爲州政和三年爲清苑郡望都堯母慶都所居堯山在北慶都山在南登堯山見慶都山故名望都

二十四日乙巳晴五更車行四十五里至安肅軍南城外上馬由城中又入北城驛早食軍本遂城縣屬易州皇朝置靜戎軍後改焉二城甚固南城南門三重北門一重爲安肅縣治有雄威營二所北城兩門各二重二城之間有濠塹水櫃積冰甚多方取以入窖又有祥光塔福善寺食罷又乘馬出北門過一大廟或云北嶽行宮車行二十五里過白溝河又五里宿固城鎮人物衣裝又非河北比男子多露頭婦人多耆婆把車人云只過白溝都是北人人便別也

二十五日丙午晴五更車行三十里定興縣早食縣本黃村近以爲邑今歲九月方築城四旬畢工雉堞甚整獨門樓未起驛舍亦創造始待使客于此又六十里至涿州漢高帝立涿郡魏文帝更名范陽新城縣有督亢陂溉田號爲膏腴卽太子丹所獻督亢地圖也入宣清門過釋迦普賢堂商稅務范陽縣樓入于城城無門上

有清風樓兩旁土累爲高臺左曰迎月樓右曰棲霞樓州治在道西門廡陋甚館驛尤湫隘天使高德亨傳宣撫問虞友益賜銀合湯藥銀合二十五兩藥十貼皆客路所資以紅綾爲貼有曰每服一榛子大如南方之比梧子也錄其語如後敕某卿會朝歲旦蒙犯寒威眷惟將命之恭有加勞勩宜錫衛生之物迎致沖和今差入內內侍御直郎虞友益賜湯藥一銀合往當祇受故茲詔論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好否遣書指不多及二十五日敕某複名不書姓副使書姓名

二十六日丁未晴五更車行六十里良鄉縣早食因宿道中以瑠璃河或云劉李河堤岸爲水所壞又迂行二十里方抵縣縣有城門二重衝在道左驛在北門牆下有大方山

二十七日戊申晴風大作抵暮不止四更初車行六十里過盧溝河至燕山城外去燕賓館百餘步使副上馬三節具衣冠隨入館中亭子館伴傳衛正使起復正議大夫都水監上輕車都尉安定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梁肅副使廣威將軍尚書工部郎中上騎

都尉廣平郡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圖克坦子澄

監圖克坦舊作

從單今改肅兼押宴白琮賜宴李顯金賜酒果酒九行罷入

城道旁無居民城濠外土岸高厚夾道植柳甚整行約

五里經端禮門外方至南門過城壕上大石橋入第一

樓七間無名旁有二亭兩旁青粉高屏牆甚長相對開

六門以通出入或言其中細軍所屯也次入豐宜門門

樓九間尤偉麗分三門由東門以入又過龍津橋二橋

皆以石欄分爲三道中道限以護棄國主所行也龍津

雄壯特其中道及扶欄四行華表柱皆以燕石爲之其

色正白而鑄鏤精巧如圖畫然橋下一水清深東流橋

北二小亭東亭有橋名碑次入宣陽門樓九間分三門

由西門入會同館館在內廊之西南向入館門使副與

館伴立馬下節人從互聲兩喏傳示訖分位張鉉撫問

琮口宣云遠持使節已次近郊宜示宴慈以彰眷遇顯

金云遠乘輅傳已次國門宜有寵頒以休勞動鉉云會

朝歲旦弭節宴亭爰念勤勞宜加省問

二十八日己酉晴風止賜酒果口宣云已休候館將造

明庭方修進止之儀宜有甘芳之錫閣門副使左光慶

到館說朝見儀

二十九日庚戌晴天明行司捧國書上馬前行使副上

馬與館伴並行入見館之西有門門外皆民居宣陽門

內街分三道中有朱欄二行跨大溝爲限欄外植柳高

麗人西夏人二館在東與會同館相對立馬門外俟使

副一行既過方相繼而行長廊東西曲尺各二百五十

間廊頭各有三層樓亭護以綠欄杆廊有三路貫其中

南路兩門外皆民居中路無門而路甚闊左爲太廟右

爲三省北路左門外有屏牆夾道中有官府南向右門

入六部蓋在三省之後也正門十一間下列五門號應

天門左右有行樓折而南朶樓曲尺各三層四垂朶樓

城下有檢鼓院又有左右掖門在東西城之中兩角又

朶樓曲尺三層初出館橫過馳道皆御蓋三節人至東

廊北頭下馬使副至左掖門皆步而入左掖門後爲敷

德門其東廊之外樓觀聳飛聞是東苑西廊有門卽大

安殿門外左翔龍門之後敷德後爲集英門兩門左右

各又有門集英之右曰會通其東偏爲東宮西有長廊

中起高樓卽大安殿前廣祐樓也會通門內之西廊卽

大安之東榮爲麗夏茶酒幕次其後爲承明門北向相對爲昭慶門東爲集禧門西卽左嘉會門之後相對有右嘉會門其中卽大安殿後宣明門之前待班幕次在其西敷德之西門及會通承明左嘉會皆所由之路也入宣明門及仁政殿左門在隔門外當中立俟百官褻見退卽左入殿下大氈上上有一品至七品牌子蓋是其朝著也氈中有大花鳳使立鳳花之中副在其右大殿九楹前有露臺金主坐榻上儀衛整肅殆如塑像殿兩旁廊二間高門三間又廊二間通一行二十五間殿柱皆衣文繡兩廊各三十間中有鐘鼓樓垂紅綠金漆簾簷頭皆挂繡額亭下有撮椒井亭二宣明門三仁政殿側門二皆列戟殿門外衛士二百人分列兩階皆戴金花帽錦袍宣明門以外直至外廊下除麗夏幕次前皆甲士青條甲居左執黃龍旗紅條甲居右執紅龍旗外廊下皆銀鎗自左掖門以入皆金鎗執鎗者具裝間以執弓矢者一被七分甲人依一柱以立每數人必以一女直衣卓緊絲衫者卽之凡門屋下皆素隊挾弓矢大門四十人小門二十人惟仁政左門用甲士皆自未

明分立訖見退無有移動者是日高麗西夏使人同見高麗使三綱衣冠如本朝一爲賀正一謝遣使一謝賜羊酒上節幘頭犀偏帶中節折上巾犀束帶下節獻頂巾犀束帶皆紫衫西夏使二綱一賀正一謝遣使皆以王子爲正使戴金冠製作甚工朱袍蹠屨狀貌甚偉副使衣冠如高麗人三節皆不入見椎髻被髮小巾尖帽皆夷服也西夏人進禮物十二牀馬二十四海東青七細狗五亦旅于庭馬嘶狗吠頗亂朝儀隔門在殿門後簷下上以木雕爲銅瓦小棋甚巧麗隨門五間每間朱門四扇金釘粲然入見如儀受衣帶而退就館賜茶酒左宣徽使敬嗣暉押伴賜宴之禮押宴與正使對坐接伴使副坐押宴下副使對二者之中惟茶酒則小異本是殿上置酒多就館安排必以兩府爲押伴押伴廟坐使副接伴對坐兩旁立班及對揖位次必差向前嗣暉雍容莊重而善應接嘗使于我盡記朝儀以歸國中典章禮文多出其手舊爲宣徽力諫亮南牧削籍爲民新主立復用之

三十日辛亥晴賜宴館中完顏宗嗣賜宴烏古倫璋賜

酒果完顏彥押宴罷館伴送葡萄酒

攻媿集卷一百十二

宋 樓 鑰 撰

北行日錄下

乾道六年庚寅正月一日壬子晴使副率三節官從望
 拜兩宮交賀禮畢上馬與館伴同入賀由應天東門步
 入東廊幕次中大安殿門九間兩傍行廊三間為日華
 月華門各三間又行廊七間兩廂各三十間中起左右
 翔龍門皆垂紅緣簾庭中小井亭二幕次與高麗使相
 鄰西夏使相對客省茶酒罷已初錦衣衛士又益以青
 錦袍五十餘人列立大安門庭下百官排班朝日太子
 為班首四拜約近三百餘人既罷客省引使副由月華
 門隨百官班入賀太子錦褥四鎮以銀狻出眾班中立
 次宰執親王次有十餘人皆金帶紫袍使副立西偏肅
 與子澄亦在此列意是以館伴之故不然郎官卿監不
 應如是之少也其後又有二百餘人預宴者除親王宰
 執四十餘人餘皆賀畢先退訖事凡五十七拜五次舞
 蹈二十五拜初入班并三次上御酒各再拜上壽罷喝
 與卿等同慶又四拜勸壽酒兩次共四拜初登殿就坐

致語宴罷各兩拜酒七行第一行宣勸在坐兩拜第二
第四第六行獨勸使副各兩拜每宣勸必先離位而立
搯笏受盞赴坐宴罷謝恩拜于殿上又拜舞于丹墀而
退進御酒時卻不起立餘皆如本朝之儀衛士甲卒如
入見時殿下砌階兩道鎗子郎君紫衫幘頭執柱斧佩
弓矢刀劍面殿分立凡五十人間柱斧中藏鎗刃皆軍
官子弟也大宴殿十一間朶殿各五間行廊各四間東
西廊各六十間中起二樓各五間左曰廣祐後對東宮
門右曰弘福後有數殿以黃琉璃瓦結蓋號爲金殿間
是中宮殿上鋪大花氈中一間又加以佛狸氈主座并
茶牀皆七寶爲之卓幃以珍珠結網或云皆本朝故物
卓前設青玉花朶朶看果用金罍子高疊七層皆梨瓜
之屬其次皆低釘細果傍設玉壺以貯餘酒未至時覆
以真紅繡衣既坐八人皆衣裳昇以前分兩翼御行以
退榻前服玉帶者八人太子許王對坐次二丞相餘不
知何人其後各金帶者六人使副與左右丞相對在玉
帶之南稍後自金帶以下皆用銀器榻後照屏畫龍如
本朝頂爲大金龍盤其上餘十間皆結恩頂小拱三層

皆以金爲小龍間置其中曲折皆釘以繡額壁柱衣繡
幃中各有龍又有金香猊金龍山各二露臺三層兩傍
各爲曲水石級十四最上層中間又爲澀道亦覆以氈
上壽酒時太子獨至澀道下捧盃以進者三山棚起十
一峯號仁壽山山下栽松柏并裝桃李各十餘株大獅
象各一背負七竄又以綵索繫棚之前爲小獅子二以
蔽其杙弘福廣祐之前又各爲綵樓三間三節人宴東
廊下高麗使次之西夏使與對二國三節人雖預宴不
拜于庭其餘廊屋皆垂黃沿簾伏甲其下殿前都副點
檢完顏仲烏古倫元忠二人各執柱斧率其徒十人立
御榻兩傍東西向榻後近侍八人各執其物終席不見
宦者每上國王酒係宣徽使敬嗣暉等互進以金托玳
瑁碗貯食卻只覆以金鈿紅木淺子令承應人率爾持
進其禮文不倫如此樂人大率學本朝惟杖鼓色皆幘
頭紅錦帕首鵝黃衣紫裳裝束甚異樂聲焦急歌曲幾
如哀挽應和者尤可怪矣宴罷歸館

二日癸丑晴張鉉賜分食圖克坦通賜酒果

單通今改分食二盤一盛大肉山以生葱棗栗飾之其中藏

圖克坦通舊作徒

一羊頭一盛茶食糖糯粥粟飯麥仁飯皆以棗栗布其上晚大風作

三日甲寅晴風益甚赴花宴于大安殿大率如元日加酒二行五行後四趕國主先起百官出就簪花剪綵爲之惟樂枝甚異或四或二長二尺許花爲雜色狀如錦帶翹起幞頭四角後垂柳四枝是日風旣暴狂幾不可行花葉飄墜者往往有之少頃六趕國主復坐又四行而罷是早見黃土鋪道中由左翔龍門出應天中門折而東向知國主以元日謁原廟云

四日乙卯晴射弓宴張倬賜生餽高蕙賜宴完顏高賜酒果完顏仲雄押宴仲雄于進趨酬應一無所能手有雕青細字蓋以射選借官而來射雖不能命中而善于發矢人多服之酒七行各分位換窄衫束帶將出射宰執遣右司張汝弼傳語問俘擄人事旣退使副及館伴射弩仲雄射弓射垛設庭下上畫火珠夾以小飛鶴二下畫一絲架以承射帖夾以太立鶴二絲竹數竿帖上初爲銀碗五每頭二矢少頃加四花二矢押宴館伴國信使副知閣五人以次執一矢起揖以射皆坐胡牀庭

下分列錦衣金帽衛士五十人樂人立其左又衛士一人爲押宴執弓矢二人爲館伴過弩一人端箭二人立梁側喝箭射每中則面廳僮立撒手報覆樂使喝打著卽樂作否則以擡捺後手見曉初中時先望闕拜賜衛士以元矢穿所中銀樸引賜物過其前就坐共飲勝者酬酢必遍然後復射樸子重三兩中角花者隨所中而得中的者舉九樸得之以其一與喝箭者初中亦如之使副拜賜之後但欲成禮卽已伴使志在于得抵暮不肯休屢謝止之方已兩廳過弩者各以二樸酬其勞易衣就座又二行而罷倬口宣云遠將慶幣來會春朝方休徒御之勞宜有餽牽之賜蕙云長途遠居使事告成將觀射御之容宜示宴私之寵高云已成使事將向歸途宜有珍頒以彰寵遇

五日丙辰晴入辭仁政殿客省茶酒旣罷引使副欲入而閣副云合自下入辭遂復回幕次乃引三館人拜賜宣明門外次引高麗西夏二使及使副至隔門外夏使已出麗使方辭少俟至丹墀下面西立俟通班面殿方拜喝有敕兩拜又喝賜衣帶牽馬疋段等又手左跪受

賜以賜目納懷中就一拜舞蹈五拜再喝賜酒食又五拜升露臺少立舍人兩行各三人齊揖以入欄子內副使躬身使少前拜跪受書卻行與副使齊立躬身俟傳示訖復退行三步左下丹墀再面殿立躬身聽喝好去由右而出賜茶酒五行于館韓綱押伴

六日丁巳晴先發麓車行使副率三節人同館伴出至燕賓館賜宴完顏元賜酒果完顏宗安押宴仍差安德德裕送伴盡借回程私覲泛送從之車馬欲行安德方呼其家人以細車般所得還家如木綿之類復載至汴京滯留至晚方行燕山本召公所封秦滅燕以爲上谷郡武王封堯後于薊卽薊縣也二世時韓廣自立爲燕王項氏封臧荼高帝封盧縮皆都此太行燕山大防山綿亘千里隱然一都會金又以宮室侈大之古所未有也又改曰大興府其守爲尹車行六十里更盡宿良鄉縣

七日戊午晴五更車行八十里涿州早食又六十里宿定興縣

八日己未晴五更車行六十里安肅軍早食又四十里

宿保州

九日庚申晴陰風有雪意四更車行七十里望都縣早食又行五十里道中看大龍桑小龍桑宿中山府

十日辛酉晴四更車行五十里新樂縣早食又行七十里宿真定府道傍老嫗三四輩指曰此我大宋人也我輩只見得這一次在死也甘心因相與泣下

十一日壬戌晴賜宴張汝說口宣云復將使指少憩中途宜示宴慈以光行色又云使命改轅介藩弭節宜頒寵賜增重皇華同知真定尹田鍾吉押宴

十二日癸亥晴三更車行六十里樂城易驢馬三十里飯趙州城角樹上有蘆蓆裹一人云是強寇李住兒自煬王時作梗劫人婦女以要財物至是以弓弦斷爲弓手所捕挑脊筋挂樹上死矣直候支到賞給方取下埋殯又六十里宿柏鄉縣與去僞以馬前行再讀光武碑

十三日甲子四更車行六十里飯內丘縣天明雪作至晚方止又四十五里宿邢州北門曰拱德

十四日乙丑霜子下天明開霽四更車行二十五里至沙河縣易驢馬又三十五里飯臨洺鎮食後與去僞馬

行四十里宿邯鄲縣雪後塵清盡見太行山色邑中沿街作燈洞頗可觀

十五日丙寅晴車行七十里磁州早食燈火尤盛出門
龕車有折軸者隨使副乘馬過漳河登車六十里至相
州使副復上馬入城燈洞不如磁州之多而工巧過之
秦樓街尤繁華自北門至南門約七八里所士女多靚
粧擁觀有食店挂一燈上爲胡羊中橫一瓠下爲經一
卷蓋河朔人語音以羹爲經也宿城外安陽驛把車人
言去年十二月方差使一番爲年時被蒙子國炒舊時
南畔用兵盡般軍器在南京今卻般向北邊去三月中
般用牛三千頭般末盡間被黃河水漲後且休問驢馬
價云驢上等有直四十千者馬更高貴舊時家家有馬
場王南征盡刷去不知幾萬萬匹後來都是行歸而今
又殃我等貴價買問絹帛價云好絹每疋二貫五百文
絲每兩百五十文並六又有云越王不平其弟爲儲國
主曾以女小底十人賜之遜謝不受云他日生出孩兒
來亦無用處蒙古國作梗太子自去邊頭議和半年不
決又且歸今又遣莫都統提兵去軍子云我輩三四口

種少麻豆足了得喫舊時見說廝殺都歡喜而今只怕
簽起去彼此休廝殺也好又有云我見父母說生計人
口都被他壞了我輩只喚他做賊應河南北錢物都般
向裏去更存活不得

十六日丁卯晴四更車行三十六里飯湯陰縣又七十
五里宿濬州安德暮夜叩門送私覲

十七日戊辰晴風三更車行二十五里三角路上換驢
馬一路可入滑州又四十五里武城鎮早飯馬行至黃
河去程所行李固渡口以冰泮水深柴路不可行又稍
上三四里先橫過中渾上入水牽挽數里拋過南岸待
車船至方行循河至浮橋邊掃岸又行荒草陂澤中四
十五里宿胙城縣

十八日己巳晴三更行四十五里飯封丘短牆爲城人
烟牢落便遠不及河北日未午又行四十五里抵東京
北郊青城側亭子換馬具衣冠所過柔遠館但有斷垣
敗屋入順常元武二門二門之間過五丈河菜市橋夷
門山巷口百王宮乃場王毬場親從第一指揮舊日御
龍直也由竹竿巷口斜街入第二門土市馬行街皇建

院巷德勝橋轉太廟巷口東行相國寺出御街歷廊屋三十間過權貨務又廊屋七十間中有小門是國子監前後御廊尙多不知其數投西穿門由舊路入驛

十九日庚午晴收銀絹十疋兩赴宴完顏元賜宴酒果南京路都運梁鈔押宴罷行四十五里宿陳留縣

二十日辛未晴車行六十里至雍丘縣早飯臨川驛又六十里漸行汴河中宿拱州襄陵驛城外客旅往來人家頗多入城舊有橋河流旣斷築隄以行子城內舊是州衙今以屯軍有三箇千戶約有千二百人

二十一日壬申晴四更車行六十里飯寧陵縣承寧驛又六十里宿南京甲士數十甲馬百夾道而陳城門去驛稍遠馬如來時之數而行甚疎意屯軍亦不甚多也是日日有四背氣又白虹貫日日在壬癸荆生言其應在也

二十二日癸酉晴四更車行四十里飯穀熟縣又三十三里沙岡換驢又四十五里宿下邑縣會亭鎮

二十三日甲戌晴四更車行七十里飯亳州永城縣又六十里宿柳子鎮聞有天使往山東簽兵人不肯從執

天使殺之

二十四日乙亥晴車行四十五里飯宿州臨渙縣蘄澤鎮早頓又四十五里宿宿州汴河底多種麥

二十五日丙子陰晴車行六十里飯蘄縣靜安鎮又六十里宿靈璧夜微雨作卽止

二十六日丁丑陰晴三更車行八十里飯虹縣又八十里宿青陽鎮驛

二十七日戊寅晴四更車行八十里飯臨淮縣過縣卽見龜山塔及淮山一行已不勝喜躍矣又六十里宿泗州自臨淮卽依淮西行

二十八日己卯晴先發遞擔籠車卽上馬出城使副入草館同去僞先乘馬至河岸舟至首見季舅洪子度唐季潤及呂葵張吉來收家問喜極涕下頃之俟行李裝船了卸具衣冠入草館俟使副茶酒畢辭送伴卽行是日大風拍岸良久方到盱眙謁胡漕龔守不值見王御幹取所買物譙提轄司馬尚書級姜叔承司馬季聞張伯淳皆往來交謁後綱官屬也宿淮岸

二十九日庚辰微雪早離盱眙過龜山以新制行淮大

風不可進宿淮岸約去龜山數里

三十日辛巳微雪天明欲舟行風又大作力行而前過

濱頭數里風正北駕浪益急又止宿

二月一日壬午午後風力稍平衆舟齊行迫暮僅能入

洪澤舟人交口相賀昔將魯公開運河六十里以避長

淮之險所活不知幾人中間歐家渡最淺使人往還非

借潮于神不可行官司憚開河剝載之擾創議行淮使

舟纜四往返無不驚虞此行至三宿淮上波濤舂撞有

魚腹之憂魯公今丞相曾祖爲發運使將入奏計自洪

澤至龜山率一二里輒鑿一井以測地之土石旣得請

遂開運河前輩用心至矣可輕改乎

二日癸未晴過淮陰夜過楚州

三日甲申晴過寶應

四日乙酉晴過高郵

五日丙戌雨以沿路水澀寸進甚艱夜宿木鋪曉裏季

潤過儀真俞縣尉茂先相見甚款

六日丁亥雨晚晴昨晚以禮物船與前船舳舻相觸斃

一篙人至召伯埭使副捐金使瘞之晚過揚州是夜禮

物船爲暗椿所敗漏發而人不覺同行楊劉羅三人蒙
被登岸舟已沈矣抵瓜洲宿

七日戊子晴渡揚子宿丹陽館下待季舅同去僞見陳

待制及魏子智其內子展參賀執禮甚恭金山印老相

見渡船中

八日巳丑晴城中水澀良久方出門夜過丹陽縣及呂

城關

九日庚寅晴天明過奔牛閘午後過毘陵

十日辛卯晴天明抵無錫使副謁蔣丞相罷卽行喻郎

中訪及任富來知諸舅來迓夜宿楓橋

十一日壬辰晴過平江城外午後過吳江久苦淺澀至

是大風駕太湖水入港張帆而行陳表兄張子家了表

兄胡子淵相見

十二日癸巳晴天未明到秀州同去僞尋見王江陰值

送女陳宅未歸見直甫于臥內謁鄭景元判官同年不

遇已聞仲兄見次到麻宇一觀出門李同年主簿相見

子郵亭王表弟澤同行數里而歸讀江陰奏狀無不擊

節稱歎夜過崇德抵長河關

十三日甲午晴天明起見諸親午後過臨平赤岸晚泊
閩頭使副入仁和館受傳宣賜銀合茶藥因出所撰還
熊青詞宿稅務下發家書附遞

十四日乙未晴使副上馬赴朝參船入北關以小舟般
載歸舅家一兒至親喜氣自倍而歸興益勇矣是夜與
諸親劇飲醉甚仲舅有詞走筆次韻二闕

十五日丙申晴侍季舅同去偽謝曾知閩不遇又謁范
丈甚款

十六日丁酉晴士穎弟攝蕭山尉別去胡春自婆女來
收景山兄書飯後出謁吳太博胡給事陸寺丞陳大諫
薛國正芮司業張少卿林編修尤宗丞始聞銅坑之議
十七日戊戌晴謁閩丘監丞欲問坑冶之詳不值同去
偽智叟侍叔舅陳表兄以小舟見陸子山留飯而歸赴
景孟舅晚飯被酒先歸

十八日己亥晴飯罷赴梁參政呼召客次遇蜀士郭倅
甲 馮太丞 仲夷

十九日庚子晴吳太博盧監簿連日招飯皆力辭之治
疊行李甫作買船

二十日辛丑小雨即晴諸親作醪泛湖五十餘分以水
淺不可傍岸盤旋湖中抵暮醉歸

二十一日壬寅雨赴范文晚飯

二十二日癸卯雨侍仲舅往延祥觀醮筵同上中節兩
棧香致敬齋罷各散與去偽小舟自湧金門歸先遣承
局吳蓋行發家書

二十三日甲辰雨先發行李下船兩返方畢使呂葵張
吉宿舟中期以來早啓行以舅家挽留又展一日

二十四日乙巳晴去偽生朝仲舅與諸親同作慶偷閑
謁李恩州授般運法是夜大醉中拜辭諸親

二十五日丙午晴早作襍被辭舅家轎行七十里出暗
門由赤山出六和塔下至廟山登舟宿富陽雨作

二十六日丁未晴雨作復止風逆寸進至三江口東風
微動方理帆忽西風再起甚勁力挽至桐廬凡行九十
里過青溪

二十七日戊申晴東風張帆過鷓鴣原釣臺下伴伯原
風止過烏石大浪灘十五郎灘大浪最可畏雖以水漲
不見灘積而岐頭水怒良久方上居民以小舟來助刺

船什伍為羣以舟輕止用一人方當湍流忽隨篙墜水
觀者膽落而少年善泅如履平地復登舟助力犒以百
錢而去宿東館凡行九十里去嚴州二里

二十八日己酉雨大作午間加以西風水又盛長舟人
疲于牽挽屢止復行晚雨止風靜行至烏岐灘下宿小
港中纜行三十餘里

二十九日庚戌晴風亦止但以水漲寸進遇一岐輒移
時方能冒險以進懸崖飛瀑所在見之雖快覽勝處至
凌犯怒濤亦可駭也所過白雁二岐尤暴怒又過橫流
數處夜同眾舟宿桑林間隔岸望鄉頭終日驚險勞動
止行三十餘里夜水益長至五更方少退

三十日辛亥晴舟子早起候望前路黃泥岐不可上復
回數里尋路避之汭流行亂林間半日方出大溪晚至
蘭溪先以劄子與李尉由 悉雇五夫李以庚辰登科其
子遂夫又癸未同年便訪逆旅繼往見之宿客舍

三月一日壬子風雨早起束裝飯後李尉來訪即行又
飯竹馬館晚到婺州首見趙金華子蕭 不值徑入郡學
直舍省景山兄周教授汝龍 雍無錫希稷 相訪周與景

山兄同官雍同舍也借周直舍安泊少選侍景山兄過
周之五柳堂堂本蕭侍御撰 所建詩牌尚多盡得雙溪
之勝王察推耕 亦來訪同飲劇談至二鼓方歸

二日癸丑雨侍景山兄見李使君衡 留來日一飯客次
遇解節推遇 是日景山兄周趙雍王隲就五柳相招
早飯又坐養原堂無盡藏台人陳文學周之故人也

同坐解推又約晚飯六人徑自五柳赴之李知錄張義
烏同集于酉退軒琴棋投壺坐客皆醉李糾又約來日
早飯

三日甲寅雨侍景山兄同周教授謝李使君客次遇唐
正字仲友 遂復還無盡藏同出梅花門過浮橋數里迂
蘇倉崎 歸見唐正字歸學發五擔付張吉先歸侍景山

兄赴李糾飯坐清遠樓景物尤勝同會七人解張雍王
酒三行李守速客即往赴之劉判院藁 陳子厚同集小
候自公堂坐半政堂勸酒移忠堂酒罷劉先歸余四人
復過五柳手談清飲夜分乃散

四日乙卯陰晴微雨間作早別景山兄即行三十五里
飯摩訶樣又行數里遇麗水林丞長 過婺鞠獄相見逆

旅宿楊公橋永康界首行八十里

五日丙辰晴過永康數里飯至李溪遇承局持家書來

接晚過黃壁上卷乾道五年十月二十一日行三十里飯黃碧二十八里宿和尚店去李溪猶

二里此云過永康數里飯至李溪晚過黃壁似黃壁與黃碧係一處而壁碧互異姑各仍原文

六日丁巳雨過縉雲邑官相迓皆謝之獨見李同年又

送過大溪而別縣得四夫又荆山寺四夫輪番昇轎昌

雨登馮公嶺至天寧寺已昏黑仲兄器之仁甫不愚元

聲瀟張子質相接先行還家拜二私燈下上下無恙歡

聲相聞喜可知也

玫瑰集卷一百十二